# 武俠世界

**六顆痣**（民初山貓王森故事）　王一龍・著

一個道士以替人作法求子爲名，暗中却是在找尋一個肚臍附近有六顆痣的女人，結果讓他找到，但道士却離奇地懸樑自殺了，接着發生了幾件血案，驚動了治安總部，最後又得請王森出馬，經過一番的較量，才擒到元兇，使眞相大白……



$4.00

第27年

38

## 編者話

山貓王森故事「六顆痣」今期刋出，王一龍巨著，內容曲折離奇，懸疑莫測，涉及一宗清朝末葉遺下藏寶巨竊案，故事序幕展開講述一個專以替人作法求子爲名的道士，暗中却是在找尋一個肚臍附近有六顆痣的女人，先後不少信女爲了此事而離奇失踪，那道士終於找到目的物了，但他却又離奇地懸樑自殺，接着發生了幾件驚人血案，當地治安當局事覺蹺蹊，竭力追查，不得要領，終於由王森親自出馬，結果揭發了一件令你意料不到的大秘密！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

☆　☆　☆

西門丁的中篇「魔域赤子」今期已告終結，由下期起，他的得意新作「雙鷹」後傳故事「麒麟鎖」隆重刋出，屆時敬請留意購閱。

☆　☆　☆

龍乘風下期有巨著刋出，是他的金牌作品「雪刀」後傳故事「大盜奇謎」，內容精采非常。江湖妙公子爲了抱打不平捲入危險漩渦，同時陷入情網之內；一柄黑色斧頭內藏秘密，消息一經傳出，江湖大亂，所爲何事？……以上疑團，下期揭曉。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8期
（總號1378）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六顆痣

民初山貓王森故事 王一龍·文

可飛·圖

## 野廟求子

山東平邑附近一帶已經有幾個月未曾下過雨，鄉人都焦急起來，後來有人籌集了一筆錢，到蒙山山脚的廟宇許願求雨，想不到今早雷電過後，老天便下起大雨來了！

天降甘霖，老鄉們個個都興高采烈，年輕的小夥子甚至敲鑼打鼓，以示慶祝，就像是在辦喜事。

男人們樂得在家裏喝酒抽烟聊天，女人們則把缸甕、水桶和面盆拿到屋外承水，這種「無根水」，不但可以食用洗澡，還可煎藥，自然比遠到三里外的小河挑水强得多了！

大雨一直下至中午，才稍歇，但黃昏前又「希里嘩啦」地下個不停！淋漓的雨

## 飛來橫禍

，就像是無數的水柱般，水溝都積滿了水，歡樂的笑臉却添上幾分憂色。再這樣下去，就算不釀成水災，田裏的農作物，也要被淹死！於是家裏的男人又紛紛出動，到田裏去巡視。

也許天見可憐，到吃晚飯時，雨又開始小了，老鄉們這才放下心來，大家都高高興興地回家吃飯。

不過榆莊却有一戶人家上下都犯了愁。戶主叫黃金漢，今年已六十多歲，半生辛勞，掙下了幾畝田，算得上是小康之家，即使未能光宗耀祖，也支撐起門楣。

黃金漢只有一位老妻洪氏，洪氏替他懷了許多胎，不過只養下了兩子一女，三個子女都成家立室，黃金漢亦做了外祖父，可是兩個媳婦卻仍夢熊無兆。

鄉裏的人像他這樣年紀的，不當曾祖父的也做祖父了，只有他最窩囊，所以兩老便一直爲這件事而焦急！黃家絕對不能絕後呵！

黃金漢的大兒子黃卓東今年已四十出頭，他二十二歲時便成了親，可惜媳婦進門四五年，連屁也沒過一個，便患急症死了！

黃卓東無心耕田，向父親拿了點錢，跑到濟寧城學做生意，三年之後，他自己開了一爿雜貨店，再經過幾年的奮鬥，憑鄉下人的殷實，逐漸取得顧客的信任，生意做開了，每年都有盈餘。

自從媳婦過世，黃金漢便不斷催促兒子成親，兒子總以生意爲重作理由，推了幾年，到三十三歲那年，根據算命的瞎子說，男人三十三是個厄年，因此黃金漢不管三七二十一，替兒子訂了親，不久便完婚了。

黃金漢的小兒子黃卓南，年紀比老大小了十多歲，黃卓東回家成親之後，便把他帶到城裏去了，倆兄弟合力經營，不分彼此，年紀雖然相差一大截，但是感情却極佳。

由於家裏已沒有人，因此黃卓東便將老婆放在鄉下，服伺雙親，每年的清明、中秋和新年才回去。夫婦雖然聚少離多，但因爲兩人的性格都溫順，所以成親之後，從未拌過嘴，黃金漢夫婦，對這個媳婦也十分滿意。但媳婦過門幾年，仍未懷孕，兩老急了起來，連連去信催促小兒子回鄉成親，不料黃卓南在城裏認識了一個女子，雙方打得火熱，便一直推搪。

黃卓東到底是老大，最後將情況告訴雙親，好在黃金漢目的只求能早日抱孫，又見雙方門當戶對，也不反對，不過女家因爲是獨生女，所以有個條件，便是不讓女兒住在榆莊。這個難題最後也獲兩老通過了。

於是兩老在替小兒子主持婚禮之後，便親自送小倆口回城。本來黃卓東見生意已穩定，便叫父母搬到城裏去住，但兩老以城裏的人，人情淡薄，不如同鄉兄弟的親切，又舉目無親爲理由，拒絕了兒子的要求。黃氏兄弟天生孝順，也不勉强。

不料，小媳婦進門也四年了，跟大媳婦一樣，不但未下過一「蛋」，連作個勢也沒有，這就更加急壞了兩老了。

大媳婦銀菊今年才二十七歲，不但面貌娟好，而且胸高臀盛，看外表全符合「宜男相」，可是至今仍未有動靜，到底問題出現在什麼地方？

洪氏趁着一個走鄉的郎中經過，便悄悄請他上門診斷，郎中認爲銀菊一切正常，問題是出在男人身上，洪氏不將診斷的結果告訴媳婦，還叫大夫開了些不痛不癢的藥方，教媳婦煎服，以便日後絕後，也有個推搪的藉口。

銀菊性格溫順，一直以爲自己有問題，反而勸丈夫納妾，不過黃卓東却沒有答應，這件事便這樣拖着了。

也不知什麼原因，蒙山山脚下的一座香火冷落的「野廟」突然興旺起來，附近的人都說廟裏的神在顯靈，最近也來了個廟祝，善男信女更是絡繹不絕！

（作者按：所謂野廟者，乃廟裏供奉的不是正統的神佛，而且是些山精樹怪，狐仙兔神之類的「野神」，而且一般都沒有廟祝。）

上次鄉人去求雨，當日果然下雨，不能說不靈驗，而更令黃金漢感興趣的是傳聞，到廟裏求子的人，事後都有了結果，因此幾日之前，黃金漢便帶着銀菊去「野廟」求子。

廟祝却叫銀菊今夜再去，而且只能夠一個人去，他再請狐仙施法，治銀菊不孕之症。但廟祝聲明，施法之後，只三天有效，換而言之，黃卓東一定要在今天之内，回家「藍田種玉」。

黃金漢一由野廟回家，便立即僱人去城裏通知黃卓東，着他一定要回家。黃卓東回了口訊，說一定趕回來，可是今天已是「正日」，黃卓東仍未回家，使黃金漢

夫婦焦慮不已。

第二個問題是這種天要媳婦去野廟，兩老也着實有點不放心。所以吃晚飯的時候，三個人都沒作聲。

銀菊是一個孝順的媳婦，公公和婆婆不作聲，她心知肚明，便自己先開腔了。「婆婆，吃了飯我就上路，碗筷就請您洗了！」

洪氏驚喜地道：「你眞要去？」

銀菊點點頭，說道：「常言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再辛苦媳婦也得去走一趟。」

黃金漢嘆了一口氣，道：「但老漢又怕東兒趕不及回來，那豈不是白走一趟，而且下次再去求，也不知廟祝肯不肯替你施法！」

銀菊道：「媳婦進門這許多年，還沒有……好歹也得去一趟，要不媳婦心裏難安！而且才七里路，也不太遠，明早就可回來！公公不必担心！」

「你路上小心一點，等下我送你出莊吧！」

洪氏道：「我去替你準備一下！」她推席而起向丈夫連打眼色。

黃金漢放下碗筷，跟她到房裏，問道：「老伴什麼事兒這般緊張！」

「老爺子，你看那廟祝爲人怎樣？」

黃金漢一怔。「你這時候問這個幹什麼？哦，你害怕他借這個爲名，幹那禽獸的行徑？」

洪氏道：「早幾年，石門村不是也發生過這種事麼？」

黃金漢哈哈笑道：「你丈夫也讀過幾年書，可不是傻瓜，俺也不會叫兒子做王八蛋！俺查過啦，這廟祝是從宮裏出來的，你說他就算有這個心，也沒有這種能力呀！」

洪氏點點頭，道：「那我就放心了。」她取了油紙傘和簑衣，還有一枝黃卓東從城裏帶來的手電筒，再抄起一柄紙傘，塞進丈夫懷裏，道：「路上勸勸她！」

黃金漢嘆了一口氣，道：「能娶到這樣的媳婦，是咱們的黃家的福氣，她是明白人，才用不着咱們勸！」

×　×　×

雨雖然小了，但仍未停止，黃金漢打着手電筒，送媳婦出莊，見她一脚高一脚低的，不由有點憐惜。「銀菊，你路上要小心！」

「公公你放心，天黑路滑，你先回去吧！」

「銀菊，你眞是俺黃家的好媳婦，就算不能爲黃家傳宗接代，老漢也絕不怪你！如果路不好走，你便回家吧，咱們另想辦法！」

銀菊心頭暖呼呼的，人家做媳婦的一回娘家，必然向爹娘哭訴公婆的不是，唯獨她覺得公婆就像是自己的親爹娘！

「公公，萬一這次還是……不行，請您勸卓東納妾，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繼承香燈！」

「這倒不必，還有小惠！銀菊，你不要多心！」

小惠便是黃卓南的老婆，銀菊道：「請公公回去！」

她一脚高一脚低，沿着小路前進。路雖難走，但銀菊素來做慣粗活，走慣山路，所以對她來說還不太困難。

她走了快二個鐘頭，終於到了那座「野廟」，只見廟門緊閉，大概因爲風雨的關係吧！銀菊心想反正來了，好歹也得進去試試，她用力拍起門來。「廟祝，請開門！」

過了一陣，廟裏傳來一個尖細的男人聲音：「是誰呀？」

「是我，榆莊黃門劉氏！」

「哦，原來是大嫂！」廟祝道：「你等等，我拿燈！」一忽，門打開，一個面皮白皙的老廟祝提燈向銀菊照了一下。「老夫還以爲下大雨，你不來，所以一早上床上！」

「你不是說半夜十點鐘之前到嗎？現在大概還未到十點鐘罷！」

「是是，請進來！」廟祝將她迎進去。轉頭向外望了一下，然後將門閉上。「請脫下簑衣！」

「是。」銀菊抬頭望一望神龕裏供奉的那個奇形怪狀的神像，不由有點心寒。把簑衣解下，放在架子上。

廟祝道：「大嫂，俺先向你表白一下，俺以前在宮裏服伺過妃子，是淨過身的！請你跟俺來！」

銀菊不知是什麼事，懷着忐忑不安的心，跟着廟祝到殿後。原來殿後尙有兩間房，一間是廟祝的睡房，另一間則是灶房和柴房。「大嫂，你看清楚，這裏沒有人在，窗子也都關上了。」

銀菊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廟祝嘆息道：「現在人心不古，許多人假借法術之名，做些傷天害理的事，爲了清白，不得不如此！」

兩人返回殿前，廟祝搬來了一張躺椅，道：「請大嫂先跪在蒲團上……當然不能忘了上香，我先換件衣服再來！」

銀菊依言跪在蒲團上，默默禱告，希望大仙賜一麟兒。不久，廟祝再出來，已換了一件道袍，戴上道冠，手持桃木劍，他點上香，低聲誦了一回經，又道：「請大嫂坐在躺椅上，盡快進入夢鄉，大仙即賜你麟兒！」

銀菊躺在椅上，心頭到底有點怕，那裏睡得着，耳中只聽到廟祝的誦經聲，但說也奇怪，約莫過了十多分鐘，她便覺得眼皮沉重，睏意襲上心頭，不一陣便什麼也不知道。

廟祝一邊唸經，一邊望着她，他走至她身旁，低聲喚道：「大嫂，大嫂，你醒醒！」

銀菊熟睡如舊，廟祝用力推一推她，仍無反應，長明燈下只見他嘴角露出一絲邪笑，忽然鑽進香案之下，用桃木劍柄敲擊紅磚，他連敲三遍，第一遍二下，第二遍三下，第三遍則是四下。

廟祝敲後爬了出來，一忽，桌下鑽出兩個大漢來，却只二十五六歲。「老張，行啦？」

廟祝姓張。「在我的迷魂香下，鮮有失手的！好好享受吧！」

先鑽出來的那位大漢，左頰上有粒大黑痣，痣上尙長出幾根黑毛，他沉着臉說道：「咱們主是要爲了公事，不是爲了享受！」



張廟祝笑道：「得啦！大家心知肚明，公私兩便，又何必多說！不過，俺可有個要求，得先讓我過過癮！」

另一個大漢，皮膚極黑，聽了神情一愕，道：「老張，你不是已淨過身了嗎？平日也不見你對女人有興趣！」

張廟祝笑嘻嘻地道：「俺還有一雙手！老實說，這女人跟俺以前那老婆有幾分相似，俺想……」

黑漢笑罵道：「要想過癮，便帮咱抬她下去！」三個人很快便將銀菊抬進香案下，原來下面還有個地窖。

地窖頗深，下面安着兩張床，一張桌子，桌上放着酒瓶和牌九，一地都是烟蒂，除此之外，牆角尙有幾桶水。

三人小心翼翼將銀菊內外衣服全脫光，露出豐腴的身子來，臉上有痣的那個大漢子，外號就叫一撮毛，他笑問道：「老張，這女人跟你以前那個老婆，有那幾處地方相似？」

（作者按：皇宮裏的太監和宮女，結成「夫婦」者，稱爲菜戶，有的是皇帝所賜，有的則是自行組合，所謂夫婦，其實只是找個伴兒而已，但財物則是相通如一家。）

張廟祝指指銀菊那對堅挺豐滿的乳峯，道：「這兩處地方最是相似！」說着便摸索起來，看他的動作倒是在行。

黑漢笑罵道：「他媽的，簡直胡說八道，女人這地方除了高低大小之外，還有什麼不同的？」

張廟祝道：「這個你經驗不足了，待過一段日子，你就知道！」

一撮毛笑道：「你摸夠了沒有？」

張廟祝道：「俺不碍你們幹事，讓我瞧瞧吧！」

黑漢三扒兩撥脫下衣服，道：「老子先來！」他一騎上去便大力聳動，誰知不一會才便敗下陣來。

張廟祝搖搖頭，說道：「到底沒有經驗！」

一撮毛也脫下衣服，道：「這婦人內外都好，俺來這裏三個月，還未遇過，可不能放過！」說着也湊了上去。

張廟祝在床邊來回走動，看得津津有味，黑漢甚覺好笑，但到底沒笑出來。

一撮毛經驗豐富，幹事在行，徐疾有緻，果是一員悍將，正在要緊關頭，上面忽然傳來敲門聲，黑漢大驚，道：「快上去！」

張廟祝訝然道：「這時候還有什麼人來？你們莫忘記事後替她清洗乾淨！」

一撮毛不耐煩地道：「快去，俺幹了這許多回事，幾時出了紕漏！」

張廟祝登上木梯又再加了一句：「記得檢查清楚！」他鑽出香案，把躺椅搬開，才大聲問道：「誰呀？」

外面有人道：「咱們是過路的，請道長行個方便，借宿一宵！」

張廟祝弄熄了迷魂香，又脫下道袍然後出去開門。外面是兩個男人，一個約莫四十來歲，另一個才二十出頭，那年紀大的道：「道長，咱們因爲風雨迷失了路，半夜找不到人家，所以借宿一夜！」

張廟祝道：「小廟淺窄，沒有地方安頓，請到別家吧！」

年輕的道：「只要有個歇脚的地方就行，你看天還下着雨！」

張廟祝想了一下，終於讓他們進了廟，到了廟殿又問道：「兩位貴姓，要去那裏？」

「咱們姓朱，是莒縣人，要去平邑探親。」青年脫下簑衣，這才發現架上放着一件濕漉漉的簑衣。

張廟祝吃了一驚，暗怪自己大意，當下道：「剛才老道聽見狗吠聲，出去看了一下，要不早睡啦！」

年紀大的道：「道長你睡覺去吧，天亮之後，咱們就上路！」

「那俺也不客氣！」張廟祝轉身進去時，目光一瞥，忽然見到那青年褲頭隆起，似藏了武器，又吃了一驚，「這兩個是甚麼來路？」

他回房躺在床上，心中有事，睡不着覺，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聽見門聲，心想那兩人大概走了，便披衣下床，走出廟殿，果然已不見那兩個漢子。張廟祝見門虛掩，走出去看了一下，已沒了兩個漢子的踪影，連忙回身將門閂上，返回廟殿，先搬出躺椅，再鑽進香案底下，用木塊敲磚。

不久，地洞打開，黑漢探出身來，問道：「昨夜是誰來？」

張廟祝將情況簡述一下，道：「天快亮了，還不將那女人抬上來！」

黑漢冷笑一聲：「這時候，她屍體早已冰冷了！」

張廟祝「啊」地叫了起來：「是你殺死她的？你忘了規矩？」

下面傳來一撮毛的聲音：「別嚷，迷魂藥一過，她醒來了，俺怕她呼叫，驚動外人，所以捂住她的嘴巴，那知這婦人不怕死，死命掙扎，咱們沒辦法，只好捂死她！」

張廟祝觀察過之後，便冷靜下來，道：「快將屍體抬上來！」

銀菊已死，但身上已穿上衣服，張廟祝道：「趁天未亮，你們抬她到遠一點的地方埋葬了吧？可千萬要小心！」

一撮毛道：「這裏是住不下去了，咱們先回去，等老大拿主意吧，這也全靠你了！」

張廟祝說道：「行了，我自有辦法應付，幸好昨晚下大雨，料沒有人見到她進廟！」

一撮毛跟黑漢抬屍出去，張廟祝連忙關上地窖出口，消滅證據時，才發現架子上的簑衣不見了，却有兩柄油紙傘！

他記得銀菊是穿簑衣還提紙傘的，那兩個姓朱的，年輕的穿簑衣，年紀大的拿油紙傘，現在看來，他是在臨走時，順手牽羊，穿了銀菊的簑衣，却留下他帶來的紙傘。

張廟祝想了一下，覺得問題並不大，便將兩柄紙傘都拿到灶房去，塞進灶堂，當柴燒水，這眞是一舉兩得。

## 意外

一鍋水燒滾，張廟祝泡了一壺茶，剛喝了一盅，準備洗個臉上床睡覺，忽然大門被人敲响，他又斟了一杯茶，仰脖喝了，然後走出去，用他那尖細的嗓子問：「是誰呀？」

外面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長，俺是榆莊的黃金漢，請開個門！」

張廟祝把門開了，反客爲主地道：「黃老哥，俺不是交代過，要在昨晚來嗎？就算今天日子適合，也要在晚上，大仙才肯顯靈，你先回去吧，改天再替你擇個日子！」

「俺是來找媳婦的，她昨晚來求你作法請大仙顯靈，俺怕路不好走，所以一早來帶她回去！」

張廟祝故意裝出愕然的神色，道：「老哥，您說甚麼？你媳婦昨晚來找俺？俺昨晚等到十點鐘，不見她來，所以就上床睡覺，剛剛下床，你便來拍門了，可沒見過你媳婦！」

黃金漢這一驚非同小可。「她眞的來了啊，你……」

張廟祝臉色一變，道：「老哥，你這是甚麼意思？你把俺當作拐騙婦女的無賴？來來，你進來搜搜，讓你找到一件物件，俺便賠你吃官司！」

黃金漢忙道：「老漢不是這個意思，您千萬莫誤會！」

「俺來這裏替人作法的，少說也超過二三十個女人，比你媳婦年輕的，年老的，美的醜的都有，有聽見別人說俺一句醜話嗎？」張廟祝不由分說將他拉進去。「你最好仔細瞧瞧，免得別人誤會！」

黃金漢是老實人，見他發怒忙道：「俺是一時急了，也許說話稍重，可俺全沒這個意思！」

張廟祝見他態度軟了，便道：「俺也了解你的心情，不過你既然來了，好歹也得查一查！」他帶黃金漢到廟裏四處看過，自然找不到什麼。

黃金漢又焦慮了。「那銀菊去了那裏呢？」

張廟祝嘆了一口氣：「也許她回娘家了！」

「不可能的，她娘家離此十多里，怎會在這種天氣回去？」

「唉！這可難說，也許半路遇到了熟人……」

黃金漢截口道：「我媳婦規矩得很，絕不會半夜跟人上路！」

「俺不是這個意思！也許她娘家有人生病了，恰好遇報訊的人，所以折回去了，依我看，你還是先到她娘家找一找！」

黃金漢也覺得有此可能，更希望是如此，否則他心內可難安，張廟祝察言辨色，又加上一句：「其實老哥你也不是，這種天氣，就不該讓她出門，要出門也早一點，難道她來到廟裏等，俺會趕她出門不成？十點鐘後施法，並不等於叫她十點鐘才准進廟，有些住在二三十里外的，路程我難計算，來到了，難道也不讓她們進來歇脚？」

「是媳婦自己害怕下次你不替她作法的！」

「俺一次才收幾個銅板，是爲了濟世，可不是爲了賺錢，只要她誠心，俺還有不成全她的嗎？」

黃金漢懊喪地道：「現在再說這些已經太遲了！」

「未必！老哥，你還是早點去你媳婦家看看吧！」

黃金漢也連忙告辭，張廟祝忙關上廟門，唏噓了一口氣，閂上門，走下地窖檢視，一撮毛倒也收拾得乾淨，連床板也拆了下來，倚在牆邊，張廟祝忙打掃地下，收了草蓆，倒了水，也累了他個多鐘頭。

待他到廟後取水洗手，天上又下着大雨了，而且比昨天還大，他估計今日無人來上香，便安心回房睡覺。

×　×　×

當黃金漢返回家裏，已是黃昏了，只累得他氣喘吁吁，渾身濕透，喘着氣說道：「老伴，快弄碗羌湯喝喝，莫敎俺冷着了！」

「你怎會弄成這個樣子？到現在才回來，銀菊呢？」洪氏一邊倒開水給他，一邊嘮叨。

黃金漢嘆了一口氣，道：「老伴，這件事俺也不知怎樣收拾！早知如此，昨晚就不該讓她去！」

「老伴，媳婦到底怎樣了？」

黃金漢又長嘆一聲。「她不見了！」

「怎會不見的？」

「廟祝說她昨晚沒去，俺走了一天的路，到她娘家去問過，她又沒回去！如果卓東回來，也不知怎向他交代！」

話音剛落，一個聲音便由遠而近：「爹，銀菊發生了什麼事？」原來黃卓東已經回來了，因爲下大雨，在路上躭誤了一天，今日午後才到，又因被雨淋濕，一回家就病了。

黃金漢見兒子臉青唇白，吃了一驚，問道：「東兒，你病了？」

「俺只是受了點冷，沒事，爹，你說銀菊到底怎樣了！」黃卓東在房裏隱隱約約聽到一點，扶病出來，焦慮之情溢于言表。

黃金漢見兒子這副模樣，不覺吞吞吐吐起來，洪氏道：「老伴，紙包不了火，遲早他也會知道的！」

黃金漢拉了一張椅坐下，邊裝烟邊將經過說了一遍，黃卓東緊張地抓住父親的手臂。「爹，那你說銀菊去了那裏？」

「唉！爹如果知道的，還不帶她回家嗎？」

洪氏道：「會不會去找朋友？」

黃金漢忙說道：「不錯，是有這個可能！」

黃卓東頹然坐在櫈上，喃喃地道：「爹，你不用安慰我了，銀菊一定是……但無論如何，俺也要找回她的屍體！」

黃金漢連忙將他摟住。「東兒，你別走，也許銀菊還在人間……就算要找也得等天亮之後，而且你身上還有病！」

洪氏也在旁相勸，黃卓東一向孝順，不想父母担心，便答應到明天再說，黃金漢送他進房休息，洪氏則去煮飯。

大雨仍然下個不停，老鄉們都開始犯愁了，幸而雨下至半夜便停歇了，第二天天色竟然放晴。

黃卓東一早便起床，要父親帶路去「野廟」，黃金漢累了一天，今早腰酸骨痛，幾乎下不了床，洪氏忙道：「先吃了麵再上路吧，哎，老伴你躺着，我跟東兒去找！」

黃卓東決定獨自上路，他問了方向，出莊向西北直走，只走了五六里路，路上



的行人漸多，忽然有人在議論，說山邊發現屍體，黃卓東一知道發現的是女屍，心急如焚，連忙趕去，到山脚果然看見不少人圍成一團，急忙排開衆人一看，地上躺着的屍體正是銀菊！

他只覺眼前一片黑暗，便暈倒在地上，惹得看熱鬧的人一陣忙亂，才將他救醒。「老鄉，這具屍體，是你甚麼人？」

黃卓東沙着聲道：「是俺老婆，你們是誰先發現她的？」

一個上了年紀的道：「俺今早要下田，經過這裏便見到了！小哥，俺看屍體是被雨水冲下來，你不妨上去看看！」

兩個年輕小夥子自告奮勇，扶着黃卓東上山，找了一陣，便在樹林裏發現有個土坑，看來是因爲挖得淺，雨又大，泥土被雨水冲掉，坑裏積水多，將屍體浮上，隨山洪冲到山下！

黃卓東返回山脚，出重資請那兩個青年，將屍體抬回家去。回到家去，稍爲檢驗一下屍體便知道銀菊是被人揑死，黃卓東顧不得吃飯，便到平邑報案去了。

平邑派出所連夜派人到「野廟」調查，張廟祝神色自若，應對如流，公安人員查不到什麼，便回去交差了。

派出所所長余青城，一夜沒睡，第二天上午，立即召開會議。「兄弟們，昨天報的兩宗案子，大家認爲是不是一個人所幹的？」

老公安員老何道：「所長，俺看汪家被刦的案子，跟銀菊被殺沒有關係！第一，汪家莊離銀菊埋屍之所十多里路；第二，根據黃卓東的口供來看，死者很少朋友，平素也沉默，少與人交往，不可能認識兇手，被殺的機會相對減少了！」

一個年紀較輕的說道：「也許打刦汪大爺的匪徒，半路遇到了死者，見色起歹意……」

老何道：「但銀菊並無被强姦過的跡象！」

余青城道：「咱們只知道刦匪一共兩個，身上都有槍，中等身材，而且都是男人，因爲行事時，臉上幪着黑布，所以不知樣貌！」

「那咱們怎樣查？」

余青城道：「如果容易辦的，我還用得着犯愁嗎？」

老何建議：「所長，俺的意見先把這兩宗案子上報濟寧分局！」

余青城低聲道：「只怕上面會說咱們能力太差！」

老何道：「事實上憑咱們幾個人根本就查不了，不是能力差！」

余青城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也只好這樣做了！」

×　×　×

被刦的汪大爺汪敬民，是出了名的大善人，因此當濟寧分局接到平邑的報告之後，局長黃揚義，立即召開了幹部會議，決定由分局派人協助平邑派出所火速破案，這個任務自然就落在偵緝隊長顏超雄身上。

顏超雄接到任務，立即帶小李、王大營和老郭出發，他們乘吉甫車向東直駛，可是因爲下過雨，不但泥濘滿路，而且很多路面也被冲壞了，是以速度甚慢。

過了曲阜，路就更不好走，最要命的是一座木橋被洪水冲掉，車子過不了河，四人在車上犯了愁！

司機老郭嘟噥道：「他奶奶的，現在天巳快黑，去那裏找木板？」

顏超雄在這種情況下也沒了主意，他跳下車，走至河邊勘察，見河水湍急，幾乎漲上了路面，別說車子不能過去，就算是人也游不過去！

小李自告奮勇地道：「隊長，俺去找些木頭來！」

顏超雄道：「河面寬及四五丈，那裏找得到這麼長的木板？」

王大營道：「不如斬棵樹吧！」

顏超雄想了一下，覺得一定有船過河，否則必然有人先他們架樑過河！他想了一下，叫老郭開車先回曲阜待命，自己帶着王大營和小李，沿着河岸走去。

河岸長滿了野草，草下都是泥濘和水氹，三人走得十分狼狽，不一陣鞋子及褲脚都沾滿了泥巴！

忽然王大營叫了起來：「隊長，快看！河裏怎會有燈光，一定有船！」

「快跑！」顏超雄寶刀未老，率先奔跑在前。跑了一段，果然見到河裏有條舢舨，正向對岸搖去，對面岸上也站着三四個漢子，似乎在等待渡船。

王大營大聲叫道：「船老大，請你等下回來送咱們過河！」

船夫回首點點頭，船靠在岸邊，對岸的漢子先後下船，船夫先收了船資，然後撑回來，小李噓了一口氣，道：「總算咱們運氣不錯，讓咱們找到船家！」

王大營道：「你別高興得太早，說不定前面還有河流！」

顏超雄是位斲輪老手，發現船上有兩個漢子，神態不大自然，不時拿眼望着自己，他便暗中留意上了。

船未泊定，一個四十左右年紀的大漢，便急不及待跳上岸，不料岸邊的泥滑草濕，他一脚未能站穩，仰身摔倒，屁股在岸邊一撞，滑到河裏！

船上的人和船夫都驚叫起來，而顏超雄目光却陡然一亮！原來那大漢撞及岸邊時，懷中跌出一柄黑乎乎的東西，隨他掉落河中！顏超雄雖然只看到一眼，但已肯定那是一柄左輪手槍！

他立即抽出槍來，喝道：「咱們是局子裏來的，都舉起手來，別動！船老大，把他撈上來！」

掉在河裏的大漢本來還露出頭顱，一聽見這句話，反而潛入河裏去了，顏超雄命令王大營順河而跑，道：「用槍迫他上來！」

話音剛落，船上又有一個青年，「卜通」一聲，跳進河裏，順水而游！

王大營抽槍喝道：「快上來，要不老子就開槍！」

他不叫猶自好，一叫那青年也鑽入河底了！顏超雄喝令船上的另外兩個搭客上岸，稍爲檢查了一下便放行，隨即拉着小李跳下船，道：「老大，請搖櫓追趕，船資決不會短你的！」

船老大給剛才的情況嚇壞了，一聲不吭，搖櫓順流而下。一忽，前面露出個頭顱，王大營剛一叫，那兩個頭顱又縮回

水裏去了。

小李道：「隊長，想不到讓咱們撞到兩個倒霉星，俺就不信不能迫他們出來！」他也抽出槍來，準備射擊！

船再行駛了二三十丈，水面上又露出頭顱來，小李立即一槍擱去！

顏超雄叫道：「留下活口！」可是不用他提醒，因爲舢舨搖晃不定，子彈離那兩顆頭顱，足足有四五尺遠！

船繼續追趕，可是却不再見到那兩個大漢浮出水面換氣！

小李罵道：「他媽的，難道他們是『浪裏白條』張氏兄弟不成！」

顏超雄經驗老到，回頭望後，正好見到那兩個漢子在船後七八丈處的河裏，露出來，藉岸邊的水草，向岸上攀登！他忙呼道：「船老大，快靠岸！」

船夫依言將船靠岸，顏超雄首先跳上去，道：「煩你把對面那位也送過來，船資由他付！」他爬上岸，見那兩個漢子，正沿着田埂，亡命而逃！他大聲叫道：「站住，不許動！」

話音剛落，跑在後面那位青年，忽然回身拉槍，向他發射！「砰！」子彈向顏超雄呼嘯而至！

## 踏破鐵鞋無覓處

顏超雄及時彎腰伏身，子彈幾乎貼着頭髮飛過，他暗叫一聲：「他媽的，想不到這小子槍法這麼準！」他剛想反擊，但小李的槍已比他先叫响，不過他的子彈亦不能命中！

那兩個漢子跑得很快，不久便爬進一座小樹林，那青年回頭又射了一槍，顏超雄也還以顏色，可是當他倆進入樹林，已不見了那兩個人的踪影！

天色已黑，幸而樹林不密，而且長而狹窄，倒也不容易匿藏，顏超雄持槍慢慢走前，到了樹林邊沿，這才知道原來後面的地勢突然降低，依稀還看到那兩人彎着腰，朝遠處的一條小村跑去！

顏超雄想了一下，道：「小李，你在這裏等大營，然後由村前進入，有事時向天連發兩槍！」

「隊長你呢？」

「我先追去，繞路由村後進去，小心那小子槍法很準！」顏超雄說了便跳了下去，先向左跑了十來丈，再往村子的方向奔去。

顏超雄今年已五十出頭，幸而他健康狀況和體力跟他的名字一樣，有過人之處，長時間的奔跑，竟然不見有什麼疲態。

他繞路跑到樹後，先看看地形，村後是一片田地，十分平坦，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供匿藏，假如他們向兩側奪路，在村前的小李和王大營應該看得到，因此他估計，對方尚在村子裏頭！

這裏是他們的窩，這念頭剛浮上他的腦海，他立即否定了！因爲他倆剛剛正從這方要過河，而且在此種情況下，通常不會引偵緝隊員到窩裏去！

他弄清楚了這個問題，便開始向小村走去，小村的門戶絕大多數都關着，大部分的人已在吃晚飯，只有少數的烟囪還冒着烟！

顏超雄由村後走至村口，便遇到小李跟王大營了。「他們一定還匿在村裏，大家分頭找一找！不要打草驚蛇，免得又讓他們跑了！」

王大營問道：「咱們怎樣調查？」

「先向兩側前進，找不到再回過來，在這裏集合！」

顏超雄負責左邊，他心想假如那兩個漢子匿在民居裏，此刻村人未上床，必然會被人發現，而引起騷動，因此這個可能性便不大，那麼他倆躲在那裏？

走了一陣，顏超雄便發覺有座規模不太小的豬寮，他心頭一動，決定停下來，了解一下。

豬隻都已進了寮，顏超雄亮着了電筒，照着地上，赫然發現兩行鞋印伸延至豬寮，他心頭大定，立即守在豬寮外靜候。

約莫過了半個多鐘頭，背後傳來脚步聲，他連忙回首，原來小李和王大營因久候他不至，所以找過來了。顏超雄向他們打了個手勢，小李和王大營便分開，守在豬寮的兩側。

顏超雄既然判斷對方就在豬寮裏，便定下心來，他相信自已的耐性一定比對方好。

再過了一個鐘頭，黑暗中似乎有人自豬寮裏走出來探視，由於天黑，他不知道此人是誰。黑影在空地站了一會兒，又鑽去豬寮，可是只一忽，又出來了，背後還多一個人影，顏超雄更加放心，他要的是活口，不是屍體，是以依然沉着氣，等候良機。

豬寮一邊緊貼着石屋，三邊露空，顏超雄三個人一人守住一邊，不怕被他們溜掉。

三分鐘過後，那兩團黑影已跳出木欄柵，顏超雄仍然伏着不動。那兩團黑影迅速向村外跑去，顏超雄更加放心，因爲那方只有田地，沒有遮掩物，而如果他在村裏動手，若不能一擊即中，讓這兩個天殺的竄進民居，將會更加棘手！

顏超雄向小李和王大營打個手勢，三人遠遠吊住那兩個漢子後面，出了村口，顏超雄令兩個手下分開，他在中間突然加速，那兩個人忽有所覺，轉頭過來，顏超雄手槍已經叫响，「砰砰」兩槍射過去，那兩個大漢立即伏下！

顏超雄也跳在地裏，匍匐前進，他估計那兩槍並未射中對方，果然過了一陣，一個人跳起來，向顏超雄射擊。

顏超雄在地上滾動，那漢子連發兩槍，都射不中！此刻小李的槍也叫响了，那人一驚之下，也回了一槍，可是另一邊的王大營一槍射出，那人立即撲倒地上！

另一個漢子俯伏拾起槍來，一顆腦袋不斷轉動着，顏超雄叫道：「你們已被包圍，投降才有活路！」

小李已迫近對方，喊道：「把槍丟過來，舉起雙手！」那漢子十分兇悍，轉身向小李發一槍，可惜被小李閃過。

他正想回擊，却被顏超雄喝停。「他槍腔內六顆子彈已全用光，活捉！」

喊聲驚醒了那大漢，立即轉身亡命飛奔，王大營早已兜過去，他連發兩槍阻止對方前進，小李一個「餓虎擒羊」撲前，雙臂攬住他的後腰，兩人一齊滾落地上！

王大營跳上前，在他頭面上狠擊兩拳



，小李爬上來，抽槍指嚇他，那大漢只好乖乖舉起雙手站起來。

顏超雄早已找到另一人，那人後腿中了王大營一槍，躺在地上不能動彈，顏超雄道：「大營，把他揹回村子裏去！」

× × ×

三人返回小村，拍開一戶門，問明了村長的住址，便去找村長。

村長姓林，人人都叫他林老大，才五十左右的年紀，精神十分健旺，聽見顏超雄的話後，立即道：「隊長，俺陪你去豬寮那裏找一找，也許有賊贓！大牛，拿兩條麻繩來！」

顏超雄已摸索過這兩人的身，不見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亦懷疑他們將賊贓收藏起來，他趁林家的人動手綑縛，便把燈移近，見那兩人正是傍晚落河的漢子，於是開始作簡單的審問：「你們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姓朱！」年紀較大的，沒有受傷，他態度倨傲地道：「俺叫艮棟，他是俺侄兒，叫長清！」

「好，俺問你，你們到底是犯了什麼法？」

朱艮棟反問：「誰說咱們犯法？你們到底憑什麼來抓咱們？」

王大營正爲朱長清紮傷口，聽了這話，如火上添油，喝道：「你要找死？爲什麼一見到咱們便跳河逃跑？爲什麼身上帶着槍？」

「咱們不知道你們的身份，以爲是賊，所以……」

小李一巴掌摑過去。「操你奶奶的！咱們一早便表明身份，你侄兒爲什麼還要跳水？」

朱艮棟有點詞窮，吶吶地道：「因爲咱們身上帶着槍！」

「爲什麼帶着槍？」

「路上檢到的！」

顏超雄阻止手下動手，再問道：「你是那裏人氏？」

朱艮棟沉吟道：「二十里舖！」

顏超雄站了起來，道：「大營，你看住他倆，慢慢再審！請林村長帶路！」

豬寮裏只有兩隻漢玉戒指和一百個大洋，那是埋在地下的，不過因爲挖得不深，所以很快便被顏超雄找到。當他們返回林家，顏超雄立即又提審朱艮棟。「這些東西，從那裏得來的！」

「祖傳的！」

顏超雄冷笑一聲：「祖傳的爲什麼要埋在豬寮裏？」

朱艮棟忙又反口，道：「俺看錯了，這不是咱們的！」

「那你剛才又說是祖傳的？」

「俺餓了一天，頭暈目昏的，看不清楚！」

王大營喝道：「這刁徒不打不成！隊長，你別生氣，等俺叫他開口！」

顏超雄不想在林家上下面前用刑，忙道：「不必，慢慢再問未遲。俺不信他能瞞得多久！」

林村長早已叫人煮了點心，道：「隊長，請來吃點心！」

「這怎麼好意思？」

「隊長，您這樣說可把咱們當作外人了！一碗鹵麵，算得了什麼！」

「謝謝！」顏超雄跟手下入座之後，又道：「村長，請派人餵點東西給那兩個吃！」

林村長的兒子大牛不服地說道：「隊長，他們不開口，你爲什麼要對他們這般好？」

顏超雄微微笑道：「餓死了他們，案子就空懸着！說不定這兩個身上掛着幾件大案哩！」他轉頭問林村長。「貴村可有保安隊之類的組織？」

林村長笑道：「敝村人少，可組織不起，不知隊長爲什麼問這個？」

「顏某明天便要趕去平邑查案，所以想請村長找幾個穩當的人將那兩個送去曲阜！」

「這個問題不大，就怕路上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可担當不起！」

「我會叫大營押解，您只需派幾個人協助就行，有事發生，當然由他負責！」

「這就完全沒問題！」林村長道：「隊長請吃，不知你還有什麼困難？」

「沒有了，多謝您，咱們歇一下，天亮之後，就上路去平邑！」

「路上不好走，俺替你們安排一下！」林村長站了起來，道：「二牛，去找小順子，叫他明天跑一趟平邑！」

× × ×

小順子是個馬車夫，顏超雄和小李乘他的車，在早上五點鐘便出發，顏超雄和小李就在車廂裏睡覺，天亮之後已到泗水，小順子停車給馬匹上料，順便去買了些吃的。

顏超雄知道之後，立即要付錢，不料小順子却道：「隊長，村長已給了錢，他只要我好好將您們送到平邑！隊長，您不要客氣！」

顏超雄有點奇怪，小李已忍不住道：「俺見過的村長也不算少，可沒見過像他這樣好的！」

小順子坐上來，揮鞭趕馬，回頭道：「您們怎知道，村長以前有個女兒，長得好漂亮，咱們村裏的男人都說她是仙女下凡！唉，什麼禍水的……她後來讓人强姦了……過兩天便投井自殺！」

「紅顏禍水！」小李道：「那强姦犯抓到了沒有？」

小順子冷哼一聲。「就是到現在已七年，還沒一絲兒消息，所以村長到現在還耿耿於懷，他一向嫉惡如仇，從此之後，對你們這種人，或者是民間英雄，只要是經過咱們林莊的，他一定好好招呼！」

顏超雄心頭沉重，對小李道：「有機會你把林村長女兒那件案子的檔案，拿來看看！」

小順子道：「顏隊長，要是你能替村長報了仇，也不知他要如何感激你哩！」

顏超雄道：「咱們吃公飯的，拿公家的錢，替公家辦事，那是應該的，也是咱們的職責！他不感激我，只要力有能及，我也要查一查！唉，誰沒有女兒！」

吃了早點，兩人又睡下了，到午飯時，小順子才叫醒他們，進了小集的飯館，點了好幾個菜，還要了兩壺酒，但這一頓顏超雄堅持由自已付賬。

馬車到平邑時，已是晚上八點多鐘，

車子就停在派出所外面，小李拍開了門，今晚正好由老何值班，他聽了顏超雄的自我介紹，便熱情地請他們進去。

小李忙道：「老何，請替小順子安排一下！」

老何道：「俺這裏只有兩個床舖，嗯，斜對面有間小旅店，俺帶他去住店！」

小順子忙道：「不用了，你們談公事吧，俺自個去！」

老何關上門，遞了烟茶，道：「俺替你們打水洗脚，走了一天路也累了，明天再說吧！」

顏超雄道：「咱們在車上睡了一天。不睏！請你先把情況說說吧！」

老何把檔案記錄全給顏超雄過目，然後再將調查到的情況，仔細說了一遍，小李問道：「那廟祝眞的是太監？」

「是不是太監，咱們不能肯定，不過他是閹了的，則是事實！」老何噴了一口烟，再加上一句：「驗過了！」

顏超雄捺熄烟蒂，道：「就算他是太監，也不等於他不會殺人！」

老何道：「可是咱們也沒有其他理由懷疑他！」

「他一向都在那座廟裏？」

「不是的，他只來了半年多，聽說以前是在沂山那附近的一座彌勒廟中當廟祝的！」

「爲什麼跑到蒙山來？」

「照他說是爲了拯救有災難的善男信女！」

小李罵了一聲：「鬼話！」

「張廟祝原名叫仲，他還有個道號叫摘星道人！」

小李又笑了起來：「摘星道人，聽這個名好像還是個法力無邊的老道哩！」

顏超雄斥道：「別打岔！老何，黃家有沒有什麼仇家？」

「黃家父子三人都是老實人，也非常安份，沒有仇家，而張仲這人平日也十分規矩，不像是神棍！生活也艱苦，爲人和藹，很得善男信女的愛戴！」

顏超雄又接了一根烟。「這樣說來，銀菊是死於意外了！俺的意思是這不是件謀殺案，兇手可能是臨死因某一件事才被人殺死！」

老何道：「咱們曾經假設過，銀菊可能在無意中撞到刦汪大爺的匪徒，匪徒因爲秘密外洩，所以殺人滅口！」

小李道：「有這個可能！」

顏超雄改口問汪敬民家被刦的事。老何又說了半個鐘頭才交代完畢。顏超雄說道：「咱們明早先去楡莊看看，然後再去汪溝。」

第二天上午，所長余青城上班，親自請他倆去吃早點。誰知早頓還沒吃完，所裏的小厮來報：「所長，曲阜有電話來找顏隊長！」

顏超雄立即跟他回派出所。「喂，俺就是顏超雄，你是誰？」

「隊長，俺是大營，向您報告一個好消息，汪敬民家被刦的案子解決了！」

「哦，怎會這樣快？」

聽筒裏傳來王大營哈哈的笑聲：「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前晚咱們抓到的那兩個漢子，就是到汪家搶刦的刦匪！」

顏超雄也止不住心頭狂喜。「眞的？你有沒有問清楚？但賊贓跟所報不符！」

「他們說賊贓埋在蒙山山脚某處！俺正想帶他們去搜掘，您還在平邑吧？」

「喂，你先別動，俺向黃局長請示過再說！」

顏超雄收了綫，隨即又撥電話給黃揚義，黃揚義一口答應。「帶他們起回賊贓，然後再送回城辦理！」

顏超雄擱下電話，心頭一陣輕鬆，心中暗道：「他媽的，眞是天助我也，想不到這宗大案，就這樣破了！希望銀菊這案子也能早日水落石出！」

他到茶寮把消息告訴余青城，余青城聽後也哈哈大笑。「也許汪善人是善有善報，俺這就去通知他，叫他們準備來認賊贓！」

顏超雄道：「這件案子算是暫告一段落，不過還有銀菊那件案子……」

余青城截口道：「有您出馬，還怕不馬到功成嗎？俺派小徐帶你們去楡莊！」

## 鎭定過份

靠午時分，小徐便帶顏超雄和小李到黃家。

黃家一片愁雲慘霧，正忙着準備喪禮。銀菊的屍體就停放在大廳裏。

小徐找到黃卓東，先替他介紹。「大黃，這位便是濟寧城分局的偵緝隊長顏隊長！」

顏超雄伸手跟他一握。「你便是黃卓東？城內派俺來協助調查，俺可以問問你們父子嗎？」

黃金漢在旁聽見，大聲吩咐堂兄弟照料一切。「隊長，請跟咱們到房裏去！」

幾個人到黃卓東房裏，這睡房倒也大，擺了幾張椅子，黃氏父子便坐在床上，自有人斟了茶送上來。又有人送烟過來，顏超雄忙道：「咱不是客人，是來辦公的，別客氣，俺自個有！」但黃金漢堅持要他們抽一根。

顏超雄見他盛意拳拳，也不再客氣，點上火便道：「老哥，請你將你媳婦出事前後的經過說一遍！」

黃金漢便由媳婦進門七年未曾懷孕的事說起，一直說至趕到銀菊娘家爲止，接着又輪到黃卓東講述發現妻子屍體經過。

小李插腔問道：「你們去責問張廟祝時，神色如何？慌張不？」

黃金漢也裝了一鍋烟，「滋巴滋巴」地抽吸起來。「他倒是蠻鎭定的，看樣子他絕不像是凶手！」

「凶手可沒個樣子擺出來！」

「嘿，他半男半女，手無縛鷄之力，不是俺誇讚俺媳婦，平日幹活她可也挑得動百斤的谷子，他捂不死她的！不信你們去看看！」

顏超雄問道：「他這人可是屬於什麼教的？平日有向你們宣傳教義嗎？」

黃金漢道：「這倒未曾聽過！有人問他爲什麼收費這般便宜，他說他無子無女，要這許多錢幹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

「眞難得呀！」顏超雄拋下烟蒂再問道：「黃卓東，你最近有沒有跟人家結過仇？」



黃卓東苦着臉道：「俺一向安份，有事也盡量忍讓，怎會跟人結怨！我妻子就更溫順了，從來不跟人吵架，這些隣居都知道。」

「黃老哥，那晚你媳婦出門可有帶什麼貴重的東西嗎？」

「沒有，她只戴了一條金鍊，不重，才三四錢哩。」黃金漢道：「不過鍊子却是不見了。」

黃卓東道：「鍊子是兇手拿去的，還是屍體被洪水冲到山脚之後，讓人看見順手拿去的？」

「是誰最先發現的？」

「是一個住在那附近的老漢看見的，聽說他姓劉。」

小徐在旁插腔道：「這老傢伙咱們查過，不大可疑，不過到底是不是他第一個發現屍體的，就難以考究了。」

顏超雄轉頭問道：「大黃，你岳母可有人來嗎？」

黃金漢接答道：「有有，東兒，快去請親家進來！」

黃卓東出去不久，又立即走進來，却有一個糟老頭跟着進來。「這是我丈人劉民漢！」

「請坐！」顏超雄問他一些有關銀菊在娘家的瑣事，比如以前有沒有情人或者有人暗戀她之類的事，劉民漢一口否認。

顏超雄問了十多分鐘，都得不到要領，便提出最後一個要求：「大黃，俺想再檢驗一下屍體，方便嗎？」

黃金漢爲難地道：「屍體已換了壽衣，檢驗是不必了，上次縣裏已經派人來檢驗過了，不過如果隊長要看看，倒也沒所謂。」

顏超雄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便點頭答應，黃金漢立即到廳裏，趕開親友，只剩下幾個有關的人，顏超雄揭起白布，銀菊的鼻嘴已貼上黃紙，雙耳亦塞了棉花，五官雖然看不清楚，但看面龐的輪廓，也覺得有幾分姿色！

顏超雄彎下腰，低頭看其脖子，見粉頸上只有一道瘀痕，兩旁還有指印，一望即知是被人捂死的。

顏超雄蓋上白布，轉身道：「黃老哥，就誤你許多時間，咱們告辭了，日後如有需要，再來找你！」

「歡迎歡迎！」黃金漢道：「但三位今日一定要在舍下吃頓飯！」

顏超雄見他盛意拳拳，終於答應，飯後，小李輕聲問道：「隊長，咱們下一步是不是去找張仲！」

顏超雄一笑。「你現在倒聰明起來了，不過，不是現在去，而是晚上才去。」

× × ×

銀菊之死，對張廟祝的「生意」並沒有影响，今晚就又有一個女人去求他，這女人在晚上七點鐘便到了。

「張大嫂，早啊！」張廟祝依然是那副叫人一見便生好感的笑靨。

張大嫂年紀看來巳三十歲了，樣子也十分普通。「還說早，路上不好走哪。」

「現在就開始好不好？」

張大嫂問道：「不是說要到十點鐘才行嗎？」

「今日是亥日，不能在亥時作法，在戌時反而較好，張仲把躺椅搬到殿中，道：「請大嫂先上香跪下祈禱，俺進去換衣服。」

張仲進去先服了解藥，然後順手帶一枝迷魂香出殿，到殿上再取兩枝普遍的香，合成一注，點了火插在香爐裏，先唸了一段經文，再叫張大嫂躺在椅上。

張大嫂至此地步，一切任由他擺佈。

「請大嫂閉上雙眼，不斷地在心中禱告！」他手提桃木劍，裝腔作勢地「作法」起來。

再唸了兩遍經，張大嫂巳經暈迷了，張仲喚了她幾次，都沒醒來，便望一望牆頭，見沒有人偷看，將燈拿近，然後揭起張大嫂的衣服，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腹來。

只見肚臍旁邊有幾粒黑色的痣，繞着肚臍而生，張仲輕聲數着：「六顆！上面兩粒，下面四粒，左右各一粒，俺找了幾年，終於找到了。」

但忽然有所警覺，忙弄好她的衣衫，將燈放下，再取出解藥，放在她鼻端下，讓她吸了一陣，然後坐在一旁，神色十分興奮，却看得出，他極力抑制激動的心情，一忽，他忽然坐到蒲團上，面向着張大嫂，盤膝打起坐來。

× × ×

顏超雄、小李和小徐到「野廟」外剛好九點正，顏超雄見大門關着，略一沉吟，便叫小李和小徐由廟後爬進去，他自己則爬上牆頭偷看。

只見殿裏有個女人衣衫完整，斜躺在椅上，一個道人端端正正地打着坐，心想：「看來他巳在作法，咦，爲什麼今夜提早了？」

他等了一陣，張仲和那個女人仍無動靜，便忍不住跳了下去，向廟殿裏走去，張仲依然端坐如故，顏超雄轉頭回望，一手伸進懷中握住槍柄。

就在此刻，張仲忽然唸着經文，抓起桃木劍一陣亂揮，顏超雄冷眼旁觀，看他弄什麼玄虛。

猛地聽見張仲噓了一口氣，放下桃木劍，緩緩睜開了雙眼，驚詫地叫道：「你是誰？」

顏超雄冷冷地道：「摘星道長，請問你作完了法沒有？」

張仲慢慢站起來，問道：「你到底是誰，怎知道俺的道號？」

「俺是城內來的，城內偵緝隊長。」

「哦？」張仲臉色如常，只有小小的驚愕，「隊長貴姓？請問有什麼貴幹？」

「敝姓顏！」顏超雄走到躺椅後，伸手在張大嫂鼻下摸了一把，「她現在怎樣了？」

「她沒事，現在只是入睡，等下就會醒來。」

顏超雄沉着臉道：「她入睡，當然是你弄的『法術』，俺現在就要叫她醒來，請你再作法！」

張仲臉色微微一變，道：「現在要她醒來，只怕剛才施的法術會失敗，顏隊長事後請向她解釋。」

顏超雄聽了微微一笑，說道：「何須俺向她解釋？你對她再施一次法，不是了結了嗎？」

「好！」張仲轉身面對香案，拿起一注香燃點，眼上閃過一絲狠毒的神色，他插好了香，喃喃地唸起經來，心中只盼張大嫂及時醒來。

也許他只點一枝迷魂香，藥力恰好，也可能是他「命不該絕」，張大嫂竟在這個時候，「嚶嚀」一聲，甦醒過來。

張仲暗中噓了一口氣，繼續唸了幾句經文，然後緩緩轉過身來。「張大嫂，你覺得怎樣？」

張大嫂見廟裏忽然多了一個人，跳了起來，縮在一邊，張仲忙道：「大嫂不用怕，這位是城內的偵緝隊長，他害怕你給俺害了，所以要俺中止作法。」

張大嫂神色才安定下來，瞪了顏超雄一眼。「隊長，俺犯了法嗎？你幹麼阻止張大師？」

顏超雄一怔，暗道：「眞是鄉愚。」當下關心地問道：「大嫂，你可有什麼異樣嗎？」

「見你的鬼，我好生生的，有什麼異樣。」

顏超雄誠懇地道：「大嫂，說眞的，你檢查一下，可有什麼……」

話未說完，張大嫂巳啐了他一口。「你給姑奶奶滾吧！」說着小李和小徐亦巳從後面走進來。

張仲不悅地道：「隊長，你還有什麼事再問。」

「想問你有關銀菊的事！」小李道：「就怕你不老實！」

張仲拂袖道：「銀菊根本沒有上過門，假如你們有證據的，就把俺抓起來吧，還怕俺不老實。」

「大膽！」小徐喝道：「咱們問一句你答一句！」

「徐先生，前天你也來問過了，俺有一句不答你的嗎？」張仲理直氣壯地道：「你們到底要問幾次？是不是有人見過銀菊進過本廟？叫他來跟俺對證。」

顏超雄沉住氣問：「你是約銀菊那天來讓你施法求子的？」

「六月廿三日晚上十點，但不規定她幾時來本廟，事實上很多信女都提前幾個鐘頭到。」張仲道：「那晚俺一直等到十點多鐘不見有人來，所以便上床睡覺！」

「後來一直沒有人來？」

張仲想了一下，道：「俺睡着了，有沒有人偷偷進來就不知道。」

顏超雄冷笑一聲：「你答得很狡猾，這樣便不會輕易露出馬脚！」

張仲道：「事實如此，廟裏又沒有什麼値錢的東西，俺又睡在後頭，假如有人像隊長那樣踰牆而入，又怎能保證俺一定會被驚醒，隊長假如還不相信，那就請你們隨便搜吧，假如政府不讓俺在這裏結善緣，俺也可以隨時離開，假如俺是殺人凶手，還會留下來你們捉嗎？」

他一連反問幾個問題，都令顏超雄一時之間，不能反駁，半晌才問道：「小李，後頭看過沒有？」

「看過了，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顏超雄沉吟道：「張仲，我也希望你是淸白的，但基於職責，萬一有需要的話，俺還會來找你。」

張仲道：「出家人慈悲爲懷，俺也希望隊長能早日擒到凶手，爲民除害，也可洗脫俺的淸白。」

顏超雄冷哼了一聲，轉身道：「張大嫂，俺送你回家！」

張大嫂道：「俺認得路不用你送！」

「但現在是深夜。」

「俺明早才上路。」

張仲忙道：「大嫂，您還是跟他們走吧，免得人家懷疑俺！」

「但你不是說作法中斷嗎？」

「是的，俺擇好了日子自會通知你，大槪要到八月中旬才行！」

「早一點不行嗎？」

「七月份不行！」張仲道：「大嫂放心，俺一定盡力替你解決問題，而且你巳等了這許多年，也不在乎多等一個多月。」張仲說着便去開廟門，「大嫂慢走。」

顏超雄忽然回首問道：「張仲，俺還有一件事想不通，你爲何要由沂山跑到蒙山來。」

張仲道：「俺還想去別處哩！」

「你還未答覆我的問題。」

「因爲俺在沂山巳有幾年，覺得沒什麼好做，所以來這裏跟善男信女結緣，未知這是否犯法？」

顏超雄嘴巴似乎被泥巴塞住，訕訕地道：「走吧！」他亮着手電筒，帶頭走在前面。

小李道：「隊長，俺走前面吧，路不好走。」

顏超雄忽然轉頭道：「小李，你再悄悄摸進去瞧瞧，咱們在前面等你。」

張大嫂冷冷地道：「人家張道長是個正經人，俺看你們對那些無拳無勇的人，似乎特別在鷄蛋裏挑骨頭，要是碰到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大盜，你們就……」

小徐道：「咱們便怎樣？」

張大嫂格格一笑。「你們就有禮貌得多了。」

「哼！臭婆娘，你損人可就不會看人嗎？」

顏超雄道：「別怪她，現在這些不會生蛋的鷄，都將他當作神仙啦。」

「誰說俺不會生蛋。」

顏超雄笑道：「俺沒說過，是你自己要告訴咱們的！」張大嫂一生氣，故意站着不動，顏超雄又道：「就停在這裏等小李吧！」他首先在一塊大石頭坐下，掏出烟點上。

張大嫂道：「你們要等，姑奶奶可不等了！」她扭身便去。

小徐道：「喂，你不怕嗎？」

「怕什麼？」

「路上有壞人。」

「姑奶奶連鬼都不怕還會怕人？」

顏超雄向小徐打了個眼色。「跟在她後面，沿途留下記號！」他抽了兩根烟，小李便回來了。「怎樣！」

小李道：「他規矩得很，巳經上床睡着了，隊長，俺看他並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爲什麼這樣快就下結論？」

「你不覺得他很鎭定嗎？俺見過不少殺人不眨眼的大盜，在被懷疑時，多少也有點心虛，但他……」

顏超雄截口道：「你不覺得他鎭定得



過份嗎？」

小李一怔，問道：「隊長，你這是什麼意思？」

「尋常人被咱們這般迫問下，絕對不會像他那麼從容不迫的！這便證明他有問題！」

「那您剛才爲什麼輕輕放過他？」

「他既然是不尋常人，咱們便得用不尋常的手段對付他！」

「什麼是不尋常手段？」

顏超雄道：「簡單來說便是放長綫釣大魚！」

當他們追上小徐之後，三人便繼續跟踪張大嫂，張大嫂住在牛家莊，離「野廟」有十多里，這大脚女人也厲害，十多里路才用三個鐘頭多一點便到了。

她走到一座石屋前，用力拍起門來，不久門便開了，一個男人訝然道：「阿翠，怎麼這般早便回來？」

「別說了，讓個吃公飯的攪渾，你若要抱兒子的，多等兩個月吧！」張大嫂轉身欲關門，却見到顏超雄三人，罵道：「殺千刀的，姑奶奶是不是犯了法？你們有胆的便將俺抓去吧！」

小徐道：「你胡說什麼，咱們是怕你在路上不安全，所以暗中保護你的！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好啊，現在姑奶奶回到家門了，你們還不走？」

門內走出一個三十六七歲的男人來，問道：「阿翠，他們是什麼人？」

顏超雄道：「咱們是城內分局偵緝隊，有點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嗯，請問貴姓大名？」

「俺叫張小三！」

「小三哥……」顏超雄走前，輕輕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張小三不斷地點頭。「三位請等一等！」跟着便走了進去，俄頃，裏面便傳來張大嫂的罵聲，只聽張小三道：「別叫，快跟俺進房！」

小李笑問道：「隊長，你叫小三檢查他老婆？咳，白白便宜了那婆娘！」

約莫過了十多分鐘，張小三又出來了，低聲對顏超雄說了幾句。顏超雄似乎不相信。「你眞的檢查淸楚？」

「隊長，他是太監，難道還能幹事嗎？你過慮了！」

「謝謝你，再見！」

三人趁夜上路，離開平邑縣城，天巳麻麻亮，小徐帶他倆到旅店開房。顏超雄道：「小徐，有事請來叫醒咱們，不要客氣！」

## 驚喜

今天沒有事，顏超雄跟小李累了一整天，一覺睡到下午三時才醒來。兩人洗了臉，走出大堂，小徐巳候着了，小李訝然問道：「老徐，你一直等着？」

「那裏？俺剛來了一會兒！」

顏超雄問道：「有事嗎？」

「沒事，帶你們去吃飯！」

小李道：「你一提俺的肚子就叫起來了，昨天晚上，走了一夜，連水也沒喝上一口！」

顏超雄輕輕捅了他一下，道：「小徐，帶路！」

三人吃過東西就回派出所，顏超雄跟余青城和老何研究了一陣事情，一致認爲張仲鎭定得過份，可是又拿不到他一絲紕漏。

老何道：「俺最担心的是殺人兇手如是過路的，便巳早走了！」

顏超雄道：「這件案子，不會這般簡單，不是爲財不是爲色，是爲了什麼，假如銀菊是個大人物，還有話好說，但她不過是個農村女人！」

小李在背後插嘴：「是個不生蛋的女人！」

老何反問：「那麼隊長認爲張仲又有什麼殺人的動機？」

顏超雄忽然想到一件事。「平時除了善男信女到那廟裏之外，還有什麼人？」

老何道：「咱們曾經作個小調查，沒有人去找張仲！起碼沒人見過，除非是在晚上出入！」

小李道：「有沒有人找他，只須看他平日買多少柴米就知道！」

「沒有値得壞疑的地方！」

顏超雄道：「這也不能作準，假如來找他的人，只是『聯絡』，不吃飯不過夜，小李的看法便不準！」

余青城道：「既然隊長懷疑他，咱們便派人暗中監視他的行動！」

顏超雄點點頭，老何道：「除此之外，咱們好像沒有其他事好做！」

「對付狡猾的敵人，是急不來的！」

余青城道：「說得好，反正那兩個刦匪今天是趕不及押到了，趁有空，今天晚上大家到俺家裏吃頓便飯吧！」

顏超雄道：「怎好打擾，所長如果想熱鬧一下的，就到飯館去吧！」

「隊長千萬別推辭，俺早巳吩咐俺女人準備了！菜雖然不好，但希望大家喝個痛快！」

× × ×

王大營和老郭將朱氏叔侄送到平邑，是六月卅日中午前，距離汪敬民被刦，銀菊被殺恰好一個星期。

顏超雄先看了紀錄，覺得很滿意，悄悄問王大營：「那兩個死囚，硬得很，爲啥一到曲阜便肯招供？你動用什麼刑？」

王大營道：「沒有，想不到這叔侄倆，感情還眞好，朱艮棟見朱長淸槍傷那裏發了膿，所以自動招了供，要求咱們盡快送長淸到醫院裏上藥！」

「哦？他們爲啥要去搶刦汪大爺？」

他說他們不知道汪敬民是善人，只道是有錢人家，所以下手，這兩人以前是耕田的，長淸的父親患病，把田地賣掉，結果救不了他，只買了副棺材，他們想去河南投靠親戚，又沒有經費，所以一時起了歹意。」

「槍從何來？」

「他是二十里舖保安團的隊長！」

「原來如此，這就難怪，吃了飯帶他們去挖掘賊贓！」

× × ×

朱艮棟叔侄把大部份的賊贓埋在「野廟」附近，那是他們事後良心受到譴責，本來只求路費，想不到進入「寶山」，便抑不住貪念，拿走了一大袋値錢的東西，

最後他們把東西埋下，只帶了百來個大洋和兩個漢玉戒指上路。

當顏超雄來到埋臟地點之後，居高望下，不由心頭一動，暗中盤算，小李等人挖掘了一陣，便找到一口雙層的麵粉袋，裏面放着許多金器和古董。

顏超雄連忙問道：「哦？就只有這些嗎？」

「是的！」

顏超雄將臉一沉，道：「你到現在還敢瞞咱們？是不是還有幾件金器放在那座小廟裏？」他伸手往山下一指。

朱長清忙道：「沒有，咱們只在那裏借宿一宵……以及拿了他一件簑衣，但咱又放回了一把傘在那裏作抵押，你不信可以問老道！」

「老道？」顏超雄心頭又驚又喜，「你是說廟裏的那個廟祝？」

「俺不知道他是什麼，不過他那天晚上是穿着道袍的！」

顏超雄走近一步，厲聲道：「你說的都是眞的？」

「句句屬實！」

「假如你再騙咱們，嘿嘿……」

朱艮棟怒道：「咱們已老實招供，你還想怎樣？哼，難怪大家都說現在世道不好，原來都是你們這些吃公飯的，只懂得作威作福！」

小李喝道：「死賊，你討打？」

顏超雄道：「你們還漏招了一件案子，一件殺人的案子！」

朱長清大聲叫道：「寃枉，咱們沒有殺過人！」

「當你們在埋賊臟時，有個女人經過見到，所以你們便殺了她滅口！」

朱艮棟往地上啐了一口。「阿清，死就死，不要再說！反正這些人交不了差，硬要咱頂罪！」

「死者叫銀菊！」

朱長清怒道：「什麼銀菊與金花，咱們全不認識！」

顏超雄見他們的態度誠懇，不像說謊，便放軟語氣：「你們是幾點鐘來埋賊臟的？」

「咱們沒有袋錶怎知道？」

小李道：「你如果想洗脫罪名的，最好老實一點，咱們隊長辦事最公正，絕對不會寃枉你！不知道時間，也猜得到一個大概！」

朱艮棟道：「大概十二點左右！」

「眞的？」

朱艮棟將頭別開不答，顏超雄忖道：「汪敬民報稱被刦的時候，大約是晚上九點多鐘，而銀菊按理一定會在十點鐘之前趕至小廟，嗯……」他轉頭問道：「老何，汪溝離這裏有多遠？」

「大約二十里路！」

二十里夜路可不短，十點鐘之前是絕對趕不到的！顏超雄再問：「你們進廟時，裏面有多少個人？」

「咱們只見到一個人，就是那老道，裏面還有沒有人就不知道了！因爲咱們一直蹲在廟殿裏！」

「除了那件簑衣，還見到甚麼？」

朱艮棟道：「一把油紙傘！」

「那老道一直陪着你倆？」

「沒有，他後來進內睡覺了，咱們在天亮之前便偷偷溜掉了！」

顏超雄再問：「假如那老道來了，你們還認得嗎？」

朱長清道：「認得，他皮膚很白，說話也陰陽怪氣的！」

「他穿道袍，香爐上有沒有點香？香還有多長？」

朱艮棟想了一陣，道：「大概有……至於有多長，咱們當時沒有留意，不敢亂說！」

顏超雄想了一陣，道：「老何你去楡莊走一趟，問銀菊帶了什麼雨具出門？小李小徐，你們兩個監視張仲，不可打草驚蛇！」

「如果他離開小廟呢？」

「跟踪他！可能他還有同黨！」顏超雄道：「大家回去吧，老何，你再派人去汪溝，通知汪敬民，明天來派出所辨認臟物！」

一行人返回派出所，已經靠晚，顏超雄紀錄了搜掘的經過，便與余青城去吃晚飯。

吃了晚飯剛回派出所，老何亦回來了，道：「隊長，黃金漢說銀菊出來時是帶了一把紙傘，還穿簑衣，另外尚有一柄手電筒！」

顏超雄目光一亮，問道：「可有記認嗎？」

「油紙傘上寫了黃記兩字，而簑衣裏面也釘了一塊小白布，同樣是寫着黃記兩字！」

顏超雄說道：「咱們立即去問朱氏叔侄！」

余青城也是精神一振：「俺也去！」

三人趕到關押朱氏叔侄的地方，他倆剛合上眼，聽見開鎖的聲音，一齊睜開一對驚嚇的眼睛。

顏超雄說道：「你倆聽清楚俺問的話，要老實回答，對你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朱艮棟懶懶地道：「還有啥好問的？咱們都照實招供了！」

「你們從野廟裏偷去的簑衣，現在何處？」

朱艮棟道：「因爲第二天傍晚之後，天色放晴，第三天早上咱們便丢掉在地上，穿着那件笨傢伙，可不好走路！」

「丢在什麼地方？」

朱長清說道：「在卡橋至泗水之間，靠近啥村落，可不清楚，現在也找不回來了！」

「有何記認？」

朱艮棟沉吟道：「那件簑衣頗大，是屬於大號的，應該是男人穿的！」

老何在旁道：「黃卓東兄弟的身材不矮！」

顏超雄再問朱艮棟。「除了這一點之外，還有什麼特别的地方嗎？」

朱艮棟又想了一下才道：「沒有，簑衣的式樣都差不多！」

「簑衣裏面有沒有釘着一塊白布，上面有沒有寫什麼字？」

朱艮棟道：「俺沒有留意！眞的！」

顏超雄道：「暫時沒事了，你們睡覺吧！」



三人出到外面，顏超雄又道：「余所長，請你通知由泗水到卡橋一帶的鄉公所，請他們查一查那件簑衣！」

余青城道：「這件事隊長不提，俺也會做！」

老何忽問道：「隊長，好不好先把張仲抓回來先審問一下？」

顏超雄道：「俺還不想動他，以免打草驚蛇，何況現在咱們還沒有充足的證據，如果能够找回那件簑衣，又能證明是銀菊的，形勢就完全不同！」

余青城道：「對，明天先通知各鄉的人查一查那件簑衣，反正他也飛不出去，不用急！」

× × ×

第二天一早，余青城便通過縣政府，傳達搜索黃家簑衣的下落，消息自然不可能這般快傳回來，可是却有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人來到派出所。

當張大嫂的丈夫張小三一走進派出所，便大聲叫道：「俺老婆不見了！」

余青城道：「你老婆是誰？請坐下慢慢說！」

「俺叫小三子，姓張，我老婆娘家姓梅，小名叫阿翠！」

「她是在什麼時候不見的？」

「就是昨天晚上！」

顏超雄剛下來，在後面的「客房」聽見小三子的聲音，叨着一根烟走出來，道：「小三子，你還認得俺嗎？」

「你是顏隊長？」

余青城一怔，道：「原來你們是認識的！隊長，你來問吧！」他起身讓位。

顏超雄也不客氣，坐在小三子對面，遞了一根烟給他，小三子道：「俺很少抽烟！」可是他略一猶疑，終於還是取了一根。

顏超雄替他點火，道：「小三子，你慢慢說清楚，你老婆是幾時失踪的，怎樣失踪的！」

「昨天晚上睡至半夜，屋後的鷄和豬都叫了起來，阿翠便下床出去探看，怕的是黃鼠狼來找吃的，俺因爲白天下田，累了一整天，所以便賴在床上，不久便睡着了。」

說到這裏，小順子用力吸了一口烟，却被烟嗆着了，余青城親自倒了一杯水給他，小順子喝了幾口水，才繼續說下去：「可是俺一覺到天亮才醒來，便不見阿翠，家裏的其他人也沒見到她！隊長，您一定要替俺將她找回來！」

顏超雄問道：「你可有問過别人，也許她回娘家，亦也許一早下床到親戚家串門子去了！」

「阿翠是位孤兒，自小由她義父養大，但到她十歲時，義父便死了，她一個人四處流浪，後來到本村的羅家當丫，她二十三歲那年，俺娶她回家的，所以她根本沒有娘家和親戚！」

「去羅家問過沒有？」

「問過了，她沒去，事實上，她極少跟羅家來往，自從羅小姐出嫁之後，她更是一步也沒去過！而羅小姐那裏咱也去問過，却沒有她的消息！」

顏超雄見過張大嫂，面貌不出色，遠不如銀菊，而張家經濟情況也大大不如黃家，按說沒有「失踪」的可能，他捺熄了烟蒂，又點上一根，問道：「你家後的鷄和豬，有損失嗎？」

「地上多了許多鷄毛，但數量一絲不減！」

「地上有血嗎？你在半夜可有聽見什麼叫聲？」

「都沒有。」小三子臉色十分焦慮。

「那麼你家人可有聽見？」

「他們聽見鷄和豬的叫聲，也聽見阿翠邊開後門邊罵黃鼠狼的聲音，其他的倒沒有聽見，而今早後門竟然閂上，大門却開着！」

顏超雄「哦」了一聲，感到十分奇怪，頓了一頓又問道：「鷄豬的叫聲，大概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俺不知道，但俺爹說大概是十一點多鐘！」

「可有去『野廟』找過張廟祝？」

張小三一怔，反問：「這件事跟他有關？」

顏超雄不正面作答，乾咳一聲道：「既然後門閂上，在一般情況下她一定返回過家，說不定她一早便出門去找張廟祝，因爲他說過要另外替她擇個日子作法！」

張小三神情一鬆，用力拍了一下大腿。「對，俺怎地沒想到這點！」

顏超雄趕緊再問一句：「自從她從『野廟』回家之後，一切都正常？」

「正常！」張小三的語氣非常堅定。

顏超雄道：「你先去野廟問問張廟祝，然後再回來！假如還找不到她，咱們便替你另想辦法！」

張小三抄起竹笠戴在頭上，道：「俺這就去！」

顏超雄望着他背影，心中忖道：「張仲，任你多狡猾，終要露出馬脚！」

余青城自然亦看到「苗頭」，道：「隊長，你先去吃點東西，等下你想抽時間吃飯，可能也身不由己了，等你回來之後，咱們再商量！」

## 打不破的悶葫蘆

顏超雄返回派出所不久，老何也回來了，三人閉門商量，老何認爲立即將張仲抓來，但顏超雄不同意。「現在他已經在咱們的監視底下，不用怕煮熟的鴨子會飛上天！」

老何反問：「那隊長有何高見？」

「俺想你走一趟張家莊，再了解一下實況，同時把張家畫一張平面圖回來。」

老何苦笑道：「要俺畫畫比叫俺開槍難得多！」

顏超雄笑道：「俺只要知個大概，不需要準確！」

「那俺走一趟吧！」

余青城忙道：「老何，你騎俺的自行車去！」

等候的滋味最難受，可是也十分緊張，午後，張小三便匆匆跑回來，道：「隊長，你一定要替俺作主，我老婆沒去過野廟！」

「廟內只是張廟祝一人？」

「是的！」張小三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對啦，隊長，當俺離開那廟時遇見你的手下小李，他說由昨晚到現在都沒人去

廟裏找張廟祝，還叫您派人在今夜去替他們，說他倆一早沒準備，連吃的喝的，都成問題！」

顏超雄轉頭道：「所長，這件事便請你安排一下，小三子，咱們到你家裏看看吧！」

× × ×

顏超雄與張小三到達張家，老何尚未離開，張家上下人心惶惶，不時有隣居和親戚上門慰問，本來張小三尚抱有一綫希望，但一見到這種情況，不必問也知道結果。

顏超雄道：「老何，你問好了口供沒有？」

「都問了，後門的確是閂上的，看來梅阿翠的失踪，跟後屋小鷄和豬隻驚叫，沒有關係！」

顏超雄不置可否，轉頭道：「小三子，你帶俺到處走走！」

張小三對他自然言聽計從，當顏超雄來至廳後的小天井處，立即停住。原來張小三跟兩位哥哥的父親一齊住，家裏雖窮，但這座祖屋，倒還不小。

顏超雄叫小三子搬隻竹梯來，他親自上屋檢視。屋頂上有許多雜物，顏超雄叫張家的人先把雜物清理掉，他和老何又到屋後探勘。

屋外牆邊建了一座豬寮，還有一座小小的鷄寮，建得頗爲結實，顏超雄叫老何爬上屋頂去。老何雖然十分奇怪，却也不敢多問。

他輕輕一衝，雙手在鷄寮頂上一按，身子便翻了上去，再由鷄寮爬上豬寮就更加容易了，當他站在豬寮屋頂，頭部已高逾大屋屋簷！

顏超雄大聲道：「老何，你看看那附近的瓦片，有沒有新的斷口！」

他還未說畢，老何已經發現靠簷邊有一塊瓦片有一道新的斷口，顏超雄叫他爬上屋頂。老何上了瓦頂，慢慢走動，邊走邊看，果然又讓他發現了兩三塊新斷的瓦片！

顏超雄道：「行了，你下來吧！」

老何跳下來，改變了他的看法。「隊長，看來梅阿翠很有可能一出後門便被人綁架，對方再派人由此進屋，閂好後門，造成假象！」

「造成假象，重要嗎？」顏超雄點上一根烟，順手遞了一根給老何。「他們爲什麼要造成這個假象？萬一讓屋內的人發現，後果不是更加嚴重嗎？而這個假象對本案，起了什麼作用？」

一連幾個問題，問得老何啞口無言。良久才道：「那麼隊長要俺上屋勘察，關鍵在何處？」

「俺當然也得確定一下！」顏超雄噴了一口烟，道：「咱們進屋問他們去。」

兩人返回大廳，張小三的父親張集坐在板櫈上正抽着旱烟，韓超雄突問：「老哥，你家裏可有失去什麼東西嗎？」

「俺這裏就沒有，兒子們那裏就不知道！」張集忙吩咐兩個媳婦進房檢查。一忽，小三子過來，顏超雄也叫他進房仔細檢查一下。

過了一陣，張集的大媳婦和二媳婦都來報說房裏的東西，全部在原位。又再過了十多分鐘，張小三才出來，道：「隊長，俺房裏的東西也沒有失去，不過篋子裏的東西，似乎被人翻過！」

顏超雄目光一亮，忙問：「篋裏放的是些什麼東西？一共有多少個篋子被人翻過？」

「幾個篋子都被人翻過，裏面放的不是衣物就是雜物！」小三子續道：「抽屜也被人開過，但有個有鎖頭的，却沒被動撬過！」

「裏面放的可是貴重的東西？」老何插腔道：「你開過來看過沒有？」

「看過了，什麼東西也沒失掉！」小三子臉色微紅：「咱們家窮，那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不過是兩三件金器，一點丁積蓄，值不了多少錢！」

「奇怪！」顏超雄抛下烟蔕，用力地踩着。「你家裏有什麼祖傳的東西嗎？」

張集道：「俺家數代以來，都是窮棒子，到這一代算是最風光的了，但也沒什值錢的東西！」

「不值錢而重要的可有沒有？」

張集抓抓頭皮，道：「隊長這句話，俺可聽不明白！」其實顏超雄自己也說不上來。

老何插腔道：「梅阿翠過門時，可有帶什麼東西來嗎？」

張集道：「什麼也沒有，只有幾套衣服，和羅家送的一隻戒指，羅小姐送的一條金鍊，都值不了多少錢，咱們自己窮，也不稀罕她帶什麼東西進門！」

老何脫口道：「那麼爲什麼昨晚有人到小三子房裏翻箱倒櫃！」

張集嘆了一口氣，道：「也許他是個呆鳥！」

鄉下人說話本就粗魯，衆人聽後都笑了起來，顏超雄續問：「小三子，你昨晚睡得怎樣？」

小三子不好意思地笑笑。「俺一向躺下床，便睡着了！什麼也聽不到！」

張集道：「他一向睡得很『死』！你不用問他，平時半夜有事，除非推醒他，要不喊破喉嚨也不醒！」一頓又道：「隊長，你得替俺作主，俺這小媳婦雖然不下蛋，但裏裏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你問問隣居，俺一家大小從來沒歧視過她！」

顏超雄轉頭道：「老何，煩你再辛苦一趟，把張仲『請』到派出所！」

老何一聲不吭，騎上自行車去了，顏超雄想來想去都打不破悶葫蘆，梅阿翠論面貌身材，都極之平常，而且年紀也已不小，她之失踪，肯定與色無關，那麼是與財有關嗎？

顏超雄沉吟了一陣，續道：「老張，請你們內內外外再找一遍，看家裏有沒有失去什麼東西！不管是值錢，還是不值錢的！」

鄉下人一聽「長官」執意如此，也不敢再多問，一家大小便忙亂起來，鬧了一兩個鐘頭，都沒有發現，連顏超雄也氣餒了。

忙了半天，暮色四合，家家戶戶，烟囪上都冒着炊烟，張集執意留顏超雄吃晚飯，鄉下人熱情又固執，顏超雄推拗不過他們，只好依他。

當他返回縣城派出所，已是夜裏九點



多鐘，余青城吃過晚飯，又回派出所裏，而下鄉傳達命令的王大營和司機老鄭也回來了。

顏超雄一進門立問：「大營，有消息嗎？」

王大營道：「假如那件簔衣不是讓路人撿去，找回來的只是時間的問題，但絕對不會這麼快！」

老郭道：「俺可不敢太過樂觀，因爲鄉人貪心，檢回家，拆下那塊白布，沒有記認，有誰知道？」

顏超雄臉色凝重，道：「假如眞如你所說，只好另想辦法了！」

小李跟小徐已被替了回來，兩人剛吃了飯回來。小李聽了他這句話，便道：「看來咱們起碼在這裏窩上一兩個月了！」

余青城哈哈笑道：「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顏超雄轉頭望他道：「俺想聽你的解釋！」

「因爲根據咱們暗中監視的結果，那廟祝十分規矩，完全不像是犯罪的人！」

王大營道：「任他如何狡猾，總有一天會露出狐狸尾巴來！」

小李瞪了他一眼。「你拿到他犯法的證據？」

顏超雄忙道：「你們別爭，俺正爲此煩惱，等下他來後，大家想辦法套他的口風！」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老何便將張仲帶到了，派出所裏一片森嚴，幾盞燈都遮了一邊，把光對着張仲，張仲並沒有太大的驚慌，見桌前有張椅子，便一屁股坐下。

「何先生說隊長有事『請』俺來，不知有什麼指教？」

顏超雄先打發老何去吃飯，然後道：「張仲，你那天說的話不盡不實！」

張仲神色不變，反問：「俺那句話不盡不實？」

「俺再問你一次，六月廿三日夜，也就是銀菊去找你那天……」

張仲截口道：「隊長說錯了，她並沒有來找俺！」

「好，就算俺說錯，」顏超雄沉住氣繼續問：「你約銀菊讓你作法那夜，有沒有人到廟裏去？」

張仲臉色微微一變，雖然是一閃而過，但因光綫全集中在他身上，所以這個變化，瞞不過參加審訊的人的眼睛！

「這個問題俺已答過好幾次，不想再答了！」

小李一拍桌子，罵道：「他媽的！就算咱們已問過十次，要你答，你還得答，你不答便說明你做賊心虛！」

張仲立即抓住他的話柄反擊，「你說俺是賊，可有證據？俺是什麼賊？哦，原來你們查案，全靠這一套！」

「什麼這一套，那一套的！」

「一切都是想當然！不擇手段，只求向上級交差！」

顏超雄連忙道：「別爭！張仲，俺復述一遍，你當日對俺說，那晚一直都沒人進過，你十點鐘便上床是不是？」

「俺說假如有人偷偷跳進廟裏，俺可不知道。」

「不錯，就是這一句！」顏超雄道：「小徐，帶朱氏叔侄進來！」

張仲臉色又是一變，却强作鎭定，道：「俺可不認識姓朱的！」

不久，朱艮棟和朱長清被推了出來，張仲目光一及，臉色第三次變化，顏超雄甚至發現他眼神慌亂，忙哈哈笑道：「摘星道長，你們是舊相識了，要不要先寒暄幾句？」

張仲道：「俺根本不認識他倆！」

顏超雄問道：「朱艮棟、朱長清，你倆認識他嗎？」

「咱們在六月廿三日到蒙山山下的一座小廟借宿，見過他一面，但當時他穿的是道袍！」

「你把日子再說一遍！」

「六月廿三日晚上，約莫是十一點半至十二點半之間！」

顏超雄喝道：「張仲，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張仲淡淡地道：「隊長，你花了多久的時間才找到這兩個人？」

顏超雄一時不明白他語中之意，道：「他倆到汪敬民家搶刦，路過貴廟，到你那裏借宿，後來却被俺抓住，也沒費多久的時日！」

「哦，原來是串通犯人要蒙俺于不白之寃！隊長你用心艮苦啊！佩服佩服！」

王大營拍桌道：「張仲，你這刁徒，不敢承認，證明他心中有鬼！」

「無量壽佛，張某心中只有神！」

王大營氣得一張黃臉都漲紅了。「他媽的，多刁滑的惡徒，在咱們手中，都要老實招供，俺就不信擺佈不了你！」

「俺跟他們不一樣，因爲俺是寃枉的，叫我怎樣招供！反正俺已五十多歲，死了也不算夭折，隨便你們吧！」

「豈有此理，你這樣說，分明是罵咱們一向寃枉人！眞是可惡！」

朱長清道：「咱們認得他，並沒寃枉他！」

顏超雄道：「你將當時的情況再說一遍！」

朱艮棟與朱長清輪流將經過復述了一次。張仲道：「俺根本就沒有簔衣，不信可問問常到廟裏去的善男信女！至於他們留下雨傘，更是荒謬，當時徐先生和何先生已搜過，黃金漢也看過，小廟內只有俺那柄寫着張記的破雨傘！」

小李道：「看來不動刑，他是不會說的！」

「你們準備屈打成招？姓朱的含血噴人，你們也相信？那件簔衣在那裏，叫他倆拿出來看看！」

顏超雄沉聲道：「是不是咱們拿得出簔衣，你便會認罪？」

張仲眼珠子一轉，又改口道：「隊長，請你明鑑，俺根本是寃枉的，俺殺死銀菊有什麼目的？就算俺要殺她，也不會在那一天晚上！這是最大的一個疑點！俺跟她又無寃無仇，見色忘義，對俺絕對沒有可能；見財起殺心更無可能！一來黃家並非大富之家；二來銀菊走夜路，也不可能帶貴重的東西上路，而且俺若果想斂財，根本不用殺人，自有善男信女貢獻！」

他說的理由極之充足，正是顏超雄想不透的難題！過了半晌，才道：「也許你

只是帮凶，主凶另有其人！」

「這就奇怪了，請問主凶在何處，叫他出來跟俺對證！」張仲道：「俺一向一個人住在裏面，不信的大可以調查！」

顏超雄道：「咱們自然會調查，教你口服心服！小徐，押他下去，暫時將他關押起來！」

張仲大聲地叫道：「你們憑什麼關押俺？」

顏超雄道：「不是關押，是請你留下來協助調查！」

張仲還在吵鬧，顏超雄不理他，對朱氏叔侄道：「兩位也請回去休息吧！」

房內恢復了一切，王大營氣憤難平，道：「這刁徒分明不是好人，剛才的臉色連變數次，證明……」

小李快快口說道：「瞧他那副模樣，只稍打他幾拳，他就連他奶奶的屁都放出來了！」

顏超雄道：「你們別把這宗案子看得太簡單，依我看，這裏面可能隱藏着大陰謀，迫緊了，他把一切攬上身，元凶還是抓不到！」

余青城問道：「依隊長之見，咱們又該怎樣調查？」

顏超雄嘆了一口氣。「俺現在也沒了主見，就算找到黃家的簑衣，也未必有用！夜深了，大家休息吧，明天再說！」

王大營道：「所長不用担心，很多時候是急不來的，也許一個小小的啓發，便可能扭轉局勢！」

這一晚顏超雄一夜沒睡，想來想去都想不通銀菊被殺，梅阿翠失踪的理由，唯一的相同的是這兩個都是女人！

忽然他想到一個問題，作爲道士又是廟祝的張仲，爲何能替信女作法求子？是一種故意的安排，還是張仲只懂這種「法術」？

他覺得這是一個關鍵！只要解開這個謎，其他的相信都可以迎刃而解！

## 以死抗議

第二天上午，泗水和卞橋都還沒有消息傳來，但張小三却又跑來派出所了。「俺要找顏隊長！」

顏超雄連忙從房裏走出來。「什麼事兒這般緊張？」

「隊長，你看！俺今早在天井裏拾到的！」小三子從懷裏掏出一張紙來，遞給顏超雄。

顏超雄連忙接過來看，只見紙上用墨水筆寫了四行字：張小三，假如你還要你老婆的命，請在明晚送一百個大洋到蒙山青石村口大槐樹下，咱們收到錢，自然會放人，但如果你們通知警局，咱們立即殺死梅阿翠，並送上她的首級。

下面沒署名，顏超雄正想問他，小三子已搶先說了：「隊長，他們不許俺報官府，你可要替咱保密，要不俺老婆……」

顏超雄忙道：「你放心，俺自然有分寸！嗯，這封信是在什麼時候拾到的？」

「俺因爲惦記着阿翠，一早便醒了，後來因爲睡不着，索性去打掃天井，就發現了！」小三子道。「幸而俺讀過兩年書，還認得幾個字，沒將它掃掉！隊長，你說俺該怎辦？」

顏超雄反問：「你們準備怎辦？」

「爹說最重要是人命，要咱們設法籌一百個大洋給他們，先把阿翠贖回來，以後再說！唉，一百個大洋可不是小數目，一時之間去那裏找？」

顏超雄想了一下，問道：「你們家傾盡所有，能集到多少？」

「二三十個大洋，怕還拿得出，多就難辦了！」

顏超雄道：「就三十個吧，其他的七十個俺替你解決！等下會派人送去你家裏，你先回去吧！」

小三子抓抓頭皮，說道：「俺多謝您……但俺可也不能白拿你的，將來怎樣還呢？」

顏超雄道：「咱們自然有辦法，以後等你賺到錢再慢慢清還吧！」

「隊長的意思是叫俺明晚將錢送去青石村？」

「不錯！你現在立即回家，免得對方思疑！」

「是是！」小三子抓起竹笠就離開派出所。

× × ×

房裏坐着六個人，顏超雄、余青城、王大營、小李、老何和小徐，大家研究過這回事，都覺得疑點頗多。

第一，匪徒如果意圖勒索的，下手的對象不該是張家！因爲張家莊還有其他富戶。

第二，一百個大洋也嫌太少。

第三，匪徒指定的交欵地點，離縣城不遠，似乎也不合理！

顏超雄噴了一口烟，道：「他們可能是在使調虎離山之計！目的是轉移咱們的注意力，然後再對付張家！」

王大營道：「俺讚成隊長的看法！」

老何問道：「隊長準備把『大軍』安在張家莊？」

「兩條腿走路，青石村那裏自然也得派一兩個人去！」顏超雄道：「至於那七十個大洋，請所長想辦法，先請縣政府借出來，將來抓到匪徒，再清還。」

余青城爲難地道：「萬一抓到人，但錢已被他們花光了，怎辦？」

顏超雄道：「假如貴縣付不起，便由顏某負責！」

余青城道：「這件事交由我辦，其他的請隊長安排！」

小李道：「這些人跟張仲可能有關係，也許他們藉此詭計，調離咱們，要來刦獄！」

「也有可能！」顏超雄忙道：「要多派人看住張仲！」

老何道：「這樣一來，咱們的人手便不足了！」

「盡量想辦法，一定要利用這件事，打破悶局！朱氏叔侄暫時別押回城！」顏超雄忽然抓起電話，道：「俺先向黃局長報告一下，也許他會派人協助，則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等了好一陣，雲話才駁通，顏超雄先向黃揚義報告了連日來發生的情況。黃揚義讚成他的看法：張仲身上可能藏有什麼秘密。他作了指示：第一，答應立即派人支援，第二，必要時准許顏超雄對張仲動



刑，至於是否必要動刑，則由顏超雄自己掌握，最後還鼓勵他一番。

顏超雄收了綫，心頭似乎鬆了一點，他點了一根烟，便將黃揚義的話轉述了一遍，小李立即道：「那咱們還等什麼？那太監不動刑，他肯開口嗎？」

顏超雄道：「不是俺假充道學，不過那傢伙十分狡猾，動刑不一定肯說，說的也未必是事實！」

王大營道：「隊長，咱們還未試過，你怎知道？」

顏超雄想了一下，道：「好，你們兩個先去，俺等一下再去！」

× × ×

張仲還未送進大牢，他被關在縣政府大院的一間房子裏，這裏一般是關押疑犯，和等候審訊的犯人。

此刻關在裏面的，除了張仲之外，只有兩個等候判決的小偷。當王大營和小李出現時，張仲臉上閃過一絲驚悸之色，却裝出笑臉道：「兩位是來放俺出去嗎？」

王大營打開鎖匙，道：「你想得倒美！張仲，俺再問你一句，銀菊被殺、梅阿翠失踪，跟你有沒有關係？」

張仲見他臉色不善，退了一步，道：「有關係又怎樣，無關係又怎樣？」

小李接道：「只要你老實招供，對你有好處，最低限度，咱們會替你求情！」

「那俺就老實說了吧，俺跟她們完全沒關係！而且俺根本就不知道梅阿翠已失踪！」

小李道：「那俺也老實告訴你，俺現在要打你的肚子！」話音未落，他一拳長搗，正中張仲的小腹，只聽他怪叫一聲，痛得他額頭爆出汗珠來，捂着小腹蹲在地上。

王大營一手將他扯了起來道：「不用裝死！你爲什麼只替女人作法求子，而不向男人作法！」

「誰說沒有！但俺最拿手的就是這一件，難道你們認爲俺該騙人才對？對俺來說，男人和女人根本沒有分別……」

小李又一拳擊在他胸膛上，道：「這一拳教你分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

張仲大聲呼叫寃枉。「你們不能動刑！這是要俺屈打成招嗎？這跟以前朝廷那一套，有什麼分別？」

王大營緊緊將他箍住，道：「小李，你不打就讓俺來！」

「那裏！俺還未打够本！」

張仲又殺豬似的叫起來，就在此刻，小徐忽然進來，道：「停手，隊長叫你們將他送去派出所！」

王大營一怔，忙問：「隊長可有說這是什麼原因嗎？」

「去到自然知道！」

× × ×

王大營與小李剛走了不久，余青城正好由縣政府回來，叫道：「嘿！不得了啦！他媽的，也不知那傢伙有什麼能耐，居然有許多善男信女去向縣政府請願，要求釋放無罪的張仲，俺一出來，他們又跟着來了！」

顏超雄忙問：「現在那些人呢？」

「都在外面！」

顏超雄訝然道：「奇怪！他們怎知道張仲被咱們抓來？」

老何道：「也許昨天送他回大院時，讓人看見！」

「不可能有這許多人知道，一定有人煽動！老何，你快安排人手，到他們當中去監視！」

外面的呼叫聲，越來越响，余青城沒了主意，連聲問怎辦。顏超雄問道：「所長，縣長答應咱們的要求嗎？」

「答應了，說一忽兒就派人送七十個大洋來！」

「好，俺出去跟他們說話！」顏超雄走出大門，邊點烟邊問：「你們爲什麼在這裏吵鬧，這是犯法的。」

人叢中有人道：「你們捉了無罪的人，是知法犯法，情節比咱們更加嚴重！」

「咱們沒有亂抓人！」

「還說沒有？張廟祝是不是讓你們抓來的？」

「咱們請他來協助調查幾宗案子！」

「既然是請來的，爲什麼問了話不放他回去！」

顏超雄目光炯炯，瞪着那人：「你怎知道咱們已問了話？是誰煽動你們來鬧事的？」

那人拍拍胸膛，道：「是俺看見的！他約俺老婆今夜在他廟裏作法，你一定要放他回去，他是個好人！」

「你跟他相熟？」

那人道：「他一向安份，不信你問問大家！」眞是一呼百諾，有的還說張仲是生神仙，抓了他老天爺會降災難。

小徐在背後輕聲道：「眞是鄉愚！」

顏超雄心頭一動，忽然走下石階，問道：「你叫什麼名？」

那個嗓門最大的道：「俺叫林光，住在中村，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換名，也不害怕被你們陷害！」

顏超雄又問道：「你老婆今夜眞的要去求子？」

「不錯，不信的話，你們可以派人去監視！」

顏超雄略一沉吟，道：「好，俺就先放他回去，叫你老婆今夜去野廟找他！」

林光問道：「可是眞的？」

「我顏超雄說的話，向來作準！大家都散了吧！小徐，帶他來！」

× × ×

當張仲被帶到派出所時，他立即向顏超雄投訴，遭人毒打，顏超雄冷冷地道：「你不要有風駛盡悝，你幹過什麼事，心中明白，再煩俺，連俺也忍不住了！現在放你回去，但你暫時不准離開小廟，說不定明天又要請你來問話！」

「如果俺要去買米呢？」

「這個完全不用你担心！到咱們查清楚之後，自然會恢復你的自由！」

張仲輕聲嘮叨：「這不是軟禁嗎？」

「你可以照樣做你的道士，照樣作法求子！走吧！」

張仲走後，顏超雄立即派人暗中跟踪，並留下兩個人在小廟外面監視，老何則帶人趕去中村，暗中調查那個叫林光的底細。

中村離平邑很近，老何在兩個小多鐘頭後便回來報告：「隊長，那傢伙沒有騙

您，他老婆進門三年，尙未懷過孕，曾去野廟求過，不過當時張仲說過，還要再作一次法才功德圓滿！」

這一着又是大出顏超雄的意外，想了一下，說道：「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水落石出！」

老何道：「隊長，您晚上也要去？」

「俺不去始終難以心息！」

×　×　×

夏夜，星月滿天，顏超雄帶着小李和王大營，在八點多鐘到達小廟外。負責監視之一的老郭，從樹後閃出來。小李搶着問：「那傢伙還在廟裏？」

「一步不離！」

顏超雄問：「也沒有人去找他？」

「沒有，五點多鐘烟卣上冒炊烟，也聽見一陣破柴的聲音，但後來便一直沒聽見什麼聲息了！」

小李恨恨地道：「算他狡猾！林光的老婆還未到？」

「不見！」老郭道：「也許林光是張仲的同黨，故意藉口鬧事，好叫咱們放走張仲！」

王大營說道：「但是他也該明白，即使張仲返回小廟，也逃不出咱們的眼皮底下！」

顏超雄想了一下，道：「他的同黨害怕張仲在咱們嚴刑之下，供出一切！」

王大營跺足道：「不錯，咱們早就該對他動刑！」

小李冷笑一聲：「早一點跟遲一點，根本沒有分別！上午如果不放人，俺就不相信那些鬧事的人，成得了氣候！」

老郭忽道：「隊長，有人來了！」衆人立即閃到樹後匿藏。

一忽，果然見到一個少婦，拿着一個布包，快步走來，一直走至野廟外面才停下來。她伸手拍廟門，「砰砰」的聲音，在靜夜中，傳出老遠。

少婦拍了好一陣廟門，都沒人開門，她便焦慮地叫起來：「張道長開開門，俺是林大嫂！」

顏超雄在樹後跟手下暗中交換了一下眼色。林大嫂又叫了一陣，還不見裏面有應聲，她喃喃自語一陣，忽然將布包拋進圍牆，雙手攀住牆頭，慢慢爬上去。

這女人手脚倒也靈活，讓她爬上牆頭，她又叫了一聲，然後才跳下去，顏超雄低聲道：「快跟着進去！老郭，你倆仍守在外面！」

三人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那堵矮牆，自然難不了他們。當他們跳進天井，便聽見廟殿裏傳來一個女人的驚呼聲！

王大營首先奔進殿裏，問道：「什麼事？」一邊將槍拔了出來。可是當他順着少婦的目光望去時，也禁不住發出「啊」的一聲叫！

原來樑上懸着一個穿道袍的人，外面星星滿天，但殿裏只有一盞微弱昏黃的長明燈，光綫甚是暗淡，看不淸楚那人是誰，此刻顏超雄也進來了，道：「小李，先點火！」他自己却取出手電筒去照射。

當光柱停留在那人的臉上時，殿裏的人都怔住了！那人赫然是張仲，長長的舌頭伸了出來，本已是白皙的面皮，這時候更似白堊，沒一絲血色，林大嫂又叫了一聲，縮在顏超雄後面，不斷顫抖。

小李點起了一支紅燭，顏超雄道：「大營，將他放下來！」

忽然後面響起一陣脚步聲，顏超雄一回頭，見林大嫂要跑出去，連忙喝道：「站住！」林大嫂好像發了瘋般！奔出大門後要開門，顏超雄道：「你敢開門，俺就開槍！」

這句話有莫大的效力，林大嫂像被人封住了厖穴，挺立不動，半晌才轉過頭來，聲音似哭地道：「俺……害怕！」

「怕什麼！站在天井裏別動！嗯，你布包裏面有什麼東西？」顏超雄提槍慢慢走過去。

林大嫂順從地遞上布包。「裏面只有點乾糧還有一包鹹菜！」

顏超雄解開一看，果然只有幾個饅頭，一包鹹菜，於是問道：「這些東西幹什麼的？」

「給……張道長的……」

「爲什麼要給他？他叫你拿來嗎？」

那女人似乎已定下心神，反問：「你們是誰？」

「俺是濟寧分局的偵緝隊長顏超雄，這兩個是俺的手下！」

「不是他叫我給他送來的……我怕他行動不方便，反正他收的錢又少，便送點東西給他！」

「你是林光的老婆？對他倒好呀！」

「是的。」林大嫂囁囁地道：「道長對我們好，我們自然對他好！有時他替人看病開方，都不收錢的！」

忽然王大營道：「隊長您快來看！」

「你站在這裏別動！」顏超雄轉身進去，只見王大營向他遞來一塊白布，上面還寫了好些毛筆字。張仲是被人寃枉的，含寃莫白，唯有以死抗議！抗議顏超雄濫用職權，動刑迫供。張仲絕筆。七月初一晚飯後。

王大營見顏超雄的臉色「刷」地變了青，嚅嚅地說道：「這塊白布塞在他腰帶中。」

「豈有此理！」顏超雄鐵青着臉低罵一聲，他從來未曾遇到這般棘手的案子。目光一轉。從表面上看，張仲的確是懸樑斃命的。他長長吸了一口氣，道：「解開他衣服，看看有沒有傷痕！」一頓又道：「小李，出去看住那女人！」

## 壯志未酬

王大營先將張仲的道袍解下，再脫下他內衣袴，除了胸膛上和小腹上有點紅痕之外，並無其他的傷痕，王大營道：「隊長，這好像是小李打的！」

「先遮住屍體，」顏超雄提高聲音：「小李，帶那女人出去，將她交給老郭，便立即進來。」

過了一陣，小李又回來了，顏超雄叫他守在廟殿，他自己則與王大營到殿後搜索。

灶房裏收拾得很乾淨，看來張仲是吃了飯，洗了碗，然後再上吊，王大營恨恨地道：「這牛鼻子根本不像是人！臨死也要把灶房收拾得乾乾淨淨！」

顏超雄道：「別說話，小心有人躲在暗處！」灶房裏根本沒有人，兩人又折回睡房。



張仲睡房亦十分簡單，除了一張床，一張破被子，只有一個籐篋，裏面放了幾套衣服，幾本經書，桌上則有文房四寶，牆角倚着一柄雨傘，王大營將它打開來看，上面寫着張記兩個字。

床上的牆壁掛了一頂竹笠，一柄桃木劍，床頭放着一包火柴，床底下放着一個面盆，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而房裏的窗子則緊閉着！還門上了，看來沒一絲可疑的地方。

顏超雄與王大營重新返回廟殿，他心不有甘，道：「在殿裏搜一搜！」

三人在殿裏搜了一陣，什麼也沒有，顏超雄頹然一嘆，假如張仲之死，沒有可疑之處，那麼他分明是受不了偵緝隊對他的迫供，而自殺的！

顏超雄倒不怕自己要揹上關係，而是要把以前的假設全部推翻了，此刻他自己也迷糊了，是不是自己判斷錯誤？

銀菊之死，梅阿翠的失踪，跟他完全沒有關係？那麼這些案子是誰幹的？

顏超雄在殿上吸了兩根香烟，狠狠地將烟蒂甩在地上，道：「走吧！」

三人出了野廟，顏超雄立即令老郭跟另一個公安人員駐守在廟裏，等候明早仵工來搬運屍體。

三人走了一程，小李見路徑不對，忍不住問道：「隊長，咱們不是回縣城？」

「不，到張小三家看看！」

「有什麼好看？」

「俺突然有個預感，今夜那裏也許會發生事故，小三子拾到的那張紙，只是對方的一個幌子，目的是要使咱們把注視力放在明晚，而他們則在今晚行動！」

王大營道：「俺就是想不透，他們爲什麼要向梅阿翠下手！」

小李說道：「殺死銀菊還不是讓人想不透！爲什麼以前讓張仲作過法的女人，都沒有甚麼事發生，而最近却接連發生了兩宗。」

王大營忽然道：「隊長，說不定梅阿翠已經死了！」

顏超雄問道：「何以見得？」

「假說這兩宗案子跟張仲有關係，他殺死了銀菊，自然有其道理，至於不在廟裏殺死梅阿翠，乃是顧忌咱們，因此放她回家，再擄刦她，所以現在她必然凶多吉少。」

「他一直在咱們監視之下，還能到張家莊擄刦？」小李道：「而且黃金漢也認爲他沒有能力捂死銀菊！」

「他當然有同黨！而用一種咱們還不知道的方法進行聯絡！」

顏超雄嘆了一口氣，道：「俺何嘗沒有想過，只是不明白他們殺人的目的，你倆在偵緝隊裏也幹了不少年，自然也知道殺人必有動機。」

王大營道：「看來咱們要去沂山那裏調查一下，把張仲的底細完全摸清，也許對案情有幫助。」

「俺正有此想法。」

三人邊走邊談，時間過得很快，離張家莊已不多遠，但顏超雄一顆心始終難以安定，這當然與張仲那封絕命書有關，他又點了一根香烟，問道：「大營，張仲那封絕命書還留在廟裏嗎？」

「俺早就帶來了！」王大營素來對這位上司十分敬佩，「隊長，俺認爲這一塊破布不必上繳，不如就在這裏將它燒掉了吧！」

「不！」顏超雄語氣十分堅決，「眞金不怕紅爐火，明早你照樣交給余所長，叫他收在檔案裏，俺一定要把這宗案子查個水落石出。」

小李大聲道：「當然，不查個淸楚，咱們死不瞑目！」話音剛落，遠處忽然傳來一個淸脆的槍聲。

顏超雄道：「快跑，像是由張家莊那裏傳來的！」三人立即奔跑起來，張家莊那裏又陸陸續續傳來槍聲。

顏超雄一邊跑一邊問道：「那裏有幾個人！」

「小徐帶着兩個人，都有槍！」小李一下子便跑在前面，眨眼間便到達村外，槍聲却在村子的左邊傳來。

忽然一顆子彈在顏超雄頭頂掠過，顏超雄連忙伏下，小李叫道：「隊長，你沒事吧！」

「俺沒事！」顏超雄道：「快分開前進。」

忽然黑暗中有人道：「來的可是顏隊長嗎？」

王大營大聲問道：「你是誰？」

「俺是馬明，跟小徐一塊兒的！」

小李想道：「他媽的，你瞎了眼啦，大水廟倒龍王廟——要是你的槍法準一點，隊長不是要報銷掉嗎？」

顏超雄走了過去，問道：「小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小徐呢？」

馬明在一塊石頭後走了出來，說道：「剛才有幾個大漢忽然摸進莊來，向張小三家走去，小徐喝住他們，雙方發生槍戰，那幾個大漢向村左撤退，小徐跟老周追去了。」

顏超雄道：「你退到張家外面，小李，你守在這裏，大營，跟俺去！」

小李說道：「大營，俺跟你換個位置吧！」

王大營笑罵道：「做你娘的夢！」跟在顏超雄身後，向村左跑去了。

跑了一陣，已聽不到槍聲，王大營經過剛才的教訓，連忙先發聲：「小徐，俺是大營！」

忽然遠處「砰」的一聲響，一顆子彈刮着他的後腦飛過，嚇得他連忙匿在大樹後。

顏超雄抽出槍來，向子彈來處，連發兩槍，暗中忽然傳來小徐的聲音：「大營，快來，老周受傷了。」

王大營向着他那裏奔過去，顏超雄道：「小心！」

王大營跑到小徐身邊，問道：「老周呢？」

小徐指指遠處，道：「他在那裏，爬不過來，對方槍又多，俺衝不過去！」

王大營埋怨道：「雖叫你們追出來，對方人多嘛！」

小徐囁嚅地道：「俺想抓個活口回來審問，那知……」

顏超雄忽然道：「你倆掩護俺，俺過去揹他回來！」

王大營忙道：「不，俺過去！」可是顏超雄已首先衝過去了，王大營只好向黑暗中連放幾槍，轉移對方的視綫。

顏超雄跑了幾步，立即伏下，在地上爬動，他不知道老周的確定位置，於是輕聲叫：「老周，你在那裏？」

遠處石後傳來一個微弱的聲音：「俺在這裏……俺大腿受傷……您別過來，危險！」

忽然村內又傳來一陣槍聲，顏超雄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顧一切爬過去，對方的槍都向着小徐和王大營那處射去，他暗叫一聲：「天助我也！」突然自地上挺起身來，彎腰奔到石後。

石後忽有人問：「是顏隊長？」

顏超雄剛應了一聲，忽然「砰砰」兩聲，兩顆子彈全射進他胸膛！

顏超雄只覺胸膛一陣刺心的灼熱，他腦袋雖然還未完全清醒，但也意識到自己中了計，他拚着最後一口氣，食指連扣，「砰砰」兩道清脆的槍聲過後，他便倒地了！

也就在此刻，耳際似乎聽到王大營的叫聲，可是那叫聲是那麼的遙遠，就像是由天上飄來的，接着他便連身旁的虫聲也聽不到了……

大石後傳來兩次槍聲，林內又不斷有槍聲傳來，王大營像火燒屁股般，急得連聲大叫：「隊長，隊長！」

石後並沒有顏超雄的應聲，王大營要衝過來，却讓小徐抓住。「危險，你別過去！」

「快放手，隊長可能發生危險了！」

王大營極力掙扎，可是對面又射來一梭子彈，王大營只得打消主意，跟小徐匿在樹後。

再過一陣，四處靜悄悄的，只有遠處傳來三兩聲狗吠，王大營低聲道：「小徐，你掩護俺，俺過去看看！」

小徐未經歷過這種場面，有點驚慌，道：「再等一會兒吧！」

「隊長可能受了傷，再等下去，他便……」王大營一個急衝，一直奔至石後，見顏超雄倒在血泊中，大吃一驚，脫口呼道：「隊長。」

可是顏超雄屍體已冷却了，還怎能應他？王大營撫屍失聲痛哭。

× × ×

王大營跟小徐抬着顏超雄的屍體進莊，將屍體放在張集家外，王大營又去找小馬和小李，可是他找到的不是人，而是兩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這次王大營又哭起來了，小徐聽到，趕緊跑過來，勸住了王大營，王大營哭了一陣才跟小徐拍開張集家門。

小三子驚慌地道：「王大哥，外面怎樣，那些土匪跑了沒有？」

「跑啦，」王大營不想多說，只問道：「你們可有什麼損失嗎？」

「沒有沒有，幸好外面有你們的人守住，他們沒衝進來！」

王大營覺得奇怪，外面那人已經死光了！爲什麼他們又進來，難道他們只是爲了對付治安人員。

他腦海是亂糟糟的，沒法抽絲剝繭，而且還得担心對方去而復返，屆時憑自己跟小徐兩人便未必守得住了，是以忙道：「小三子，快叫醒你家人，說不定他們還會再來！」

張小三道：「他們都醒來了，那還敢睡？」

王大營與小徐更是不敢合上眼，兩人不斷地抽着烟，好不容易才等到天亮，幸而沒有人進攻。

天亮之後，停放在張集家門外的三具屍體，便讓村人發現了！都議論起來，王大營道：「小徐，你趕快回城通知余所長去！」

小徐喝了一口熱水，掖着槍便趕往縣城，余青城接報之後，立即派了大批的人員到來張家莊搜索，希望能够找到蛛絲馬跡。

午後，黃揚義派來協助顏超雄的偵緝隊員也到達了，當他們知道顏超雄的死訊之後，都極之悲憤，王大營小徐首先講述顏超雄死亡的經過，衆人立即去到顏超雄伏屍之處。

地上有兩灘血，其一是顏超雄，另有一灘却不知是誰的，王大營道：「當時咱們明明聽見槍聲響了兩次，每次兩响，顏隊長中了兩槍，另兩槍也許是臨死前射出的，大概將對方射傷，所以留下血漬！」

一個年紀較大的偵緝隊員韓義忙道：「大家找找地上，所有沒有彈頭。」

地上沒有彈頭，證明顏超雄臨死發的那兩槍，全射在對方身上，而附近又沒有血跡，又說明那個受傷的狙擊手，被其同伴揹走。

搜索隊伍後來又在附近找到老周的屍體，這樣說來，昨夜一共損失了四個人！

韓義道：「大家分頭再找，把範圍擴大，每兩人一組，千萬不要落單！」

搜索隊伍一直至黃昏才收隊，却找不到什麼痕跡，韓義正想收隊回去，忽然有一個農夫跑來報告，說在田邊掘到了一具屍體。

衆人立即趕去，只見那人年紀約在四十左右，唇上蓄着兩撇老鼠鬚，白面瘦削，韓義在他身上找到兩個彈洞，他立即判斷道：「這人一定就是殺死顏隊長的，却又被顏隊長在臨死前殺死，他同伴大概認爲揹着他上路不方便，所以草草將他葬在這裏。」

小徐說道：「顏隊長總算是親手報了仇！」

韓義吸了一口氣，道：「總算找到一點綫索，大家先回縣城吧！」他走到張集家，對小三子道：「張兄弟，咱們一定想辦法找尋尊夫人，不過府上如果有什麼事發生，不管是什麼，只要有一丁點跟以前不一樣，便請立即通知咱們。」

張小三忙說道：「這個俺曉得，只是今夜他們約俺去青石村交錢，俺還去不去呢？」

韓義想了一下，道：「去！俺帶人陪你去，當然由你出面，咱們只在暗中行事！大營，你累了，你帶人先回去吧！」

張家莊的村長找來了幾輛牛車，運載五具屍體，一行人沒精打采地返回縣城。

到平邑派出所，已經是半夜，但余青城尚在等候消息，一見衆人回來，立即問道：「怎樣？隊長到底是怎樣被殺的？」



王大營一屁股坐下，道：「俺累死了，老何，你告訴他們吧！」

其實不止他累？其他人因精神大受打擊，也都垂頭喪氣，或站或坐，神情懊喪，像世界末日。

老何簡略將經過說了一遍，後然道：「所長，快弄些吃喝的，大家都還未吃晚飯！」

余青城連忙叫人去準備，王大營突然想起一事，問道：「所長，張仲的屍體運來了沒有？」

「運來了，已放在殮房，外面那五具屍體俺派人也送去吧！」余青城已沒了主意，道：「老王，要不要先打個電話給黃局長？」

「他現在已經睡着了，等明天老韓回來之後再打吧！」

## 驚動省偵緝大隊

韓義帶着三個手下，跟在張小三背後，忙步趕向青石村。青石村離張家莊約莫十二里路，對這些大漢來說，十二里根本不當作一回事，可是現在大家累了半天，肚子空空的，一口氣趕下來，也真嗆人！

五個人到達青石村附近，已是晚上八點左右，韓義拉住張小三，道：「你先進去，千萬莫看背後，把錢放在樹下，一直等到他們出來交涉！」

「是！」張小三心懸妻子的安危，急得他坐立不安，應了一聲便向村內走去。

到村口，果然見到一棵老槐樹，因爲是夏天，而且天熱，這時候，還有幾個老頭在樹下乘涼聊天！

張小三想了一下，終於硬着頭皮走過去，他雙手緊緊地抓住那隻裝了一百個大洋的麵粉袋子，一個老頭見他面生，問道：「小哥，你來找人？」

張小三吶吶地道：「不是……俺是來等人！」

那老頭看了他幾眼，問道：「你在等誰？」

「是……一個很多年未見面的朋友，他約俺在這裏等他！」張小三雖然憨直，但這件事關係重大，迫得他「聰明」起來，擺出一副不愛說的神態，找了一塊大石坐下，背向着他們，那幾個老頭互相打了個眼色，忽然一齊離開槐樹，走進村內。

與此同時，韓義等人也分成兩組，匿在村口附近，可是過了一陣，村裏忽然衝出一羣狗來，朝後張小三狂吠，有的甚至作勢欲撲。

余所長與韓義等人沒精打采的望着地上殉職的偵緝隊員屍體。

張小三又驚又急，揮着手要趕牠們，可是那些狗竟然不走，韓義也替他焦急，沒料到，事情竟會演變成這個樣子！

他想了一下，拾起兩塊石頭，朝狗叢中拋去，那幾頭狗一散，又即聚在一起，最後沒辦法，韓義只好叫張小三放下錢，先出村，等狗離開之後再來。

張小三心中不情願，可也確實有點害怕，結果還是乖乖出村，可是一出村口，想起昨夜連死幾個人，一股寒氣自脚踵升起，他毛骨悚然，轉頭向四周看了一下，連忙找個地方蹲下！

可惡的是那幾隻狗見他離開之後，又向韓義藏身之處迫去，最後連他兩個保鏢也被迫離開。

狗的鼻子十分靈，再過一陣，牠們又找到另外兩個偵緝隊員，又將他倆逼出村去。

韓義心頭突突亂跳，忖道：「莫非這是他們的詭計？」一想到此，他又折回去，可是目光一及，石頭上那袋大洋已不翼而飛。

他不由叫了起來：「錢不見了！」那幾隻狗本仍在附近徘徊，一聽見他的叫聲，像箭一般，向他撲來。韓義早就竄了一肚子氣，他食指連扣，兩顆子彈穿膛而出，爲首那隻狗頭部中了一槍，慘叫一聲，在地上打了個滾，便不能動彈了！

可是這兩槍並沒有將其他的狗隻嚇退，仍向韓義撲去！饒得韓義經歷過許多風浪，這時候也嚇得魂不附體！

幸而他同伴及時射出幾槍，一連打死幾隻狗，這時候，後面那幾隻狗才挾着尾

巴，逃回村內去了。

韓義驚魂稍定，拭拭額角的汗珠，道：「咱們一齊去看看！」

四人帶着小三子來到槐樹下找尋，却沒有綫索，小三子急得幾乎哭出來：「其中七十個大洋是俺向顏隊長借的……一下子不見了，叫俺怎能清還？」

韓義道：「不用急，那人可能還在村內！」五個人慢慢前進，忽然村裏頭傳來一陣震耳的鑼聲，有人喊道：「有賊啊，大家快來呀！」

韓義大聲道：「咱們不是賊，是濟寧城的治安人員，請勿誤會！」五個人見勢色不對，倒也不敢貿貿然進村。

過了一陣，林裏頭衝出數十個持木棍鳥槍的村民來，氣勢洶洶，韓義叫道：「快跑！」五個人似喪家之犬般，轉身亡命而跑。

跑了一程，不見追兵，才停下來喘氣。一個偵緝隊員問道：「老韓，咱們還進不進村？」

韓義跺跺脚，道：「他媽的，想不到會鬧個灰頭灰臉！天黑路生，再進去只會吃虧，還是先回縣城吧！」

五個人已累了一天，半粒米未進肚，剛才又被嚇了一場，都疲憊不堪，待返回縣城，天已將亮。

× × ×

上午八點，派出所裏便召開一個緊急會議，會議很短，主要是解決幾個急切的問題。首先派了幾個人由老何和韓義帶隊，再去青石村。第二是總結了連日的情況，由王大營向黃揚義報告。

黃揚義聽了報告之後，立即作了指示，要韓義和王大營暫時負起責任，調查此案。王大營沉吟了一陣，囁嚅地道：「局長，俺只怕幹不來！」

黃揚義道：「對方一共做了這許多起案件，你還不知道要從何處着手調查？」

王大營吸了一口氣，道：「局長，俺不瞞您，到現在爲止，咱們還毫無頭緒，這件案子不但內情複雜，而且牽涉甚廣，背後可能有許多人！」

黃揚義道：「不管如何，這件案子暫時仍由你跟老韓負責，直至另行通知爲止！有事再聯絡！」他放下電話，吸上一口烟，在辦公室內不斷徘徊思索，覺得此案果然正如王大營所說，內情十分複雜，牽涉又廣，實非他跟老韓可以勝任的！

當他那根香烟抽完，已有了決定，他首先斟了杯茶，喝了一口，潤一潤喉，然後掛個電話到總局找周而勇。

五分鐘之後，電話才接通。「局長，俺是黃揚義！」

「小黃，你好！最近工作怎樣？」

「有件大案子解決不了，想借助省偵緝大隊的大力，要您批准！」

周而勇提高了聲調，問道：「是什麼案件，你先說一說！」

黃揚義便由汪敬民家被封，銀菊離家失踪說起，一直說到小三子的大洋在青石村不見，韓義進村調查，遭受村民襲擊爲止，足足說了半個多鐘頭。「局長，顏隊長已經殉職了，他手下的人，沒一個可以勝任，而且咱們這邊人手也嫌不足，所以請……」

周而勇截口道：「沒問題，俺開個會，有了決定，立即給電話你，現在最好把屍體保存好，尤其是那個不知身份的屍體，要立即找人拍照！」

「是！謝謝局長，再見！」黃揚義收了綫，隨即又接通平邑派出所。「找余所長聽電話！」

余青城就在派出所裏，他一聽見是黃揚義打來的，連忙放下其他工作，抓起話筒，道：「局長，俺是余青城！」

「你們找不找到人替那個不知身份的死者拍照？哦，縣城沒有拍照相館，對，先叫他們帮忙一下！告訴你，我已經請求總局長，叫他派省裏的偵緝大隊來協助，但是在他們到來之前，你們不可以放鬆工作。」

余青城十分高興，大聲道：「這個當然，咱們無人忘記自己的職責！」

× × ×

總局的會議室，又聚集了七八個治安幹部。周而勇首先簡略地轉述了這宗案件，然後徵求大家的意見。「黃局長要求咱們派人去協助，大家認爲怎樣？」

小虎子立即道：「俺讚成！反正咱們最近沒什麼重要的任務！」其他人也都不反對。

周而勇問道：「小虎子，如果這件案子由你負責，你準備怎樣着手調查？」

這是很少出現的難題，小虎子怔了一怔，半晌才道：「俺認爲張仲有問題，咱們要在善男信女中，作大量的調查，還有如果能攪清那個不知身份的死者的底細，對破案大有帮助！」

調配處長岳華山道：「萬一張仲與本案無關，如此不但要浪費大量的人才，而且曠日持久！」

小虎子一時之間答不上來，王森見他發窘，便道：「張仲的底細，一可以透過沂山有關當局進行調查；二可以就在楡莊和張家莊調查！俺也認爲那個不明身份的屍體，是一條重要的綫索！至於張仲的自殺，俺覺得大有蹊蹺，他極可能不是自殺的！」

凌志風含笑說道：「王處長之見，與俺不謀而合，不過，你可否說說你的看法嗎？」

王森瞥了他一眼，道：「凌科長是在考俺嗎？」

凌志風跟他年紀相若，平日常笑鬧，聽後忙道：「不敢，大家交流意見而已！俺先說自己的看法吧！俺認爲他一向表現得很冷靜，不可能是會突然產生自殺的念頭，而且一個要自殺的人，還會燒飯，而且飯後還把一切洗滌乾淨嗎？」

王森接道：「不錯！假如他不是死於自殺的，那麼這宗案子便更加複雜了，但同時這又是一條重要的綫索，謀殺他的人，亦可能便是本案的主凶，只要抓到他，便脈絡分明！」

周而勇道：「分析得很好，小王，這宗案子由你負責，如果沒有其他的意見便散會！」

× × ×

散會之後，王森跟凌志風交換了一下意見，便在自己的辦公室，另開一個小型會議，主要是安排人手，在座的幾個人，



都認爲此案牽涉廣，而且對方人手多，發生命案的地點又分散，需要足够的人手方可調動。

王森想了一下，道：「小虎子，總部不能沒有人，你留下來吧！」

小虎子雙眼一睜，道：「俺是隊長，沒有理由叫俺坐着不幹事！」

「沒有人叫你坐着！說不定咱們走了之後，便有大案發生！」

小虎子還存有一綫希望。「處長，你一個人怕兼顧不來吧，剛才說過，地點分散！」

「俺準備帶老胡去，另外俺將朱國明和林五嶺留下來協助你，其他幹練人員，俺都帶去！」王森看看袋錶，時間是中午十一點四十五分，問道：「去濟寧的火車幾時開出？」

黃成道：「下午三點二十五分！」

「就坐那一班車吧！叫摩托車隊先出發，到濟寧集合！沒有這工具不行！大家就去準備，散會！」

× × ×

火車由濟南到兗州只需三個多鐘頭，接着乘卡車轉到濟寧，到濟寧分局已是晚上八點鐘，黃揚義當然仍留在分局，準備接待。

王森一進分局，黃揚義便三步併作兩步衝了出來，兩人已是老朋友，緊緊地握手。「路上辛苦了！」

「那裏，坐車還能說辛苦嗎？」

「假如俺不向周局長請求，你們就不用辛苦！」黃揚義笑着道：「這樣說沒錯吧！」

王森在他肩上擂了一拳，道：「多謝你讓咱們出來舒絡活脈！」背後的人都笑了。

黃揚義正容地道：「只是今次跟以往不同，危險性很大！」

王森笑道：「那一次沒有危險？又有那一次咱們教人吃掉？」

黃成在背後說道：「黃局長，怕死的就幹不了咱們這一行！吃這口飯的就不怕死！」

「啊，對啦，你們還沒有吃飯！」黃揚義熱情地招呼，「都進去洗個臉，咱們就去吃飯！吃飯時候再談。」

利用吃飯時候討論案情，對偵緝大隊的成員來說，已經司空見慣，也不爲怪，爲了便利談公事，晚飯設在一個小廳裏，沒有外人。

黃揚義將所知的情況向大家詳述了一遍。「大家如果還有不明白的，到平邑派出所，就會清楚，由始至終，最清楚的是一個叫王大營的，處長可以先向他了解情況！」

王森問道：「今日青石村有沒有新的情況？」

「他們到村內查過，根據村長的口供，昨晚因爲懷疑老韓他們是土匪流寇，所以才引起衝突，而那袋大洋給誰拿走的，則還查不到！」

王森想了一下，問道：「沂山那裏有消息來了沒有？」

「還沒有。」

「明早咱們便出發，請您安排卡車，一輛就够！」

× × ×

爲了爭取時間，偵緝大隊隊員凌晨五時便下床，吃過早餐，六點鐘便出發，卡車由楊鎮率領，其他幹練人員則跟王森分乘幾輛三輪摩托車，在晨曦中，向平邑挺進。

摩托車快，上午九點鐘，已到達平邑派出所外，「轟轟」的車聲，招引了不少居民來瞧熱鬧，在派出所裏的人，連忙出迎。

寒暄過後，王森便問道：「誰是王大營？」

王大營應聲道：「處長，俺就是！」

「本案你由頭至今都有份參與調查？那麼，你是最清楚的人。」王森遞了一根烟給他。「那麼俺希望你把調查經過再說一遍！」

王大營自然沒有異議，立即講述，偶有說漏的，則由老何補充，說了之後，王森便走到平邑縣地圖前看了一下，叫司機也認清楚各條大路。

王森開始發問：「銀菊穿着出門的那件簑衣，找到了沒有？」

余青城道：「找到了，送去楡莊給黃家的人辨認，但還未回來！」

「沂山那邊的調查結果怎樣？」

「他們說明天會向咱們滙報！」

「那個不知身份的死者，查清了底細沒有？」

余青城道：「照片已發出去，還沒有過收到消息！」

「林光的底細又查清楚了沒有？」

這次輪到老何作答。「俺上次查過，這個人似乎沒有問題！」

「似乎沒有問題？」王森反問一句：「這個人是幹什麼活的？他老婆的情況如何？」

「他家是種田的……」老何吶吶地道：「俺只調查到這些！」

「青石村那邊還找不到那一袋大洋？還有沒有人員在那裏調查？」

王大營道：「老韓帶着幾個人還在那裏。」

王森道：「派個人帶路，老胡，你跟小黃走一趟！」

胡平原和黃成，立即跟一個當地的治安人員出去，一個摩托車司機立即扭開馬達，「轟」的一聲響，車子像箭一般射了出去！

王森道：「小趙，你跟小何去中村調查林光的底細！」余青城忙又派人帶路，他目光一及，見王大營似乎有話要說，心頭一動，向他打個眼色。「小王，有沒有清靜的房間？」

「有客房，俺帶您去！」王大營連忙推開一扇門，進入暗廊，再推開客房的門。「處長請進。」

王森見裏面有兩張床，便道：「你睡在這裏嗎？進來吧！」

王大營心頭忐忑地跟着他。王森笑道：「你有甚麼話要對俺說？」

王大營抓抓頭皮，道：「俺不知該不該將一件東西交給您！」

「是不是與本案有關的？」

「是的！」

「最好交給俺，如果可以替你保密的

話，俺一定代你保密！」

王大營這才將張仲的絕命書交給王森看，王森看了之才，笑道：「你放心，這對顏隊長的榮譽無損，而且俺認爲他的自殺十分蹊蹺，也許另有內情！但這塊布却可能是一條重要的綫索，你將它交給俺完全對！」

王大營這才放下心來，王森又道：「俺想去一趟張家莊，你來帶路好不好？」

王大營興奮地道：「能够跟處長一齊工作，是俺的榮幸！」

王森忽又問：「榆莊順路嗎？」

「不順路，榆莊比較近。」

王森改變主意。「那麼咱們先去榆莊，下午再去張家莊！」

## 新的血案

趙華國和何新華到達中村才十點半，帶路的叫馮南，對這一帶的人和物十分熟悉，他將他倆引到林光家。

林光的父親叫林家盛，耳朵有點聾，可是身子還十分健壯，他妻子就相反了，老是得躺床，除了林光之外，尚有一個小兒子林明，尚未娶妻，家裏賃了幾畝田，主要由林家盛，林明和林光的老婆鄭香妹耕種，家裏雖然窮，但日子還算過得去。

趙華國先了解情況之後，便立即發問：「大叔，你大兒子不在家幹活，那他幹些什麼？」

「到城裏幹活。」

「濟寧城？」

「不是，是袞州，不過俺也不大清楚，他幹的是甚麼活，大概是替人家跑跑腿，担泥挑磚吧，他有時三五天回來一趟，有時十天八天才回來一次。」

「有拿錢給您嗎？」

林家盛輕輕一嘆，道：「他嫌在鄉下，沒出頭日子，老愛在外面跑，也不見得他賺到什麼錢！家用嘛，有時會拿一點回來，有時反要向媳婦拿！」

趙華國見鄭香妹低着頭坐在一旁，心頭一動，問道：「大嫂，林光跟你的感情怎樣？」

「一般……」

趙華國心思仔細，見她眉頭不展，便大着胆子問道：「林光在城內有女人？」

鄭香妹沒答，林家盛大聲道：「那有什麼女人？男人在外面跑的，又不能回家，逢場作興，算得了什麼！」

「但是他老是跟那個春花的在一起，就有點不同……」

林家盛顯然不想在趙華國面前談論這些，忙岔開話題！「趙先生，咱們光兒雖然窮，但他可不會去幹什麼犯法的事！」

趙華國笑笑。「城裏的人狡猾，俺是怕他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到底你們懷疑他什麼事？」

「現在還談不上，咱們也只是隨便問問而已！嗯，你們孩子跟誰來往較多！」

林家盛道：「他人緣好，跟什麼人都有來往！」

鄭香妹却道：「本村有個叫林雲的，也常往城裏跑，阿光跟他來往較密！」

「他現在回來了嗎？」

「好像還在城內！」

「你知道他們是在城內多數住在那裏嗎？」

「俺聽阿光說過，他常在大華客棧落脚！」

趙華國見已問得差不多便長身告辭，出了村，何新華道：「咱們去袞州跑一趟吧！」

「俺正有這個意思！」他們上了兩輛摩托車，又風馳電掣，向袞州飛去。

午後，他們已到達袞州，趙華國與何新華先到分處要求協助，胡分處長打電話到濟寧，證實了他們的身份之後，便請他們到辦公室裏。

趙華國首先道明來意，胡分處長道：「俺派幾個人協助你們調查！」

協助他們調查的有兩個人，一個年紀較大的叫老朱，年紀輕的叫小唐，他們首先到大華旅店調查，住客名單之內，沒有林光的名，却有林雲，不過林雲不在。跑堂的道：「他經常半夜才回來，有時幾天才來一趟，有時整天都窩在房裏！」

那是一間下級的旅店，地方既髒，設備亦甚破舊。

何新華問道：「他是你們的常客？平時是自己住還是和朋友一起住？」

「以前是跟林光一齊合租一間小房的，後來跟一個叫宋安的漢子一齊住，不過姓宋的很少來！」

「知道他們幹甚麼活的嗎？」

「大概是幹些粗重的活吧！多數回來時，衣服都十分骯髒，如果不是做泥工，也是做小工，替人造房子。」

「他們還規矩嗎？」

跑堂的想了一下，道：「除了有時在房裏賭錢和喝酒之外，倒也沒有甚麼！不過林光有時也會來找他賭錢！」

「你知道林光住在那裏嗎？」

「聽說他姘上一個女人，那女人當然不是好貨，是個暗娼，後來不知怎樣，不再幹那髒事了，却姘上林光！這是俺有一次聽林雲醉後說的，至於那女人住在甚麼地方，咱們可不知道！」

老朱道：「林雲一回來，便請你叫他到分處走一趟！」

趙華國返回分處，立即打了個電話到平邑，但王森與胡平原已出去，但只好告訴余青城，說等查清楚林光的底細之後才回去。

× × ×

胡平原不愧是個經驗豐富的偵緝人員，當他自韓義口中了解到青石村村民的態度之後，立即帶人去找村長劉川石，還故意叫他們露出槍械來。

劉川石今年巳五十六歲，但滿臉紅光，濃眉闊嘴，看來十分驃悍，這時候，還未到吃午飯的時候，他正坐在籐椅上抽着旱烟，一聽見省偵緝大隊副大隊長登門造訪，依然大刀金馬坐着，只叫兒子迎接。

胡平原遠遠見到他那架勢，心中便有了主意，走到劉川石面前，沉聲道：「俺是省偵緝大隊副大隊長胡平原！」

劉川石稍稍欠一欠身，敲掉烟灰，道：「胡隊長請坐！」

胡平原沒理他，繼續說下去。「省裏接到平邑縣及濟寧城有關方面的報告，知道最近發生的幾宗命案，跟貴村有點關係，派俺來調查，請村長大力協助！」



劉川石站了起來，冷冷地道：「這是含血噴人，嚇得了別人，嚇不了咱們！」

「有一件勒索案，匪徒指明要事主將錢放在貴村的大槐樹下，而你們放狗將人趕跑，但回頭那包錢却不見了，這就證明貴村有人跟綁匪有關係！」

劉川石道：「俺早巳解釋過，那晚咱們以爲來的是土匪，所以先放狗，後再召集村民準備抵禦！」

「誰放狗的？」

「放狗守村不犯法！」

胡平原道：「那些狗只咬外人，却不咬那拿走大洋的人，證明他是貴村的人，跟狗隻混熟了！劉村長，這件事你們脫不了干係的！爲本案，有關部門巳犧牲了四個人，上級賦權給我，爲了破案，俺可以不擇手段！」

劉川石臉色微微一變，反問：「不擇手段是甚麼意思？要隨便抓幾個人去交差嗎？」

胡平原道：「俺有話在先，你今日不給咱們一個滿意的答覆，要咱們自己動手搜查，弄得鷄犬不寧，這個責任便由你負責！」

「不行，一天時間太短，三天吧！」

「案發至今巳是第三天！假如你連這件事也辦不了，證明你不稱職，咱們只好自己來！告訴你，俺是給你面子，所以只帶幾個人來見您！省裏派了兩卡車的武裝人員，在縣城裏待命，咱們的人手充足得很！話說到此爲止，再見！」

劉川石忙問：「您去那裏？」

「村口就有咱們的人！」胡平原說罷，帶着手下，頭也不回地走了。

黃成讚道：「老胡，眞有你的！」

胡平原邊走邊裝着烟，一對眼睛正向四週瞟。「對付這種人，不能够太過客氣，否則他還以爲咱們怕他！」

衆人來到村口的大槐樹下，只見那裏有許多塊大青石頭，可供坐下憇息，難怪以此爲名。胡平原坐下打着火，道：「都坐下吧！」

黃成說道：「還得找個人去解決吃喝的！」

那個當地的治安人員道：「俺去！」他走後，韓義等人也過來了，詢問情況，黃成轉述了一次。

胡平原道：「老韓，你們辛苦了，先回縣城歇歇吧，這裏有咱們！」

韓義道：「咱們不累！」

胡平原笑道：「你怕以後還沒工作做？大家輪流休息嘛！」韓義這才帶人離開，胡平原又命令兩個手下戒備，一個爬上樹，另一個則站在樹後，以防村民湧出來鬧事。

黃成也抽起烟來，問道：「老胡，咱們準備等到什麼時候？」

胡平原敲掉烟灰，道：「日落之前，還不交人，便派人回縣城拉人來搜查！」

黃成興奮地道：「這宗案子，牽涉的人和地點又多又廣，一定是條『大魚』，咱們巳很久沒釣大魚了！」

× × ×

林雲在黃昏時候便回旅店，小二立即將他拉住。「林大哥，剛才有人來找你，叫你到分處去一趟！」

林雲本來春風滿面，這時候，臉色忽然一變，扯住跑堂的衣袖，轉頭向後面望了一下，然後將他拉到一邊。「你說什麼？是誰來找我？」

跑堂的將今午趙華國跟老朱來查詢的經過說了一遍，林雲臉色又是一變，却大聲道：「哼，俺又沒犯法，他們要叫俺去幹什麼！」

「也許只是叫你去問問話，林大哥俺看你還是去一趟，免得被誤會！」

林雲悻悻然地道：「去就去，俺是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他轉身出了旅館，回望沒有陌生人，便衝進一條小巷。

巷裏有一個漢子在修理窗櫺，林雲輕聲道：「老劉，有人要找林光！」他附耳對他說了幾句話，便匆匆走出小巷直赴分處。

× × ×

趙華國等人立即接見他。「林雲，俺先警告你，你現在對咱們說的話十分重要，如果事後讓咱們發覺你騙咱們，可能要累你吃官司！」

「俺也不知道你們找俺到底是爲了何事，俺沒犯法吧，要問就問吧！」

「你是不是跟林光常在一起？」

「不一定，有時候在一起工作，有時沒有！因爲俺懂得做泥匠，他只會挑土跑腿！」

「下班之後，經常在一起玩吧？」

「也不經常，最近是越來越少啦，他那小子重色輕友，俺才不喜歡跟他一起玩呢！」

何新華道：「你們平時去那裏玩？」

「不一定，有時賭錢，有時喝酒，以前也會跟咱們去找女人的，現在他有了女人自然不跟咱們去啦！」

趙華國續問：「聽說他跟一個暗娼姘上了，可是眞的？」

「這是他親口對咱們說的，應該沒錯，如果俺沒記錯的，那女人就叫做春花，靠三十啦！」

「林光那來的錢姘上那樣的女人？」

林雲嘿嘿笑道：「男人姘上女人，不一定要化錢，很多時那女人還給錢他花用呢！」

何新華插腔道：「他要女人養他，自然有道理！」

「那小子幹那回事，很有本領，朋友們都知道！也許春花便是看上他這一點！林光也有工作，不算是被春花養起來。只是免費吃晚飯，免費上床，還有，那女人替他洗滌縫補而巳！」

「春花的錢，從何而來？」

「這個咱們便不清楚了！林光也不是經常住在她那裏，不時會回家一趟！」

「他沒有固定的職業？」

「沒有，沒有一技之長嘛！」

「那他爲什麼不回鄉下耕田？」

「人各有志嘛，你們爲什麼不親自問他？」

趙華國又問道：「那女人住在什麼地方？」

「菊花巷九號。」

何新華立即長身道：「帶咱們去！」

林雲仍然坐着，道：「他犯了法？到

底是什麼事，你們起碼得透露一下，要不俺會給人認爲出賣朋友，那還能混嗎？」

趙華國雙眼緊瞪着他。「他做了什麼事，會使你出賣他？」

林雲臉色微微一變，澀聲道：「俺只是問問而已！走吧！」說着站了起來。

可是現在趙華國反而坐下了。「你們來兗州幾年了？是你帶他進城的吧？」

「錯了，是他帶俺進城找生活的！他來了三年，俺才兩年多！」

趙華國說道：「好吧，咱們在路上再談！」

× × ×

一行人帶着林雲到菊花巷九號，不料那棟紅磚房子的大門却緊緊地閉着，拍了好一陣門都不開，趙華國忙道：「老朱，小唐，你們快到附近查問一下！」

林雲臉色又是一變，道：「也許他們去吃飯了！」

何新華問道：「他們多數去什麼地方吃飯？」

「這可不一定，反正你們有人，可以逐家找尋！」

正說到這裏，小唐已回來，道：「趙隊長，有人看見林光跟那女人匆匆忙忙離開小巷，那女人手上還拿着個布包，好像要出遠門！」

趙華國一怔，轉頭瞪着林雲，沉聲問道：「是你通知他倆走的？」

「寃枉！由大華旅店來這裏可不近，你不相信的可以回去調查，看俺是幾點回旅店，幾時出門的！」

趙華國也不想跟他辯駁，說道：「快追！」

衆人夾着林雲快步出巷，沿途問人，因爲春花臭名遠播，所以認得她的人很多，而且做娼妓的，出門惹人注目，因此走到那裏都有人看見。據報竟然是出城門，於是衆人趕到城外。

忽然前頭有人議論紛紛，小唐奔前查問，原來城外茅厠旁邊躺着一具女屍，赫然就是春花！

衆人到那裏，只見春花躺在茅厠外，血漬却由裏面一路淌出來，致命的地方是胸口及腰側各中一刀，她手上的布包却不見了！

小唐叫道：「兇手一定是林光！」

## 張仲不是自殺的

王森、王大營還有偵緝大隊的兩個小隊長江振華和鄺力强，乘兩輛摩托車在午前已到達榆莊外。王大營跳下車，在前帶路。

到黃金漢家，外面的白紙燈籠還很新淨，家裏還是一片淒清。銀菊已經埋葬，黃卓南過了頭七便回城主持店務了，而黃卓東則準備過了二七才離家。

已經靠午，黃家還是灶頭冷冰冰的，一家三人坐在廳裏發怔。當黃金漢見到王大營，態度跟上幾次大不一樣，冷淡地道：「王長官，你還有什麼事要問？」

王大營忙道：「要見您的是咱們這位王處長，他是專誠來的！」

黃家兩代一聽來的是位大官，態度又由冷轉熱，連忙拉櫈倒水。王森和氣地道：「大叔不用客氣！要問的事，大都已問過了，俺只是來看看您！」

黃金漢見他沒有官架子，垂着淚道：「處長，您得替咱們作主呵，俺媳婦不能白死，她是個好人吶！」

「俺知道！俺下來就是爲了替她報仇，還要替許多人報仇！」王森掏出烟來，要請黃金漢，他揚揚手中的烟杆，表示抽那個，王森也不勉强，他點上烟，吸了一口，問道：「那件簑衣你們看過沒有？」

黃卓東道：「看過了，像是咱家的東西，就是少了那塊白布！」

「那麼證明你媳婦兒是讓張仲害死的，但俺相信他還有同黨，不過一定逃不過懲罰！」

「那天殺的，咱們都把他當作好人，誰知道把妖魔當作神仙，眞是瞎了眼！」

王森問道：「他到底做了什麼好事，讓你們都把他當作好人？」

「他平常挺和氣的，鄉親們有什麼困難都肯幫忙，比如解簽詩啦，擇吉日啦，找墳地啦，作福啦，求子啦，還有他還會替人家看病開方子！」

「哦？他還會開方？」王森噴了一口烟，問道：「大叔讓他看過病嗎？」

「這倒沒有，但咱村裏就有幾個給他看過，聽說他開的方子也挺有效哩！說眞的，要不是俺兒媳婦死了，有人說他是壞人，咱也不相信！」

「大叔可找幾張方子給俺看看嗎？」

洪氏道：「斜對面棠大哥風濕病，就是他開的方子，到現在還在吃藥，俺過去向他借一借！」

「就麻煩大嬸跑一趟！」王森得隴望蜀地道：「如果能多找幾張更好！」

黃金漢問道：「處長認爲他的方子是胡亂開的？」

「不是這個意思，俺另有作用！」王森還：「大叔放心，不是俺自個吹牛，咱們這偵緝大隊的金漆招牌，到現在還沒讓人砸破過，你兒媳婦的仇一定報得了！」

黃卓東忙道：「王處長的大名，俺在城裏也在報紙上看過了，希望能早日抓到兇手，讓死者安息！」

衆人閑談了好一陣，洪氏才拿了兩張藥方回來，王森接過後，便仔細觀察起來，黃金漢忙叫老婆去煮飯。

王森看了一陣，取出張仲的那塊絕命書對照，發覺兩張藥方上的字跡跟白布上的字完全不一樣。藥方的字清秀老練，白布上的字十分粗劣，顯然不是出自一個人的手筆！

王大營也發現了：「這不是一個人寫的！」

王森踩熄烟蒂，問道：「可否請黃兄去問棠大叔一聲，他這張藥方是否張仲親筆寫的？」

黃卓東二話不說便出去了，黃金漢抓抓頭皮問道：「處長，您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王森笑笑。「今日收穫不淺，結果很快就會知道，但現在俺還不能告訴你！」

一忽，黃卓東回來，道：「處長，棠伯伯說，他親眼看着張仲開方子的，錯不了！」

王森臉上閃過一絲喜色，把絕命書跟藥方一起收進懷裏，說道：「告訴他，他



這張藥方俺暫時有用處，借他幾天用用，日後一定還給他！」

洪氏煮了一鍋鹹飯請客，王森等人吃飽之後，丟下一個大洋，道：「大嬸，這是飯錢！」

「這裏看不起俺這個老婆子啊！」洪氏不收，但王森堅持一定要收，最後她才收下，「俺活了一大把年紀，還沒聽人說過，做官的連老百姓的一頓飯也不吃！眞難得！」

「告辭了！」王森拱拱手。「希望下次來的時候，會帶來好消息！」

摩托車很快又將王森等人送到「野廟」，自從銀菊死後，這廟巳冷清了許多，而張仲一死，更是門庭冷落，此刻更符合那個「野」字。

廟門半掩着，裏面不見一人，王森跨進門，先在廟裏走了一趟，問道：「大營，那天你們進廟時，灶房裏就收拾得乾乾淨淨？」

「是的，連碗筷都洗乾淨！」

王森隨口問道：「有沒有剩菜？」

王大營想了一下，道：「不見！」

小廟沒有後門，王森由前門出去，又在附近勘察一番，廟後有塊菜地，不過却沒種着什麼東西，旁邊還有一口水潭，水潭很深，四周都長滿了長長垂下的水草，旁邊還有個茅坑，除此之外，倒也沒有什麼，於是衆人重返小廟，王森道：「大家找一找，看看廟裏有沒有地窖！」

王大營微微一怔，問道：「這小廟也會有地窖？」

王森道：「俺有一個問題想不通，除非這裏面有地窖！小江，你負責此灶房；小鄺負責睡房，你跟俺負責殿堂！」

王森拔出槍來，用槍柄在地上敲打着，王大營可不懂這一招，便依樣劃葫蘆。起初還聽不出什麼異樣來，但後來敲至香案下，王森便緊張起來，不斷地敲打着，忽然他發覺四塊大紅磚的隙罅，比較其他的寬，便說道：「大營，到灶房拿把菜刀來！」

王大營不敢多問，連忙走進灶房拿了把菜刀來，王森把菜刀插進磚縫裏慢慢撬動，不久那四塊紅磚竟然被撬開，像櫃門一般，其中一邊安着「鐵蝴蝶」，下面却是個地窖！

王森一顆心突突地跳動着，探頭向下一望，見下面只有床鋪和椅桌，却不見有人，於是沿着竹梯走下去。

這時候王大營更是興奮，大聲呼叫，召來江振華和鄺力强。「處長眞的像是神仙，說有地窖，就眞的有！他媽的，咱們來搜過幾次，都沒能發現！」

王森在下面看了一陣，便發現下面有兩個通氣孔，按照位置估計一是通到廟後，另一個是在灶旁裏，因此大聲叫江振華到灶房裏找尋，他過了一陣也上去了。

江振華在灶房的一隻大水缸裏發現通氣孔，原來灶房裏有兩口水缸，一大一小，大的底部巳破，沒有裝水，却放了幾塊木板掩蓋，當然，假如地窖裏有人，水缸的木板便會拿開，如此裏面的人便可以長期居住，而且可以通過這口水缸傳遞食物，方便得很！

弄淸楚了這些關鍵之後，王森便用肯定的語氣說道：「張仲不是自殺的，而是被他的同黨謀殺的，原因便是恐怕秘密外洩！」

王大營道：「但咱們在廟外一直有人防守，那些人怎樣進出？」

王森問道：「當張仲被抓到派出所之後，你們不是撤了暗樁嗎？他們便是在那個時候進入地窖的，殺了人之後，他們仍然匿在地窖，直至張仲的屍體被移到城內，而暗樁又撤走了，他們才從容離開！」

王大營道：「他們不用吃東西嗎？」

「這便是俺問你有沒有見到菜餕的原因。那一晚張仲不知道自己危機巳至，還爲他們蒸了許多饅頭，而凶手便靠吃饅頭活命！」

王大營一拳搥在自己的掌心，道：「他媽的，眞是奸狡！」

江振華問道：「不過根據仵工的驗屍報告，張仲是自懸斃命的，而且沒有可疑之處，他絕不會自己投繯，這又怎樣解釋呢？」

「俺估計當他蒸好了饅頭，那些人便用迷魂帕之類的東西，將他弄暈，然後替他換上道袍，懸在樑上，最後再寫下那封假的絕命書，造成是被顏超雄所迫，因一時氣憤而自殺的現象；可惜他們做得雖然乾淨俐落，仍然露出破綻！」

王大營問道：「他們在什麼地方露出破綻？」

「第一，灶房收拾得太乾淨，這是凶手爲了不讓人知道張仲的最後一頓是吃饅頭的，恐怕因此留下可疑的綫索，所以要毀滅證據，第二點是絕命書上的字跡跟張仲的字跡不一樣，此既是百密一疏，但也是畫蛇添足，反露出馬脚來！如果不是那塊白布上的字跡出現問題，俺也不敢肯定張仲是被殺的！如果不先肯定了這一點，俺便不會作多方面的設想，最後認定廟內必有地窖，就不會查出眞相！」

王大營由衷地道：「處長眞是神人，聽君一席話，眞是勝當十年差，這件事困擾了咱們好幾天，都毫無頭緒，想不到一到你手中，立即迎刄而解！」

王森沒有一絲喜色，相反語氣還帶着幾分憂慮。「由此可見，咱們的敵人不是一個兩個，他們有個完善的組織，主持人不但凶殘奸猾，而且果斷之至，該殺的就殺！」

鄺力强道：「但咱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殺死銀菊，擄走阿翠的目的！」

「不錯！不過俺有個看法，這兩個女人之死，一定跟他們成立這個組織有關係，更跟張仲在此廣結善緣，替人作法求子有關係！當然實在的情況，還要咱們去調查！不過現在巳可以作出假定，銀菊不是死在張仲手中，他只是一個帮凶而已！」

鄺力强又道：「他們選擇這個地方，是爲了這裏有個地窖，方便他們行事，還是另有原因！」

江振華則道：「也許銀菊和梅阿翠在無意中發現他們的秘密，所以他們要向她倆下手！」

「有此可能，」王森道：「現在還不宜過早作出判斷，因爲我估計這宗案子，不會那麼容易讓咱們查清楚，現在先去張家莊吧！」

×　×　×

張集對王森倒是十分熱情的，蓋媳婦是生是死尚未知道也。王森覺得梅阿翠之失踪，可能跟她以前是孤兒，到處流浪那段歷史有關係，因此全力在這方面查詢。

「大叔，阿翠幾歲開始跟她義父生活的？」

「這點連她自己也不大清楚，只知道自懂性以來，就一直跟她那個姓梅的義父生活。」

「她義父叫什麼名字？」

小三子用思索的神情說：「俺記得她提過，好像叫梅陶，還是梅桃……聽說年紀並不太大！」

「他是患病死的？」

「那時候阿翠年紀還小，只知道他經常要吃藥，其實阿翠在他未死亡前便已離開了！」

王森一怔，忙問：「爲什麼？」

「阿翠說，他義父有一天晚上拿了些錢給她，叫她到遠處生活，還叫她忘記他，阿翠不肯離開，但梅陶說假如她孝順的便一定要離開他，而且他活不過三天！」

「阿翠便離開了？」

「是的，她性子十分堅强，義父不要她，她就離開，這樣到處流浪了三年，才進羅家當丫頭！」

王森想了一陣，又問：「梅陶以何爲生？」

「聽阿翠說，他好像沒有幹活，靠積蓄生活，而且還會武功，阿翠要跟他學，但他不肯教，說武功越高活得越不安穩，不過阿翠偷偷學了一點，所以她身子一向很棒，從未生過病，男人幹得來的粗活，她也照樣能幹！」

王森思潮起伏，隱隱覺得梅阿翠的失踪跟她義父有關！梅陶爲什麼迫她離開？是不是他事先已有預兆，知道仇家要上門？而他因爲身上有病，自知無力却敵，所以才遣走她？

梅陶是病死的還是被打死的？這是個關鍵的問題！王森點了一根烟，問道：「阿翠小時候跟梅陶在何處生活？」

小三子想了好一陣，才說道：「她以前有提過，但俺忘記了，不過那是個小地方！」

「總不會離這裏很遠吧？她那時候才十歲！」

「不，好像還頗遠的！走了三年哪，小孩子也可以走很遠啦！」

「梅陶平日有向她提及以前的事？」

「這個俺倒沒聽她說過！」

「自從那天之後他們還有來信嗎？」

張集立即叫起苦來。「錢他們拿去了，人却還不放，處長，你要替咱們作主哇，其中七十個大洋還是顏超雄隊長借給咱們的，他雖然殉職了，但錢咱們却不能不還，眼下世道又不好，七十個大洋，咱們也不知要多久才還得了！」

王森忙安慰他。「大叔放心，俺一回縣城，立即替你們補辦手續，這筆錢不用你們還，也不用顏隊長家人清還！」

「這可會爲難您嗎？」

「此前已有不少的例子，不難辦，對俺來說毫不爲難！而且說起來還是因爲咱們工作有錯漏，才會讓他們把錢拿去！」

王森又接上了一枝香烟，繼續又問道：「自從那天之後，你們家可有失掉什麼東西嗎？」

張集毫不思索地道：「咱們窮，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讓人覬覦的？」

「不值錢的東西呢？」

張集哈哈笑道：「不值錢的東西，又有誰要？」

王森笑道：「大叔不明白了，對咱們來說，有些表面上看來不合理的事，却是一條極爲重要的綫索，一知道眞相，便又覺得它合理了！」

張集聽後便大聲問家人，他的二媳婦囁嚅地說道：「最近不見了一塊尿片，不知……」

張集揮了揮手。「這種東西說來幹什麼？」

不料王森却深感興趣，急問：「大嫂，那是一塊什麼尿片，怎會不見？」

「那本來是三妹的一幅紅肚兜，因爲她不在，家裏又沒有其他布片，所以拿了她的肚兜給孩子當尿片！」

小三子道：「那件紅肚兜是阿翠義父在她十歲生日時，叫人做給她的，很厚的，還綉着花，阿翠很早便不能穿了，因爲要紀念她義父，所以一直藏到現在，俺見家裏沒人能穿，二嫂又要找破布，所以拿給她用！」

王森心頭狂跳，道：「你是什麼時候拿給你二嫂的？」

「阿翠失踪後的第二天。」

王森又問他二嫂。「你那塊尿片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顏隊長犧牲那晚，因爲濕了，俺便將它洗乾淨，晾在竹竿上，第二天早上便不見了！」

王大營急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那女人吶吶地道：「俺以爲這是小事，所以……」

王森霍地站了起來：「阿翠是因爲這件肚兜而失踪的！換而言之，對方就是爲了這幅肚兜才將她擄去！」

小三子驚急地道：「既然他們已得到要拿到手的東西，爲什麼還不放阿翠回來呢？」

王森不忍心將推測告訴他，乃藉詞安慰他。「他們就算要放人，也得等風平浪靜，以及待他們到達安全的地方之後！」

張集問：「那小孩子的肚兜有什麼稀奇，要來幹什麼？」

「這便是咱們要查的問題！那肚兜裏面可能藏了什麼秘密！」王森神情有點興奮，又坐了下來，問道：「小三子，那件肚兜你見過，有什麼特別？」

小三子想了一陣，皺着眉道：「也沒什麼特別，只是前幅比別的要厚得多，綉的花也很普通！嗯，好像是由兩幅布縫起來的！阿翠說梅陶認爲這樣比較暖，還對她說見到那件肚兜便等於見到他！」

他二嫂道：「那件肚兜，大概因爲年期久了，綫口開始斷了。三叔說得不錯，是由兩幅布縫合起來的，厚得很！要不是連日有事，俺還想抽空將綫剪斷，太厚了，不太適合做尿布！」

「這樣說來，你是完全沒有拆開來看過？」



「沒有。兩塊布會藏有什麼秘密？」江振華道：「說不定中間夾着一張地圖，嘿嘿……」

他見王森瞪着自己，話至一半，便連忙住口。

王森長身道：「今天打擾你們太久了，以後有機會再來拜訪！假如你們有事，亦請立即到縣內找俺！」

張集道：「吃了飯再走吧！」可是王森堅持要趕回縣城。

摩托車很快，在晚上七點鐘左右便到達派出所了。余靑城一見到他便緊張地道：「處長，您再不回來，俺便要打電話給你了！」

「什麼事這般緊張？」

「剛才趙華國打電話來，說兗州又發生了血案，且與本案有關！」

王森忙又問道：「老胡呢？還未回來嗎？」

「他還沒回來，楊鎭他們却早到了，不過當他們聽到老韓的報告，便帶人趕去靑石村，支援老胡！」

案情有新的發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一件事，因爲可掌握的綫索必然會增加，有利於破案，因此王森帶點興奮地道：「替俺接通兗州分處的電話！」

## 兗州是座堡壘

春花之死，林光又失踪了，令人懷疑這是他幹的！因此趙華國立即押林雲回分處，老朱調動人手進行搜捕，希望能盡快緝拿林光歸案。

等待的時間特別難過，幸而不久，王森來了電話，他立即向他報告了一切，王森聽後作了指示。「不可放過林光，這是一隻重要的棋子，在林雲這人身上可能還可以挖到更多的材料，叫他帶你們去找林光的朋友和同事，要小心保護他，有事隨時向俺報告！」

王森收了電話綫，已有人送上一大碗鹵麵，他也不客氣，「呼嚕呼嚕」地吃起來。偵緝大隊到平邑才一天，便已掌握了這許多資料和綫索，他有信心，在短期內破案！

外面傳來一陣車聲，王森放下筷子，便接到通知胡平原等人回來了。他一邊招呼他們休息，一邊叫人準備晚飯，和安排住宿的地方，最後才跟胡平原攀談。

胡平原依然是副不慌不忙的樣子，先掏那根長年不離身的短烟杆出來，慢慢裝着烟絲，等他點了火，王森才問：「有了結果了嗎？」

「算是有，也可以說沒有！」

王森微微一愣。「這是什麼意思？」

胡平原抽了一鍋烟，才講述經過。

×　×　×

胡平原對劉川石說的話，起了作用，他立即召集村內父老商議，結果大家分頭逐戶進行調查，村內起了一陣騷亂，但總好過讓偵緝隊員進行徹底的搜索。

靑石村住了三百多戶人家，是座大村，要查遍這許多戶人家，可不容易，但胡平原有話在先，加上村長的督促，進展倒也不慢。

到下午，楊鎭率領的大軍乘車到達，在村外四周佈防，情勢便更加緊張了，劉川石親自率人送水送茶，還要送吃的，却讓胡平原拒絕了，命令手下自己想辦法解決。

胡平原見到劉川石態度已軟，他態度却不變，冷冷地道：「劉村長你可別隨便應付交差，俺不滿意，還會自己動手！」

劉川石忙道：「劉某既然答應協助調查，自然不會應付了事，隊長放心！」

「由現在開始出入的村民，都要接受檢查！」

劉川石臉色一變，問道：「您這封村的政策，要到幾時才解禁？」

胡平原道：「找到拿大洋的人和得到滿意的答覆，咱們拍拍屁股就走！」

劉川石極不願意地進村，但隔了十多分鐘又出來了，道：「胡隊長，咱們找到這隻麵粉袋，是這個嗎？」他將一口雙層的麵粉袋遞給胡平原。

胡平原看了幾眼，覺得式樣跟老韓所形容的一樣，便問道：「這是從那裏找到的？」

「在劉堤子家裏找到的，但他女人說他本人已進城去了！」

「錢呢？」

「錢劉堤子帶走了！」

「什麼時候的事？」

「昨日天未亮他就走了！」

胡平原帶着幾位手下跟劉川石進村。

「帶俺到他家見他女人！」

劉堤子住的是爿土屋，家裏只有一個女人，衣衫甚多補釘，但村女娥眉，倒也有幾分姿色，看年紀才二十出頭。

胡平原見到土屋裏的設置都是破破爛爛的，知道他家裏窮，便問道：「你是劉堤子的女人？這口麵粉袋，你從何處得來的？」

劉大嫂有點驚恐和靦覥。「前天晚上，俺男人忽然把這口袋子給我，吩咐俺收藏起來，最快也得三五個月後才可拿出來用！」

「你沒問他袋子怎樣得來的嗎？」

「問了，他却罵俺婆媽、嘮叨。」

「他沒再說什麼嗎？」

劉大嫂臉上一紅。「他上床了……高興的時候，跟我說：『臭婆娘，你以前一直看俺不起，說俺一生一世也沒有出頭的日子，俺老實告訴你，俺就快發達了！』俺問他怎樣發達？還叫他別做夢，他却拿了十個大洋給俺，這是從來未試過的。」

胡平原趕緊再問一句：「你沒問他錢從何來的？」

「問了，他叫我別管，總之不是偷來的，也不是搶來的，是他自個賺來了！」

「後來還說了些什麼？」

「他臨睡時，吩咐我四點叫醒他，他要趕着進城辦事！俺三點多鐘就下床了，替他熬了點粥，弄熱了兩個饅頭，然後叫醒他，他吃了東西便出門去了！」

「他手上還拿着什麼？」

劉大嫂有點驚奇，吶吶地道：「他說這次到城裏可能要一頭半月才能回來，所以拿了些衣服，裝在一口小箱裏，提着出去。」

「箱子裏除了衣物之外還有什麼？」

「那些衣物是他自己收拾的，我不知道！」

「他入城住在那裏？是那一座城？」

「兗州，至於進城住在那裏俺就不知道了，問他有時說住在朋友家裏，有時說住在旅店裏！」

胡平原鍥而不捨。「他在城裏幹什麼活？有朋友來你家嗎？同村之中，跟誰最談得來？」

劉川石插腔道：「堤子一向游手好閑，村中的人都很少和他來往！」

劉大嫂眼圈兒一紅，道：「他只是什麼活都幹，我也不淸楚！不過他城內的朋友却沒有人來過！」

胡平原轉問劉川石。「村長，你查過沒有，劉堤子眞的進城去了？」

「是不是進城俺不知道，但他的而且確不在村內頭！俺用人頭担保！」

「好，那俺也相信你！大嫂，你家裏可有你丈夫的相片？」

「有一張。」劉大嫂進房一忽又出來，手上多了一幅相片。「這是他去年在城內跟朋友一齊拍的！」

胡平原接來一看，相片是在照相館裏拍攝的，一共有三個人，都是二三十歲的漢子。「大嫂，這幅相片俺先拿去，日後再還給你！」

劉大嫂點點頭，囁嚅地問道：「請問堤子到底犯了什麼罪？」

「現在咱們只懷疑他是替一個勒索集團接贓，事實如何還得經過調查！」胡平原出村之後，又留下幾個人，匿在村外暗中進行監視，又叮囑劉川石，如果劉堤子有回村，立即將他交到縣城。安排好一切，然後才回城。

× × ×

王森接過那張相片看了一下，將它放在袋子裏。這時候，晚飯已送上來了，有炒麵，也有饅頭，還有兩大盤菜，衆人便狼吞虎嚥起來。

胡平原問王森那邊的情況，王森却叫他先吃飯，他自己拿了一個饅頭，坐在牆角，邊吃邊想着問題。

案情雖然有了進展，也澄淸了幾件事，但謎底依然未揭曉，很多問題亦還未想通，王森的腦子那裏能安靜下來？

待大家吃飽了飯，下人將殘羹收去，王森叫人門上門，然後令王大營講述他今日的調查情況。然後問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黃成道：「俺贊成處長的判斷，張仲是被人殺死的！只是想不通阿翠那件紅肚兜，藏的是什麼秘密！」

江振華道：「俺認爲最重要的是先弄清楚她義父梅陶的身份！」

鄺力強道：「梅陶可能是一個假名，資料又不足，怎樣調查？」

王森轉頭問道：「老胡，你有什麼新鮮的看法？」每逢有大案發生，他總是給手下發揮自己見解的機會，胡平原經驗豐富，平時很少開口，但一開口每能擊中要害！

胡平原依然用他那慣常的習慣和語氣發言，邊裝烟邊道：「根據資料顯示，張仲自認是來自宮中，那麼這個梅陶是否也是宮中的人？」

楊鎮道：「他也是太監？」

胡平原道：「這可不一定，他既然能武，說不定是內宮的侍衞！假如能夠確定這一點，則要殺他的人，可能亦與前朝有關！」

王森連連點頭，道：「老胡這個推論，很好！看得比俺更加透徹，還有誰有意見？」

雖然有人發言，但都沒有新意，於是王森又將趙華國去中村和兗州調查的經過和春花被殺的事，說了一遍，同樣徵求大家的意見。

楊鎮第一個搶先發言：「林雲這個人可能有問題，不能夠輕易放過！而林光必然跟這件事有關，春花知道了秘密，所以當他知道自己被調查，便叫人殺死她以滅口！」

他的看法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但胡平原却提出一個較深入的問題：「爲什麼最近有問題的人都跟兗州有關係？兗州在本案中，佔有什麼地位？」

黃成脫口說道：「說不定主謀人就在兗州，也有可能，他們以兗州作爲『大本營』！」

王森邊聽邊點頭。「俺也認爲這樣，所以俺決定也將咱們的『大本營』搬到兗州去！」

楊鎮道：「今晚就去吧！」

王森還未答覆，桌上的電話忽然響了起來，余青城抓起聽筒，道：「俺就是！哦……好好！你等等！」他一手捂住話筒，轉頭道：「處長，兗州有消息來，說那個不知身份的死者，已經查到了，他是兗州人，叫蔡星！」

「幹什麼活的？」

「他說是做散工的，但很多時是游手好閑！」

王森道：「問他趙華國在不在，叫他聽電話！」

王森接過話筒，等了好一會，話筒裏傳來了趙華國的聲音：「處長？俺是趙華國！」

「春花之死，有新消息沒有？」

「還沒有，城門已被封住，但經過搜捕，依然沒有林光的踪影，看來他已不在城內了！」

王森沉吟道：「先派個人住到旅店去，然後放林雲回去，派人暗中監視，不能讓人接近他，提防對方又施殺人滅口的技倆！」

趙華國道：「好，俺這就去安排！」

「俺會先趕去你那裏，大軍明天午後亦會到達，你請分處長安排一下住宿的地方！」

趙華國驚喜地問：「處長，您那邊已調查清楚了嗎？」

「見面再說，有事立即來電！」王森收了綫，道：「老胡，小黃你倆跟俺天亮之前出發，其他人吃了早飯再去，不用太急，以免打草驚蛇！」

胡平原道：「處長，叫小楊子帶兩個人跟您去，俺領大軍，總之咱們在中午停在城南三里處，需要咱們進城時，你再派人通知！」

王森高興地道：「好，由你率領，俺更加放心！大家休息吧！小楊，咱們明早四點出發！」

× × ×



當王森等人到達兗州分處，胡分處長尚未上班，趙華國、何新華等幾人是住分處後院，所以聽見聲音便趕忙出來迎接。

王森急不及待地問道：「有新的情況嗎？」

「沒有消息，林雲已在咱們嚴密的監視底下，跑不了！」

楊鎮也問：「還沒有林光的下落？」

何新華搖搖頭。「這個人出城之後，便好像消失了，就怕他也給人殺死！」

王森嘆息道：「想不到兗州還是座牢不可破的堡壘！不過只要咱們守住出入的通道，就不怕他們能插翅而飛！」

趙華國道：「封城只能是權宜之計，長久之下，市民必會反對！」

王森摸出胡平原得自劉大嫂的相片來，道：「這個人叫劉堤子，跟梅阿翠失踪有關，也得找一找！」

何新華接過照片看了一眼，忽然叫了起來：「這個不是林雲嗎？」

王森探頭過去，照片中三個人，劉堤子在中間，左首那個是林雲，那麼右首那個是不是林光？假如是的話，那麼他們如無意外，便該屬同一個集團了，換而言之，這幾宗案子，也是同一個集團幹的，而做案的目的，亦可能相同！

這個發現，像興奮劑般，令王森等人都是精神一振，黃成喃喃地道：「他們都在兗州，看來咱們的估計沒有錯，將大本營移來這裏也沒有錯！」

王森問道：「有關蔡星有新資料嗎？難道他沒有朋友？」

「胡處長統辦，俺也不太淸楚，這是他們的地頭，俺總不好插手！」

「做得對！等他來了之後，俺再跟他商量，大家配合一下！」

何新華道：「處長，咱們先帶你們去吃早飯吧！」

王森道：「飯可以慢慢吃，俺想先去找林雲談談，先確定另一個人的身份！」

趙華國便領他們去，這時候天剛亮，街上行人還很少，門口都擺放着一個個的糞桶，空氣中充滿異味，令人作嘔，但王森却似沒有感覺！

## 初遇高手

到旅店外面，王森吩咐趙華國帶他進去，其他人則在外面等候，趙華國問了房間號碼，親自去拍門，門聲剛起，裏面便傳來林雲的驚恐問聲：「是誰？找誰？」

趙華國道：「是省偵緝大隊的，快開門！」

裏面傳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不久門便開了，林雲面帶驚悸之色地問道：「你們還沒問夠嗎？俺就算是犯人，也得睡覺！」

王森道：「房裏還有什麼人？」

林雲見他氣勢不凡，心頭一驚，巴巴地道：「沒有什麼！」

王森跨進房裏，伸手到牆上亮了電燈，房裏有兩張單人床，兩床之間有個櫃，一張床鋪還十分凌亂，不用問也知道是林雲睡的，另一張的被子摺得很整齊，枕頭放在被子上。

王森走了過去，指着那個棉花枕頭，道：「剛才誰睡在這裏？」

林雲見那個枕頭中間凹下，臉色一變，道：「是一向跟俺合住的宋安！」

「他人呢？」

「大概走了吧？」林雲聳聳肩道：「俺一向睡得很死，他是什麼時候走的，俺可不知道！」

「他跟你一樣，都是游手好閒的？」

「不不！」林雲連忙否認：「咱們都有工作，只是有時候沒工開而已！」

「沒工開爲什麼不回中村？」

林雲乾咳一聲：「家裏只有幾畝田，人手足夠得很，回去還不是坐着，倒不如留在城裏等機會！」

王森把相片遞給他，道：「有人把相片拿到分處去，俺見其中一個是你，所以來找你，跟你合照的另外兩個人是誰？」

「是……劉堤子和林光！」

「沒看錯？」

林雲苦笑一聲，道：「咱們三個從未拍過照，那天贏了錢，所以到館子裏合照一幅，作爲紀念，怎會認錯人！」

「那一個是劉堤子，那個是林光？」

「中間那個是劉堤子，旁邊那個是林光！」

王森收回照片，續問：「你跟劉堤子關係怎樣？怎樣認識的？」

「俺在工地裏當泥匠，他倆挑磚担土，就這樣認識的，因爲城裏的人都看不起咱們鄉下佬，所以咱們很自然就經常走在一塊兒了……嗯，算是酒肉朋友吧，最近他大概熟悉環境，很少來找俺！」

「他跟林光的關係又怎樣？」

「普通吧……俺也不太淸楚，你們大可以去問他呀！」林雲對答流利，神情也逐漸鎭定下來。

「那你一定知道他現在住在那裏？」

「俺不知道，他一向居無定所！」

王森臉色一沉，道：「假如你不知道他的話，又怎會說那句話？連你都不知道他的地址，却叫咱去問他？」

林雲忙道：「你們可以調查嘛！」

王森冷冷地道：「林雲，俺再給你一個機會，你最好老實！俺告訴你，林光和劉堤子都跟一個犯罪組織有關係，你是他倆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

「俺眞的不知道！」

「你坦白對你只有好處！也不必害怕他們會對你不利，咱們會保護你！再說，假如你不跟咱們合作，俺也有辦法讓他們覺得你出賣了他們……」

林雲臉色大變，截口道：「你們不能這樣做！」

「爲什麼？」

「這……會害死俺！」

王森微微一笑。「你只是這兩條路好走，隨便你挑選！」

「但俺眞的也不知道哇，叫俺怎樣說呢？」

王森厲聲道：「林雲，假如你跟他們沒有一絲關係，爲什麼會害怕人家以爲你出賣他們？你明明已經露出馬脚，還想掩飾！好哇，咱們走着瞧，只要咱們派人出去宣揚一下，說已經知道這幾宗案子的幕後人，俺看你根本走不出這座旅店！」說着他向趙華國打了一個眼色，兩人同時轉身走出去。

他倆剛走了幾步，林雲已走了出來，哀求地道：「長官，您……不能迫人走上絕路！」

「俺給你一條活路你不要，偏要往死路上走，還有什麼好說！」

「慢，請您先回來，大家再商量一下吧！」

王森猛地一轉身，目光烱烱地瞪着他，冷冷地道：「這是你最後的一次機會，你要耍手段，俺也可以奉陪，不過你的下場一定很慘！」

林雲吶吶地說不出話來，王森又向趙華國打了個眼色，雙雙再走回房中。趙華國剛到總局不久，對王森的認識不太深，但剛才王森只憑幾句話，便將刁徒林雲的氣燄掃光，却令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王森道：「你知道這幾宗案子的幕後情況？」

「俺根本不曉得，因爲咱們都沒見過他，只知道他勢力很大，跟着他有許多好處！」

趙華國問道：「有什麼好處？」

「最低限度不時會介紹工作給咱們，而且不怕別人欺侮！」

「誰見過他？」王森又問：「他們殺人的目的何在？」

「俺一向只跟劉提子聯絡，他是咱們的上司，你看他拍照也站在中間！」林雲道：「長官俺如果跟你們合作，你們眞會保護我？」

「當然。」

「但俺怕你們鏟不掉他們！」

趙華國道：「俺老實告訴你，這位便是以前偵緝大隊鼎鼎大名的大隊長，『山貓』王森，現在已是處長，他的大名你不會陌生吧！」

林雲噓了一口氣，道：「這樣俺就放心多了！」

「林光躲在什麼地方？」

「這個俺眞的不知道！」

趙華國心頭一動，問道：「是不是你暗中通知他逃跑？」

林雲想了一下，點頭道：「是的，是俺告訴劉提子的，再由他請示上面！」

「那你一定曉得他住在什麼地方？其他的回到分處再說，現在先帶咱們去找劉提子！」王森道：「穿上鞋就走！有事時咱們一定保護你！」

林雲有點戰戰兢兢，跟剛才大不一樣，他穿上鞋，披上外衣，讓王森拉着他走出客棧，客棧裏有兗州偵緝隊員在暗中監視，可是林雲旁邊的一間房子是也住着一位漢子，他是昨天搬進來的。

這是家低級旅店，房與房之間是用木板間隔的，剛才王森跟林雲說的話，都讓他聽見，當他們剛離房，他便打開一扇向着天井的窗子，把一塊紅色的手絹拋了出去。

出了旅店，王森問道：「劉提子住在那裏？他現在城裏嗎？」

「俺只知道他昨天已回城，但現在還在不在俺可不知道！而且俺不保證，到那裏一定能找到他！」

王森說道：「你放心，只要你是眞誠協助咱們的，咱們沒理由看不出來，快走吧！」

林雲連忙走在前面，只走了幾步便穿入一條小巷，然後停在中間的一座青石房子前，道：「他住在這裏！」

趙華國忙道：「只他一個人住？」

「好像是的……俺不大清楚……」

趙華國一把抓住他的後衣領。「林雲，你到此時還要隱瞞？」

林雲忙道：「他有時一個人，有時也有朋友到他那裏住！」

王森道：「快拍門，不許透露咱們來找他！」

林雲拍了一陣門，裏面便有人應道：「來啦，是誰呀，他媽的，一早便吵醒老子！」

林雲向王森搖了搖頭，表示不是劉提子，大聲道：「快開門，俺是林雲，來找劉大哥的，有急事！」

木門「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個瘦小的漢子來，詫異地道：「老林，他倆是誰？」

王森伸手一抓，一把抓住他，低聲道：「噤聲，劉提子在裏面嗎？」

那漢子囁嚅地道：「俺睡頭房，他住後面，不曉得他醒了沒有！」

王森把他手臂扭到背後，推着他向前走，回頭又向趙華國打了個眼色，趙華國立即抽出槍來，押着林雲向內走去。

這房子只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天井的一邊搭建了一個灶房，外面堆了些乾柴，小廳只放着一張桌子，幾張板櫈，桌上有兩隻空酒瓶，地上堆滿了花生殼和烟蒂。

王森向那漢子打了個手勢，叫他去敲劉提子的門，不料，那漢子將門一推，房門隨即打開，那漢子連忙跨步進去，王森看出情況不對，立即抽槍閃開！

就在那漢子身子閃到門後，裏面便發出一枚子彈來，所幸槍手在房內射擊，角度受門的限制，範圍有限，因此，外面三個人並無受傷！

趙華國將林雲拉後，貼牆而立，王森回頭問：「後面扣的窗子向着街道？」

林雲聲音都變了。「後窗對着一條小巷！」

王森貼牆慢慢前進，來至房門前，吸氣凝神靜聽，房內沒有聲息，他突然跳出去，向內發了幾槍，再閃到旁邊去，房內還是沒有聲音，王森大着胆子，推開半掩的門，只見裏面空空如也，而後窗却洞開着。

王森怒哼一聲，暗罵道：「好狡猾的傢伙！他轉過身來，道：「小趙，小心斜對面那間房子，提防還有狙擊手！」

話音未落，那扇房門突然打開，一個漢子手提盒子炮衝了出來，槍管噴着暗紅色的火光，向他們三個射去！

王森反應最快，一個俯衝，伏在地上，和身打滾，同時他的槍也叫响，「格格格」地一梭子彈過去，那大漢拋槍倒地！

王森一躍而起，一個箭步衝至那扇門之旁，貼牆而立，轉頭望去，林雲已滿身浴血，趙華國因爲一直扯住林雲擋在自己身前，所以他便成了槍靶，而趙華國則夷然無損！

他驚魂稍定之後，才鬆了手，林雲立即像一堆爛泥般，攤在地上，趙華國大喝一聲，也衝出去，貼在房門的另一邊！



王森將槍收了起來，表示子彈已用盡，趙華國失了一個「活口」，深感內疚，忽然衝進房裏，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將子彈掃光，可是房裏並無其他人，他懊喪地道：「處長，沒人在！」

王森道：「搜一搜，也許屋子裏還有人藏着！」

趙華國急道：「但咱們已經沒有子彈，萬一他們還有槍，咱們就太危險了，不如先出去，等何新華他們過來再搜索！」

王森尙在猶疑，小廳的橫樑忽然跳下三個持刀的大漢來！王森忙說道：「小趙小心！」他先下手爲强，首先發動攻勢，標前一步，鐵拳向其中一個瘦漢的胸膛擊去！

不料瘦漢的反應居然十分快，他身子一偏手上匕首一翻，反向王森手腕劃去！

王森沉臂，扭腰。右腿陡地踢起，這幾個動作又快又俐落，那瘦漢意料不及，手腕被其踢中，匕首飛落天井！

說時遲，那時快！另一個高漢也及時自旁邊向王森攻擊，趙華國剛好自房中衝出來，立即截住他！

第三個大漢滿面痲皮，十分冷靜，他並不急着動手，直等到王森飛脚踢瘦漢，他才猝然發難，右脚向其腰側蹴去！

這一着非常狠毒，因爲王森右脚離地，全身力量只賴一條左腿支持，根本不能閃避！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王森左臂一沉，又格其腿！但那人一扭腰，右脚微縮，再度踢出，却改了個位置，所幸王森武功高强，而且經驗豐富之至，臨危不亂，左臂一直，手掌擊在足踝上，把腿推開尺餘！但他自己也因此而失去重心，身子一晃，滾落地上！

瘦漢及痲皮漢同時標出，伸脚向王森踢去！趙華國大驚，要來搶救，不料因此而露出破綻，反中了高漢一拳！

王森叫道：「小趙你自己小心！」他滾至廳緣，雙手在地上一按，彈落天井，挺立起來，看也不看，飛起一脚，向瘦漢面門踢去！

瘦漢一矮身，雙臂伸起，十指如鈎，反抓王森的足踝！王森一沉腰，右脚改了方向，「砰」的一聲，正中其脅下！

瘦漢大叫一聲，退了兩步，脚跟撞及石階，一個不穩，坐在階級上！

痲皮漢目光陰鷙，他慢慢向王森走過去，右手抓住一柄刺刀，渾身上下都散發着一股殺氣！

王森見他年紀大約五十不到，步履沉穩，非在拳脚上浸淫了數十寒暑，不可能臻此，他知道眞正的對手，就是此人，是以也凝神準備應戰！

痲皮大漢大概知道時不予我，稍一頓，立即展開攻勢，他手上多了一柄刺刀，威力大增，加上天井狹窄，對王森是不利，幾番遇險！

王森不敢貿貿然進攻，一味閃避，消耗對方的精力。那瘦漢喘了幾口氣後，又跳下天井，可是痲皮漢嫌他碍手碍脚，反而因爲害怕誤傷了他，而施展不開，是故喝道：「你去帮老郭吧！」

瘦漢對他言聽計從，不敢反抗，跳上廳裏，助高漢向趙華國進攻，這一來，王森又爲趙華國担心走來了，他一急之下，反而讓他想到一個辦法，只聽他大叫一聲，右拳虛打一下，痲皮漢下意識退後一步，揮刀劈來！

王森趁他一退，轉身彎腰拾起一塊干柴。說時遲，那時快！痲皮大漢一退即進，刺刀急劈而下！

王森退無可退，一個轉身，干柴一橫，刀刃砍進柴塊裏，一時抽不動，痲皮漢立即飛脚踢出，可是他慢了一步，急切之間勉强將身子一橫，以左腿抵擋對方那一脚！

痲皮漢這一腿力量奇大，把王森踢翻，但由於他的刺刀仍嵌在柴塊裏，王森身子急退，他右手抓不牢，刺刀連着乾柴飛上屋頂去！

王森身子一退！脚底踩着一塊乾柴，再次滑倒！痲皮漢大喝一聲，擧脚望他胸膛踩下！

## 關鍵時刻

這一脚若讓他踩個正着，王森不死也得重傷！

王森不愧是久歷風浪的好手，在這種情況下，仍能保持冷靜，只見他右手在地上一摸一抄，抓起一根柴塊，反向對方的足踝擊去！

「卜」的一聲過後，柴塊擊中脛骨，痲皮漢那一脚依然踩下，但力道已小了許多！

王森微微側身一滾，柴塊再度擊出，痲皮漢立即縮脚閃開，王森左腿吃了他一記，此刻仍然疼痛難當，自忖站不起來，是以扭腰在地上滾動，柴塊不斷擊其小腿和足踝！

痲皮大漢右脚骨雖未斷，但王森那一擊，力量奇大，使得他一條右腿不能着地，只能單足跳動閃避！

此人亦非庸才，臨危鎭定，閃開柴塊，忽然單足跳起，向廳裏落去，只要他上了小廳，便暫時安全！可是王森比他更快，右腿伸高一撓一掃，痲皮漢失去重心，跌了下來！

他一直留意王森手中的柴塊，沒料到他還有此一着，落地時，來不及卸力，跌得他發昏二十一，王森柴塊再落，這次正擊中其足踝！

「咭」的一道骨頭碎裂聲，伴着痲皮漢的慘叫，响徹雲霄。

廳裏的趙華國以一敵二，手上又沒有武器，幸而他眼明手快，抄起了一張板櫈應戰，勉强可以抵擋，本來他可以退進房裏，反鎖上房門，便可轉危爲安，不過他如果這樣，王森在他們三人的夾擊之下，就更加危險，是以苦苦支撑！

忽然瘦漢一拳向他搗去，趙華國扭腰閃開，高漢的匕首及時刺來，趙華國下意識地擧起板櫈一格！瘦漢手腕一翻，五指抓住一條櫈脚，用力向後一拉。

趙華國連忙沉腰站穩，然後再突然一鬆手，瘦漢失去重心，連退數步，但高漢亦趁此良機，飛起一脚向趙華國踢去！

趙華國被踢得飛進房內，蹭蹬着衝到床前才止住去勢！

與此同時，高漢也揮動匕首衝進來，生死呼吸之間，趙華國抄起床上的一隻枕

頭抵擋!「叮」的一聲響,匕首戳在白瓷枕頭上,滑到一邊去!

趙華國氣力未曾恢復,沒法反攻,五指一鬆,將枕頭向高漢拋去!瓷枕重量不輕,高漢不敢大意,連忙蹲下閃避,枕頭直對門外的瘦漢飛去!

瘦漢剛才的視綫被高漢擋住,等他見到眼前一團白影迎面飛來時,已來不及閃避,急忙舉臂擋格!

瓷枕頭撞在瘦漢的雙臂上,再跌落地上,跌個粉碎!瘦漢雙臂痛得幾乎舉不起來!

趙華國在枕頭拋出之後,連忙又扯起床上的被子,反身罩在高漢的身上,隨即飛身撲去,將他按倒!

高漢慌忙之中,手中匕首向上亂刺,趙華國不及閃開,右上臂被刀尖刺破,鮮血狂流,他連忙滾開,伸腿在高漢後背踢了一脚。

高漢被踢個狗吃屎,趙華國按住手臂跑出去,瘦漢早已從後窗溜掉,而此刻恰是痲皮漢足踝骨碎裂,發出慘叫!

王森從地上爬了起來,勉强地走上小廳,道:「小趙,你看住那痲面漢,俺來對付房裏那個!」

高漢忍痛扯下被子,持刀從房裏跑出來,王森已抄起一條板櫈,像泰山般,立在他面前:「拋刀投降!」

高漢冷哼一聲,揮刀捅去!王森單足一跳,板櫈不擊其上身,却掃其脚!高漢急忙跳起,但王森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將板櫈一翻一拉,櫈脚鈎及高漢的小腿,只聽得「蓬」的一聲,高漢已應聲跌倒在地上!

直至此刻,何新華和黃成等人才聞聲趕至,王森與趙華國才噓了一口氣!

黃成問道:「處長,您受了傷?」

「俺沒事,快替小趙止血!小何、小楊,將這兩人帶回分處!」

× × ×

胡處長聽到消息,立即派人來收拾殘局,同時搜查劉堤子和那個替林雲開門的漢子。

王森返回分處,用藥酒搽了傷患,休息了一陣才能走動。雖然林雲被對方殺死,但一下子又活捉了兩個「活口」,因此立即提審,迫問口供。

那個痲皮漢雖然足傷痛得他臉色變青,又在小楊和黃成的輪流痛毆之下,硬是不肯開腔,這倒惹火何新華,大聲道:「處長,用烙鐵伺候他吧,俺不信他是鐵打的!」

王森敬他是條漢子,伸手止住,道:「他要做英雄充好漢,便由得他,咱們還有一個活口,那人不一定跟他一樣!」

痲皮漢大聲罵道:「王森,你用這種手段,算得了什麼好漢?有種的便慢慢調查!」

王森冷笑一聲:「俺若果不是害怕封城影响民生,也會慢慢調查,既然你們不顧一切,咱們便替民伸寃出氣,打你一頓也不為過!」

痲皮漢道:「你有種的便醫好我的腿,再跟我決一死戰,我不相信你能打得贏我!」

「你根本就沒種,要不剛才便不會倚多為勝,暗中偷襲,還要用刺刀!」王森冷冷地道:「拉下去!」

何新華將他推下去,趁高漢尚未帶到時,王森問道:「小楊你們可看出什麼來嗎?」

黃成道:「他什麼也不說,還能看出什麼來?」

楊鎮想了一下道:「處長,俺看他好像不是咱們山東人!」

「那是什麼地方的人?」

「俺看不出來!」

「是北平人!」王森蠻有信心地道:「他雖然力裝是本地人,但他那口音依然聽出來,就算他不是北平人,也必在那裏住了一般長時間!」

黃成心頭一跳,道:「張仲是太監,他又是北平人,莫非他們……」

話音未落,何新華已將高漢帶到,王森忙止住他再說下去。「叫什麼名字?」

高漢低着頭不答。王森冷笑一聲道:「你以為不開口,咱們便查不出來了?呆鳥!」

高漢囁嚅地道:「宋安。」

「那裏人氏?」

「寧陽人氏。」

老朱在旁插腔說道:「寧陽在這裏附近!」

「原來你便是宋安!」王森冷冷地說道:「俺先對你說清楚,假如你坦白交待,跟咱們合作的話,對你只有好處而無壞處。」

楊鎮接口道:「假如你抗拒的話,只會多招來皮肉之痛,當然將來亦不可能獲得減刑!」

王森道:「你的同伴已經招了供,假如你說的和他所供的不符,效果如何,你當然亦知道!」

宋安臉色比紙還白,顫聲道:「邱橋生真的招供了嗎?」

王森伸手在桌上一拍,道:「現在是俺審你,不是你問我!快答話,誰是你們的頭子?」

「我只跟邱橋生聯系,至於他上面還有什麼人,俺就不清楚了!」

「依你看,他是不是頭領?」

「不是,他上面肯定還有人,但有幾個,咱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在帮內的地位很高!」

「你們是什麼帮?」

「乘龍帮!」

「邱橋生是北平人?他平日叫你們幹些什麼?」

「也沒幹些什麼,咱們只是團結起來,避免讓人欺侮而已!」

黃成冷笑一聲:「你們不欺侮別人,人家已要謝天謝地了!他叫你們暗殺咱們處長,也是為了不讓人欺侮?」

「以前是那樣……最近才有些不同……」宋安吶吶地道:「但俺也不知道他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只知聽令行動!」

王森繼續問道:「他許了你們什麼好處?」

「邱橋生說:只要大事告成,每人起碼有二百個大洋,而且表現好的,不止此數目!」

「大事是什麼?」



「不知道!處長,是眞的!」

王森冷笑一聲:「看來非動刑不可了,小何把火爐烙鐵搬上來!」

宋安幾乎哭了起來:「處長,俺眞的是誠心跟您合作,但奈何不知道,不信便可以問邱橋生,他沒告訴咱們!」

「好,我暫時相信你。春花是誰殺死的?林光呢?」

「殺死春花的是劉堤子,當時林雲通知他之後,他立即跑去叫林光帶春花上路,那知那婆娘一路嘮叨,林光下不了手,是劉堤子代他辦的。」

「現在他們兩個呢?」

「林光早已躲起來了,躲在那裏俺也不知道,劉堤子剛才也在他家房裏,放了槍之後,跑去那裏,俺一直匿在樑上,更不可能知道!」

「你們為什麼會知道咱們要去找劉堤子?」

宋安道:「事實上,咱們由昨晚就開始匿在那裏了,因為林雲被你們抓去之後,咱們便估計你們會來搜查,希望乘機殺死你,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咱們的處境也十分危險,所以都不大願意,最後是邱橋生親自率領……今早有人送信來,說你們就快到,果然不久你們便到達了。」

王森心頭一動,問道:「你們在旅店裏有眼目?」

「是的,那人昨晚已住進旅店,睡在林雲的隔壁房,而俺則半夜就走了,由後門走的!」

王森拋了一烟根給他,示意小何替他點火,他自已也點上一根。「張仲是你們的人?」

「是的,而且他的地位跟邱橋生差不多。」

王森噴了一口烟,目光透過烟霧,落在他臉上。「銀菊當然也是被你們殺死的了。」

宋安忙道:「不是俺,一個是劉堤子,一個是石頭。」

黃成忙問:「石頭是誰?」

「他也是咱們的兄弟,他們殺死銀菊之後,回來兗州便被上面罵了一頓,最近俺都沒見到他。」

王森續問:「梅阿翠現在何處?你們為什麼要抓她?」

「俺聽人說她已經死了,詳細情況俺也不知道,只聽人說上面一直在找一個肚臍上下左右共有六顆痣的女人,而林阿翠就是上面要找的,至於找到她之後,又為什麼要殺死她,俺就不太清楚了。」

「你們抓她是為了她的紅肚兜?」

「那件事俺沒有參與,所以俺也不知道!」

「紅肚兜裏面有什麼秘密?」

宋安用力吸了一口烟,道:「眞的,俺只知道這些!」

王森繼續問下去:「你們一共有多少個人,是不是全在兗州城,總部設在那裏呢?」

「多少人俺也不詳細,不過照俺的估計少說也有一百個人,劉堤子住的地方,便是個聯絡點,房子是上面賃來給他住的。」

王森趕緊加上一句:「邱橋生住在那裏?」

「他住在水溝巷九號,那裏只有他跟一個女人住!」

王森向楊鎮及黃成打了一個眼色,他兩人立即出去,老朱稍為一頓也跟着出去,王森通知另一個偵緝隊員,叫他出城請胡平帶隊進城。

「邱橋生家裏除了那個女人之外,還有什麼人?」

「好像沒有,他嚴禁咱們隨便去找他,通常要有急事才去,俺也只是去了兩趟,只進過客廳。」

「那女人是什麼人?」

「是個三十多歲的啞巴,替他燒飯洗衣服的!」

「他是北平人,來了山東多久?」

「這個俺就不清楚了!」

王森叫何新華拿紙筆給他。「你把他們乘龍帮的人名和地址寫下來!」

宋安急道:「俺所認識的有限。」

「你知道多少,就寫多少,還有,以你所認識的,誰的地位最高?」

「第一是邱橋生,其他的像劉堤子,還有剛才溜掉的瘦皮猴,地位也不低。」

「林光呢?」

「他地位跟俺和林雲差不多,但上面說他口風很緊,好像要升他!」

「哦,他口風怎樣個緊法?」

「上面叫他做了許多事,他一來不怕死,二來連他老婆也出賣了,為了替張仲掩飾身份,他甚至叫他老婆也去求張仲作法求子。」

王森見再問不出什麼新鮮事,便叫何新華將他押回去,宋安道:「處長,你幾時才肯放俺?」

王森道:「就算俺現在肯放你出去,相信你也不敢出去吧,總之你肯跟咱們合作,法官自然會酌情減刑!」

胡處長笑道:「王處長,想在安心了吧,本案指日可破!」

王森搖搖頭,道:「現在掌握到的,還沒有一條足以令對方致命的,你知道幕後主使人員是誰嗎?現在他在那裏嗎?知道他為什麼要那件紅肚兜嗎?」

胡處長笑道:「現在雖然不知道,但相信很快便能水落石出,說不定現在黃成已知道了!」

王森雙眉不展,喃喃地說道:「如果俺沒有猜錯的話,邱橋生家現在已經沒有人!而且俺最担心的是怕那人已不在兗州,甚至他已經得手,離開山東,到別處隱名換姓!那麼,這一件案子,便無從了結了。」

胡處長笑道:「王處長何必太担心,這些年來,您幾時失敗過?」

「那是因為俺運氣好,但一個人不會永遠都好運!」

話音剛落,楊鎮已衝了進來,道:「處長,邱橋生家沒有一個人。」

王森淡淡地道:「俺早已料到了!他們人呢?」

「俺叫老黃他們再繼續搜索,還有老朱在旁協助,也許可以找到。」

「好,你去休息吧!」

楊鎮剛出去,又走了入來,道:「處長,老胡他們來了!」

王森精神一振道：「叫他快進來。」

胡平原不用楊鎮通知已走了進來：「處長，有急事？」

王森見到他，又冷靜下來，問道：「老胡，你們吃過飯沒有？」

胡平原回答道：「咱們剛到，還沒吃飯！」

王森道：「咱們也還未吃，胡處長，請你派人買些飯菜來！」

胡處長知機地出去，王森又轉頭道：「小何，看小趙身體怎樣，如果沒事的，請他到會議室去。」

× × ×

分處的會議室，自然不如總局的寬大，但這次參加會議的人，不超過十個，因此也不見得狹窄，王森首先道：「各位兄弟，本案發展至今，已到了關鍵的時刻，希望大家動動腦筋，看看對方還有沒有漏洞，未讓咱們發現的，小趙，你對兗州的情況他最熟悉，由你先報告一下，至於審訊的結果，小何轉述！」

趙華國由他去中村調查說起，一直說到在劉堤子家受傷，黃成等人趕到，抓到邱橋生和宋安為止，何新華接着將審訊的情況細說了一回。

王森道：「大家發表意見。」

不料飯菜已送到，衆人只好先吃飯，江振華邊咬着饅頭，邊道：「兗州城並不大！咱們將全城翻了過來，也用不了多少天。」

楊鎮瞪了他一眼，道：「那傢伙在額頭上刻着四個字：乘龍帮主。」衆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江振華不悅地道：「有什麼好笑，處長要咱們踴躍發言嘛，何況咱們可以……可以……」

楊鎮笑問道：「咱們可以怎樣？」衆人見江振華答不上來，又哄笑起來。

王森道：「小楊你說你的看法吧！」

楊鎮道：「俺認為咱們現在可以再提審邱橋生！剛才他不肯說，但現在宋安已招供，說不定他亦會改變主意！」

黃成道：「俺說他一定不會招供！剛才咱們打了一頓，他還是不開口。」

胡平原道：「俺却認為可以再試一試！」他轉頭問道：「小黃，你們剛才去搜邱橋生的住所，可有留意下面！」他手指往地上指一指！

王森「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脫口道：「不錯，俺剛才竟然忘記交代他們！」

黃成搖搖頭道：「俺自己也忘記，嗯，我現在再去搜一搜。」

王森問道：「大家還有沒有意見，假如沒有的話，請老胡提審邱橋生，其他的跟俺一齊去水溝巷邱橋生家！」

何新華道：「處長，您的脚傷！」

「俺已經沒事，你跟小趙留下來。」

王森首先開門出去，何新華立即將自己的槍遞給他，王森不忍拒絕他，一笑接下。王森到了大堂，總結上次的經驗，恐怕對方在屋內再伏奇兵，便將大部分的偵緝隊員拉走，還請老朱跟小唐協助。

一行人浩浩蕩蕩到水溝巷，黃成跟楊鎮各帶幾個人先進屋搜查，王森問老朱。

「這巷子名叫水溝巷，為什麼又不見有水溝？」

「這是條暗溝！」老朱指指地下。「水溝就在咱們脚底下！一直通到泗河！」

王森在小巷兩頭佈置了防衛人員，而且還派了四個人站在屋頂監視，待他弄好這一切，楊鎮已派人來通知，說屋子裏沒有人。

一行人進入邱橋生家，這裏比劉堤子所住的地方稍大一點，但屋子已很舊，四房一廳，外加一個灶房，天井裏還有一口井，不過井水已幾乎枯乾。

王森見只有兩間房沒有床鋪，其他兩間一間有一張桌子，似是書房，另一間則空着，偵緝隊員報告，雖然只有兩張床，却搜到五六張草蓆。

王森最緊張的是地窖，因此忙道：「這些暫時不要管，吩咐大家搜遍屋裏每一寸地方，不但止要留意地上，連牆壁也不可放過。」

雖說邱橋生家面積不大，但要仔細檢驗，倒也不能一蹴而成，王森又派江振華下井搜查，眼看已將完成，忽然遠處傳來一陣激烈的槍聲！

王森忙道：「快查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槍聲不絕，王森也耐不住，道：「楊鎮，你帶十二個人留在這裏，其他人都跟我去。」

楊鎮道：「處長，這裏不用看守，咱們也去吧！」

「不行，提防這是對方的調虎離山計！」王森話未說罷，已衝出大門，向巷口跑去，剛出水溝巷，只見老朱跑過來，他忙迎上去：「什麼情況？」

「有人去分處刦人。」

「什麼？」王森臉色一變，「好大的胆子，大家分散向分處前進，一個也不能漏網。」

× × ×

胡平原叫何新華將邱橋生帶上來，他坐着抽旱烟，一連點了兩鍋烟，還是一言不發，邱橋生就像死人一般，站在桌前，一動也不動，一對眼睛却望着屋頂。

胡平原立即意識到，遇到一個強勁的對手了，只怕不用霹靂手段，不能完成任務，當下喝道：「跪下。」

邱橋生依然不動，胡平原向何新華打了個手勢，何新華喝道：「你耳朵聾了不成？」忽然抓起牆角的一條木棒，向他雙脚掃去。

邱橋生既不閃，也不跪，依然故我。何新華木棒連擊五記，都不能奏效，他一怒之下，走到邱橋生背後，忽然伸脚往他腿彎處踢出。

這一來，饒得邱橋生武功高強，也抵受不住，雙脚一軟，跪倒地上，但他膝頭剛站地，又挺身站起來。

「他媽的，」何新華再一棒掃過去，這次恰合掃中他的足踝，觸動傷患，只聽他慘哼一聲，彎腰俯伏在地上。痛得他額角淌出汗珠，吡牙皺眉，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出來。

胡平原喝道：「邱橋生，你是個好漢，可惜宋安的骨頭沒你的硬，他已經招供了。」



邱橋生還是緊閉着嘴，胡平原冷笑一聲：「天下間最愚蠢的人，便是被人利用，不但不生悔意，而且替人揹罪！」

「你錯了……」邱橋生喘着氣說道：「我是心甘情願的……不是被人利用，而是我利用別人……世上沒有人可以利用到我！」

胡平原忖摸一下他的話意，忽然長笑道：「你以為咱們會相信你便是乘龍帮帮主？」

「事實上我就是乘龍帮帮主！他們不知道，乃是我特意故佈疑雲！」

胡平原道：「換作是別人，也許便被你瞞過，但却瞞不了我，也瞞不了偵緝大隊成員！」

「你們不相信我也沒辦法，而且我根本不強求你們相信！」

「你什麼都不肯說，却肯自承是乘龍帮帮主，你說咱們會相信嗎？你還是老實招供吧，你的上司，是不是昔日滿清的走狗，是不是清廷內宮的宦官？」

邱橋生冷哼一聲：「既然宋安已經招了供，又何必浪費時間來問我？」

「咱們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難道你自己不要？」

邱橋生淡淡地道：「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邱某從不把生死放在心上！」

胡平原又開始裝第三鍋烟了。「你家裏那個啞巴的女人，跟你是甚麼關係？」

「他只是我僱來的女僕！」

「從北平僱來的？她是讓你弄成啞的嗎？」

「隨你們怎樣說，你們大可以去問她，她在我家裏住！」

胡平原冷笑一聲：「你是明知她匿起來，然後才這樣說的！但只要她未死，就算她是又聾又啞，咱們也有辦法叫她招出來，屆時你的罪孽又更重了！」

邱橋生哈哈一笑。「那也不過是難逃一死！我根本沒想到要活着出去！」

× × ×

與此同時，分處外面結集了一大批百姓，要求封城搜查政策早日解禁，胡處長派專人在門外解釋，人羣中有人道：「咱們每天要出城做生意，現在沒有生計，政府是否津貼咱們的生活？」

那人解釋道：「這只是一時權宜之計，希望老鄉們克苦幾天，抓到那批歹徒，對大家安全都有好處！」

又有人大聲叫囂。「但現在咱們便活不下去，政府為甚麼不施粥派飯，鄉親們，大家回去把草蓆被子拿來吧，咱們就睡在這裏，等政府接濟！」

那人沉着臉道：「你們聚衆鬧事，可是犯法的！」

「犯你媽的法！反正大家都活不成了，不如打他一頓出氣吧！」

有人高叫，亦有人行動，幾個漢子衝上台階，扯住那人痛毆，分處裏面的人聽見喊打聲，都衝了出來，擧槍喝道：「立即散開，要不開槍！」

「砰！」人叢中不知是誰朝他開了一槍，那人尚未開槍便已仰天而倒！偵緝隊員立即開槍，但這一來却造成更大騷亂！

利那間，槍聲卜卜，偵緝隊員不知對方竟然有這許多槍械，連傷數個，其他的都退了進去，外面的人却亡命衝入去！

槍聲驚動了守在後面的守衛人員，分派了幾個人走到前面支援，可是當支援人員一離開，後牆便出現了幾管槍，一陣激烈槍聲過後，四個守衛人員都躺在地上。

暴徒們用大鐵剪刀，剪掉牆頭的鐵綫網，跳進後院，向內挺進，他們對分處的分佈十分熟悉，筆直向地下密室走去。

審訊和扣押都在地下密室，入口有度鐵門，一個暴徒大力拍門，拍得非常急促，使得在裏面的守衛，來不及思索便將門打開。

外面的暴徒，一把將他扯了出來，扼住其喉嚨，那兩人用力掙扎，但不久便因窒息而暈倒，幾個暴徒立即沿着石級走下去。雖然他們動作乾淨俐落，但因守衛開啓鐵門時，發出聲音，使得何新華跟趙華國都有了感覺，趙華國因受傷，由何新華筆錄，是以他走到鐵柵前探視。

當他見到上面衝下四五個大漢，手持手槍，便知發生意外，連忙退後，同時叫道：「有敵人！」他右臂受傷，以左手持槍，連發兩槍，都未能命中，反惹來對方反擊！

趙華國急忙退後，何新華反應也快，立即推倒桌子，伏下，同時叫道：「胡隊長小心！」

胡平原年紀雖大，但他經驗老到，立即縮在審訊桌下，掏出槍來，正想衝出去將邱橋生抓回來，可是對方的子彈已密如雨地傾射過來！

胡平原恐怕趙華國與何新華兩個人匿在一張小桌下，不足以遮蔽，冒險探頭，他手上的快慢機，一下子便將一梭子彈發射出去！

這梭子彈，把站在前面的兩個暴徒放倒，也使他們的火力稍遏，何新華和趙華國也乘機反擊，又有一個暴徒躺下，剩下的那兩個，立即轉身飛逃，由石階跑上去，由於角度問題，火力射不到，何新華只好拿出鎖匙，把鐵柵打開。

趙華國第一個衝出來，何新華手快，一把將他拉住。「老趙，你受傷，還是讓俺來！」他剛跑上石階，上面又傳來一陣激烈的槍聲！

何新華來至鐵門後，探頭望了一下，見那兩個暴徒已倒了一個在地上，另一個貼壁而立，跟走廊上的偵緝隊員對峙！

何以華槍還未遞出去，那暴徒已先發難了，子彈射在槍管上，何新華只覺手指發痲，手槍脫手飛落地上。

與此同時，外面又傳來一陣槍聲，何新華奪過趙華國的槍，道：「他媽的，不給一點顏色他看，還以為咱們膿包！」

他心頭雖然蹩了一股怒火，但在偵緝大隊多年的訓練，使他未失冷靜，慢慢探頭向外看了一下，原來那暴徒也已倒地，手上的槍丟到老遠！

何新華叫道：「兄弟們，俺是何新華，都解決了，快過來！」

走廊上有人問道：「小何，你知道俺是誰嗎？」

何新華道：「你是小鄺，鄺力强！快來，老胡不知受傷了沒有？」他彎腰拾起石級上的左輪槍，他的槍給了王森，這柄左輪槍是向分處借來的。

趙華國巳先他返回鐵柵，問道：「胡隊長，您沒事吧？」

胡平原搖搖頭，道：「他們目的只是邱橋生！」他指指地上，邱橋生身子巳如蜂巢般，少說也中了十彈！

趙華國罵道：「操他奶奶的，俺從未遇過這樣的凶悍的敵人！」

胡平原詫異地看了他一眼。「俺也從來未聽你說過粗話！」

× × ×

當王森率領人馬趕回分處，暴徒早巳散去，他略問了情況，便派了一部分人給老朱指揮。「老朱，立即調查，這不是偶然的！小黃，你帶幾個人回去支援小楊，提防他們又施回馬槍！」

江振華道：「他媽的，處長，他們好像準備跟咱們大幹，咱們也不必跟他們客氣！」

王森訝然道：「奇怪，他們來這一招有甚麼作用？」他邊說邊向內走。

胡處長迎面走出來，道：「由後院潛進來的暴徒，都巳死了，不過咱們也死了五個人，還傷了好幾個！」

王森一聽，立問：「老胡他們呢？」

「還在地窖裏，聽說他們都沒事，只是邱橋生被暴徒打死了！」

「原來他們目的在此！」王森快步衝下地窖，邊走邊大聲問：「老胡，邱橋生還有救嗎？」

何新華道：「他中了十多槍，大羅神仙也救不了！」

胡平原臉色十分沉重，他烟鍋裏的烟絲巳熄了火，但仍用力地抽吸着。「想不到他們還來了這一招！」

王森道：「俺從來未遇到這樣的對手，你說他們這樣做有甚麼目的？」

胡平原道：「俺正在想這個問題，就是想不通！」

王森道：「立即開會！」

× × ×

會議室裏只有幾個人，但這次邀請了胡處長和當地的偵緝部長梁立挺。王森說出他想不通的問題：「任何一個犯罪集團，在自己被注意時，都會偃旗息鼓，等風聲平靜之後，再東山復出，這一趟爲甚麼跟以前不一樣？他們攪什麼花樣？」

在座的人雖然都是經驗豐富之輩，但也未碰過這種情況，一時之間，竟無人發言，良久，何新華忽然道：「處長，他們會否又是施調虎離山之計？」

王森心頭一跳，脫口道：「不錯一定是如此！而且他們行事的地點，也必定在附近！」

胡平原接道：「假設他們抓走梅阿翠是爲了一張藏寶地圖，而這張地圖被她義父梅陶得到，縫在紅肚兜裏，乘龍帮得到地圖之後，便開始去開採，爲了轉移視綫，所以他們拚命在兗州鬧事！」

江振華也道：「不錯，一定是這樣，問題是他們去了那裏搜掘！」

胡處長搖搖頭，道：「但咱們早巳封城，照說他們不能離開！」

江振華道：「他們額上沒有刻着字，就算離城，也查不出來！」這本是楊鎮取笑他的話，現在他卻拿來反駁胡處長。

在座的人都沒有笑意，王森想起以前曾發生過一宗借水溝轉移的案子來，忙問：「水溝巷的水溝有多大？」

梁立挺道：「很大，而且經過幾條巷而到達泗河！」

王森道：「他們一定是由水溝離開的，立即行動！」

## 意外的收穫

王森再度率人到邱橋生家，楊鎮等人剛搜查完畢，向他報告：「處長，咱們巳查遍每一寸地，都不見有地窖和複壁！」

「天井有沒有水溝？」

「有，靠大門有塊青石板，下面是水溝！」

王森道：「快將石板撬開！」

家人進屋找到一把鐵鑿，楊鎮和黃成親自動手，將那塊石板撬開，下面果然是水溝，水溝很深，離地面足有一個人高，水溝裏的水不多，而且甚是暢通。

王森道：「誰肯跟俺下去？」幾乎所有的人都表示都跟他下去，王森回頭道：「老胡你帶些人守在上面，其他人跟俺下去！」

他首先跳下水溝，下面的水只到膝蓋，裏面臭氣薰天，幸好頭頂上的石板隙縫甚大，尚有通氣之效，否則更加難受！

走了一程，見旁邊有條岔道，微光下尚能視物，估計這岔道不太深，王森叫背後兩個跟自己進去，其他人則繼續前進。

這岔道果然只有十來丈深，到最後一段，地勢竟然向上傾斜，露出地底，王森心頭一動，回身向手下打了個手勢，他首先奔上去，那裏高度不足以直立，王森彎着腰，由石隙中向上窺望。

他覺得上面似乎是在一棟巨宅之內，於是召來兩名手下，其中一個與他合力將石板頂起，再將它推在一旁，王森雙手在邊緣上一拉一按，便爬了出去，他果然沒有看錯，那是一棟院子，庭院中還種着幾盆花，廳裏的佈置也頗像樣。

那兩名偵緝隊員，也跟着爬上去，王森正想開腔問有沒有人，忽聞裏面傳來一個脚步聲，他向後打手勢，三人立即匿了起來，一個匿在花盆後，一個匿在石階下，王森則竄上廳，匿在木柱之後。

一忽，由暗廊裏走出一個漢子來，那漢子賊頭賊腦地向外探望，王森忽覺此人，有點面熟，心頭一動，身子如離弦弓箭射去！

那漢子一見，轉身便逃，王森自後抱住他後腰，將他扳倒，那漢子倒在地上依然掙扎不止，王森手肘一沉，擊在他小腹上，另外兩個偵緝隊員，雙雙搶過來，抓住他的雙臂，拉了起來。

王森忽然醒起，此人便是林光，他在照片上看過，當下抑不住內心的喜悅，道：「林光，屋子裏還有沒有人？邱橋生的下場，相信你巳知道！」

「他……不是被你們抓住了嗎？」

「難道你還不知道，邱橋生巳給你們派人殺死了，只要你落在咱們手中，他們便不會放過你！除非你能跟咱們通誠合作，咱們自會負起你的安全責任！」

林光臉色一變。「俺什麼也不知道，其實俺也害怕他們會殺俺，所以一直匿在水溝裏！」



「不用吃飯？」

「水溝四通八達……隨時都可以走上來！」

王森喝道：「屋子裏還有沒有人？」

「沒有。」

「這裏是誰住的？」

「是……是邱橋生的哥哥的住宅！」

王森心頭一怔，忙問：「他哥哥叫什麼名字？是什麼身份？你們兩個下水溝叫他們回來！」

「他哥哥叫艾乘龍！」

「爲何不同姓？」

「爲了掩人耳目，所以他們改姓！」

「你怎會知道這許多事？你在乘龍帮裏不過是名小卒！」

「這是俺自從春花被殺後，恐怕自己也會被殺，所以潛回來，暗中打聽的！」

「春花不是跟你在一起？」

「是的，但劉堤子追上去殺死她，俺立即溜掉，然後再潛回來，俺在這裏聽見邱橋生和他哥哥說話！」

「艾乘龍身邊只有一個人？」

「不止，還有兩個貼身保鏢，聽說都是往日宮內的侍衞！」

王森再問：「艾乘龍實際上是什麼身份？」

「俺也不清楚，只知他跟清廷皇帝有親戚關係！」

「他們做案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了一批寶藏！」

「艾乘龍現在在何處？」

林光說道：「俺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們要去挖掘寶藏，臨行時叫邱橋生，製造那些事端，將偵緝大隊吸引住，以利他們行動！至於他們去何處挖掘，俺眞的不知道！」

「這屋子裏眞的沒有別人？邱橋生家那個啞巴女人呢？」

「俺沒有見過！」

「艾乘龍是幾時離開這裏的？」

「就是林雲被你們抓去，春花被殺那一晚！艾乘龍帶了五個人離開，但沒有一個是女人！」

說着楊鎮等人已紛紛由水溝爬上來，王森立即下令搜查此屋！他則繼續盤問林光，可惜林光所知道的，也只是這些。

過了二十多分鐘，黃成推着一個滿身骯髒的女人出來。「處長，這女人剛由水溝裏爬上來！」

那女人皮膚極白，看來巳三十多歲，眼尾巳有皺紋，身材比較豐腴，瞪着一對驚慌的眼睛，望着王森。王森溫聲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女人指指嘴巴，表示自己是啞巴，王森恍然大悟，原來此人即是邱橋生的女僕！他立即帶着幾個人，押着兩個犯人回分處。

要想從啞巴女人嘴中挖出資料，就一定非胡平原不可，因爲胡平原懂得手語！

審問依然在地窖的鐵柵裏面。胡平原向她打了一番手勢，道：「處長，他說她是宮女的一個私生女，小時候離宮時，讓人弄啞了。來濟寧巳有七年時間，以前則跟着邱橋生在山東四處流浪。」

「問她艾乘龍的身份和下落！」

兩人又打了一番手勢，胡平原再度解釋。「她說清廷未滅亡之前，把宮內的財產分成幾份，派人押送去東北，準備他日東山復起，但有幾起押送的人中途叛變，私吞財產，現在他們要找的便是由一個叫陶凌押送的一批！」

王森心裏忖道：「梅陶大概是陶凌的化名，他大概因爲受了傷，只能將宮內的財產變賣，所以埋藏了起來，卻將埋藏的地址，綉在紅肚兜裏！」當下道：「問她艾乘龍去那裏挖掘！」

兩人打了一下手語，胡平原又解釋。

「她說艾乘龍去濟寧挖掘！」

王森一拍大腿，道：「原來這麼近，難怪他們要不斷在兗州生事！」

胡平原再問她濟寧的詳細地點，但啞女也不知道。胡平原再繼續詢問，終於弄清楚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原來艾乘龍的父親是滿族人，在清廷當過武將，他自己則是宮內的侍衞長，有心取得那批寶藏，以作後圖。

當他們找到陶凌時，陶凌舊傷復發，只剩下半條命，吃他們一陣拷打，便一命嗚呼。其後他們又找到陶凌的一個手下，這人曾與陶凌一齊生活過，後來恐怕被人發現，所以分開來住。他們在此人口中只查到陶凌將藏寶圖縫在梅阿翠的紅肚兜裏，而梅阿翠的肚臍四周則有六顆痣。

艾乘龍於是派人四處找尋一個肚臍有六顆痣的女人，後來張仲想出一個「作法求子」的辦法來，最後幸運地被他們找到梅阿翠，並得到地圖，可是藏寶圖只有綫條，沒有文字。

艾乘龍又花了許多精神，才從圖上看出那是在濟寧城裏，因此匆匆由水溝離開兗州。

× × ×

王森首先打電話給濟寧分局黃揚義，請他立即着手進行調查，省偵緝大隊在天亮之後，便出發趕赴濟寧。

晚上王森又召開會議，扼要地交代了一切，然後命令手下早點休息，明早開赴濟寧，作最後的大戰。

## 擒龍

大軍跟上次一樣，五輛摩托車先行，大卡車隨後，王森當然是首批出發，摩托車在次日上午九點多鐘，便到達濟寧。

王森三步併作兩步走進分局，卻與黃揚義在大廳相遇。「老黃，有消息嗎？」

黃揚義道：「咱們忙了一夜，全城竟然沒有一處可疑的地點！」

「無人挖掘地下？」

「就是不見！」黃揚義問道：「會否是對方故意提供假消息，迷惑咱們？」

王森點上烟，在大廳裏踱步，他覺得黃揚義的看法，可能性不大，沉思了一陣道：「局長，請暗中派人查問那些職業介紹人，看有沒有人委託他們購買房舍！」

黃揚義看了他一眼，沒說一聲，立即通知王大營和韓義派人去調查，邊又招呼偵緝隊員到裏面休息。

過了個多鐘頭，王大營帶着一個漢子進入分局，向王森報告：「處長，這人說有人叫他跟大東二巷十六號的業主接洽，出高價購買其大屋！」

王森道：「那人住在何處？」

「他住在花巷二號的一棟磚屋裏！」

王森立即派人到那附近佈防，同時繼續審問：「成交了沒有？」

「起初業主不肯賣，但那人價錢越付越高，最後終於成交，業主在後天之前就要搬離。」

「買房子的人叫什麼名？多大年紀，樣子如何？是不是本地人？」

「不是本地人，他自己說是銅城人，因爲認爲大東二巷那裏風水好，可以治好他兒子的病，所以一定要買下來！嗯，他大槪三十多歲，自稱姓歐陽的！」

王森大聲問道：「花巷二號的業主是誰，有什麼人住在裏面？」

黃揚義道：「俺立即派人去調查！」

王森回頭道：「請你在局子裏休息一下，到適當時候，自然會放你回去！」

× × ×

調查的人已回來，道：「處長，花巷二號的業主原是顧章，顧章死後，留給他兒子顧雁，現在只住着他一個人！」

「顧雁這人平日以什麼爲活？」

「沒什麼工作，大槪他父親死後還留下點錢給他，而他也未成親！不過此人只喜吃喝玩樂，倒無大惡！」

王森叫他下去，却走到黃揚義辦公室，仔細觀看濟寧市的街道圖，把花巷附近的地形都記熟了。現在他已肯定艾乘龍等人就住在那裏，只是經過數次的交鋒經驗，他不敢再貿貿然行事，要等手下到齊之後才行動。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再過了半個鐘頭，胡平原才率領大軍到達，王森立即在會議室裏召開幹部會議，又在黑板上繪出花巷四周的地形，先簡述了調查的結果，然後分配人手。

二十分鐘後，數十個偵緝隊員便將花巷四周包圍住了，慢慢向中心挺進。

當王森來至花巷後，立即用廣播筒呼叫。「請附近的居民留意，由現在起，請留在家裏，緊閉門戶，附近可能即將發生槍戰！」

叫聲引起居民的注意，同樣亦引起花巷二號宅內的人的注意，屋子裏住着七個人，個個臉色都甚是難看，而業主顧雁更是面白如紙！

除了他之外，廳裏還有劉提子、石頭、兩個年老的保鏢，章師傅和柳師傅，一個面白無鬚，說話陰陽怪氣，目光陰鷙的瘦老頭葉公公，另外一個坐在高背椅上，戴着一對西洋墨鏡，穿馬褂的高大漢子，手提長烟杆，不斷地撫弄着，似乎在想着什麼心事！

石頭首先忍不住，道：「你們說，王森他們是不是追來了？」

劉提子道：「你別怕死，他又不是神仙，怎算得到咱們會來這裏？」

話音剛落，外面又傳來王森的叫聲：「花巷二號宅內的人聽着，你們已被咱們包圍了，速速拋出武器，高舉雙手出來投降！」

衆人臉色又是一變，艾乘龍伸手托一托墨鏡，道：「小劉，你的槍法最準，先找個有利的地方，給他一記冷槍，算是咱們的答覆！」

劉提子猶疑了一下，終於長身走到窗後找尋機會。艾乘龍嘿嘿笑道：「你們害怕麼？告訴你，中槍而死，不過是一刹那間的痛苦，但坐幾十年牢，痛苦却是長期的！」

王森喊叫聲又傳來：「艾乘龍，你逃不了的，還是趕快出來投降才有活路！」

艾乘龍繼續對手下道：「咱們的事業就像做生意一樣，需要冒險，也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咱們在這裏，易守難攻，能殺一個够本，殺一雙便有賺了，還有什麼好怕的！再說做了這許年的英雄，總不能臨死前才做狗熊！」

這些話像興奮劑般，令衆人臉上都是一亮，只有顧雁仍然垂着頭。艾乘龍道：「小顧，你是不是要投降，如果是的話，請隨便，俺絕不勉强你！」

顧雁尚在猶疑，那知道外面的王森又指名勸他投降，他咬一咬牙，道：「帮主，當日俺加入本帮，可沒想到會幹出這許多事來，而且咱們也不知道你有這些計劃，所以……」

艾乘龍道：「你不用再說，我已說過，絕對不會勉强人！請吧，不過請不要供出咱們的底細！」

顧雁一拍胸膛，道：「俺顧雁可不是沒義氣的人！諸位兄弟請了！」他又向艾乘龍抱一抱拳，然後出廳。就在他轉過身去時，艾乘龍雙眼便閃過一抹殺機，只見他烟杆一抬，忽然「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從烟鍋中飛出，正中顧雁的後背！

顧雁大叫一聲，艱辛地轉過頭來，道：「你不是說隨便俺嗎？」

艾乘龍低頭吹吹烟鍋上的青烟，淡淡地道：「不錯！但俺也沒說不殺你！你有叛變的自由，老子也有懲戒手下的自由，公平得很！」

說着他忽然拋下烟杆，站了起來，道：「大家準備『賺命』吧！小劉，外面情況怎樣？」

「有很多人，似乎不大妙！」

「上屋頂搶佔有利地位！」

石頭立即扛了一具高梯來，放在廳中，然後爬上來，用力推開天窗，慢慢探頭出去觀察。「砰砰」幾道槍聲響起，石頭大叫一聲，「巴」地一聲，跌了下來；衆人一望，見他頭上已不見了半邊腦袋，不由都變了臉色，連艾乘龍也呆了一呆。

他起初還以爲王森一時之間調不到這許多人，只是出言嚇恫，現在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

劉提子罵了一聲：「他媽的，想不到他們這樣快就來了這許多人！」

王森的聲音又在外面響了起來：「艾乘龍，這是一個警告，你完全沒有機會了，咱們有炸藥，有手榴彈，你殺了這許多人，咱們絕對不會跟你客氣！」

葉公公長嘆一聲：「想不到咱們功虧一簣，壯志未酬，實在死得不甘心。」

話音剛落，院子裏傳來一個震耳的爆炸聲，連屋頂也似乎受到震盪，樑上的灰塵紛紛揚飛了下來。

柳師傅說道：「只可惜咱們有力用不上！」

艾乘龍忽然拾起那根烟杆，裝了一顆子彈進去，道：「咱們投降。」

（以下轉入第一弍二頁）



# 活神仙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 狡詐大毒販

張木愁眉苦臉地坐在施達的對面，施達的心中，則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施達是一個交遊廣闊的人，他有各種各樣的朋友，但是在他所有的朋友之中，却再沒有一個像張木那樣古怪的了。張木受過高深的敎育，有一份很好的職業，也可以說得上一表人才，可是不知怎地，他年紀輕輕，却最喜歡算命、相面、看掌紋、排八字那一套。遇到什麼地方有西藏喇嘛，或是印度來的大師，不論他多麼忙，他也得去請敎一番，要求指點迷津。

當他聽到人家說他好時，他就眉開眼笑，當人家說他不好時，他就愁眉苦臉，終日鬱鬱不歡。當張木推開施達的辦公室門，苦着臉走進來時，施達已知道他一定又是去找過什麼大師，聽了一些倒霉話回來了。

施達交叉着手，放在寫字枱上，道：「小張，這次，你又去找了什麼人？」

張木一本正經地道：「活神仙！」

施達實在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那活神仙，是從西藏來的，還是喜馬拉雅山雪人的弟子！」

「別開玩笑！」張木不以爲然地說：「這位活神仙，早年曾在華山受藝，精於相術，更難得的是精通紫微神數，上通天象，算人休咎，靈驗無比！」

張木一連串地說着，而施達爲了忍住笑，他腰腹部的肌肉，甚至已在隱隱地作痛！

## 冒充活神仙

他一手按着肚皮，道：「好了，他對你說了些什麼，是不是說你的女朋友會給人搶走？」

「那倒不是，他算定我今晚子時之前，會大大破財，」張木苦笑了起來，「他甚至於連破財的數字都說了出來，是三萬元。」

「噢，你有那麼多錢？」

「如果沒有，我也不用愁了，這個月，我做了幾單生意，昨天才收到對方的一張三萬元支票，今天早上才存進我戶口中的。」

施達站了起來，道：「小張，我看你別胡思亂想了，錢存在你的銀行戶口中，不是你簽字，誰也取不出來，只要你把定了宗旨不簽支票，人家有什麼辦法？你也不是沒有知識的人，却去聽什麼活神仙的胡言胡語！」

「話不是那麼說！」張木忙分辯着：「那活神仙眞靈，他知道這三萬元，是意外的收入，是今天才得到的，他算出我今天得這筆財，今天失去，你想，我怎麼能夠不着急？」

施達呆了一呆，但是他仍然笑着，道：「這樣看來，那活神仙倒多少有點道理，可是你來找我，又有什麼用？我也無法破活神仙的法！」

張木搖着手，道：「施達，我知道你神通廣大，而且，你和警方人員，也很熟悉，我想請你陪我到今夜十二時，有你和

我在一起，大約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一過了那幾個惡時辰，我就不會破財了！」

除了太相信那一套之外，張木倒並不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兩人也不止一次，玩得很高興，甚至玩到天亮，答應他的要求，本就沒有甚麼，但是施達的心中，卻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他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你一定要我陪的話，自然沒有問題，只不過我要勸一勸你——」

施達的話還未曾說完，張木已然道：「我知道你要勸我什麼了，如果今晚午夜之前，我不破財，那麼，我以後不會相信這個活神仙了！」

施達望着張木，搖了搖頭，因爲張木只說不信這個活神仙，如果又有什麼人，再掛上「活神仙」的招牌的話，他還是一樣會相信的。

施達道：「我今天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你得等我兩小時，然後我們一起去吃飯，吃完飯再去看一場電影，然後到夜總會坐坐，時間就過去了！」

張木的神情，總算不再那麼愁苦，道：「那好得多了！」

施達自管自處理他的事務，張木爲了避免破財，只得坐在施達的辦公室中。然後，按照施達的計劃，他們一起去吃晚飯，看了一場電影，是什麼煞星之類的，看完了電影，走出電影院時，已是十一時半了。

離午夜已不過半小時了，仍然沒有什麼事發生，而張木的神情，卻顯得更緊張起來，因爲那是最後的半小時了，說不定，意外就在那半小時之中發生。

當他們走進那家夜總會的時候，已是十一時四十五分了，他們在酒吧前站了一會，才有了兩個位置，施達要了酒，喝了一下，起身向廁所走去。

當施達走向廁所的時候，張木看了看手錶，像是要講些什麼好。

但是，顯然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將想講的說出口來，是以，他並沒有說出口來。

施達自然知道他想說什麼，他知道張木是想叫他不要離開，但是，距離午夜，只有十分鐘了，夜總會中，還會有什麼事發生。

施達聳了聳肩，走進廁所，他只躭擱了大約兩分鐘，就回到了酒吧，可是當他來到吧前的時候，他卻不禁呆了一呆。

他的位置還在，面前放着酒，可是張木卻不在了，那位置上，坐着一個面目很陰森的男子。

施達忙問吧內的侍者，道：「請問，剛才在這裏的那位先生，到哪裏去了？」

侍者翻着白眼，愛理不理地說道：「我怎麼知道？」

施達忙翹起了足，向夜總會內看去，他想，或者是張木遇到了什麼熟人，過去交談了。夜總會中的人十分多，光綫又黯淡，要找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施達無法看得清那麼多人中是不是有張木在，他只好一張桌一張桌走過去看。

十分鐘後，他已可以肯定，張木不在這間夜總會之內了。

施達的心中，多少有點奇怪，他才離開了那麼短的時間，張木可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施達再回到酒吧之前，剛才坐在張木曾坐過的位子上的那男子也不在了，施達又向那侍者問道：「和我一起來的那位先生，他叫了一杯馬天尼，他是付了錢之後離開的麼？」

那侍者忙着抹杯子，望也不向施達望一眼，道：「你的賬，和那位先生的，都有人付了。」

「是什麼人付的？」施達忙問。

那侍者嘆了一聲，道：「先生，只要有人付錢，我們是無權盤問人家身份的，是不是？」

施達碰了一個釘子，可是那侍者所說的，倒也確是實情，他也無法可想，他一口喝了那杯酒，仍然坐在酒吧之前等着，他想，張木就算離去的話，也一定會回來的，可是，當他看完了一場表演，看了看時間，發現已是一點半之際，他放棄了這個念頭，離開了夜總會。

街道上很冷清，也很冷，寒風吹來，更令人不由自主，縮一縮頸子。

施達回到了家中，心中仍感到很奇怪，張木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他突然離去，替他們兩人付酒賬的又是什麼人？

他得到的結論是，那一定是他們兩人都認識的朋友，看到張木獨自一個人在，就付了賬，將他拖走了，所以施達也沒有再想下去。

第二天，他幾乎已將這件事忘記了，一直到下午，張木又出現在他的寫字間。

施達從黑房走出來，一看到張木的面色，難看得像是曾在水中浸過一樣，青中泛白，他的嘴唇在不斷哆嗦着，他身上的衣服，也皺得不堪，施達失聲道：「你怎麼啦？」

張木抬起手來，他的手在發着抖，指着施達，道：「你……你昨晚上到哪裏去了？」

施達不禁啼笑皆非，道：「這是什麼話，我正要拿這話問你！我在夜總會等你等到一點半！」

張木長長地嘆了一聲，他的身子，看來搖搖欲墮，施達連忙走過去扶住他，他握住了施達的手，施達發覺他的手是冰涼的。

施達將他扶進了辦公室，張木倒在沙發上，施達又倒了一杯熱茶給他，他雙手捧住了熱茶，手仍然在不斷地發抖，將茶都濺了出來。

施達又道：「你昨天晚上究竟到哪裏去了？」

但是，張木卻答非所問，道：「那活神仙……眞靈！」

施達吃了一驚，道：「你破財了？」

張木苦笑着，點着頭。

「多少？」施達又問。

「正好是三萬元。」張木的聲音很苦澀。

「那怎麼可能？」施達大聲叫了起來：「你不是小孩子，三萬元也不是一個小數目，怎會無緣無故就破了財的，經過情形怎樣，你講給我聽！」

張木的口唇哆嗦着，可是，卻並沒有講出什麼來，好一會，他才長嘆一聲，道



：「別說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站了起來，施連不禁有些氣憤，道：「你到哪裏去？」

「我去找活神仙！」張木回答：「他吩咐過我，如果他第一次算得準，叫我再回去，他還有更重要的要告訴我！」

施達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倒有點可憐起張木來了。

張木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苦笑了一下。施達搖着頭，道：「小張，你要相信那活神仙的鬼話，只怕你要吃苦頭。」

張木道：「可是他說對了！」

施達站起身來，大聲道：「你昨天晚上，究竟遇到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事，你爲什麼不說？」

張木苦笑了起來，道：「還是不說的好！」

施達一直就認爲張木是一個怪人，如果不是一個怪人，怎會信那些玩意兒，信到那種程度？而且，施達也實在無法想得出，張木昨天晚上，在夜總會中遇到了什麼，到什麼地方去了，以致會被那活神仙說中，眞的破了財！

如果施達自己不是那樣忙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追問張木，甚至和張木一起去看看那個活神仙究竟是什麼路數的。但是，他實在太忙了，就在他和張木講話的那一段時間內，他就接了七八個電話。

所以，施達只好說道：「小張，如果你認爲我是你朋友的話，那麼最好在看了活神仙之後，有什麼結果，再來和我講一聲。」

張木答應着，走了出去。

在接下來的時間中，施達忙得七葷八素，也已然將張木的事忘記了。

他一直忙到很夜，工作才算告一段落，他在事務所附近的餐室中，享受了一餐豐美的晚餐，才回到家中。當他來到家門口，看到走廊中有一個人，閃閃縮縮，就在他居住的單位門口徘徊。

施達縮了縮身子，走廊中的光綫並不明亮，他越看那人的行動，越覺得鬼祟，是以，他陡地大喝一聲道：「你是幹什麼的？」

隨着那一聲大喝，他整個人都向外跳了出去，已經伸手一掌擊向那人的背後。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只見那人轉過了身子，急叫道：「施達，是我！」

一看到了那人的臉孔，施達的那一掌，自然再也擊不下去，他收住了掌勢，焦急地叫道：「小張，你在這裏作什麼？」

他因爲突如其來收住了勢子的，是以一面說着，一面不由自主，一個踉蹌，向前跌出了一步。

那個在他門前，鬼鬼祟祟，徘徊不去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張木！

張木又哭喪着臉，道：「我在等你回來，我已等了你許久了！」

施達打開了門，道：「請進來，有什麼事？」

張木低着頭走進來，施達亮了燈，他抬起頭來看施達，施達這才發現他，這傢伙面如土色，像是有什麼大禍將臨一樣！

施達心中不禁十分憤怒，張木的日子過得很好，他可以說根本不會有什麼麻煩的，但是現在，他卻是充滿了煩惱，而更愚蠢的是，他的這種煩惱，全是自己找來的，本來根本不存在的。

施達忍不住伸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他本來是準備好好地責備張木一番的，但是隨着那「啪」地一聲响，張木竟像吃驚的兔子一樣，跳了起來，那倒使施達不忍心再去責罵他了！

施達只是嘆了一聲，道：「好了，那個活神仙，又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今晚午夜之前，會遭橫禍，會……死！」張木幾乎是一面哭着，一面說話的。

施達不禁笑了起來，天下竟有那樣傻的傻瓜，而且，他也幾乎立即可以想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笑了起來，道：「可是不要緊，那個活神仙，有辦法替你消解，是不是？」

張木不住地點頭。

施達更忍不住而「哈哈」大笑起來，道：「那麼，這活神仙向你索取多少錢，來替你消災解禍？」

張木的神情有點憤怒，道：「施達，你以爲那活神仙是江湖騙子麼？」

施達實在忍無可忍了，他大聲罵道：「混蛋，這傢伙還不是騙子是什麼？」

「那你完全弄錯了，」張木搖着頭，「他不是騙子，他不向我要錢，他說有辦法替我消災，他也不要我相信他，因爲我的死活是與他無關的。」

施達的心中，也不禁疑惑了起來，道：「那麼，他替你用什麼方法消災？」

「我也不知道，他要我今晚午夜之前去見他，最好我在午夜之前半小時，他給了我的地址，他說，如果我不去見他的話，那就難免橫禍加身，他還特別鄭重聲明，決不收我分毫費用，因爲他已經知道我破了財！」

施達凝視着張木，好久不說話，他知道小張是一個怪人，但是小張卻也絕不是一個說謊者。而如果小張說的話是眞的，那麼，這個活神仙是在弄什麼玄虛呢？

施達根本不相信世上會有未卜先知的人，是以他可以肯定這個掛着活神仙招牌的人，必有目的，然而，他那目的何在？

如果他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那麼，爲什麼小張眞的會破了財呢？

施達覺得，事情還得從張木昨天晚上，無端端損失了三萬元這件事查起。

但是施達卻沒有直接問他這個問題，施達只是問道：「那麼，你準備怎樣，去不去？」

張木嘆了一聲，道：「有什麼辦法，他的話那麼靈驗，我不去怎麼行？」

「那你來找我幹什麼？」施達責問。

「你……見多識廣，我想來向你請教一下，而且如果我眞的一定註定要遭橫禍，那麼我也想向你交代幾句最後的話。」

施達厲聲叱道：「別胡說了，小張，我問你，昨天晚上你破了財，是怎麼一回事？不論事情的經過如何，你老老實實告訴我！」

張木的臉上，突然紅了起來。

× × ×

昨天晚上，在施達離開之後，張木仍然有點心神不定，他轉動着手中的酒杯，他並不是一個嗜酒的人，但這時，他卻需

要酒精來鎮定他的神經。

正當他呷了一口酒之後，突然一股香氣，自他的背後飄了過來，接着，一隻腴白的玉手，已搭在他的肩上，張木的耳際，也傳來一個甜膩得幾乎令任何一個男人聽了，心頭都會生出一種異樣的聲音，道：「你還不送我回去！」

張木吃了一驚，幾乎連手中的酒，也潑了出來，他連忙轉過頭去，而當他轉過頭去時，一個柔軟的身體，已幾乎全靠在他的背上，張木看到的，是一個身材玲瓏浮凸的美人兒！

而更令得張木靈魂出竅的是，那美人兒的手中，提着一件大衣，她穿的却是一套兩截的奇裝，那衣服的上半截，幾乎只是一副乳罩而已，當那美人兒伏在張木的背上，兩條雪白的手臂，繞住了張木的頭頸之時，張木實是無法不飄飄然。

他囁嚅地向那美人兒道：「小姐，我並不認識你啊！」

可是，那美人兒的手指，却輕輕地按在張木的鼻尖上，說道：「你送我回去，唔？」

那一下「唔」，除了柳下惠之外，可以說沒有什麼人可以抵抗得住，張木還是一個單身漢，更是難以受得起這個誘惑，他像是睡在雲端一樣，飄飄地站了起來，手臂環住了那美人兒的纖腰，而那美人兒的纖腰，是整個裸露在外的！

張木甚至記不起自己是怎樣離開夜總會的了，他只記得那美人兒香馥柔軟的嬌軀，一直偎依在他的身邊，他的神志變得很迷糊，也很興奮，等到他清醒過來時，他是赤身露體的。

那美人兒則裹着一條大毛巾，在嚶嚶哭泣着，美人低泣，如梨花帶雨，倒是美的另一個境界，可是不美的是，在張木的面前，站着三個兇神惡煞也似的大漢，個個的拳頭，都有醋鉢大小。

張木考慮了十秒鐘，當他肯定自己決計無法敵得過那六隻拳頭時，他就開始討饒，結果，張木簽了一張三萬元的支票。

×　×　×

張木越說越臉紅，等到他說完，他哭喪着臉，道：「我平時也不是那樣不克自持的人！」

施達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如果那女人眞像你說的那樣動人，那麼三萬元也是值得的。」

「求求你，別開玩笑了！」

「好的，我們不開玩笑，小張，這是一個老得不能再老的天仙局，他們當然會威脅你，拍下了大量的照片，是不是？」

小張漲紅了臉，點着頭。

「他們將底片還給了你？」

「是的，當場就還給了我，是已經冲出來的，那……眞醜惡。」

施達突然道：「走！我們走！」

小張奇怪地望着施達，因爲他不知道施達要到什麼地方去。

施達道：「我和你一起去找那個活神仙！」

張木搖手道：「那不行，他說了，只准我一個人去見他。他說，那是一個十分兇惡的時辰，我如果一有行差踏錯，那就完了。唉，施達，你不知道自己的死期，糊裏糊塗死了，倒也算了，可是一知道了自己的死期，那滋味，唉！」

張木並沒有說出那滋味究竟怎麼樣來，但是他却也可以肯定，那滋味是眞不好受，而不是假的。這一點，從張木的神情上就可以看出來。

施達決盡最後的努力，他道：「小張，既然你將我當作朋友，我也要將你所想到的事，完全講給你聽才對，是不是？」

施達得到的回答是小張的點頭。

施達又道：「那麼，你聽我說，不要打斷我的話頭。我認爲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一個騙局，那個什麼活神仙，根本就是一個騙子，世上有許多像你這樣的人，所以這個活神仙才能得其所哉！」

張木果然沒有打斷施達的話，但是他却不斷搖着頭，表示他不同意施達的話。

而施達則不理會他的搖頭，自顧自說了下去，道：「這種騙局，實在是太明顯，你想想，爲什麼那個女人遲不出現，早不出現，就在我離開你的時候就出現了？可知早就有人在跟踪着你，作有計劃的敲詐。由於你心中也認定了自己會破財，所以，他們敲詐起來，也更容易得手。你在銀行中有三萬元現欵，一定也是你講給活神仙聽的。小張，你的智力簡直是和白痴一樣！」

張木突然舉起雙手來，施達呆了一呆，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木道：「我可以說一句話麼？」

施達給他弄得啼笑皆非道：「說，只管說。」

張木道：「如果照你所說，那樣，活神仙是騙子，那麼，我的錢已給他騙光了，他還能在我身上，得到些什麼呢？」

施達呆了一呆，這倒的確是一個問題。施達一時之間，還說不出來。

而張木在施達一呆之間，却已下了結論，道：「所以我說，他不是騙子。」

施達忙道：「我和你一起去見他，我一定可以揭穿他的陰謀的。」

張木幾乎哭了出來，道：「施達，如果你不想我遭橫禍的話，就讓我一個人去見他吧！希望他有辦法替我消災。施達，如果我死了，你能替我做幾件事情麼？」

施達實在忍無可忍了，他陡地一拍桌子，道：「不能，什麼我也不做！」

張木抬起頭來，望了施達半晌，才難過地搖了搖頭，道：「好，我也沒有辦法了。不過我不怪你，因爲同樣的事，不會發生在你的身上。」

他一面說，一面向門口走去。當他拉開門的那一刹間，施達眞想再開口叫住他的，但是施達知道，自己叫住了他，也是白叫的，還不如採取行動的好。

就在那片刻間，施達已經決定跟蹤張木，去看看他和那活神仙的會合，有什麼結果，是以施達非但沒有出聲，反倒在張木離開之後，重重地關上了門。

他在防盜鏡中，向外看着，看到張木走到了電梯前，又走進了電梯。

他一見到張木進了電梯，立時拉開門，以百米衝刺的速度衝上樓梯上，半層半層向下跳着，當他來到大門口的時候，電梯還未曾到達。

施達一眼就看到張木的車子，停在門



口不遠處。他立時奔向張木的車子，伸手拉了一拉。張木心慌意亂連車門也未曾鎖上。

施達進了車廂，在後排座位前，蹲了下來。

他相信張木這時正爲他未來的橫禍而担心，在失魂落魄的時候，是不會發現他的。他躲了起來不久，就看到張木來到車門旁。

可憐的張木，他還以爲他離開的時候，是鎖上車門的，是以他來到了車邊，取出車匙來，先鎖上了車門，拉了拉，這才知道原來車門沒有鎖，然後再開了車門，坐在駕駛位上。

他坐着發了好一會呆，才駕着車，向前駛去。

施達以爲他一定駕車到活神仙那裏去了。可是，十分鐘之後，施達却發現張木只是駕着車，在馬路上無目的地在兜着圈子。

施達的心中暗暗地罵着張木。這樣失魂落魄的話，就算根本沒有橫禍，也會變得橫禍臨頭了。施達看了看手錶，已經十一點了。

看來，張木還未曾決定是不是應該到活神仙那裏去。他繼續在兜着圈子，到了十一點二十分，施達才看到張木將車子轉入另一條路。

那條路，決不是回張木住所的路，如果他不是想兜另一個圈子的話，那就是說，他準備去見那個活神仙了。施達的心中也不禁有點緊張了起來。

十一點三十分，張木將車子停在一幢相當精緻的小洋房之外，那房子有一個不算十分大的花園，在客廳中，有黯淡的燈光透出來。

如果這就是活神仙的住所的話，那麼，這個活神仙的日子，可以說過得很不錯。施達在想，那表示，世上像張木那樣的人，眞還不少。

張木停下來，又呆了半分鐘，才打開車門，走出去，在鐵門面前按鈴。可是，施達看得很清楚，他的手指還未曾碰到門鈴，鐵門便自動打了開來。接着，便是一個聽來很具磁性的男人聲音，道：「張先生，張先生，請進便。」

張木顯然被這種現象嚇呆了，當施達看到張木臉上那種驚呆的神情之際，他幾乎笑出聲來。

那根本是簡單之極的事情，要造成那種現象，只需要一支電視攝影管，一副小電視機，一副傳音器，和一個自動開關掣就行了！

而這種現象，就有可能使得張木以爲活神仙的確是神仙了！

施達看到張木走了進去，由於他已知道在大門口是有着電視攝影管的，是以施達在張木走了進去之後，打開了另一邊的車門，仍然蹲着身，下了車，立時奔到了路邊。然後，他再避開了大門，來到了那房子正門左側的圍牆腳下。

那房子中十分靜，似乎沒有什麼人聲。施達一到了牆腳下，只停了幾秒鐘，便已爬上了牆，輕巧地翻了下來，彎着身，奔近屋邊。

客廳中的燈仍然亮着，施達來到了窗下，慢慢地抬起頭來，從窗帘的縫中，看到了客廳中的情形。他看到張木一個人，面色灰敗地坐着。

張木在突然之間，抬頭向上望去，但是施達却無法看到張木是在看什麼，他只是在猜想，可能有人從樓上下來了。

果然，張木站了起來，口唇動了一動，好像是在稱呼那人，但是窗子關着，施達却聽不到他在講些什麼，施達忙將身子抬高了些，將耳朵貼在玻璃上。

他聽到了剛才在門口聽到的聲音，道：「我早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張木道：「活神仙……先生，現在已快午夜了，你看我該怎麼辦？」

施達要竭力屏着氣，才能夠忍住了笑。因爲在「活神仙」三個字之下，加上「先生」的稱呼，那簡直是一件滑稽透頂的事。

張不顯然是急得語無倫次了，才會那樣的。

那聲音聽來很淡定，也有一種使人相信他講話的魅力，他說道：「在我這裏，倒是不要緊的，可是你不可能在我這裏不走！」

張木哀求道：「是啊，活神仙先生，所以千萬要請你想想辦法。」

施達設法想看看，那位「活神仙先生」究竟是怎樣的人。但是他從窗帘縫中望將進去，却完全沒有法子看得清楚，是以他只好仍然聽着他的聲音。

活神仙道：「這個……我看你似乎還不是十分相信我的話。我看……你還是回去吧！」

張木幾乎哭了出來，道：「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話，我怎麼到你這裏來，求求你，想想辦法，如果你要錢的話，我也可以去設法的。」

施達聽到這裏，心中不禁嘆一口氣，心想改行做騙子，倒也不錯。難得會有人自己送錢上門。

施達也已下定了決心，如果活神仙一開口說要錢，那麼他就破窗而入，去揭發活神仙的騙局了。

可是，活神仙接下來所說的話，却大大出乎施達的意料之外，只聽得他的語言之中，像是充滿了怒意，喝道：「胡說，我要你的錢幹什麼？你以爲我是什麼樣的人，快走，我不要再見你！」

張木連忙說道：「是我說錯了，活神仙先生，請你原諒我，我心中實在太着急了。」

張木一直在哀求着，活神仙却一直不出聲，過了好久，活神仙才道：「好了！好了！我給你一樣東西，你將那樣東西帶回去，或者可以避過大難，可是你得記着，你不能好奇心想看那是什麼！」

張木連聲的答道：「是！是！」

施達看到張木接過了一隻大盒子，盒子外包着牛皮紙，體積大約是一尺見方。

張木抱着那盒子，好像那盒子便是他的救命菩薩一樣，他捧着那盒子道：「謝謝，眞謝謝！」

活神仙站了起來，向前走出了一步，指着那隻盒子，那時候，在窗外的施達，可以看到他的側面，雖然只看到他的側面，但是施達却覺得他十分臉熟。

活神仙指着那盒子，道：「你將這盒子帶回去，等到明天中午你的惡時辰就會過去，那時，就會有人到家中，來取回這隻盒子的。」

張木忙道：「是，我明天整天不出去，等你派人來取回它。」

活神仙揮着手，自顧自轉回身，走了開去，張木捧着那隻盒子，走了出來，施達連忙向外退了開去，他退到了牆腳下，迅速地翻過了牆，等他奔到牆角的時候，只見張木正捧着那隻盒子，進入他的車子之中。

施達又不敢高聲叫他，只是拚命搖着手，可是張木顯然除了那隻盒子之外，什麼也不加注意，是以他根本未曾看到施達搖手。

施達眼看着張木駕車離去，他連忙返身奔了出去，奔出了一條街，截到了一輛街車，叫司機駛向張木的住所去。

當他按了電鈴，張木開了門之後，施達大踏步跨進張木的住所去，他一眼就看到張木將那盒子，放在桌子上，他在開門給施達之後，便立時回到了桌子之旁，指着那盒子，道：「施達，這就是活神仙給我避災的東西，我猜裏面，一定是一道靈符！」

施達惡狠狠地說道：「你該活到十五世紀去，張木，快拆開來看一看，那是什麼？」

張木嚇得臉都黃了，連忙伸手抱住了那隻盒子，道：「不能，萬萬不能，活神仙吩咐過，如果我一拆開來，那我就要完了！」

施達怒道：「放他的屁！」

施達一面說，一面用力在張木的身上，推了一推，那一推的力道十分大，將張木推得一個觔斗，向後翻了出去，可是，施達卻還未能得到那盒子，因為張木將它緊緊抱着。

施達大步跨了過去，喝道：「將它給我！」

張木臉都青了，他緊抱着那盒子，道：「施達，別看你我是好朋友，如果你胡來的話，我可要報警，這是我的地方，你快走。」

施達卻堅持着，道：「讓我看看那盒子中是什麼，我立刻就走。」

「不行！」張木尖聲叫着。

施達道：「我看活神仙，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他給你的那盒子中，放的可能是違法的東西，小張，你頭腦太簡單，給人家利用了！」

施達一面說，一面又向前逼了過去，張木不住後退，一面尖叫道：「救命！救命！」

施達倒也未曾料到張木忽然會那樣尖叫起來，他呆了一呆，此時，已經聽到街上有人道：「二樓有人叫救命，快上去看看！」

在不到五秒的時間內，只聽得一陣急驟的敲門聲，張木忙奔了過去，將門打了開來，兩個警員走了進來，齊問：「什麼事，有人叫救命！」

「是的，」張木指着施達，「這是我的住所，我不歡迎這個人在我這裏，而他又不肯走！」

兩個警員立時向施達望了過來，施達在那時候，實是尷尬之極，他忙道：「兩位阿SIR，請聽我說，我們兩人是好朋友，認識很久了！」

那兩個警員冷冷地道：「可是，這位先生卻說，他不歡迎你。」

施達攤了攤手，道：「好，我走，小張，好，我走！」

那兩個警員對施達說道：「行了，你如果再說下去的話，可能會犯威脅恐嚇的罪了！」

施達悻悻然走了出去，那兩個警員一直跟在他身後，張木立時關了門。

那兩個警員道：「要不要我們送你回去？」

施達憤然道：「不必了。」他大踏步向前走去，當他經過一個電話亭之際，他停了一停，想了大約半分鐘，才走了進去，打了一個電話給王小鳳。

王小鳳還在辦公室中，施達忙道：「小鳳，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想來見見你，我以為這件古怪之事中有着嚴重的犯罪意味。」

王小鳳笑道：「你不要又是神經過敏吧？」

「我想不是，這件事太怪了。」

「好了，」王小鳳無可奈何，「你來吧！」

施達放下電話，十分鐘之後，他已經走進了王小鳳的辦公室，三十分鐘之後，他已經將事情的始末，詳詳細細地告訴了王小鳳。

王小鳳用心聽着，道：「你感到那個活神仙很面熟，那是為了什麼？」

施達道：「我說不上來是為了什麼，但是……是了，我在報上，好像在報上見過這人的照片。」

王小鳳按了按對講機的掣，道：「拿那本照片簿進來。」她轉過了頭，道：「施達，你慢慢從那本照片簿中找那個人，這可能要很久，我還有事情，你一找到了活神仙，就告訴我！」

施達點着頭，一個警員已捧着一本厚厚的照片簿，走了進來。

在那本照片簿中，有幾千個罪犯的照片，施達才打開了第一頁，便不禁嘆了一口氣，他向王小鳳望了一眼，王小鳳已自顧自地在工作了。

施達只得一頁又一頁地看下去，他必須仔細看每一張照片，因為他看到的活神仙，只是一個側面，所以他要辨認得十分仔細。一小時過去了，他才看了六分之一，而他的頸骨和脊椎骨，卻已經酸痛了起來，他伸了一個懶腰，想和王小鳳閒談一會。

可是王小鳳卻像是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疲倦一樣，仍然埋進在她的文件堆之中，連頭也不抬一下。

施達只好打了兩個呵欠，又只好一頁一頁地翻了下去，又過了半小時，他突然跳了起來，道：「是他，我不會認錯，一定是他！」

他捧着照片簿，重重地放在王小鳳的辦公桌上，王小鳳先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頗有責怪之意，但是，當她看到了施達指着的那張相片之際，她突然站了起來道



：「你沒有認錯？」

「沒有，絕不會！」

王小鳳的神態緊張起來，她一下子按下了好幾個掣，才問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施達說出了那地址，王小鳳立時在對講機中複述了那地址，命令道：「三組人員，同時出動，漏網的大毒犯甘金忠，就在那地址。」

施達興奮得怪叫了一聲，道：「要小心，他的正門有電視攝影管！」

王小鳳又說道：「走，我們去找你的朋友，我想，那一盒子之中，自然全是毒品。」

「走！」施達已急不及待地衝出了王小鳳的辦公室。

當王小鳳和幾個警員，以及施達一起進入了張木的住所，張木仍然呆坐在桌旁，對着那隻盒子，施達望着張大了口的張木，說道：「小張，這次你真的有麻煩了，你在一個大毒販的手中，接過了一盒毒品！」

王小鳳指着桌上的盒子，道：「就是這個？」

施達點着頭，張木已然完全無所適從，一個警員，已經將那盒子的封紙割開來，在一層牛皮紙之下，是一層油紙，然後，又是一層厚的尼龍膠布，割開了那層膠布之後，是一隻木盒，當木盒被弄開之後，就是許多一小包一小包的小紙包。

那些小紙包又被割開之後，白色的粉末，便立即呈現在眼前，一個警員用手指拈起了一些那種白色的粉末，在鼻端嗅了一嗅，用舌頭一舐，便肯定地說道：「海洛英粉末，我相信它的純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 × ×

施達直到天亮，才回到了家中。

他實在已經很疲倦了，但是他卻十分興奮，因為他從張木來找他時開始，就知道這件事，有着濃厚的犯罪意味，現在，已經得到了證實。

甘金忠在沉睡中被捕，他立即招認了他活動的情形。他掛出「活神仙」的招牌，觀察來找他的人，是不是特別迷信於自己的命運。

遇到像張木那樣的人，他就先使他的「預言」，靈驗一次。

那是很簡單的，一個艷女郎可以令人破財，一輛橫衝直撞的汽車，可以使人遭受橫禍，甚至，他還曾經放過三次火，然後，他就「預言」更大的災難，而將毒品交給人，另外通知小買家在那人處取得毒品。

由於像張木那樣的人，是全然沒有案底的，他們也根本不為警方所注意，所以這個活神仙的辦法，已進行了很久，也進行得很順利。

當甘金忠說出他曾經用這個方法，弄出了近三百磅海洛英粉的時候，施達不禁長嘆了一聲。這時候，他靜靜地躺在床上，他仍然在想：為什麼世上有那麼多人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興趣，一個人如果完全知道了自己的未來，那麼活着還會有什麼趣味呢？

（完）

# 殺手情（上）

俠情短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 刺殺虎倀　再救倩女

十月十三。

臨安城東郊。

二更三點。

高曠的夜空中，懸着一輪渾圓的銀盤，星輝燦爛中，洒下了一地的清輝。

夜雖寒，但如此長夜，最堪把酒對月，吟詩作詞。

在一片林木掩映的一座雅緻的莊院中，正有人在對月把酒獨酌。

那是在這座莊院內的後園中，獨酌的是一個年約四十許的文士裝扮的人。只是，此人的容貌卻不甚恭維。

三角眼，八字眉，削鼻闊咀，唇上留了幾根鼠鬚，臉色青青白白，十足是一個專使壞心眼的訟師。

而此人可是眞的壞心眼最多，在臨安城中，只要提起張幹的大名，可說是無人不知曉的。就連朝中的公卿大臣聽聞他的大名，忠義正直之士，莫不皺眉不齒其爲人，臨安城中的百姓，替他起了一個黑心秀才的外號。

而其人的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說起來，他也確是一名秀才，雖然沒有什麼文才，但却頗具鬼才。

臨安城的百姓雖然對張幹憎厭，朝中的公卿大臣亦對他遠而敬之，不過，沒有什麼人胆敢對他怎樣的。

無它，因爲他仍是當朝權相賈似道的一名心腹師爺，據說，賈似道禍國殃民，有不少鬼主意是他出的，因此甚得賈似道寵信。

當時賈似道權傾朝野，連聖上也讓他幾分，滿朝公卿大臣懾於他的權勢，那一個敢動他（想動也動不了），張幹既是他的心腹親信，自然亦狗仗主人勢——惡人生有惡相，橫行無忌，沒有人敢對他怎樣了。

而他仗着主子——賈似道的權勢，也着實幹了不少人神共憤的壞事，譬如替賈似道廣買民間美女，以供賈似道淫樂，就是這一件事，也不知毀了多少女孩子的幸福，這是他所幹最缺德的一件壞事，而他這些年來，也弄到了不少錢財，城外這座別莊，只是他分處城裏城外幾座府宅的其中一座。

大概他也知道幹的壞事太多，而他也深明狡兎有三窟的道理，自從發生過一次遭人暗殺不遂後，他便「居無定所」，從不在一座府宅中過上兩夜，而他又從不事先決定那一晚住宿那一處，都是臨時決定的。

這樣，就令到有心想計算他的人，很難捉摸到他的行踪，對他下手了。

而他也深知，表面上沒有人敢對他怎樣（懼於賈似道的權勢），暗裏不知有多少人想殺他，而僱請殺手刺殺他，就是最隱秘的手法之一。

自從那一次有一名殺手刺殺他不遂後，似乎便沒有再發生過同類事情，但張幹已如驚弓之鳥，時刻提防着。

他雖然心黑毒辣，但也是個很怕死的人。尤其是在最「春風得意」的時候，他更加不想死。

可是，有時候他偏偏不想死，死神卻硬是找上了他！

×　×　×

張幹雖然是個黑心小人，但畢竟也是秀才出身，面對如此長夜，他不由雅興大發，在這座別莊內的後園子中對月獨酌起來。

並且，他還乘着酒興，吟哦起來：「……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就在他吟到「直是少人行」這一句，臉上露出狎邪的笑意時，驀地，「嗖」的一聲，自他背對的圍牆上，飛射入一條人影來。

張幹雖然是一個秀才，但耳力似乎頗敏銳，那條人影才自圍牆上射入來，他便驚覺地回轉身，一眼看到那條掠射過來的人影，驚駭得他那張本就青白的臉上連一點人色也沒有，雙脚一軟，一屁股滑落在那張石櫈旁的地上。

也不知是因驚駭過度，還是另有怎麼原因，總之，他張着口却沒有發出驚叫聲來。

他才滑坐在地上，頸脖上便倏地一涼，一柄利劍赫然抵貼在他的頸側上，在那張圓石桌旁，挺立着那個掠射入來的夜行人。

張幹雙眼一翻，幾乎昏倒過去，渾身抖個不停，上下牙齒也磕得「得得」直响起來。

那夜行人一身緊身衣褲，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相貌不俗，但神態冷沉得令人打從心裏寒出來，兩道目光似乎比他手上



的利劍還要銳利，簡直可以殺人。

夜行人只要右手稍爲用力一割，張幹便會人頭落地，而瞧他的神態，絕無疑問是來殺他的。

但夜行人却沒有立刻動手。

張幹喉頭抽了一會，終於擠出語聲來：「好……漢……你……你……你……」下面的話，就是說不出來，可能是驚駭過度吧。

「你就是張幹？」那夜行人冷冷地問道。

張幹喉頭抽動了好一會，才能夠說出話來。「是……張某……人。」

夜行人那兩道冷銳的目光一凝，語冷如冰地道：「那我沒有找錯地方，也沒有找錯人！」臉上殺機湧現。

張幹忽然叩頭如搗蒜，語聲也流暢起來。「大俠，你想怎樣，要金銀麼，只管取去……」

「我要殺你！」夜行人一字字的說出來。

「大俠，求你放過我這條狗命，你要什麼我也給你，只求你不要殺我！」張幹居然涕淚齊流，仆倒在那夜行人的脚下，伸手摟住對方的雙脚，連連叩頭，簡直比一條狗也不如。

那夜行人厭惡地「哼」了一聲，陡地，却悶「嘿」了一聲，臉色遽變，猛抬脚踢開張幹。

可是，他的雙脚居然不聽使喚，就像兩根木頭一樣，痲痹僵木。

而張幹在夜行人悶嘿出聲的刹那，早已連翻帶滾，狼狽地翻滾開去，也恰好避過了夜行人斬落的一劍。

本來，他就算翻滾得再快，也絕不可能避得過那夜行人斬落的一劍的，但夜行人就像忽然脫了力般，也彷彿握着的是千斤重的巨劍般，斬落之勢很慢，那自然被他避過了。

夜行人一劍斬空，上身劇晃了一下，急忙順勢勉力以劍支地，才勉强穩住身子，但握劍的手兀自顫抖不停，似乎隨時會無力支撑，仆倒地上。

而他的神色却沒有多少變化，只是目中隱現着幾絲驚詫後悔的神色。

而他此刻確是有點後悔他沒有在一下制住張幹這個奸詐卑鄙的小人時，便殺了他。

但後悔又有什麼用？這時，他的手脚已完全僵木，不聽他使喚，但他的神智却一直很清醒，絲毫沒有暈眩的感覺，這是中毒的一般現象，倒不知張幹使的是什麼毒，如此怪異。

夜行人是在張幹仆跪在他脚下，伸手摟住他的雙脚時，驀然感到脚肚上一痛，隨即一痲，跟着，他的雙脚便力道驟失，變得不像是自己的一般，大驚之下，一劍斬落，那知握劍的右手痲木發軟，幾乎握不住那把劍，他便知道自己着了對方的道兒。

不過，他雖然驚震，但却一點也不慌亂，因爲他不是尋常的人，而是一個經過多年嚴格訓練的殺手。

當殺手最基本的條件之一就是：置生死於度外。

一個人若是能夠置生死於度外，那還

有什麼能夠令到他心慌意亂的。

當然，作爲一個殺手，自然是要盡量保存自己，否則，他只不過是一個九流的殺手。

× × ×

「大胆兇徒，胆敢刺殺本官，該當何罪？張幹也不理會剛才自己的卑賤醜態，也不顧翻滾開去時，弄得灰頭土臉的，這時可神氣地抖擻起來了，但却不忘再退後一些，臉上流露着奸詐毒惡的笑容。

夜行人却沒有答理張幹的話，這時他正暗自運氣，抗拒着手脚上的那種麻痹僵木的感覺，不讓自己倒下來。

「嘿嘿嘿！」張幹似乎看出了夜行人的用心，奸惡地笑道：「你不用妄想以內功來抵抗緊緊驅迫那股毒性，不怕對你說，自從那一次本官遭人暗殺，倖逃大難後，便一直小心翼翼，賈相爺因此特別賜贈本官一種自交趾國以重金購得的七爪天麻花粉，不論任何人，只要沾上少許，手脚立即麻痹僵木，非要一個時辰，不能解除，而且沒有解藥……不怕對你說，賈相爺就是用這種七爪天麻花粉，對付那些三貞九烈的女孩子，結果，還不是讓賈相爺得償所願，如今我用來對付你，也可算是別開生面了。」

夜行人仍然閉着咀巴，冷沉地瞧着得意洋洋的張幹，而他心頭却沉沉的，因爲，他發覺，運起內功，果然無法化解及驅迫手脚的麻痹僵木的感覺。

說起來，也難怪張幹這麼得意洋洋的，以他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不但逃過一死，居然還能夠制住一個身手高明的武林人，怎不敎他得意忘形。

夜行人這時已瞧出，張幹是用左手無名指上戴着的一隻墨玉指環暗算他的。

夜行人沒有瞧錯，張幹那隻墨玉指環，確是暗藏機關，只要五指用力擠迫，環面上便會彈出一根只有兩分長短的尖針來，不用說，那尖指一定沾上了那種七爪天麻花粉的了。

「本官告訴你這些，只因本官已視你爲一個死人！」張幹獰惡地道：「不過，你不用驚怕，本官還不會殺你！」

張幹一口一聲自稱「本官」，原來他仗着賈似道的關係，弄到了一個五品官銜，雖則沒有職司，他可是開口閉口皆自稱「本官」，以顯官威。

夜行人只是「哼」了一聲，仍是不開腔。

張幹奸惡陰毒地笑笑，一點也不氣惱。「你如今不吭聲，逞英雄，嘿嘿，待會本官自有辦法敎你開口。」

夜行人這一次連哼也不哼了。

「有種！」張幹乾笑一聲。「本官知道，你決不會憑着那個……什麼的冒險來殺本官的，你一定是受人主使，本官暫不殺你，是要從你的口中，追問出，是誰主使你的！嘿嘿，說不定因此而令到相爺除去一顆眼中釘也說不定！」

張幹這麼說，可就顯出他居心之惡毒了。

而從他的話中，可以聽出，他是懷疑朝中有人主使那夜行人來殺他，若是，那正好與賈似道一個藉口，排除異己。

夜行人突然開口了。

不過，他却沒有說話，而是從張開的咀巴內，吐射出一顆像是牙齒的事物來，勢道勁疾地飛射向張幹的咽喉要害。

而那亦確是一顆牙齒掉脫之後，再鑲回去的，這亦是他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殺人武器，也是他的救命本錢，自出道以來，他確曾仗着這種秘密武器，死裏逃生。

剛才，他一直不吭聲，先是運起內功驅迫手脚的僵麻，既不成，他便運聚起一股內勁於口腔內，再以舌頭將那牙齒弄脫，含在口中，驟然以內勁迫吐出來。

那顆牙齒挾着內勁，勢道有如離弦之矢，何等勁疾，張幹可是發夢也想不到，江湖中人殺人的門道五花八門，令人意想不到，就連武林中的高手，也有不少死在夜行人的「齒鏢」之下，更何况是他這個雖然奸詐陰毒手無縛鷄力的「讓書人」！

所以，他根本閃避不開夜行人射向他咽喉要害的那顆「齒鏢」。

「噗！」一下疾响，那顆鏢射入了他的喉頭內，深嵌入去，幾乎從頸後透射出來。

不過，他在「齒鏢」射中他喉頭的刹那，驚覺地發出一聲驚恐的呼叫聲，隨即便仰跌在地上，喉頭鮮血湧冒。

但呼叫聲很短促，一下子便窒住了。

可是，在夜靜中，那一聲短促的呼叫聲却格外响亮驚心，只怕已驚動了莊院內的其他人。

事實也確是驚動了莊院內其他人，護院的及僕人使女等人。

而且即時有了响動。

夜行人眼見射殺了張幹，才鬆了口氣，立刻便發覺，已驚動了莊院內的人，但他手脚麻痹僵木，根本動不了，只要莊院內的其他人都到來，他仍然逃不了，束手就擒。

這時，他就算有天大的本領，由於他動不了，那就比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也不如了。

而且他還差一點死在一個不會武功的「書生」手上，這敎他有何臉目還在江湖上混？

幸好，他不是一個惜名如惜身的武林人，他只是一個殺手。一個只求達到目的，不計手段與聲名的殺手！

但這時候總要想辦法離開這裏，或是設法躲藏起來才是啊，否則，要是被擒，他仍免不了一死，亦會受不少活罪！

人聲已起，並且往後園這邊迅速傳過來，夜行人焦急不已，一雙目光四下掃視着。忽然，他咬咬牙，使盡渾身力氣，斜撲落地上，再乘勢奮力一滾，水聲微响中，滾跌落荷花池中。

原來，張幹雅興大發之下，爲了能夠對月邀飲，沒有在荷池旁的那座凉亭內獨酌，而是坐在荷池旁的一張石桌旁，那夜行人就站在荷池邊約五尺之處，人急智生之下，而他也只能夠那樣做，奮力滾落荷池中，躲避一時。

荷池中荷葉半枯，幾乎遮蓋了整個池面，夜行人只要躲在荷葉下，那便很難被人發現，只是，他手脚僵木，不知能否浮出水面透氣。

夜行人才滾落荷池中，那邊的月洞門外，便有脚步聲响起，跟着，人影一閃，



奔入幾條漢子來，張顧之下，直往荷池這邊奔來。

當先奔着的兩名漢子，一身護院裝束，奔掠之勢也頗快，將後面的幾個漢子拋下。

那兩個漢子確是這座護院領班，武功平平，否則，只怕早已趕到來，發現那夜行人了。

兩人一眼看到張幹仰臥在地上，一動不動，刹時大驚失色，由於張幹的頭恰好朝着他們那邊，所以，一時之間，他們瞧不到張幹喉頭上的血漬。

故此，他們還存着一絲僥倖。

但當他們奔到張幹的身前，一眼看到張幹大睜着雙眼，瞳孔凝住，喉頭仍在冒着血沫，兩人不禁全身一陣冰冷，駭呆住了。

他們就算再蠢，也瞧出，張幹已被人殺死了。

這時，後面那幾個漢子亦已趕到來，其中一個總管裝束的中年人看到張幹已死，大驚失色地叫了一聲，道：「大人——」撲到在張幹的屍身前，還想看一下有沒有救。

左面那個長了一臉鬍渣子的漢子開聲道：「毛總管，不用看了，張大人已經死了！」

左邊那個左眉頭長了一顆黑痣的漢子也道：「毛總管，還是趕快搜查一下，找出那個殺死張大人的兇徒要緊。」

「那還不快去搜查！」毛總管嘶聲喝叫。

那兩個漢子立刻招呼其餘的幾個僕人，在後園中搜查起來，那個左眉頭長了一顆痣的漢子還躍上三面的牆，往外搜視。

他們都忽略了那個荷池。

只要他們稍爲留心察看一下，便不難看到，荷池旁邊的地上及欄杆上，都有水濕的痕跡。

那是夜行人滾下荷池時，濺起的水花濺濕的。

不過，也難怪他們會忽略了荷池那邊的，因爲，在他們的想像中，殺死張幹的兇徒早已逃了，不會蠢到仍留在後園內，等着人來找他，故此，他們四下搜尋，只是虛應故事一番。

結果，自然找不到殺死張幹的兇徒——夜行人，只好將張幹的屍體搬回前面的屋子內。

× × ×

夜行人足足在荷池中浸了足有兩個更次，直待後園子內恢復了平靜，才敢自池邊探起頭，張望了一下，發覺到沒有人，才爬上了荷池。

這時，他早已能夠活動自如了。

其實，早在他滾跌落荷池中，便發覺到，他手脚上的麻痹感覺正在逐漸消退，大約一頓飯左右，麻痹僵木的感覺已完全消失，手脚又可以活動了。

他馬上便明白到，張幹說沒有解藥是唬他的假話，只要一沾水，那七爪天麻花粉的藥力便消散，而水就是解藥。

雖然手脚已能夠動，但他却沒有亂動，仍然躲在池中的荷葉下，留意着那些護院及外人的搜索行動，非到不得已，他不想暴露了自己。

直到目前爲止，就只有張幹看到他，但他已死了，那就等如沒有看到過，幹他們這一行的，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自己的樣貌身份越安全，故此，非到不得已，他不想現身，讓那些護院及僕人看到他的樣貌，那麼，萬一追查起來，根本無從追查到他的身上。

浸在水中的滋味確是不好受，這時已是十月初冬時節，池水冷冽，他雖然內功深厚，浸久了，仍不免寒冷砭骨，直打着顫。

一身水濕滴滴，夜行人也顧不了，身形一掠，洒下一片水點，斜掠上牆頭上，足下再一點，便已飛掠出牆外，沒入了夜空之中。

就在夜行人消失於圍牆外的刹那，自園外左角牆邊的一棵樹上，飛鳥一樣，射出一條矯捷的身形來，直追着那個夜行人掠去的方向。

夜行人似乎沒有發覺到後面有人暗中跟着他，只是往前飛掠，不一會，便飛掠至一處疏樹林子前。

他立刻掠入了林子內。

那條黑影過了一會才閃掠至林子前，却沒有立刻進入林子內，匿在一樹後，凝神傾聽着。

他立刻便聽到林內响起一陣輕碎的滴水聲。

不用說，一定是那夜行人匿在林中將衣衫脫下來，將水擰乾，那樣，總比穿着一件濕衣比較好受，行動起來，也輕便得多。

接着，跟踪的人便又聽到一陣抖動衣衫的聲音。

這時候，那個跟踪夜行人的人若是在這時閃入去猝然出手偷襲，那夜行人在無備之下，很可能會措手不及，死傷在他的襲擊之下，可是，那人却沒有動，只是匿在那棵樹後傾聽着。

未幾，那夜行人便又從樹林子的左首側閃掠出來，直朝臨安城的西門掠去。

那人立刻自樹後閃出來，急追下去。

眨眼間，夜行人身形一閃，轉入一座土崗的崗脚那面。

轉過崗脚那面，西門便在望了。

追踪的人猶豫了一下，立刻便追了過去。

但轉過那一面崗脚下，他奔掠的身形立刻便窒停下來驚疑地四下掃視着。

因爲竟然不見了夜行人的踪影。

這是不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他馬上便警覺到不妙。

他馬上轉身，赫然發現那夜行人就站在他身後約二丈外，緊貼在山脚下的一叢草叢後。

絕無疑問，那夜行人是在轉過崗脚這面時，迅捷地竄匿在那叢草叢後的。

那人驚出一身冷汗來。

因爲從那夜行人欲來未動的姿勢看來，絕無疑問正欲向他出手，要不是及時警覺回頭，只怕很難避得過夜行人的出手一擊。

看清楚之下，他看到夜行人的臉上，幪了一塊布，將半截臉遮了起來，一雙冷電也似的目光，灼灼地射在那人的身上。

那追踪的人一身衛士裝束，目光閃閃

，手已搭在腰間的刀把上。

「閣下是誰？」夜行人冷沉地問。

那衞士裝束的人却沒有答他，却「鏘」一聲，將腰間的刀拔出來。

「你一定是奸相賈似道的死士！」夜行人手中劍一提，直指那衞士裝來的人。

那衞士裝束的人手中刀一橫，終於開口。「閣下若想我說出來歷身份，成，但你也要報上萬兒！」

「成！」夜行人目光一凝。

「我叫余舟，乃賈相爺座下十六鐵衞之一！」那衞士裝束的人傲然道。

「我姓聶，名橫山。」夜行人隨即報上他的姓名。

「聶橫山。」余舟嘟喃一聲，目露迷惘之色，看來，他想不起曾聽聞過這個人的姓名。

「你都看到了？」聶橫山人冷沉，語聲也冷沉。

「看到了。」余舟明白聶橫山所指的是什麼。

他確是看到聶橫山自外飛掠入後園，……也看到張幹在聶橫山劍下的醜態，因爲他一直就匿在那棵樹上，那刹那他本想自樹上飛掠入後園內，現身解救張幹的，但隨即便發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變化——手無縛鷄之力的張幹，居然以奸詐的手法，暗算了聶橫山，將對方制住。

於是，他便仍隱身在樹上。

因爲，這巳經不需要他帮忙了，他樂得袖手旁觀，以免暴露了身份。

而他是被奸相賈似道派他來保護張幹的。

說起來，他在武林中也不是沒有名頭的人物，只因他一向貪名圖利，也熱衷功名，遂投靠在奸相賈似道的座下，當了一名鐵衞，冀圖有朝一日，功名富貴到手。

他這一次被派來暗中保護張幹，曾得到賈似道面授機宜一番，要他見機而行。

所謂見機而行就是：能救則救，最重要的是生擒行刺的人，從他的身上，拷問出是受什麼人所主使，這才是根本之道。

原來，相府中也曾發現過刺客，賈似道雖然沒有損傷，但也虛驚了一塲，但仍是被那刺客遁走了，賈似道在驚嚇之餘，認定必是朝中那一個明着不敢與他作對，暗中則恨他入骨的公卿大臣主使刺客來刺殺他，所以，他爲免寢食難安，也爲了翦除那些眼中釘，不肯依附他的公卿大臣，他除了廣派眼綫監視那些公卿大臣的動靜外，也加强了相府的守衞，並派了余舟暗中保護張幹，務求根絕令他寢食難安的禍患！

余舟本以爲張幹制住了刺客——聶橫山後，便不用他插手，那知道事情又突然變化——被制住的聶橫山竟然以「齒鏢」殺了張幹。

他驚覺的時候，欲搶救巳來不及。

所以，他沒有現身，仍然匿在樹上。

他甚至沒有在聶橫山滾跌下荷池後，現身通知那些護院及毛總管，將聶橫山擒住。

要是那時候他現身，會同那些護院動手擒捕聶橫山，那肯定手到擒來。

他之所以不這樣做，是他忽然想到，張幹巳死，雖然捉到那刺客也是功勞一件，但何不乘這機會，暗中跟踪那刺客，說不定可以探查出主使刺客的幕後人物是朝中的那一個公卿大臣，那才是大功一件，所以，他一直隱忍不動。

那知道，聶橫山却發現了他的跟踪。

× × ×

「那你爲何不動手？」聶橫山雖然巳猜到了一些，仍然問。

「你既巳落在我的眼中，就等如網中的魚一樣，溜脫不了，我爲何要這麼急着動手？」余舟哈哈一笑。

聶橫山目光一閃。「你是想暗中跟着我，探查出……一些你們欲知的秘密？」他說到「探查出……」時，馬上改了口。

「看來，你確是一個聰明人！」余舟陰笑一聲。

聶橫山冷笑一聲：「你却是一個笨人！」口上雖然這樣說，可是一點也沒有輕視余舟，因爲他曾聽聞過余舟的名頭，手底下有幾下子。

余舟警戒地微退半步。「憑你，還殺不了我，依我好言相勸，跟我回相府去見賈相爺吧，只要你將主使你殺張幹的主謀人說出來，我包保賈相爺不但不會追究你殺張幹之罪，還會給你一官半職，那時，功名富貴，垂手可得！」

聶橫山聽他那樣說，似乎有點心動，沉吟着不說話。

「怎樣，想清楚了麼？」余舟見聶橫山不語，以爲他巳被說動，心中好不高興，同時也在心裏暗道：「你這傢伙要是點了頭，嘿嘿，……只要你說出來……他娘的，給你一刀便有，妄想功名富貴，簡直發夢！」

「想清楚了。」聶橫山忽然笑笑。「拚着做蝕本生意，今晚只好殺了你！」

他可是說動便動，語聲中，張口用力一吐。

余舟聽聶橫山說了上截話，還以爲對方巳被他說動，心中大喜，正想說話，隨即聽到聶橫山下一句話，心知不妙，悚然暗備，果然，聶橫山又「吐」出了他的「齒鏢」！

在張幹那座別莊的後園中，他巳見識過聶橫山「齒鏢」射殺張幹的情形，在與對方照面後，他一直暗中加了小心，防備對方突然施展出「齒鏢」這種殺手鐧，如今乍見對方張口一吐，悶嘿聲中，急不迭身形一側，斜竄開去。

可是，他却上了聶橫山的大當。

聶橫山那張口一吐，只是虛張聲勢，目的正是要余舟閃避，他好施殺手。

就在余舟往右側斜竄開去的刹那，聶橫山却比對方早動了那麼一霎那，人劍如矢，飛射過去，由於他制敵先機，故此，看上去，就像是余舟自己撲向他飛射過去的人劍上一樣！

余舟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心胆俱裂之下，疾忙一晃手中刀，硬往聶橫山飛射過來的利劍上磕去！

閃避，根本巳來不及！只好冒死拚一拚！

但他那一刀却沒有磕在聶橫山的劍上，倒是對方的利劍刺入了他的腰側背上！

不過，他總算避過致命要害處，只是，也夠他受的了！



在這生死存亡之際，余舟也奮起了餘勇，磕空的刀隨勢往聶橫山的身上斜掤過去。

聶橫山沒有閃避，左掌運勁劈在余舟的肩臂上，直劈得余舟大吼一聲，張口噴血，一個身子橫飛出去！

那一刀自然掤不中聶橫山了。

聶橫山却知道，那一劍一掌還不致於要了余舟的一命，故此，他身形一縱，飛撲過去，長劍一揮，疾往余舟的身上斬下去。

——既與余舟照了面，又報上姓名，若不殺了他，那他往後便永無寧日，也別想再混下去了，除非他數典忘祖，投靠蒙古人或是金人。

不過，他雖然是一個殺手，却不齒於做漢奸。

他就是有不做漢奸的骨氣！

余舟先挨一劍，接挨一掌，雖然還死不了，却差一點沒有昏死過去，强提一口氣，一個身子還未摔跌在地上，瞥到聶橫山利劍如虹，朝身上直斬下來，頓時亡魂皆冒。

在這生死一髮之間，他也不管那麼多了，本能地口一張，猛噴出一蓬血沫，直射向聶橫山的頭臉！

他只有這一着招數可施，至於能不能夠阻嚇得聶橫山收劍閃避，那就要賭一下他的運氣了。

幸好，聶橫山有見於自己的「齒鏢」暗器殺人，出於本能的，對於余舟噴出來的物件有一種下意識的顧忌，雖然沒有撤劍，但身形却硬生生一窒一閃，總算避過那一蓬噴射過來的血沫，但這一來，他斬下的劍勢一緩一歪，只能夠在余舟的大腿上，割劃出一道血口來。

余舟痛得慘嚎一聲，身形着地，勉力翻滾開去！

這刹那，他可是一千一萬個後悔，不在別莊內動手擒下聶橫山，以致落得如此兇險的境地。

但這時候才後悔，太遲了。

聶橫山閃避開那蓬血沫，身形一長，手中利劍疾向余舟的身上刺去。

余舟咬緊牙關，手中刀勉强一揮，擋住了聶橫山那一劍。

同時，藉那反震之力，身形接連疾滾出去。

聶橫山是必殺了余舟才放心，身形急欺上。手中劍「嗤嗤嗤」一連七八劍，疾刺向余舟。

余舟只好拚命翻滾，「噗噗噗……」在他滾過的地上，雨打芭蕉般，出現了六七個劍洞。

最後那一劍，余舟竟然避不過，大概是力歇吧，疾滾的身形一緩，聶橫山一劍刺在他的左脅上！

但隨即，他便知道上當了！

原來，余舟是故意讓聶橫山刺中的，就在劍刺入他左脅的霎那，他拚力一刀橫斬向聶橫山的腿膝部位！

這一刀若是讓他斬中，聶橫山那雙腿非被斬斷不可，那時，他就逃不了，落在余舟的手中。

余舟這一着「死裏求生」，夠絕也夠毒！

因爲在那種情形下，聶橫山是絕對閃避不開的，那太意外也太突然了，就算是反應再快的人，也不可能快過那一刀！

聶橫山果然不能閃避開那一刀。

不過，他却做了一件事——在那霎間，右手藉勢一按，整個人藉那一按之力，上身一俯，雙腿向後倒揚起來！

他這一着，絕不能完全避過余舟那一刀，但却不至雙腿被斬斷！

「削」一聲，刀光閃過，刀尖在他的雙腿上刺出兩道血口來，皮裂肉開，幾乎傷及腿骨！

聶橫山忍不住痛得「呃」地叫出來。

余舟是垂死掙扎，一刀斬出，左手忍痛向上暴攫，攫抓向聶橫山的心胸要害！

聶橫山欲封擋，却來不及，只好右手一撐，身形借力橫翻出去！

余舟在此生死存亡關頭，將本身的潛力盡皆發揮出來，攫空的左手一落，抓住了刺入他脅下的劍把，發力一抽，拔了出來，順勢反手擲向聶橫山。

這一連串的動作，快逾電閃，余舟眼前一黑，幾乎昏死過去，忙猛吸一口氣，忍着錐心刺骨的劇痛，翻身竄了起來，有如一頭負傷的野狼般，落荒鼠竄而逃！

聶橫舟橫滾的身形陡然向地上一沉，同時探臂疾抓，不但避過擲來的利劍，也一把抓住，身形甫落地，他便一下子挺身跳躍起來。

可是，脚才着地，他便張口「呃」地痛叫一聲，身形一蹌，幾乎踣倒落地，忙以劍支地，才站得穩。

原來，他雙腿上的傷不輕，脚才沾地，便痛得他站不住，更別說走動了。

就這一躭擱，他巳瞥到，余舟蹌蹌跌跌地，鼠竄出很遠，他忙猛吸一口氣，發足追去！

他決不能讓余舟逃走，否則，只怕他便成了被追殺緝捕的人物，只怕天下之大，無他容身之處。

但他才撲出去，便幾乎跌倒在地，而腿上的傷口血流如注，若不趕緊敷藥止血，只怕他不但追不到余舟，自己也走動不了。

權衡之下，他決定先替自己的雙腿敷藥止血要緊，於是，他跌坐在地上，一邊掏出身上帶着的金創藥，一邊看着余舟連跌帶爬的，消失在夜色之中。

以他估計，余舟身受三處重傷，走不多遠，便會不支倒地，就算死不了，也走不了，那時，他才追下去，總是會追到他的。

他帶着的是上好的金創藥，具有止血奇效，果然，他敷上了金創藥後，馬上止了血，劇痛也驟減。

吁口氣，他撕下一邊褲管，將雙腿上的傷口包扎起來，再運口氣調息一周天，精力恢復了很多，站起身來，雙腿巳可以支持。

吐口氣，他不再躭擱，以劍作勢，以最快的速度，向余舟逃竄的方向追下去。

× × ×

可是，他一直追了兩里多，却沒有發現余舟。

這令到他不由思疑自己是否追錯了方向。

這是極有可能的，因爲在黑夜之中，根本看不到地上遺留下來的痕跡，他只好掏出火摺子來，在附近察看起來。

因爲余舟身受三處重傷，又沒有時間止血包紮，故此，他肯定會在走過的地方，留下血跡，若是在附近地上發現血跡，那便是沒有追錯。

很快，他便發現附近的地上有一點點的血跡，這證明沒有追錯，但他對余舟的堅忍毅力，却要重新估計了。

因爲照他估計，余舟在連番受傷之下，又是血流不止，就算功力深厚，也不可能支持得這樣久的。

既然在這裏發現了余舟的血漬，那就要趕快追下去，一定要在他進城前，將他截下來，否則，他今後只好東躲西藏。

吸了口長氣，他急急往前追下去。

但由於他雙腿受傷，故此，怎麼快，也快不到哪裏去，只比常人行路快一些而已。

又追趕了里許路，遠遠的，已望到黑黝黝，聳立着的城牆，就是不見余舟的踪影。

他不由大爲焦急起來，一邊往前走，一邊四下張望搜視着。

他雖然雙腿受傷，但目光依然銳利異常，雖是在黑夜之中，但星月在天，十丈內的景物，他可以看得十分清晰，有什麼動靜，皆逃不過他的目光。

驀地，他脚步一停，側耳傾聽起來。

——他隱約聽到，前面有什麼動靜。

他傾聽之下，終於聽出，那是一聲兵器的交擊聲。

他先是神色一動，繼之遲疑起來，要是前面的人不是余舟，自己撞了上去，那豈不是露了相？又或是余舟遇上了自己人，他這麼找上去，以他現在的情形，若是動起手來，那吃虧的一定是自己；但不走前去看一下，又不甘心，因爲余舟對自己今後的命運實在太重要了，是故，他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

但最後，他還是決定走前去，察看一下那些是什麼人。

越往前走，打鬥聲越清楚，忽然，他往右邊拐去，同時，盡量將脚步放輕，也將身軀俯低下來，這樣，就不易被前面的人發覺了。

他走到一座土堆前，目光往打鬥聲傳來的地方望去，終於看到，在七八丈外的地方，有三個漢子正合手圍攻一個女子。

打鬥聲就是從那裏傳來的。

那女子身手矯捷，使一柄只有尺許長的短劍，在那三個漢子的圍攻下，已是攻少守多，仍是衝突不出，在那三個漢子的包圍之下。

聶橫山雖然看到三個漢子圍攻一個女子，他却沒有動心打算仗義挺身而出，抱打不平。

因爲他不是俠義中人，只是一個爲錢賣命殺人的殺手，俠義之心對他來說，還不如一錢銀子。

他匿在土堆後，看了一會，看不到余舟，既然那些人與自己沒有什麼關連，他就打算偷偷地離開，再繼續追尋余舟的下落。

但就在他正欲從土堆的右側潛行離開的刹那，只聽那女子發出一聲痛呼，接下來是那三個漢子的一聲獰笑。「大姑娘，躺下吧，妳走不了的！」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聞聲之下，忍不住扭回頭瞥望一眼。

這一看，他不由在心裏暗叫一聲：「苦也！」

只見那三個漢子左閃右避，露出空隙來，而那個空隙正朝着他這一面，那女子好快的身形，只一閃，便從那空隙脫困而出，身形一縱，直往土堆這邊縱掠過來！

這就難怪聶橫山叫苦不迭了。

因爲他這時已走不了，若走，便會被那些人發現，那些人的其中一方，肯定不會讓他走（誤以爲他是對方的人），換句話說，他肯定會捲入這場是非之中。

他只好蹲伏在土堆後，心中只希望那女子忽然改變逃遁的方向，那他就不會被發現了。

可是，世間事往往事與願違，怕什麼，什麼偏會來，那女子不但沒有改變方向，並且在縱掠至土堆上時，身形猛地一個顫晃，撲倒在土堆上。

聶橫山看得眞切，忍不住竄起身來，伸手去扶那女子。

畢竟，他還不是一個毫無人性的人。

那少女乍見土堆後有人竄起來，吃驚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但叫聲才出口，便窒住了。

那是因爲她即時看到，竄起來的人對她是沒有惡意的——伸手扶她，那麼，也就不是後面緊追而來的那三個漢子一伙的人了。

「嗖嗖嗖」三下急掠聲，那三條漢子分三面縱掠落土堆的三面，將那女子圍堵起來。

自然，他們也立刻發覺了聶橫山。

三個漢子自不免吃了一驚，身形微退，其中一名漢子厲聲道：「嘿，原來她還有一個同伙在這裏接應她的！」

一句話，已將聶橫山圈入了這場漩渦中，令他百詞莫辯，脫身不得。

「哈，正好讓咱們哥兒將他們一網打盡，拿回去好向相爺領功！」另一個漢子擺動一下手上的九環大刀，發出「啷啷啷」的聲响。

「老蘇，這大姑娘兇得就像一頭雌老虎一樣，小心她吃了你。」第三個漢子邪笑着說。

瞧這三個漢子的樣子，根本不將聶橫山看在眼內。

聶橫山却不敢小覷了那三個漢子，因爲他已看出，那三個漢子是官府中人。

——三名漢子穿一式的衞士服裝。

而且，從對方的話語中，他已聽出，三人都是賈似道賈相爺的爪牙。

他不由倒吸了口涼氣。

走脫了一個余舟，却又遇上了他們的人。

× × ×

那女子在聶橫山扶起她時，口裏叫了一聲：「你——」隨即便因爲那漢子的掠到而住了口，一雙閃亮的眼睛却瞬也不瞬地在聶橫山的身上溜着。

聶橫山從那女子目光中看出她的意思來——你是甚麼人？爲何會在這裏？



聶橫山沒有解答那女子，——不，應該說是少女才是，因爲她看上去只不過二十上下，因爲他根本不想答，以免又多幾個人知道他身份姓名，就算他解說，只怕那三個漢子也不會相信，自然也不會放他走。既然如此，那還說甚麼，還是想辦法解決了眼前這三個漢子，否則無法脫身。

「哈哈，死到臨頭，還蠻親熱的！」頭一個漢子不懷好意地說，那顆大鼻頭份外搶眼！

「老何，時候不早了，動手吧，別只顧說！」第三個漢子似乎很喜歡擺動他的九環大刀，弄出一串嗆啷啷的聲响來，他在說完後，又擺動他的大刀。

老蘇也接口道：「拿下他們，好回去向賈相爺邀功啊！」

「那你們還嘀咕甚麼？」大鼻子老何說話聲中，已呼地一聲，舞動手上的一根蛇頭棒，攔腰向聶橫山掃砸過去。

使九環大刀的傢伙亦揮刀直往聶橫山的身上招呼，帶起了一陣懾人心神的急响聲。

那個老蘇使的是一柄長刀，身形一欺，刀風嘯颯聲中，斜削向那少女的下盤！

原來，那少女腿上負了傷，走避自然不便，那老蘇這一着，也可算陰毒了。

聶橫山一直沒有開聲，除了知道說也是白說外，他可是打定了主意，除非不動手，一動手便要制敵於死，否則，他雙腿受傷，身法自然不大靈活矯捷，要是被對方看出來，一味遊鬥，困住他們，那時除非他與那少女脅生雙翼，否則走不了，遲早被那三個傢伙所擒！

故此，他在那個老何的蛇頭棒一動的刹那，他可是故技重施。「蒲」地一聲，以內功將一口涎沫吐向那傢伙的頭臉！同時驟然一矮身，竄滾向那大鼻頭！

那第三個漢子的九環刀砍落，便斬了個空。

那大鼻頭的老何驟見一蓬口沫迎面射來，本能地一偏頭！撲攻之勢也不由窒了一窒，聶橫山的長劍已疾送入他的小腹內，自左腰後處透出來，他的身子猛地一搐，大叫一聲，身子一軟，栽向地上。

那刹那聶橫山沒有抽劍，因爲已經來不及了，他左手疾探抓住大鼻頭老何那驟然疾墜下的蛇頭棒頭，一奪一甩，甩射向那個一刀斬空，隨取刀環大响，第二刀又斬到的那個傢伙。

使用九環刀雖然可以用環聲來擾亂及震懾對手的心神，但也有一樣壞處，那就是很難施展偷襲，因爲你的刀一動，環動聲便响，對手便警覺了。

聶橫山正是聽到那傢伏的刀環又响，警覺到他又撲斬過來，而且從環聲知道了他的位置，故此，那一甩，奇準無比。

那傢伙發夢也料不到，聶橫山會奪下自己同伴的蛇頭棒甩射向他，他只以爲在聶橫山刺殺大鼻頭老何的刹那，自己可以揀個便宜，所以，他那一刀是有去無回之勢，無論聶橫山怎樣避讓，也避不過他那一刀，也因此，他不但來不及迴刀擋截那根蛇頭棒，也無法來得及閃避，只聽「噗」地一下疾响，跟着他張口發出一聲「喔」的悶叫聲，那根蛇頭棒射入他的腹腔內，自後背透突出來！

而他的身形也被那一甩之力，撞得向後飛跌前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雙腿一蹬，登時了賬！

聶橫山在一瞬間連殺兩個人，就連他自己也感到有點不可置信，心中大喜之下，他不敢稍有停滯，忙將身形猛竄起來，一聲：「看打！」抖手一揚，打出了一蓬暗器！

那只不過是他從地上竄起來時，順手從地上抓了一把泥土碎石子，當作暗器射向那個老蘇。

那個老蘇正與那少女纏鬥着，本來，那少女在單對單的情形下，足以應付有餘，可是她由於左腿受了傷，行動不便，那傢伙又刁鑽奸滑，覷準了少女的弱點，不與她貼身打鬥，利用自己刀長的優點，只是繞着少女遊鬥，抽冷子攻上一刀，令到那少女窮於應付，落在下風，却奈何不了那傢伙。

但那傢伙一時之間，也奈何不了那少女。

原來，那傢伙一動手便打上如意算盤，他纏着少女，好讓那兩個同伙聯手解決聶橫山，然後，合三人之力，那少女還不是手到擒來，可是，他發夢也料不到，他的如意算盤打不响，兩個同伙在一照面間，便被聶橫山擊殺了。他也心慌起來，想逃，却被那少女拚命纏住，咬着牙長刀狂舞，好不容易迫退了少女，扭頭便縱掠欲遁，聶橫山那一蓬「暗器」已到，沒奈何，他只好來了一招八方風雨，刀隨身轉，舞起了一道刀芒，將那射來的暗器悉數擊落。

但這一來，却讓那少女單脚一點，縱掠至他身後，截住了他的去路。

聶橫山亦已一掠而至，一劍飛刺向他的心胸要害。

那一劍，聶橫山是覷準了那傢伙刀芒一斂的刹那，人劍以激矢飛射之勢，飛刺向那傢伙的。

——他欲一擊殺那傢伙，不讓他有逃遁的機會。

那傢伙才擊落那些「暗器」，耳聽風聲，知道那少女縱掠到他身後，恐防少女向他背後出手，急不迭欲迴身，一道迅疾如電的劍光已「嘶」地飛射而至，嚇得他心胆俱裂，三魂皆冒，忍不住口中發出一聲驚叫，居然忘了揮刀封截。眼睜睜地，看着那一道閃電般疾射而至的劍光，飛刺入他的心胸上！

但他也一掌擊在聶橫山的左肩膊上。

原來，老蘇這傢伙知道自己走不了。顧得了前，必然被背後的少女有機可乘，橫豎有死，便把心一橫，就算死也拉一個墊背的！

他這個人也可謂惡毒了。

聶橫山可是想不到他居心如此惡毒，他飛射之勢何等迅厲，要避，怎避得及，生死一髮間，硬生生一擰，總算避開了心胸要害處，但也被那一掌擊得身形倒飛開去。

刺入那傢伙腹腔內的利劍也因此而拔脫出來，那一帶之力，令到那傢伙仆跌地上，魂歸地府。

那老蘇的一掌雖是垂死一擊，但也夠聶橫山受的了。直將他擊得倒飛出丈許之

外！居然不能飄身落地，而是重重地摔墜落地，震得他氣血上湧，眼冒金星，幾乎昏死過去，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原來，他剛才那一擊，乃是運聚了本身的內勁發出的雷霆一擊，一擊之後，便氣衰力歇，根本已無力把持遏止那倒飛之勢。

那少女眼見聶橫山口氣連殺那三個漢子，看得她儍了眼，呆住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眞的。

要不是他——這個素昧生平的人，她肯定會落在那三個傢伙的手中，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她不是怕死，她要是怕死，也不會隻身獨闖相府了，她是怕自己落在那三個傢伙的手中，會遭受到不堪忍受的凌辱！

這一點，她在方才與那三個傢伙交手之時，已從他們的邪惡的目光，猥褻的話看出來。

此刻，她簡直不知怎樣感謝那人——聶橫山才是。

忽然，她從儍呆中驚覺過來——飛摔在地上的聶橫山竟然沒有起身，她口中發出一聲驚呼，拐着那條傷腿，撲過去察看一下。

「唏，……你……怎麼了？」她看到聶橫山躺在地上，咀角唇邊滿是血漬，閉目不動，慌得她一顆心直往下沉，一時之間，手足無措。

她還以爲聶橫山已死。

其實，聶橫山只不過挺不住，昏了過去。

一探鼻息，她也發覺到這救命恩人還有氣息，她一顆心才定下來，但馬上，她又蹙起了雙眉，爲難起來。

那是她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辦才好。

眼前的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雖然不知道他是甚麼人，但既然他肯不顧一切地救助自己，那不會是個壞人。何況，在道義上，她也應該救援對方啊。

可是，男女有別，這就是令她爲難的原因。

而這時候已五更將盡，天快亮的時候了，若不快離開這裏，天亮後，若是被人看到，那就痲煩了。

躊躇了一會，咬咬牙，她下了決定，將聶橫山扳扶起來，放在自己的背上，揹起來，拐着那條傷腿，盡快離開躺着三具屍體的地方。……

× × ×

聶橫山才睜開眼來，便驚覺到自己躺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出於本能的，他伸手便抓劍。

但却抓了個空。

這一驚非同小可，一挺腰，坐了起來，雖然腦袋有點昏眩，左肩膊上也劇痛不已，他還是強撐着，睜眼打量着自己置身的到底是一個甚麼地方？

這是一間簡陋但却乾淨的房子，除了他躺着的那張板床外，房子內只有一張舊木桌，一張板櫈。

對着床那邊的牆上，開了一個窗子，從敞開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用茅草竹子圍成的院牆，院子的一角，種了一棵丹桂樹，桂子花開，飄來一陣香氣，聶橫山鼻端嗅到那股子花香，不禁頭腦一清。

看清楚了置身的地方，他一顆心隨即放鬆下來，如此幽靜了清雅的一處地方，斷不會是落在了奸相賈似道的那些狗爪子的手中，這裏絕無疑問，應該是一戶鄉野人家的居所。

換言之，他是被人救到這裏來的。

隨即，他便想到了那個少女。

一個念頭也閃過了他的心頭——會不會是那少女將自己救到這裏來的？

馬上，他便有了答案。

那敞開的窗子前人影一現，不就是那個少女麼？

那少女在窗外看到聶橫山不但醒了，而且還坐了起來，臉上現出欣喜之色，口裏「咦」了一聲，三步兩脚繞到屋子前面，走入去，輕快地走入那間房子內。

「恩公，你醒了麼！快別坐着，躺下來歇歇吧！」那少女說着便走到床前，伸手欲扶聶橫山躺回床上。

聶橫山忙澀聲道：「姑娘，在下已不碍事了，多謝妳的關心。」

少女的雙手本已接觸到聶橫山的手臂，聞言之下，臉上一熱，慌忙縮手，退開一步，臉上已是泛上了微紅。

「恩公，你一定餓了，待我去灶下將熬好的米粥端來。」

少女說着瞥了聶橫山一眼，頭一低，轉身輕快地走了出去。

一會，端了一瓦砵米粥入來，放在那張木桌上，囁嚅着道：「恩公，待我喂你吃吧……」

聶橫山一聽，可着了慌，他這一輩子還未試過要一個女子服伺進食的，急聲道：「姑娘却……別……讓在下自己吃吧，在下已沒有甚麼了。」

說着，便欲下床，那知一陣心虛頭昏，幾乎從床上一跤跌下去，幸得少女手快眼急，一把將他扶住。「恩公，你受傷很重，快……躺回床上，讓我喂你吧。」說着，將聶橫山扶躺回床上，却將他的頭墊高了一些，然後，也不管聶橫山一臉尷尬不安，喂他吃起來。

其實，那少女又何嘗不羞怯發躁，她可是不敢瞥一眼聶橫山，垂下眼瞼，一口口喂他吃。

聶橫山那冷沉的臉上，起了一陣變化，心潮也激盪起來，幾次想說話，還是忍住了。

他自出娘胎，便是一個孤兒，以後，過着的，也是沒有一點溫情的生活，每天皆要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嚴酷訓練，也因此令到他的心也冷硬起來，如今——他那顆冷硬的心在那少女的溫情下，融化溫暖起來。

但這麼多年下來，他已變得很能隱藏自己的感情。待到他吃完那砵粥，他臉上的神色又冷沉下來。

少女終於抬眼瞥了他一眼，說道：「恩公！還要吃麼？」

本來，聶橫山確是還想再吃的，但他不慣這樣被人喂着吃，何況，伺候的又是一個年紀這樣輕的少女，而且還是一個令人心動的少女，他只好按捺下那股食欲，說道：「姑娘，在下……飽了。」

少女看他一眼，兩人目光相觸之下，各自急忙將目光偏移開，少女的臉上又起



飛紅。

說實在的，聶橫山雖然說不上英俊，但却頗有男子氣概，年紀也不大，大約三十上下，這種男子，最能令到少女動心。

那少女絕無疑問，被他那種男子氣概撩動了芳心。

「恩公且請歇一會，我一會再來。」少女說着便走出了房間。

看着少女婀娜的身影消失在房外，聶橫山那顆冷硬的心又熱了一下。

「這少女到底是什麼人？」他望着屋頂那根橫樑，讓自己的思緒集中起來，心中暗自想着：「她爲何會惹上了那些狐假虎威的狗爪子？」

「要不要馬上離開這裏！」他腦海中一個念頭接一個念頭閃過。

跟着，他便發覺到自己左肩膊上的傷已被包紮起來，還有雙腿上的傷口……

「一定是那少女替我敷藥包紮的。」他心中又動起來。「這裏好像只有她一個人。」

但隨即他又悚然想到。「不知那余舟是否死在路上，抑或支撐着，回到奸相的府中，要是後者，那就……」

「恩公，你似乎有什麼心事？」少女驀然响起的語聲，嚇得他幾乎沒有從床上跳起身來，原來那少女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站在房門口，正瞧着他，關切之色，溢於言表，說話間，輕盈地走了進來，一點也看不出，她的腿上曾受過傷。

聶橫山忙掩飾地道：「沒……有……在下不過胡思亂想吧了。」

少女這一次不再那麼靦覥了，大方地在那板櫈上坐下來，朝聶橫山露齒一笑。

「恩公的精神好多了。」

聶橫山確是精神很好，但一時間，又不知怎樣說才是，吶吶着，就是說不出話來。

少女抿抿咀，又道：「還未請教恩公高姓大名。」

聶橫山遲疑了一下，才道：「在下聶橫山。」

少女站起身，衽襝一禮：「原來是聶恩公，救援之恩，少女子不敢或忘。」

聶橫山對着那少女，不知怎的，那顆心就暖熱起來，溶在了他臉上的那股陰沉的神色，忙欠身而起，還禮不迭道：「姑娘不用多禮，在下若沒有猜錯，是姑娘救在下來此的，那就互相扯平了，請姑娘以後別再叫在下恩公，好麼？」

少女沉吟了一下，頷首道：「恩——這麼說，恭敬不如從命！我就稱你一聲聶兄吧！」

一頓，「噢」一聲道：「我忘了將姓名說給聶兄知道，我叫杜娟。」

聶橫山抱抱拳，說道：「原來是杜姑娘。」

「聶兄，你就叫我杜娟吧。」杜娟瞧着聶橫山。

聶橫山可不敢與她的目光相觸，一直將目光垂下，口裏道：「在下怎敢，還是稱呼一聲杜姑娘吧。」

杜娟沒有勉强他，眼眸一轉，才說道：「聶兄，你身上的傷覺得怎樣了，還痛麼？」

聶橫山吁口氣道：「多謝姑娘垂問，經過姑娘的敷治，好多了。」

話出口，他便知道有點不妥，他的臉已一陣發熱起來。

果然，杜娟一張臉剎時染上了紅暈，垂目低首，羞赧地道：「我——見聶兄你——身上的傷勢——頗重，若不及時敷治，——那會——惡化的，所以，所以……」所以什麼，他就是說不出口來。

畢竟，她是個女兒家啊！

這種女孩兒家的嬌羞之態，就是鐵石心腸的人看到，也會「砰」然心動，何況他是個血氣旺盛的年輕人。

他那顆冷硬的心，又由「烘」暖熱變得火熱起來。

他控制不住自己，直瞪着眼，瞧着杜娟。

杜娟此刻的心也是「卜卜」直跳，因爲她不由自主地，腦中映現出替聶橫山將上半身衣衫鬆褪，包紮那受傷的肩膊，呈現在她眼前那强壯的胸膛，寬闊結實的肩膀來。

那時可是一點綺念也不在，但此刻想起來，却教她心湖翻波。

那是他她一次看到及接觸到一個陌生男子的身體，怎不教她生起一種異樣的感覺。

聶橫山忽然悚然一驚——想起了將他訓練成一個殺手的那個老人的一句話，做殺手最忌的就是動情，情一動，意志便不堅，心念便不定，那便會引致危險，這句話，他不知被教訓了幾百千次，也所以，無時無刻不縈繞心頭，直如暮鼓晨鐘，當頭棒喝。

他連忙收攝起心神，那顆火熱的心一下子又冷硬起來。

收回目光，他的語氣也一下子變得冷沉起來。

「杜姑娘，昨晚圍攻妳的那三個傢伙，是什麼人。」

杜娟這時候正心潮波盪，垂目低首，沒有注意，故此一點也沒有察覺到聶橫山神色語氣的變化，聽他提起那三個傢伙，她不由怒火陡生，脫口道：「他們都是該死的人。」

隨即，她發覺到，自己那樣說，等於沒有答，稍抑怒火，又說道：「聶兄，他們都是奸相賈似道的狗爪子。」

聶橫山雖然已從那三個家伙的衣飾上，瞧出三人都是公門中人，可想不到他們是賈似道的狗爪子，心中微驚之下，不由脫口道：「原來他們都是賈似道的人，眞巧！」

「什麼眞巧？」杜娟忽然抬起頭來，有點奇怪，瞥了聶橫山一眼，露出詫異的神色。

自然，她也發覺到聶橫山神色陰沉，頓時冷了半截。

「杜姑娘——沒有什麼，」聶橫山忙加以掩飾。「在下昨晚看到那三人的裝束時，已猜到他們是官府中的人，他們原來就是賈似道的狗爪子，與在下的猜想不謀而合，不是巧麼？」

這番掩飾之詞，自然很牽强，所以他急急又道：「杜姑娘，妳怎麼會惹上他們的？」

（下期續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四

關趙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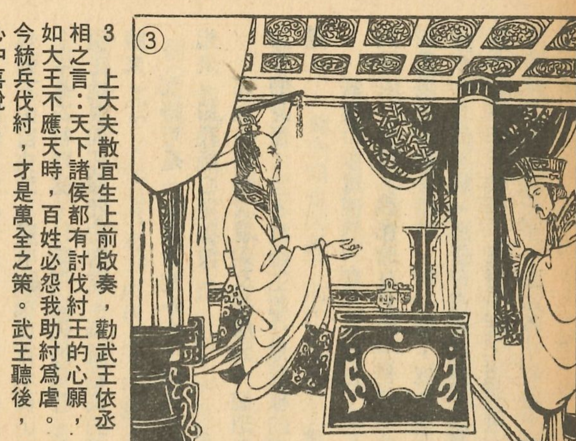
# 姜子牙伐紂（一）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個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的是姜子牙被西岐武王封爲掃蕩成湯大元帥，統帥三軍，向東進發，與商紂軍士機番較量，最後奪取了孟津重地，乘勝向朝歌進軍。

1 殷紂王無道，終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百姓處於水火，人人怨恨。這一日，西岐周武王親臨早朝，丞相姜子牙捧出師表上殿，啟奏準備東征，討伐紂王。



2 姜子牙在奏章中列舉了紂王無道，禍國殃民十大罪狀。欲救百姓，需天下諸侯大會於孟津，合力討伐紂王。武王看罷奏章，沉吟半晌，猶豫不決。



3 上大夫散宜生上前啟奏，勸武王依丞相之言：天下諸侯都有討伐紂王的心願，如大王不應天時，百姓必怨我助紂爲虐，今統兵伐紂，才是萬全之策。武王聽後，心中喜悅。




4 散朝後，宮廷內外一片歡騰，百官各個歡悅。衆將士籌糧備草，秣馬礪兵，十分忙碌。



5 這日正是三月十五日清晨，禮砲三響，武王登上金台，正式拜姜尚爲掃蕩成湯天寶大元帥。金台高三丈，雄偉壯觀，甲士持旗站立，衣冠整肅，劍戟森嚴。

6 三日後，姜元帥下教軍場看操，升台點將，令黃天化、南宮適、武吉、哪吒、爲先行官，楊戩、土行孫、鄭倫爲三軍督糧官。其它將佐依次點過。





7 子牙傳令黃天化率領走一字長蛇陣，聽炮响以後，變六甲迷魂陣，竟不能齊。子牙命將領日夜操練，達到純熟地步，方能克敵。將領接令，日夜用心教習。



8 紂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周武王、姜元帥率六十萬雄兵出西岐，浩浩蕩蕩向東進發。西岐百姓，扶老携幼，站在路旁歡送。

9 大軍行至金鷄嶺。嶺上有一支人馬駐扎，大軍不能南進。子牙傳令三軍在嶺下安營扎寨。

10 殷商軍將領魏賁前來討戰。周營中左哨先行官南宮適出馬臨敵，子牙道：「首次出軍，當宜小心。」南宮適舞刀直取魏賁。

11 南宮適與魏賁戰了三十個回合，殺得南宮適汗流浹背，暗想：「今日敗回，元帥必定見責。」刹那間，魏賁大喝一聲，將南宮適生擒過去。



12 魏賁沒殺南宮適，却將他放回周營。臨行前，魏賁對南宮適說道：「我不傷你，快請姜元帥出來相見。」

13 南宮適回營後，子牙大怒道：「你是六十萬人馬的左哨領官，初戰失利，且挫傷了我軍銳氣！」喝令斬首。左右將南宮適推出轅門。魏賁在馬上到，便大喝：「刀下留人，我要求見姜元帥。」

14 子牙跨上四不相來到陣前，魏賁一見，滾鞍下馬，拜伏在地，說道：「末將聞天兵伐紂，特來麾下，願效犬馬之勞。」子牙大喜。



15 魏賁又替南將軍求情，子牙傳令放了南宮適，隨軍聽用。將魏賁掛補了左哨，南宮適把先行印交與魏賁。



16 此時武王兵出西岐的消息傳到朝歌。一日紂王臨殿，與衆朝臣商議平周之策，中大夫飛廉拜伏啟奏，保舉三山關守將孔宣前去迎敵。紂王准奏，遣使持詔前往三山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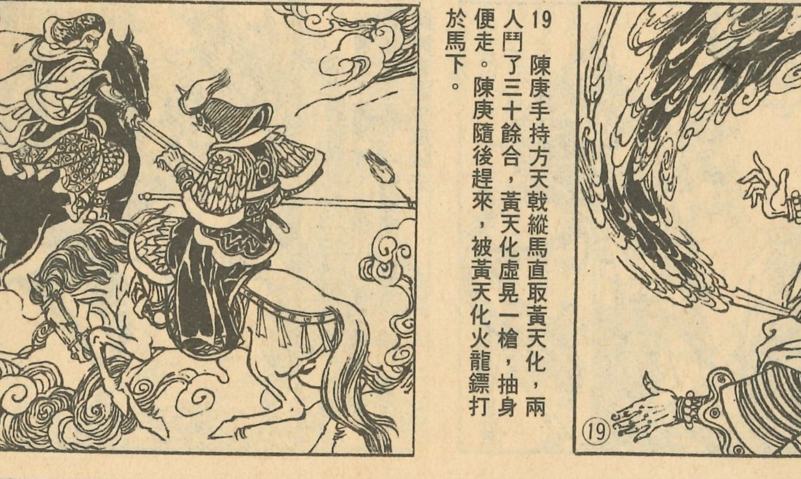
17 孔宣接旨，整點十萬人馬，晝夜兼程，來到了金雞嶺。孔宣傳令，嶺上安營，阻住咽喉要路，不使周兵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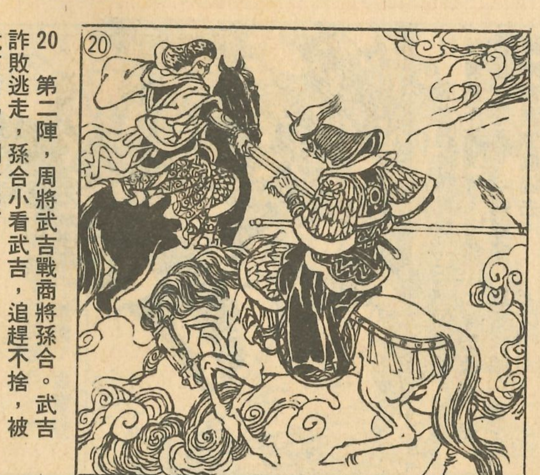
18 次日，孔宣命帳下先行官陳庚來到周營前搦戰。周營先行官黃天化乘玉麒麟、舞動雙錘，冲出營門。





19 陳庚手持方天戟縱馬直取黃天化，兩人鬥了三十餘合，黃天化虛晃一槍，抽身便走。陳庚隨後趕來，被黃天化火龍鏢打於馬下。





20 第二陣，周將武吉戰商將孫合。武吉詐敗逃走，孫合小看武吉，追趕不捨，被武吉回馬槍刺於馬下。

21 第三陣是哪吒與商將高繼能交鋒。只戰了三五回合，高繼能虛掩一槍便走，欲取蜈蚣袋放毒蜂。



22 哪吒腳登風火輪，飛快地追上去，沒等高繼能放毒蜂，一乾坤圈，正打中高繼能肩窩。高繼能伏鞍逃回本營。





23 孔宣見連敗三陣，心中不悅。第二天，孔宣親自出馬，指名要姜子牙出來答話。子牙乘四不相來至陣前，見孔宣背後有五道光華，暗想：「此人來歷不同，必要小心。」





24 孔宣指責武王背叛朝廷，造反稱王。子牙道：「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紂王無道，天怒人怨，四海鼎沸，人心歸周，將軍何不棄暗投明？」

25 孔宣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子牙。洪錦走馬上前接住。孔宣大罵：「逆賊！」洪錦道：「天下八百諸侯俱已歸周，量你一人也無濟於事。」兩人馬打盤旋，絞在一處。

26 兩人交戰數合，洪錦不是孔宣的對手，忙將法寶旗門遁往下一戳，那旗立即化爲一門。

27 洪錦縱馬，方欲進門。孔宣兜回馬來，用背後黃光往下一刷，將洪錦刷去，只剩一匹空馬跑回本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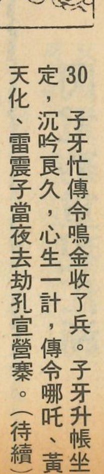


28 姜子牙見孔宣的黃光十分厲害，正在思索。此時，孔宣縱馬向子牙奔來，子牙仗劍相迎。旁有鄧九公走馬來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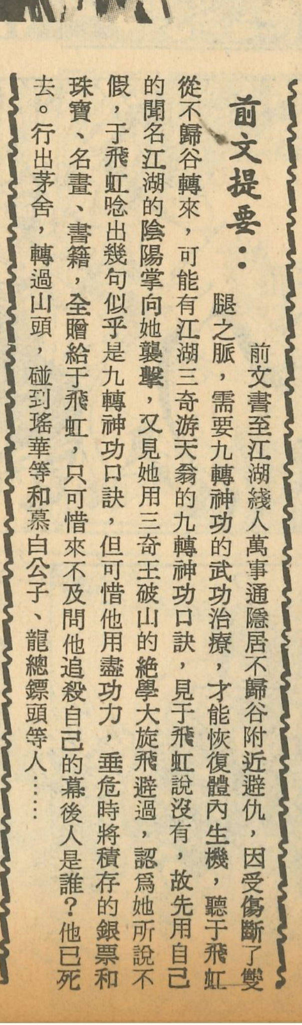


29 姜子牙戰不到十多回合，欲想取勝，祭起打神鞭，那鞭在空中盤旋了一下，被孔宣背後紅光收去了。





30 子牙忙傳令鳴金收了兵。子牙升帳坐定，沉吟良久，心生一計，傳令哪吒、黃天化、雷震子當夜去劫孔宣營寨。（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綫人萬事通隱居不歸谷附近避仇，因受傷斷了雙腿之脈，需要九轉神功的武功治療，才能恢復體內生機，聽于飛虹從不歸谷轉來，可能有江湖三奇游天翁的九轉神功口訣，見于飛虹說沒有，故先用自己的聞名江湖的陰陽掌向她襲擊，又見她用三奇王破山的絕學大旋飛避過，認爲她所說不假，于飛虹唸出幾句似乎是九轉神功口訣，但可惜他用盡功力，垂危時將積存的銀票和珠寶、名畫、書籍，全贈給于飛虹，只可惜來不及問他追殺自己的幕後人是誰？他已死去。行出茅舍，轉過山頭，碰到瑤華等和慕白公子、龍總鏢頭等人……

## 聘鏢師找尋仇敵

龍在天道：「南宮世家的威名太盛。藍封抓住機會，佔點便宜，也是人之常情……」哈哈一笑，接道：「咱們談談正事吧！于姑娘此後作何打算？」

于飛虹沉吟了一陣，道：「我不能回到翠園紅樓，只有在江湖上流浪一段日子再說！」

「那怎麼樣？如不嫌棄，寒舍尚可留客，請到寒舍暫時住下……」南宮慕白懇切的說：「俟在下查出一些眉目，再作打算？」

話巳經說的很清楚了，南宮慕白巳準備接下來這一個千斤重担，要到用南宮世家的人手，準備全力去帮助于飛虹。

南宮世家肯出面，瑤華心中大感快慰，以南宮世家在江湖上喧赫聲勢，衆多門客，不難查出對方是何許人物。

但大出意外的是，于飛虹竟然搖搖頭，道：「南宮兄的盛情，小妹心領了！我不想拖累到南宮世家！……」

南宮慕白怔了一怔，道：「妳怎麼變了主意？……」

## 閃電豹重現江湖

「是的，小妹離開翠園紅樓之初，確有借助南宮兄和龍總鏢頭之意，所以，才追踪深入湘西，但經歷過不歸谷這塲山川變形的事故之後，使小妹的心情有了很大的改變！」

「爲什麼？」

「因爲，那些巍巍巨峯，千尋深谷，片刻間都能够崩倒、平覆，我不想累及太多的人，尤其是像南宮兄這等江湖上豪門世家，不能爲小妹而去投入了一個未可預測的未來。」

南宮慕白道：「飛虹，我願意帮助妳，不是妳求我……」

「我知道，南宮兄不要誤會，我在山崩地陷中逃了出來，就開始想這件事，剛才作了這個決定……」于飛虹輕輕歎息一聲，說：「我不知道自已決定是對或是錯，但巳經決定了，就不想更改，我會向南宮兄求助的，但不是現在！……」

「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我知道了誰要追殺我時……」

南宮慕白還要接口，却被龍在天示意攔住，接道：「少兄，于姑娘既巳作了決定，咱們怎也不能勉强于姑娘改變，何况，她說的有理？不知道敵人是誰，要帮忙也無從下手……」

于飛虹接着說道：「以南宮世家的威名，一旦介入，追殺我的人，可能改變了心意，他仍如是隱伏不動，我豈不永遠找不出敵人是誰了？」

龍在天道：「有理，有理，于姑娘是否巳經有了打算呢？」

「有！我準備立刻動身，離開湘西……」

龍在天道：「龍某是開鏢局作生意的，于姑娘可有什麼要照顧龍某的地方？」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倒是想僱請貴局中一位鏢師，但我不希望總鏢頭命令他，要他心甘情願才好！」

龍在天道：「好！那就請于姑娘自己跟他說吧！」

于飛虹目注周杰，道：「周鏢頭，我想僱用周兄一年，不知意下如何？」

周杰望望龍在天，笑道：「周某得承下顧，高興得很。」

「好，那就請開個價吧！」

周杰道：「這個，這個……」

南宮慕白一皺眉頭，但却又被龍在天示意攔住。

于飛虹接道：「這一年之中，不知有多少兇險，我付十萬兩銀子，不知道周鏢頭是否滿意？」

完全是談生意的口氣。

周杰微微一怔，道：「十萬兩太多了吧！周某，沒有那個身價！……」

龍在天說道：「賺銀子，怎會嫌多，就算十萬兩吧！你自己得三萬兩，七萬兩還要交回鏢局。」

周杰道：「是！屬下遵命。」

龍在天大笑道：「這一票生意，龍鳳大鏢局和四處分局，兩年的開銷，都用不完了，龍某人很想再推薦給姑娘一位鏢師，不知姑娘肯不肯照顧？」

于飛虹道：「可是飛斧姜全？」

「對……」龍在天說道：「周杰熟識中原道上的情勢，姜全對江南、西南一帶，十分熟悉，有他們兩個人帶路，大半個天下都可以跑了。」

于飛虹道：「不知姜鏢頭是否願意？」

姜全道：「姑娘肯僱在下，何幸如之？」

于飛虹取出一叠銀票，選一張三十萬兩的交給龍在天，道：「痲煩總鏢頭一下，多出十萬兩銀子，請轉交給譚老先生……」

「我明白……」龍在天道：「譚先生瞭解的事物很多，我巳經把他調到徐州總局。」

瑤華、若華看于飛虹一出手就給父親十萬兩銀子，心中十分感動，一齊躬身，道：「多謝小姐了！」

于飛虹歎息道：「我的事辦完之後，都還能活着，把譚伯父接在一起，也好多盡一點孝心……」

龍在天接道：「譚先生的事，妳們可以放心，我會好好的照顧他，不知姑娘準備何時動身？」

于飛虹略一沉吟，才說道：「我們現在就走？」

南宮慕白道：「這麼快……」

龍在天接道：「好！辦事情越快越好，姑



娘請先走一步，我和南宮少兄，還要去見見五毒教主，躭誤一天，明天再走。」

于飛虹站起身子，道：「好，我們先告辭了。」

× × ×

目注于飛虹等離去之後，南宮慕白神情冷肅的說：「龍兄，你是什麼意思？」

龍在天輕輕吁一口氣，道：「少兄還瞧不出來麼？于姑娘已經決定要單獨行動……」

「我知道，可是……」

「你不用急，有周杰、姜全在他們身側，咱們隨時可以知道他們的行踪，少兄如是還不放心，可以易容改裝跟着他們。」

南宮慕白道：「你不用去了，龍鳳鏢局的事情很多，你也該回總局處理一下了！」

龍在天道：「李副總鏢頭很能幹，一般的事情，用不着我操心，這次，不是你大力帮忙，這趟昂貴的暗鏢，只怕很難追得回來，龍鳳大鏢局，就算賣光了所有的產業，只怕也不够賠人家的，這次我帮助你，就算是我還一份人情如何？」

南宮慕白道：「奇怪的是，我發覺于姑娘有點變了！」

× × ×



瑤華也看出了于飛虹的神情憂苦，愁鎖眉尖，似是有無限的心事，找個機會，緊隨在于飛虹身側，低聲道：「小姐，杜公子呢？」

「沒有出來，只怕是凶多吉少了！唉！他爲了救我，自己却陷入絕境！」

想到那高峯崩倒，聲震數十里的威勢，瑤華也感到杜秋寒絕對沒有生望，不敢再問，口氣一轉，道：「如有南宮世家的人帮助咱們，也許很快就可以查出仇人！」

「我不想欠他的太多，也不願把南宮世家，拖入危境，瑤華，追殺咱們的人，是江湖上最有勢力的人，而且又十分神秘……」于飛虹神情肅然的，說道：「我越想越覺得事情不對，所以，離開湘西山區之後，咱們也要有些安排……」

「小姐已成竹在胸了……」

于飛虹接道：「也正要和妳商量一下，聽妳的高見！」

瑤華道：「小姐的安排是……」

「第一，我要傳一些武功給妳和若華，不過，沒有時間停下來，讓你們練習，只有利用時間，學多少是多少了，第二，我想要若華冒充我……」

「小姐呢？」



于飛虹接道：「我祇想改扮一下，跟在你們身後行動？」

「誰扮若華呢？」

于飛虹道：「不用了，若華一直陪在于飛虹的身側……」

「我懂了……」瑤華說：「我僱一輛密封的篷車，若華坐在車裏面……」

「妳也陪着她坐，我會隨時改變自己的裝扮、身份，不會離開篷車太多。隨時可以支援你們……」

「這件事，要不要告訴周杰、姜全兩位鏢頭？」

「暫時不用，他們都是老江湖了……」于飛虹道：「咱們根本瞞不過他們。」

「對……」瑤華笑一笑，道：「他們看出來了，也許會和小姐配合？」

「江湖中人最忌說謊言，沒有告訴他們，他們可以裝作不知道，應對之間，就理直氣壯了。」

× × ×

離開翠園紅樓時，于飛虹就帶了很多的黃金，現在加上身上的千萬銀票，當眞是腰纏萬貫了。

出了山區，于飛虹用重金購買了一輛篷車，也替周杰、姜全等選購了幾匹健馬。

劉星駕車，茶花騎馬跟在車後，瑤華換着了男裝，和周杰、姜全並騎開道。若華却陪于飛虹坐在篷車上。

華車駿馬，行在大道上，十分引人注目。

周杰、姜全雖然額外收入了三萬兩銀子，却無歡愉之色，兩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心中明白，這票銀子，得來不易，在這長達一年的時日中，隨時可能會遇上凶險。

姜全暗加檔勁，健馬突然向前快衝了幾步，和周杰並肩而行，低聲說道：「周兄，能不能看出一點端倪，是什麼人和于姑娘作對？」

「瞧不出來……」周杰苦笑道：「這件事，我已在心中琢磨很久了，想遍了江湖中各方豪雄，就是想不出什麼人會有這麼大的苗頭，能命令黑、白兩道中那樣的高手出動？」

姜全道：「總該有一點痕跡可尋吧？咱們哥倆個，既然承担了這個工作，那就是生死同命，多一點估算，就少一點風險，你能想到的，都說出來，錯了也不要緊……」

「苦就苦在這裏了，就算咱們能找到玉簫翁、陰陽判等人，但總鏢頭和慕白公子沒有來，人家也不會把咱們放在眼中，絕不肯說出來……」突然住口，沉思不語。

「周兄，想到什麼了？」姜全果然是閱歷廣博的人，一看周杰神情，立刻就瞧出苗頭。

「有一件奇怪的事，」周杰低聲說：「但願和此事無關才好。」

「什麼事？」姜全已感覺到周杰心中承受的壓力。

「好多年不在江湖上出現的懶龍，突然出現了……」周杰凝目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但他在路上和我們相遇，却是毫無動靜，也許，這只是一次巧合了。」

「希望如此……」姜全對懶龍的畏懼，似



猶在周杰之上。

「懶龍、怒獅、閃電豹……」周杰說：「息隱十幾年了，龍踪忽現，獅和豹不知道會不會出現江湖。」

姜全道：「這三個人，都會讓黑、白兩道畏服，乖乖受命，會不會是他們……」

「如果是他們，總鏢頭和南宮少主，是否能夠應付得來？……」周杰望着姜全，低聲相問。

「就兄弟的想法，咱們這龍鳳鏢局，恐怕是不放在人家眼裏，南宮世家嗎？……」姜全苦笑一下，道：「不知道能不能罩得住了？」

周杰輕輕吁一口氣，道：「姜兄，生死等閒事，不用放在心上了，咱們只要盡力盡心，俯仰無愧，對得起龍總鏢頭就是了。」

姜全豪壯的一笑道：「周兄說的對，盡其在我，生死何足掛齒！」

周杰接道：「姜兄，上一次玉簫翁他們是明火執杖的攔封，這一次，要小心他們暗施算計，于姑娘武功高强，眞的動了刀槍陣仗，咱們能帮忙的有限的很，重要的是用咱們的經驗閱歷，洞查他們的鬼蜮技倆……」

姜全道：「我明白……」語聲一頓，低聲道：「周兄，于姑娘的武功，比起總鏢頭和慕



白公子如何？」

「南宮少主，家學淵博，難測高深，總鏢頭自出道江湖，尙未遇過敵手，于小姐一身所學，有如霧中之花，難看眞切，以玉簫翁的盛名，也不是三合之敵……。」周杰笑一笑，道：「姜兄見過劉星出刀了，刀法是否高明？」

「高明，刀如閃電，是姜某所見過最快的刀法！」

「這就是了，姜兄，咱們只不過是這次江湖事件中，兩個馬前小卒而已。」

姜全微微一笑，道：「周兄，也不要妄自菲薄，小卒過了河，可當大用……」

忽然間，一騎快馬，飄風而至，得得蹄聲，打斷了姜全未完之言。

轉頭看去，馬如流矢，疾掠而過，只留下一片蕩起的塵烟。

極少見到的快馬，快的連馬上的人也看不清楚，只看到馬上人身着藍衫。

譚瑤華一拍馬，追了上來，道：「兩位，看到那匹快馬了？」

「看到了，只可惜，他突然出現，未看清馬上騎士……」周杰低聲道：「姑娘是……」

「不是問馬上的人，是奇怪世上怎會有如此的快馬，兩位見識多，想想看，當今之世，有什麼名駒，有如此的快法。」

周杰道：「這等快法的健馬……世上不多，只是那匹馬的顏色……」

敢情是馬行太快了，周杰、姜全連馬的毛色，也未看清楚。

「似是淡青的毛色，有一點白花，唉，當眞是太快了，我也未及看的很眞切。」

「難道是靑驄追風駒……」姜全說：「天下名馬只有靑驄追風駒是這個顏色……」

「閃電豹……」周杰吃驚的說：「人如閃電，馬如風，刀過無血，死不明。」

姜全的聲音有些顫抖的說道：「可能是他了……」

瑤華皺皺眉頭道：「你們在說什麼啊？」

周杰說道：「那是形容一個快字，快如閃電……」

「這個我懂，人快，馬快，但刀過怎會無血，死不明，又是什麼意思？」

姜全道：「也是說一個快字，刀過無血，是說他一刀把人殺了，血還未及流出，他刀已入鞘，死不明的意思是說，被閃電豹殺的人，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人已經死了！」

「噢！有這樣的快刀……」瑤華說：「那不是很可怕麼？」

「太可怕了……」姜全說：「江湖上有一個傳說，閃電豹出現的地方，武林中人，都要除去腰中佩的刀劍，不帶兵刄……」

「爲什麼呢？」瑤華奇怪的問。

姜全接道：「反正是沒有還手的機會，佩刀帶劍，也是沒用，這個傳說，已在江湖消失了十幾年，難道眞的會在江湖出現。」

周杰道：「懶龍既可重現江湖，閃電豹爲何不可？」

看兩人說的認眞，瑤華忍不住問道：「懶龍和閃電豹在江湖上闖出了那個大的名氣，又息隱了十幾年，是不是都很老了。」

「我沒有見過閃電豹……」周杰說：「但聽說他在江湖上行走時，看上去有如一個讀書的士子，白面無鬚，年紀很輕……」

瑤華道：「旣然很年輕，爲什麼會突然息隱呢？」

周杰道：「江湖上有很多的傳說，但比較可信的兩個傳說是，江湖上已沒有他們可以匹敵的對手，感覺着沒有味道，才洗手退隱；第二個傳說是，有一位隱世高人，覺着他們鬧的太不像話，行踪所至，江湖中黑、白兩道，無不退避三舍，所以，出手逼他們退出江湖。」

瑤華道：「以兩位眼光看，那一種傳說，比較可信呢？」

周杰苦笑一下，道：「不知道，這只是傳說，沒有人能夠證明，反正是懶龍、怒獅、閃電豹，忽然不見了，他們消失眞正的原因，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才眞正明白。」

「可是他們又出現了……」瑤華說：「數月前遇上的那條懶龍，可以說是巧合，但這頭閃電豹，會在此地出現，就不是巧合了。」

姜全道：「對！這地方人地荒凉，再入江湖的閃電豹，怎會在此出現呢？……」

（未完．廿三）



# 劍影迷踪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况公權傷了何柔柔，祁七婆婆不願放過他，非要况公權自斷一指，况公權自知此事决難善了，立刻先下手爲强，「百步神拳」一擊出，向祁七婆婆攻去，但况公權最後還是戰敗而逃……祁七婆婆要尹劍青跟她回青衣幫，尹劍青不依，雙方又打起來了，祁七婆婆的杖法淩厲無儔，但却被尹劍青一一閃了開去，祁七婆婆沒料到這石東華的弟子如何有此神妙的身法，便使用激將法，要尹劍青接她五杖，尹劍青只好答應了，手握銀鸞刀來對付祁七婆婆的杖招，最後尹劍青使出「迷踪劍法」破了祁七婆婆的「奪命三招」，祁七婆婆敗北離去……

## 十二名煞神　夜聚古墓前

金步嬌眨眨眼睛，問道：「你眞的會想念我嗎？」

尹劍青道：「他們不在這裏，我會想念她們，妳不在的時候，我自然也會想妳了。」

金步嬌嗤嗤的笑道：「你呀，一會想這個，一會想那個，我看你怎麼辦？」

尹劍青道：「我是妳們大哥咯，大哥對小妹總是有兄妹之情……」

金步嬌披披嘴，兩頰驟然飛紅，幽幽的道：「你方才……那是……大哥該這樣的嗎？」

她羞澀得說來有些碍口。

尹劍青被她說得臉上一紅，握住她的手，低低的道：「那是妳太……」

他說不下去了。

金步嬌問道：「我太什麼呢？你快說呀！」

尹劍青附着她耳朵說道：「妳太可愛了。」

金步嬌心裏甜甜的，但又披着嘴反問道：「難道她們不可愛麼？你……是不是也和她們……她們……這樣……」

「沒有。」尹劍青被她逼問得俊臉一紅，說道：「眞的沒有。」

「我才不相信呢！」金步嬌抿抿嘴，輕笑道：「你不說，我會問她們的。」

尹劍青說道：「好了，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金步嬌攏攏秀髮，輕笑道：「看你想到青青，就急成這個樣子，好吧，我們這就走！」

兩人退出松林，循着大路一路往南，第二天未牌時光，就趕到金家莊附近，這裏地形，金步嬌自然極爲熟悉，他們爲了避免被金家莊的人發現，就從小路繞過金家莊，進入山莊。

金步嬌引着尹劍青來到那天艾青青跌落水裏的池塘，輕聲笑道：「好啦，我這個响導到這裏爲止，現在應該由你做响導了。」

尹劍青點頭道：「好，妳隨我來。」



說完，果然走在前面引路。

兩人一前一後，腳下走得極快，一口氣已奔行了二十幾里路，山勢越來越見荒涼。

金步嬌忍不住問道：「大哥，還沒到麼？」

尹劍青伸手朝前一指，說道：「就在前面了。」

轉過一座山峯，山勢漸合，但見山麓間一片濃翠，古柏森然，中間出現一條寬闊的石板路，只是草長過膝，兩邊濃陰，雖是大白天，也有陰森之感。

金步嬌不禁有些胆怯，叫道：「大哥，你走慢一點吧！」

她趕上幾步，傍着他身邊而行。

再往前走了一段路，兩邊長草之間，已可看到殘缺不全的石馬和翁仲，矗立其間。

一連跨上了三處平台，每一座平台，都有四五級石級，已到了一座雄偉的石砌古墓前面。

金步嬌緊依着尹劍青身邊，低低地問道：「大哥，艾青青就住在這座古墓裏的麼？」

尹劍青點點頭，說道：「是的，妳隨我來。」

他繞過高大的石碑，轉到古墓左側，艾青青開啓的石門前面，回頭道：「我只知道這裏有一塊大石頭，可以開啓，只是不知如何開啓法？」

金步嬌問道：「艾青青沒有告訴過你嗎？」

尹劍青道：「我來的時候，是她開啓的，後來我們離開這裏，也是她關好的，我想以後再也不會來了，所以當時沒有問她。」

金步嬌道：「那怎麼辦？」

尹劍青道：「我來試試看。」

他記得艾青青當日開啓石門，好像身子撲在墓上，雙手在那裏按了幾按，他也把身上撲了上去，兩手在石上摸索了一陣，除了粗糙石面，什麼也沒有摸到，左右上下連按了許多地方石壙依然是石壙，那裏找到門戶？

金步嬌問道：「是不是打不開？」

尹劍青頹然道：「那天明明看她好像輕輕按了兩下，石門就開啓，現在竟然會紋風不動，一點影子也沒有。」

金步嬌問道：「你會不會記錯了地方呢？」

「不會的。」尹劍青道：「石門明明就在這裏，我怎麼會記錯呢？」

金步嬌想了想道：「會不會是她在裏面關上了，外面就開不開？」

「看來青青果然回來了！」尹劍青道：「只有她回來了，在裏面下了閂，外面就無法開啓。」

金步嬌一雙秋波，只是打量着這座巨大的石墓，說道：「如果這座古墓，裏面有許多石室的話，那絕不會把門戶開在邊上。」

尹劍青道：「艾青青就是從這道門進出的。」

「這裏也許只是邊門。」金步嬌星眸流盼，咭的笑道：「就拿我家來說吧，有大門、邊門、後門，這一大座石墓，如果下面有許多間石室，自然不會只有一道門戶的了。」

尹劍青想想覺得她說的也是有理，一面問道：「依妳說，那該怎麼辦？」

金步嬌道：「這座古墓，如果就是司馬綸要找的古墓，那就可能隱蔽了一個很大的秘密。」

尹劍青道：「什麼秘密呢？」

「我怎麼知道？」金步嬌道：「這也不過是猜想罷了，如果沒有很大的秘密，司馬綸會要我爹到北峽山來建造一座金家莊？專門找尋古墓嗎？」

尹劍青道：「妳爹怎會聽他的呢？」

金步嬌道：「不但我爹聽他，十二煞神的頭兒南宮伯伯都聽他的，大家把他奉若神明，但我看不出司馬綸有什麼值得南宮伯伯和爹他們這般尊敬的地方？」

尹劍青道：「十二煞神的老大，不是喪門神歐陽琥麼？」

金步嬌道：「是呀，歐陽叔叔是十二人中最小的一個。」

尹劍青奇道：「他不是老大麼？」

「哦！」金步嬌輕笑道：「原來你以爲老大就是十二人中的頭兒了？」

尹劍青道：「老大不是頭兒，那什麼人才是頭兒呢？」

金步嬌道：「自然是南宮伯伯了，他是十二煞神中排行第十二位。」

尹劍青聽得更奇，說道：「排行第十二位的反而是頭兒？」

「這有什麼不對的？」金步嬌道：「我問你，是一兩銀子多？還是十二兩銀子多？」

尹劍青道：「排行大小，怎麼能這樣算的呢？」

「自然這樣算才對呀！」金步嬌道：「所以爹他們十二個人，就是以排行數目大的是頭兒，南宮伯伯是十二，人家也叫他南宮十二，其次是壽伯伯，排行十一，這樣數下去，竇二叔（開路神竇鋒）是最後第二名，歐陽叔叔（喪門神歐陽琥）是最後一名。」

尹劍青問道：「那麼金莊主呢？」

金步嬌道：「爹排行第六，比老五溫叔叔（行瘟使者溫化龍）大。」

說到這裏，忽然嬌嗔道：「瞧你，光說這些，老站着幹麼？再不找找看，天快要暗下來了呢？」

尹劍青道：「這裏都打不開，還要怎麼找呢？」

金步嬌道：「這裏算它是邊門吧，那還有大門，另一道邊門和後門呀！」

尹劍青道：「哎！那只怕更不容易找了。」

「那也說不定。」金步嬌道：「我們去看看總可以吧？」

尹劍青道：「好吧！」

這回改由金步嬌走在前面，尹劍青跟在她身後而行，繞着石墓，走了一個圈，石墓雖是用大石條砌成，但看來看去，依然看不出一點端倪來！

金步嬌走到大石碑前面，仔細的端詳了一陣，又不時的伸手摩挲着石碑，在碑上雕刻的二龍搶珠和許多花邊雲彩上，都仔細的摸過，也是一無所獲。

天色却漸漸接近黃昏，金步嬌氣道：

「這是什麼鬼墳，如果眞的安裝了機關，就該在這些地方了，怎會找不到的呢？」

尹劍青道：「天快黑了，看來今晚我們只好在這裏過夜了。」

「那怎麼行呢？」

尹劍青道：「妳眞是大小姐，難不成妳還要趕到金家莊去麼？」

金步嬌道：「留在這古墓邊，有多怕人？」

「這有什麼好怕的？」尹劍青笑道：「青青不是一個人住在古墓裏面麼？」

金步嬌披披嘴，嗔道：「你呀，心裏只有一個青青。」

她忽然又覺得新鮮，咭的笑道：「也許艾青青晚上會出來走走也不一定，這樣待會我們找一顆大樹，等天黑了，就躲到樹上去，你說好不？」

尹劍青當然也希望艾青青會出來，點頭道：「現在也只好這樣了，明天如果再找不到門戶，妳先回莊上去。」

金步嬌偏頭問道：「你呢？」

尹劍青道：「我要在這裏一直等下去，她一個月不出來，我就等一個月，兩個月不出來，我就等兩個月……」

金步嬌輕哼了一聲，說道：「從前有一個婦人，天天到山上去望丈夫，天天站着不動，結果變成了望夫石，你呢，你變了石頭，那叫什麼石呢？望……」

尹劍青堅決的道：「無論如何，我非等到她不可。」

金步嬌望着她，忽然柔聲道：「大哥，我和你一起來的，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一直陪着你找到他，我不會一個人走的。」

尹劍青一下握住了她的雙手，說道：「妹子，眞謝謝妳。」

金步嬌溫柔一笑，說道：「大哥，你不用謝我，難道我們之間，還用得着一個謝字麼？」

尹劍青雙手握得更緊，點點道：「對，那我不謝你了。」

金步嬌皺皺眉，說道：「你握得輕一些吧！」

尹劍青連忙鬆開雙手，歉然道：「對不起，我把妳弄痛了。」

金步嬌幽幽的道：「還好。」

天色已經漸暗，古墓前面，翠柏參天，更顯的暗影陰森！

金步嬌道：「大哥，我們幸虧帶來乾糧，不然，今晚就餓肚子了。」

尹劍青笑道：「這裏有的是山鷄，野兔，怎麼也不會把妳餓着了。」

兩人就在大石碑前面的石櫈上並肩坐下，吃過乾糧。

尹劍青說道：「這裏荒山野地，夜晚說不定會有猛獸蛇蟲出現，妳還是找一處枝柯較密的大樹上去，可坐可臥，較爲安全。」

金步嬌道：「瞧你當眞把我看成弱不禁風的大小姐了。」

尹劍青道：「妳本來就是大小姐嘛，這樣，還是我上去替妳找吧！」

金步嬌一個人站在陰森的古墓前，覺得有些胆怯，忙道：「我們一起上去。」

兩人這就找了一顆幾人合抱的大樹，聳身上去，找了一回，只聽尹劍青喜道：

「妹子，有了，這裏橫柯交結，好像天生的一個藤兜。」

金步嬌仰面問道：「在那裏呢？」

尹劍青道：「妳再上來，就可以看到了。」

金步嬌攀援而上，撥開枝葉，果然發現橫柯交結之處，像一個天生的藤兜，正好可容兩人坐下，四週枝葉茂密，可蔽風雨，尹劍青已經安適的坐在裏面，不覺喜道：「這裏眞好，好像專門替我們留的，就是住上一兩個月，都不要緊。」

說着，身子一縮，鑽了進去，和尹劍青並肩坐下。

尹劍青雙足一伸，笑道：「妳躺下來試試看，和床舖一樣，舒適得很。」

金步嬌聽他說出「床舖」二字，不覺粉臉驟然紅了起來，自己如果和他同一張床舖睡覺，這……

她心頭小鹿般跳得好猛，一時羞得不敢作聲。

尹劍青直起身來，望望她道：「妹子，妳怎麼不說話呢？啊，妳臉好紅！」

他目能夜視，此刻天色還未全黑，自然看得清楚！

金步嬌忽然把一顆頭埋進他懷裏，幽幽的道：「沒有。」

尹劍青輕輕撫着她秀髮，柔聲道：「妳歇一回吧，我下去走走。」

「不！」金步嬌忽然雙手一環，抱住他身子，低聲道：「大哥，我不是嫌你，我跟你來了，荒山野地，我們也不用避什麼嫌了，你不要下去，我……一個人有些害怕！」

尹劍青笑道：「這有什麼怕的？好，我不走，妳已經奔波了一天，你快歇一回吧。」

金步嬌雙手抱着沒放，幽幽的道：「我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但這裏太陰森了，天又這麼黑，我就感到胆怯起來。」

尹劍青笑道：「妳以爲大白天，就不可怕？其實江湖上人心險惡，比這裏可怕得多了。」

兩人低聲說着，金步嬌漸漸的沉睡過去，但雙手還是抱着尹劍青沒放。

尹劍青不忍驚動，只得坐着不敢稍動，玉人在抱，幽香徐聞，這畫面可香艷得很，但他此刻却把她當作親妹子一般，並不動心！他心裏只是思索着古墓那道石門，艾青青明明隨手輕輕按動，就可啓開，自己怎麼會找不到的呢？

他想到自己被困在石室之中，艾青青天天陪着自己，現在她不知回來了沒有？她會不會想到自己會進來呢？

想着，想着，也漸漸有了睏意……

突然聽到一陣雜沓的脚步聲傳了過來，尹劍青驀然驚覺，用手撥開了一點枝葉，凝目往外望去。

只見來的一共有四五個人影，當前一個身穿一套黑衣，生得獐頭鼠目，走起路來，活像一頭老鼠。

他後面緊隨着一個風度翩翩的青衫人，赫然是紫煞星司馬綸，財神金祥生，行瘟使者溫化龍，另外還有一個道姑，手執白玉拂塵，看去不過花信年華，生得柳眉鳳目，俏麗動人。

尹劍青看清這一行人急忙用手在金步



嬌肩頭，輕輕拍了兩下，一面湊過頭去，低聲道：「妹子，妳快醒一醒。」

金步嬌睡眼惺忪，含笑道：「大哥，你要做什麼嘛？」

「快別作聲！」尹劍青低低的道：「令尊和紫煞星都找來了。」

金步嬌這回完全清醒了，低聲問道：「他們人在那裏？」

尹劍青輕輕撥開了一些枝葉，悄聲道：「就在古墓前面快到了。」

金步嬌凝目看了一陣，說道：「我沒看到人呀！」

尹劍青知她目力不足，於是，這就低低的告訴她來了幾個人，走在前面的人很像老鼠，還有一個年輕道姑。

金步嬌道：「那老鼠叫做地鼠隗七，這人跟踪人的本領特別强，據說他可以憑嗅覺尋人，比狗還靈。至於那年輕道姑，一定是九姑姑了。」

尹劍青問道：「九姑姑是誰？」

金步嬌說道：「就是『花粉煞』陸九姑。」

尹劍青問道：「她也是十二煞神中人了？」

金步嬌道：「是的，她武功很高，一柄玉拂，很少遇上過對手。」

尹劍青問道：「十二煞神，是不是以武功高低排下來的？」

金步嬌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尹劍青忽然輕噓一聲道：「快別作聲，他們在說話了。」

金步嬌道：「我怎麼一點也沒有聽到呢？」

尹劍青道：「從這裏墓前還有十餘丈距離，妳自然聽不到了。」

金步嬌仰臉問道：「大哥，你聽得到麼？」

尹劍青點點頭，沒有作聲，他全神貫注，正在用心諦聽古墓前面幾人的說話。只聽地鼠隗七尖聲道：「沒錯，是這座古墓了。」

司馬綸說道：「你看她進入墓中去的了？」

隗七道：「屬下和她相距極遠，她到了這裏，一眨眼就不見了，等屬下跟上來，早巳失去了她的蹤影。」

花粉煞陸九姑格的笑道：「你聞聞看，她從那裏進去的呢？」

隗七道：「在下早就聞過了，這墓前左側，好似有一道門戶。」

司馬綸道：「你能確定？」

隗七道：「屬下可以確定。」

「那好。」司馬綸道：「你領我去看看。」

隗七果然領着司馬綸等四人，繞過了古墓左側，伸手一指，說道：「就在這裏了。」

說到這裏，忽然鼻尖一皺，向四周聞一聞，說道：「奇怪，怎麼又多出一男一女兩個的氣味來？」

尹劍青聽得暗暗一怔，忖道：「這人鼻子果然敏銳得很。」

司馬綸忙問道：「是怎麼樣的兩個人呢？」

隗七道：「年紀不大。」

司馬綸問道：「他們也進入古墓去了麼？」

「屬下這就不知道了。」隗七搖着頭，說道：「男的撲到石上，很可能已經進去了，那女的却未進去。」

金財神說道：「這麼說，這一男一女就不是一路的了，男的可能是尹劍青，他是追踪艾青青來的，如果兩人不是一路，那麼這女的，極可能是青衣帮副帮主柔柔了。」

司馬綸點點頭道：「金兄分析頗有道理。」

陸九姑道：「金兄，那青衣帮副帮主眞的在你莊上，躭了快一年麼？」

「沒錯。」金財神苦笑道：「那是陸總管引進來的，這丫頭生得極爲荏弱，也很柔順，怎麼也想不到她會是青衣帮的副帮主。」

司馬綸站在古墓人石碑前面，徐徐說道：「這座古墓，如果眞是昔年龍城派的總堂就好了。」

金步嬌低低的道：「大哥，他們在說什麼呢？」

尹劍青就把他們所說的話，都告訴了他。

金步嬌把一顆頭斜斜枕在尹劍青的肩頭上，悄聲說道：「大哥，我有你這樣本領就好了，隔了這麼遠，還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的。」

尹劍青道：「內功是要循序漸進的，你下一分工夫，就有一分成就……」話未說完，忽然輕咦一聲道：「快別說話，我要看司馬綸在作什麼？」

金步嬌問道：「他在作什麼呢？」

尹劍青道：「他正在摩挲着石碑上的文字。」

金步嬌道：「那幾個大字足有兩尺見方，一眼就看得清楚是『龍公如金府君之墓』了。」

尹劍青目光凝注，說道：「不，他在摩挲着石碑後面的那篇墓誌銘。」

金步嬌道：「在碑後面那篇墓誌銘字又小，又被石蘚蔓延，剝落了許多，誰還看得清？咦，大哥，司馬綸沒用燈照着，他看得清麼？」

尹劍青道：「他武功極高，目力自然也不錯了。」

金步嬌問道：「現在呢，他在做什麼了？」

尹劍青道：「他在摩挲着碑文，那會這麼快就看完了？」

金步嬌又道：「那爹他們呢？」

「其餘的人，都站在墓前。」尹劍青道：「妳別說話了，司馬綸好像發現了什麼……」

金步嬌道：「他發現了什麼呢？」

尹劍青說道：「還不知道，他看完碑文，好像很高興，現在……他轉出去了，啊……他走到石碑前面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

金步嬌道：「這麼說，這墓裏的人，一定是他的祖先了。」

尹劍青說道：「他從身邊拔出一柄劍來……」

金步嬌問道：「他拔劍做什麼？」

尹劍青道：「他用劍在石碑前面的地上挖掘，好像在找什麼東西。」

金步嬌問道：「自然是找尋進入古墓的門戶了，其他的人呢？有沒有帮他挖掘呢？」

「沒有。」尹劍青道：「他們依然站在那裏沒動，好像沒有司馬綸的命令他們都不敢擅自行動。」

「眞是怪事。」金步嬌說道：「爹他們成名好幾十年了，爲什麼要聽司馬綸的呢？」

「啊！」尹劍青忽然「啊」了一聲，一個人從樹枝上站了起來，低聲道：「他好像挖掘到什麼東西了……」

金步嬌跟着站起，傍着他身子，仰着臉問道：「大哥，你看到他挖到的是什麼呢？」

「看不清楚。」尹劍青道：「他挖了三四尺深，現在一個人俯着身子，用手在掏摸，啊，他從身邊不知取出一件什麼細小的東西，好像朝裏面投下去了，他很快直起身來，退後了幾步，目光一眨不眨的注視着石碑……」

一陣「隆」「隆」輕震，响自地底！

金步嬌吃驚道：「這是什麼聲音？」

「啊！快別作聲！」尹劍青一把握住了金步嬌的香肩，低低的道：「大石碑在移動了，司馬綸朝大家揮着手，迅快的退出去十丈之外。」

「隆隆」之聲，就像隱隱雷鳴，不絕於耳！

金步嬌撥開樹枝，踮起了脚尖，凝足目光，還是看不清楚古墓前面的景物，隆隆之聲，戛然停止，她忍不住問道：「大哥，現在怎麼了呢？」

尹劍青目光凝注着遠處，低低說道：「大石碑向左移開足有一丈光景，現在……原來豎立石碑的地面往下陷下去了……啊……」

金步嬌道：「怎麼呢？」

尹劍青道：「好厲害，幸虧司馬綸等人都已退出去了，那方大石板陷下之後，從那桌面大的窟窿中突然射出來一大蓬又急又多的弩箭，唔，大概在五六丈以內的人，輕功再高，也沒有人能夠倖免了。」

金步嬌道：「這麼說，古墓大門，果然給司馬綸找到了。」

只見司馬綸朝身後幾人招招手道：「大家隨我來。」

話聲一落，當先舉步朝石窟中走了下去。

陸九姑、金祥生、溫化龍和地鼠隗七，也相繼跟着走入。

尹劍青急道：「他們都下去了，妹子，我們快走！」

金步嬌問道：「他們都進入古墓去了麼？」

「是！」尹劍青無暇多說，拉着金步嬌縱身下樹，匆匆穿林而出！

就在此時，尹劍青突然脚下一停，低喝一聲：「慢點！」

金步嬌差點撞上樹身，埋怨道：「你怎麼啦？」

尹劍青道：「林外有人！」

只聽一個蒼老聲音笑道：「不錯，老夫就在此地，已經坐了很久啦！」

林外一方大石上，果然坐着一個人。

那是一個白髯禿頂老者，懷中抱一支彎彎曲曲的古籐枝，笑嘻嘻望着尹劍青。

金步嬌跟在尹劍青身後，一眼看到白髯老者，用手推着尹劍青，口中說道：「尹大哥，他是壽伯伯呀！」

壽伯伯，當然是十二煞神中，排行十一的壽星壽比南了。

他還眞像老壽星，一張白裏透紅的孩兒臉，額頭突出，對人笑嘻嘻的！

尹劍青經她一推，只得大大方方的走出去，拱拱手道：「在下尹劍青……」

金步嬌沒待他說完，已經竄了出去，跳到壽星壽比南的身邊，搶着問道：「壽伯伯，你什麼時候來的呢？他是尹大哥尹劍青……」

壽比南笑嘻嘻的道：「壽伯伯不是說過已經坐了很久了麼，不單是壽伯伯，大夥兒全來啦！」

他話聲甫落，四週已經現出幢幢的人影！

這些人中，尹劍青認識的有喪門神歐陽琥，開路神竇鋒，喪門神沙老三，山魈竹老四。

另外還有一個瘦小精幹的黃衣老者，和一個文士裝束的白面中年人，尹劍青曾聽金步嬌說過，黑衣瘦小老者是雷公雷成章，文士裝束的則是天機星陸機了。

十二煞神，今晚果然全到塲了，只有十二煞神中排行第十二的頭兒天煞星南宮無忌尚未露面，但聽壽比南的口氣，這位十二煞神的頭兒自然也來了。

喪門神沙老三瞪着一對銅鈴般的眼睛，洪聲道：「好小子，咱們又見面了。」

喪門神歐陽琥冷冷的道：「這小子生了一張小白臉，心倒像是至尊寶，大小統吃，沒多天以前，和一個醜丫頭，哥哥妹妹的，這一回却拐到咱們六哥頭上，把咱們小侄女也拐出來了！」

金步嬌嗔道：「歐陽叔叔，你怎麼可以如此說話？」

歐陽琥道：「小侄女，妳爹也來了，妳不該再跟着這個姓尹的小子厮混了。」

尹劍青劍眉一剔，凜然道：「閣下說話最好放尊重些，尹某九宮門下，行得正，立得直，豈是邪門不端之人？」

雷公雷成章嘿然道：「小子，你是在咱們面前，自詡名門正派？名門正派，值多少錢？」

金步嬌看出情形對尹劍青大是不利，她挨着壽比南撒嬌道：「壽伯伯，你平日最疼侄女了，尹大哥又沒得罪你們，幹麼，好像衝着他來的一般，你老說句公道話呢！」

壽星壽比南笑嘻嘻的道：「小侄女眞乖，妳這句話可說對了，大家今晚正是衝着這個姓尹的小子來的。」

「什麼？」金步嬌吃了一驚，失聲道：「那是爲什麼呢？」

壽比南笑了笑道：「不但青衣帮，獨臂帮都在找這小子，連名門正派的少林、九華、茅山派、武功門、和黃山世家，全在找他，妳知道爲了什麼？」

金步嬌道：「爲了什麼？」

壽比南道：「這小子沒告訴妳？」

金步嬌望了望尹劍青，說道：「沒有呀！」

「好！」壽比南道：「壽伯伯告訴妳



吧，他從魔劍桑同手中，得到了一張『迷踪圖』，這個小子居然心狠手辣，暗在茶中放了毒藥，毒死了冷清風、覺慧上人、萬鎭河、沈中慶，而且還連一手調教他的恩師石東華都一起毒害，妳說他的心有多黑？」

尹劍青聽得宛如木杵擊頂，腦中轟然一聲，江湖上竟然把多少罪名，都加到了自己頭上！

這當眞是懷璧其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不會的。」金步嬌一呆；期期說道：「尹大哥不是這種人。」

「他不會是這種人，邪麼，還會是那一種人？」壽比南笑說道：「小侄女，知人知面不知心，他連自己師父都下得了毒手……」

「住口！」尹劍青憤怒的大喝了一聲，說道：「壽比南，你把在下看作何等樣人？」

壽比南毫不動怒，依然笑嘻嘻的道：「小伙子，老頭活了一大把年紀，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兒，那一樣沒見過？你只能仗着一張小白臉，騙騙侄女兒，別在老夫面前窮吼了。」

雷公雷成章怒嘿一聲道：「十一哥，別和這小子嚕嘛了，這種欺師滅祖，喪盡天良的小畜生，人人得而誅之，還和他有什麼好說的？」

門神沙老三吃過尹劍青苦頭，大聲道：「對，大夥把他幹了就算。」

金步嬌吃驚道：「不，壽伯伯、陸伯伯、雷伯伯、尹大哥不是這種人，他是好人。」

雷成章嘿道：「還好個屁！」

天機星陸機（文士裝束的中年漢子）手搖摺扇，獨排衆議，朗聲道：「依兄弟看來，尹小兄弟似乎也不像這種人，也許江湖傳言失實，所以兄弟覺得此事大家還得仔細斟酌……」

他口氣一頓，含笑朝尹劍青道：「尹小兄弟，古人說得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江湖上這許多傳言，大概不外乎起因在『迷踪圖』上，因此把小兄弟說成了十惡不赦之人，但魔劍桑同却偏偏死在天柱峯頂，這一來，小兄弟自然就成了衆矢之的……」

尹劍青聽得又是一怔，魔劍桑老前輩是自己親手埋葬的，並無人知，他們如何知道的呢？他想問，但還是忍了下去。

天機星陸機是個城府極深的人，尹劍青這一怔，他自然看出來了，微微一笑道：「魔劍桑同的屍體被發現之後，才知道他是中了一種極厲害的無形散功奇毒，因此有人猜想是……」

尹劍青道：「猜想什麼？」

天機星深沉一笑道：「是小兄弟受了某一個人的支使，毒斃魔劍桑同，刼走『迷踪圖』……」

尹劍青憤然地說道：「這全是胡說八道。」

天機星笑了笑道：「那是因爲小兄弟不會使毒，自然是受人支使的，尹小兄弟，你也是聰明人，何苦替人揹這天大的黑鍋？只要把這暗中支使的人說出來，小兄弟這一身罪孽，豈不全洗脫了？」

他說來婉轉，好像是替尹劍青設想，實則無非想從尹劍青口中，探出「迷踪圖」的下落。

尹劍青怒聲道：「閣下說的，全非事實，在下尚有事去，恕不奉陪了。」

天機星大笑一聲道：「尹小兄弟，你且仔細的想想，兄弟說的，句句都是金玉良言，年輕人一時衝動，受人利用，只要小兄弟說出其中原委，大夥都可爲你作證，否則今後你在江湖上，只怕是寸步難行了。」

尹劍青道：「閣下好意，在下心領了，江湖上雖有許多人誤會在下，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造謠中傷，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在下告辭。」

雷公雷成章大喝道：「小子，你還想走？」

尹劍青俊目放光，大笑一聲道：「在下要走，什麼人能不讓我走？」

壽星壽比南道：「在咱們這些人面前，你走得了麼？」

金步嬌道：「壽伯伯，尹大哥……」

壽比南道：「小侄女，這件事，妳不用說了，乖乖的睡一回吧！」

隨手一拂，點了金步嬌的睡穴。

尹劍青微微一笑道：「七位要和在下動手，一起上，還是車輪戰？」

雷公雷成章尖喝道：「對付你這小子，還用得着車輪戰一起上麼？」

尹劍青笑道：「那麼閣下不妨先試試看？」

「不錯。」雷成章尖聲道：「雷某正要先出手了。」

他兩手一翻，右手雷公鎚，左手雷公鑽，正待出手！

「且慢！」尹劍青喝聲出口，朝他微微一笑道：「閣下手中既是兵刃，又是暗器，在下手中却無兵刃。」

雷成章道：「你怎不亮出兵刃來？」

尹劍青微笑道：「在下身上本來就沒帶兵刃，但這倒不是問題，在下可以取一支兵刃，不過要老哥稍候了。」

雷成章一雙烱烱目光緊注着他，問道：「你要到那裏去取？」

他怕他會乘機開溜，是以全神貫注，只要發現他想逃，手中雷公鑽立時可以發出。

尹劍青道：「就在後面。」

他好整以暇，緩步走到一顆大松樹底下，目光上下打量一陣，右手一揮，「喀」的一聲，砍下比大拇指略粗的一根松枝，左手輕輕一掄，就削去了橫枝，拿在手中，倒有三尺來長，回身過來，從容一笑道：「在下今晚就以這支松枝代劍，會會名滿江湖的十二煞神。」

說到這裏，才目光一抬，望着雷公雷成章，松枝一指，說道：「老哥現在可以出手了。」

天機星陸機看得暗暗忖道：「這小子年紀不大，但僅憑他這份從容不迫的氣度，老八就不只輸他一籌了！」

雷公雷成章是個火爆脾氣的人，眼看尹劍青折了一支松枝，居然口發狂言，要會會十二煞神，不由得勃然大怒，洪喝一聲道：「好狂的小子，接招！」

（未完・十一）

侠義傳奇小説



#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家莊整夜捉壁虎殺手，擾擾攘攘至天明，只不過是得到一盞孔明燈、一隻活壁虎，至於殺手壁虎的相貌是怎樣的一個人，毫無所知。杜樂天、上官無忌懷疑是莊院內的常客，否則對莊院怎會如此熟識，南宮絕則懷疑莊院內或附近有沒有高手，杜樂天說出拜兄弟奪魄刀周濟，也是不時在江湖跑動，間中回來，又到外邊去，正在談論間，周濟已策馬直闖大堂，據說他也遭到江邊的一艘小舟穿灰衣的人放毒箭襲擊，險些喪命，想必是壁虎，但面目無法看清。至於周濟為人，杜樂天是放心的，見他回來也多一個人手，增强防護力量……

## 杜府命案　防不勝防

南宮絕問：「那風雷之聲也是用這張琴彈出來？」

杜樂天道：「也是。」

「這張琴與一般的看來並沒有不同之處。」

「琴弦却不是一般的，否則早就給震得寸寸斷折。」

「這曲子可有名字。」南宮絕奇怪地問。

杜樂天沉吟了一會，終於說出了曲子的名字。「叫做風雷引——」雙手接往琴弦一按，霹靂一聲巨响，立時從琴弦上發出來！

相距這麼近，這一聲霹靂更就震人心弦，南宮絕也不覺怦地心一跳。

「雷——」杜樂天接聲：「風——」雙手一按一拂，颯颯狂風疾吹聲琴弦上急响。

到他雙手連動，風雷聲不絕，但仍然隱約聽到琴聲錚琮。

南宮絕目定口呆，盯穩了杜樂天一雙手，却看不出有什麼不同，杜樂天彈琴的姿勢與一般人也事實無異。

他笑望南宮絕，雙手不停，彈了一節，才按住那仍然在抖動的琴絃。

琴聲風雷聲俱絕。

南宮絕仍然怔在那裏，杜樂天笑問：「很奇怪是不是？」



「想不到世間竟然有這麼奇妙的曲子。」南宮絕輕歎。

「其中的道理我也說不清，我只能告訴你，這張琴雖然很特別，却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彈出風雷之聲。」

「因爲內力不足。」

「只是其中一個原因，主要還是指法配合，不相信你可以一試。」

「晚輩的確看不出前輩彈琴的指法有何不同。」

「這是你在琴方面認識還不夠。」

南宮絕不能不同意，杜樂天接道：「這正如我一劍刺出，你立即能夠看出其中奧妙，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却並無分別。」

南宮絕點頭道：「在琴方面晚輩所懂的確很少。」

「我却是化了很多年心血，七歲我經巳開始學琴，數十年來未嘗間斷。」

「難怪。」南宮絕一笑。「磨劍十年，劍必然是好劍。」

「一樣道理。」杜樂天轉回話題。「內力不好，固然彈不出風雷之聲，但內力再好，沒有風雷譜，也一樣。」

「風雷譜？」

「是琴譜，雖然不怎樣複雜，但要練，也要好一段時間。」

「不難想像，晚輩今日也可謂耳福不淺。」南宮絕不覺吟道：「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杜樂天大笑，雙手在琴絃上又彈動起來，風雷聲再起。

這一次他是將整首曲子由頭至尾彈一次。

琴聲雖然動魄驚心，却是誰也不能不承認實在動聽，南宮絕並沒有例外。

一曲既終，杜樂天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南宮絕一直凝神靜聽，到這時候才開口，道：「老前輩武功獨步天下，想不到琴技也是一樣。」

杜樂天淡然一笑。「這是因爲你還沒有聽過更好的琴技。」

「最低限度，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山外有山，人上有人，武功一道，豈非也是如此？」

「聽前輩的口氣，有人的武功尤在前輩之上。」

「最低限度有一個。」

「那個人未必譜得出這一曲風雷引。」

杜樂天神色黯然，沒有作聲，南宮絕也沒有在意，接道：「可惜晚輩近年來無心文事，否則定必拜在前輩門下學這一曲。」

杜樂天怔怔的看着他，眉宇忽然一開。「以我看，你還是不學的好。以你的資質，

無疑一定會學成，甚至在我之上，只是這一來，你那要退出江湖的了。」

「人在江湖，不是一件好事。」

「也不是一件壞事，方今江湖道消魔長，若是連你也退出不管，眞不知會變成怎樣了。」

「前輩言重。」

「年輕一輩武功高强如你，又謙虛如你的只怕絕無僅有。」

南宮絕道：「晚輩有時候也是很無禮，很不羈的。」

「我看得出你是一個不喜歡拘束，很洒脫的人，我喜歡你這種性格的人。」杜樂天一頓接道：「壁虎方面，也要你費心的了。」

南宮絕道：「一夜思索，晚輩並無所得。」

「我也是——」杜樂天沉吟着，「想不透的還是壁虎對這座莊院的熟悉。」

「前輩也始終猜想不透什麼人最值得懷疑？」

「我已經多年沒有這樣傷腦筋的了。」杜樂天搖搖頭。「現在想來，無忌的說話未嘗不無道理。」

「前輩對於周……」

「你難道不覺得周濟回來得實在巧一些？」

「可是……」

「我跟他是結拜兄弟，情同手足，實在不該懷疑他的，問題在……」

「前輩莫非發現了什麼可疑之處？」

「也沒有，只是我昨夜一夜無寐，想起了近這些年來他的異常舉動。」

「據說周前輩本來一直住在這個莊院內，甚少外出。」

「他性情淡薄，對於很多事情都提不起興趣，只是一顆俠義之心，躍馬江湖，抱打不平，到我退隱，他亦跟着我來到了這裏，一住多年，除了偶然外出一探往日友好，大多數時間都是留在莊院內，却不知什麼原因，突然厭倦了這種生活，一反以往，難得回來一趟。」杜樂天一面說一面搖頭。

南宮絕道：「也許周前輩正當壯年，不慣這種平靜的生活。」

「若是如此早便放棄，那會等到數年後？」

「可曾問過他原因？」

「他是說江湖上俠義之輩逐漸凋零，好像他這樣，難得學上一身好本領，若放置不用，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這也是道理。」

「一直以來，我也是覺得很有道理，到昨夜，不知怎的忽然覺得他有些言不由衷。」

「哦？」南宮絕却是沒有這種感覺。

「我想起每當他說那些話的時候都似乎有些心神恍惚。」杜樂天苦笑。「可是我一直都沒有留上心，我們到底是曾經出生入死的兄弟。」

南宮絕思索着道：「老前輩現在說起來，晚輩也覺得上官兄昨夜說及周前輩的時候，周前輩神色實在有些異樣。」

「你也留意到了。」

「可是無論怎樣看，周前輩也不像一個那麼心狠手辣的人。」

杜樂天搖頭，沉聲道：「你錯了。」

「何以見得？」

「我們聯劍江湖的時候，他殺的人最少比我多十倍，一刀削出，不留活口。」

「殺的相信都是大奸大惡之徒。」

「不一定，只要刀在他手上，無論那一個人有多壞，都難免一死的。」

「看不出。」

「有時候他殺人簡直就像是因爲要引刀一快，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仔細看來，周前輩眉宇間的殺氣，的確比老前輩重。」

「重得多，大概這些年來我退出了江湖，久已沒有再殺人之故。」

「周前輩江湖人稱奪魂刀，想必就是因爲他的刀出奪魂，從無活口！」

「正是。」杜樂天的語聲開始沉下去了。

「老前輩與他情如手足，彼此間應該沒有任何衝突。」

「若是有，只有一件，我比他有名，有名得多。」

「不是說他淡薄名……」

「人是最難了解的一種動物，他其實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就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周前輩若是有什麼地方不滿，以至要殺人才能夠洩憤，應該不會待到現在，也應該不會向老前輩出手，而老前輩既然對他一直推心置腹，他若是要動手，應該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有道理。」杜樂天連連點頭。

「他的一改初衷，當然有他的原因，老前輩，何妨找個機會與他私下來一次詳談？」

「也好。」杜樂天深注南宮絕。「你雖然年紀輕，倒也頗有見地。」

一陣叮噹聲就在這時候傳來，杜樂天南宮絕目光不由轉向那邊。

「他來了。」杜樂天一笑。

南宮絕當然知道是誰來了。

「叮噹」鈴聲由遠而近，花木分處，「奪魂刀」周濟大踏步走過來，雙眉深鎖，一面愁容之色。

南宮絕長身而起，方待迎前去，一聲尖嘯突然劃空傳來，杜樂天應聲面色一變，脫口道：「是九娘——」

周濟那邊身形亦同時一頓，回頭向嘯聲來處望去，第二聲尖嘯緊接响起，短牆上人影一閃，杜九娘飛鳥般掠上來，杜樂天一眼瞥見，抱琴颯地站起身子，身形一動，橫越欄杆，掠出亭子外。

南宮絕緊跟在杜樂天身後。

兩人身形如箭，迅速迎向杜九娘，那邊周濟亦自展開身形，向杜九娘所在掠去，一陣急激的鈴聲緊接响動，他就像是一支响也似，飛越長空。

杜九娘短牆上身形一凝又展開，亦向三人這邊掠來。

鈴聲陡落，周濟在花徑上停下，九娘同時落在他身旁，一把突然抓住他的臂膀。「你可曾看見鳳兒？」

周濟一怔，脫口道：「鳳兒？」

杜九娘道：「你沒有看見她？你眞的沒有？」



她一句接問一句，根本沒有周濟回答的機會，南宮絕、杜樂天雙雙掠至，杜樂天一聽，面色又一變，急問：「鳳兒怎樣了？」

杜九娘道：「不知去了那裏，遍尋不見。」

「什麼時候的事？」杜樂天沉聲問。

「就在爹彈琴的時候，她說要出去聽清楚，我吩咐她不要去遠，不要離開院子，她都答應了。」

「什麼時候她對琴發生興趣？」

「女兒當時沒有省起，到省起心頭不知怎的一陣不祥的感覺，出外一看，她人並不在院子裏，叫也不應。」

「也許走遠了聽不到。」

「我找出院外，仍不見她，却在一叢花樹之下，找到了一具屍體。」

衆人齊皆色變，杜樂天急問：「什麼人的屍體？」

杜九娘道：「是一個僕人的，顯然在打掃的時候被人殺死。致命傷在咽喉，是劍傷，傷口與高兒的一樣。」

杜樂天面色又一變。「壁虎——」

杜九娘道：「以壁虎的武功要避過那個僕人的耳目實在簡單得很，除非他正在聚精滙神進行着另一件事情，無暇兼顧，只有殺人滅口！」

杜樂天道：「你是說他可能在打鳳兒的主意？」

杜九娘欲言又止，面色很難看，她顯然有這種懷疑，却又不敢相信是事實。

周濟插口道：「鳳兒若是遇上了壁虎，以壁虎的行事作風……」

杜樂天接道：「一定會殺她！」

杜九娘厲聲道：「你們莫要忘記了鳳兒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這句話出口，她的面色首先變了。

杜樂天鐵靑着臉。「九娘你不要胡思亂想。」

杜九娘顫抖着，面色轉變道：「正如你們說，壁虎本來可以殺人的，爲什麼他不殺，爲什麼要將人擄去，你們男人，十九好色……」

杜樂天截道：「鳳兒是否遇上了壁虎，現在仍然不能夠證實。」

杜九娘道：「到你們證實的時候就已經太遲了。」她接將周濟一陣搖撼，催促道：「你還不快去將鳳兒找回來？」

周濟好像這時候才發覺被杜九娘抓住手臂，忙將杜九娘的手拉開，一面道：「我現在就去。」

杜九娘喝道：「鳳兒若是有什麼不測，你——」語聲一頓，忽然又大喝：「你們——」

「你們」兩個字出口，語聲又停下，這片刻之間，她神情擧止變化很大，彷彿突然省起了什麼事情。

杜樂天沒有在意，南宮絕却留上了心，他雖然天生一顆俠義之心，到底是局外人，自然比杜樂天來得鎭定。

旁觀者清，那刹那他突然生出了一個很奇怪的念頭，却沒有說出來。

杜樂天也很着急，接道：「九娘你不必慌張，我們現在就分頭去找尋。」

杜九娘目光一轉，又問周濟：「雄兒呢，去了什麼地方？」

周濟道：「我外出的時候他仍然在睡覺，你放心，沒事的。」

「放心？」杜九娘怒道：「壁虎一旁窺伺，你却是留他一個人在房中，還叫我放心？」

周濟怔在那裏。杜九娘接着說道：「昨夜我怎樣說的，你怎能隨便拋下雄兒不顧？」

「我……」周濟吃吃地接不上話。

林樂天盯着九娘，道：「你這樣緊張幹什麼？他是你長輩，你怎能夠用這種態度……」

「我就是這樣目無尊長的了。」杜九娘猛一跺脚。「我去找雄兒，若是雄兒也不見——」

她沒有說下去，恨恨的瞪一眼周濟，身形一動，往外掠去。

周濟目送她遠去，雙眉深鎖，愁苦之色更濃重。杜樂天一旁看見，道：「二弟，九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了。」

周濟一怔。「小弟並沒有怪責她的意思。」

杜樂天轉問：「你淸早走來這裏，有什麼事情？」

周濟道：「小弟是聽到琴聲有些兒奇怪，走過來一看究竟。」

杜樂天眉頭一皺。「我們先去找鳳兒。你東面，我南面，南宮老弟西面，至於北面……」

語聲未已，短牆上人影一閃，上官無忌如飛掠至，神色凝重。

杜樂天一見大笑。「無忌來得最好不過。」

這句話說完，上官無忌已掠到他身旁，朝周濟南宮絕打一個招呼，轉對杜樂天道：「爹，九娘呢？」

「他去了找雄兒。」

「雄兒莫不是出了什麼事？」上官無忌一驚。

「只怕沒有，鳳兒却只怕已出事了。」杜樂天憂形於色。

上官無忌面色又一變，杜樂天接問：「你這樣緊張走來，又是什麼事情。」

上官無忌道：「方才我聽得九娘連聲尖嘯，趕到去一看，院子沒有人，却在花木叢中發現了一具屍體。」

「一個僕人的屍體。」

「你們已經知道了？」

「是九娘說的，她是因爲發現鳳兒不見了才發現那具屍體，也所以她懷疑鳳兒被壁虎擄去，殺那個僕人滅口。」

上官無忌面色大變。「那我們——」

「正準備四面找尋，無忌，你就往北面找！」杜樂天目光一掃。「若是有什麼發現，縱聲長嘯，其他人立即前往救助，走！」

他身形先自射出，其他三人的身形同時展開，四個人四個方向，就像是旗火烟花一樣四散。

× × ×

杜家莊到處花木，西面也一樣，南宮絕藝高人胆大，飛梭般花木叢中穿插，迅速向西面走過去。

一路上並無發現，遇上兩個正在打掃地方的僕人，一問之下，也是沒有見過可疑的人走過，亦不見上官鳳。

前行百丈，穿過兩道迴廊，一道月洞門，遙見一道高牆擋在前面，高牆內竹影婆娑，一陣檀香的氣味噴來。

南宮絕沿着高牆左行數丈，來到了一個月洞門的前面。

門戶大開，上面一塊橫匾，刻着「杜家祖祠」四字。南宮絕稍為考慮，仍舉步走進去。

祖祠也許是杜家莊的禁地，但事情到這個地步，已沒有他顧忌的餘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成為壁虎暫時藏身的地方，而他亦深信，縱然私闖禁地，杜樂天也不會怪罪下來。

一陣風吹過，竹濤聲四起，風中吹來了檀香的氣味，南宮絕向來都不喜歡這種氣味，可是現在他却突然停下了身形，深深的吸了一口。

只因為檀香的氣味中彷彿夾雜着什麼氣味。

——是血腥！

南宮絕終於肯定，身形立即展開，如箭離弦，從竹樹夾着的小徑疾向前射去！

三個起落來他來到祠堂之前。

杜家祠堂也是非凡，幽靜中帶着莊嚴，所有地方都打掃得很乾淨。

祠堂的大門沒有關閉，越接近檀香的氣味越濃郁，血腥味也是。

南宮絕手按在劍上，身形一連三變，掠上石階，左邊門側一閃，右邊門側一避，大喝一聲，當中衝入。

沒有襲擊，身形淩空未落，他已經看見了一具屍體。

那具屍體頭向下，伏身血泊，一身藍布長衫，頭髮蒼白，是一個老婦人。

南宮絕在屍體前停下，目光再一轉，已能夠看出那個老婦人的身份。

她左手握着一串檀木佛珠，右手一串檀香散落在周圍，應該就是負責打理這祠堂來上香的老婢女。

檀香已燃着，不少仍在燃燒，香烟繚繞，氤氳祠堂之內。

南宮絕身形再繞着那個老婦一轉，周圍都沒有發覺有人藏着，隨即伸手翻轉了那個老婦人的屍體，只見眉心、咽喉、心胸都有一個血洞，鮮血仍然在迸流。那三個傷口與上官高、與小酒家之內狄剛等人身上的完全一樣。

殺他們的人是壁虎，用的是一柄四尺長，相連着鍊子，薄而狹的劍。殺這個老婦的也應該就是他的了，難道他一直就藏身在這兒，被老婦人無意中發現，殺之滅口。

南宮絕心念一動再動，長身站起來。

祠堂左面窗戶大開，風從窗外吹進來，吹起了南宮絕的衣衫，風中竟又似夾着血腥氣味，南宮絕却感覺這血腥氣味並不是從窗外吹來。

——昨夜雖然無雨，窗戶亦應關上，何以大開？難道壁虎片刻之前仍然在祠內，發覺我進來從窗戶離開？

——他躲在祠內到底幹什麼？

南宮絕心念轉動，目光亦轉動，在他的前面，有兩重紗帳，都已垂下來，風中波浪般起伏，放眼望進去，隱約可以看見一個巨人端坐其中。

那毫無疑問只是一個木像或者泥像，也許是什麼神祇，也許是杜家祖先的刻像，塑像。

南宮絕打量了一會，終於拂袖，「呼」的一聲，紗帳被拂得疾揚起來，掛在鉤上，紗帳後的東西立時都畢露無遺。

對門是一座神壇，供奉着一個巨大的紫檀像，刻的是一個老年人，一手捋鬚，一手仗劍，仰天作長嘯狀，威武之極。刻工精細，神態活現，若不是色澤有異，高度又非常，驟看之下，不難就以為那是個活人。

南宮絕一眼看清楚，變了面色，他並不認識那個老人，令他變色的也不是那個老人的相貌，只是老人所仗的長劍！

劍長逾七尺，雖然這樣長；與像本身都正合比例，一些也不覺特別，整支劍一樣是紫檀木彫就，雖然是木劍，看來仍然有一種鋒利的感覺。

、好像這樣的一支木劍當然嚇不到南宮絕，令他吃驚的，其實是木劍上穿着一個人。

——上官鳳！

木劍從上官鳳前胸刺入，後背穿出，入肉三尺！

劍指天，上官鳳的身子也就那樣掛在半空，血彷彿仍然在奔流，順着劍身流過劍柄，流入木像的掌心，再順着手臂流進木像的衣袖內，鮮紅奪目，觸目驚心，南宮絕亦被驚倒。

上官鳳的眼睜大，充滿了恐懼、痛苦，嘴唇仍張開，已一絲血色也沒有，一劍穿心，那刹那的痛苦南宮絕不難想像。

他也是老江湖的了，可是又幾曾見過這麼慘厲的景像，一望之下，不由大驚失色，與之同時又好像聽到了上官鳳慘厲的叫聲。

好一會他才如夢初覺，身形倒翻，掠出祠堂外，仰天發出了一聲長嘯。

驚天動地的長嘯。

× × ×

風急吹，竹濤一陣又一陣。

衣袂聲急响，杜樂天人如天馬行空，橫跨過竹梢，飛落在祠堂之前，奔馬一樣緊接奔上石階，一面大呼：「南宮老弟，你可是在裏頭。」

南宮絕這時便又已回到木像前，聽得呼叫，應道：「在這裏！」

杜樂天脚步不停，追問：「鳳兒呢，可也是在裏頭？」

南宮絕沒有回答，杜樂天語聲未落，人經已奔進，在門外他已經嗅到血腥味，神態不覺更緊張，入門第一眼他便看見那個老婦人的屍體，面色一沉。「李大媽，誰殺她的。壁虎？又是壁虎！」

看清楚劍傷，他的面色更難看。「李大媽不過是一個婢僕，這把年紀了，怎麼也不放過？」然後他突然省起，叫起來：「鳳兒呢？」

南宮絕實在不忍心讓這個老人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手還是不覺指向那個木像，他的手才抬起來，杜樂天已看到上官鳳在木像那支長木劍上，整個人立時如遭電殛的猛一震，怔在那裏。

南宮絕偏過頭去，不想看見杜樂天的表情變化，那刹那杜樂天整張臉的肌肉突然抽搐起來，鬚髮皆顫，就像是秋風中的蘆葦，一個身子急激的不住顫抖。



他的一雙手不覺握拳，指節發白，「格格」的發出一連串爆栗子也似的聲音。

即時一陣鈴聲叮噹，周濟如風從門外掠進來，看似要問，可是那刹那已然看到了上官鳳的慘狀，當場目定口呆。

上官無忌也不例外，他是最後進來的一個，與周濟都是幾步之差，他的目光也很自然的順着杜樂天周濟兩人的目光望去，一望之下便凝住，混身的血液亦彷彿同時凝結起來，面色一下子變得青白。

堂中雖然多了三個人，却比只得南宮絕一個人的時候還要靜寂。

也不知過了多久，上官無忌突然放聲大笑，笑聲悲激，他蒼白的面龐倏的升起一抹紅暈，到笑聲一頓，「哇」的張口便噴出了一口鮮血。

杜樂天身形急動，掠至上官無忌身後，一掌抵在他的背心上，將內力送進去。

上官無忌胸膛一挺，噓了一口氣，道：「無妨——」

杜樂天沉聲道：「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

上官無忌搖頭道：「我只是一口氣噓不下，一口氣噴出，反而舒服得多了。」

杜樂天歎口氣。「你懂得保重才好，若是因此氣倒，倒遂了壁虎的心願。」

「要倒我也與壁虎一起倒！」

「這才是，說氣，我更氣。」杜樂天轉顧南宮絕。「你知道這是我家祖祠？」

南宮絕道：「晚輩進來之前已看清楚橫匾。」

杜樂天手一指，接問：「那你又可知道那是那一個的雕像？」

南宮絕尚未回答，杜樂天已怒氣沖沖的說道：「這是家父，是他自刻的木像，只望杜家世代也像他這樣的威武，笑傲江湖。」

「老前輩不是做到了。」

杜樂天咬牙切齒的。「這個地方是杜家的靈魂，尊嚴所在，壁虎現在却將我的外孫女殺在這裏，在那支劍上，是表示什麼？」

南宮絕無言歎息，杜樂天接道：「壁虎啊壁虎，你若是落在我手中，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為人！」

語聲一落，他身形一動，疾掠向那具木像，半空中風車般一轉，將上官鳳的屍身從木像的劍上拔出，抱入懷中，才躍下來。

上官無忌急步上前，伸手去接，杜樂天却道：「讓我抱着他。」往祠外走去，一面走一面又道：「安置了鳳兒的屍身，我們便開始行動，搜尋壁虎，一定擊殺壁虎！」

最後兩句話一字一頓，充滿了憤怒，充滿了殺機！這個當年叱咤風雲，笑傲江湖的老人，終於大動殺機，好像他這種脾性的人，若說將壁虎碎屍萬段，只怕就不會千段作罷。

壁虎何在？

× × ×

杜九娘也聽到了南宮絕那一聲長嘯，可是她沒有動，她知道那邊一定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事情，但在她面前發生的一件已經夠嚴重的了。

她正在周濟居住的院落內，在一株白楊之前。

白楊多悲風，葉子給風吹動，聽來總是令人一陣蕭索的感覺。

上官雄就靠着向白楊樹站着，他所以仍然能站着却是因為那株白楊樹的一條橫枝穿透了他的胸膛，其實他是掛在那裏。

那條橫枝是被劍削斷，另一截就在旁邊地上，斷口非常整齊，絕無疑問，是斷在一支極鋒利的兵器下。

上官雄的致命傷也顯然不是在胸膛，是在他的咽喉，他的咽喉上有一個劍洞，血仍然在奔流，染紅了他的衣襟。

他的眼睜大，面上的肌肉已因為痛苦而扭曲，眼瞳中充滿了痛苦，也充滿了疑惑。

那種疑惑的神色絕無疑問是遠在痛苦之上，彷彿死前完全想不到自己會死在對方劍下。也所以他的一雙手雖然因為痛苦而勾曲，並沒有絲毫反抗的趨勢。

杜九娘沒有在意上官雄的表情，整個人都已被悲哀痛苦填滿。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突然瘋了也似的撲前去，緊抱着上官雄的屍體，不住的搖撼，不住的嘶聲哭叫起來，她只有上官高上官雄兩個兒子，現在都已經死亡，那種悲哀並不難理解。

她哭叫着將上官雄的屍體從樹枝上拔出來，一股血同時從上官雄的傷口噴出，濺濕了她的胸襟，她混身的血液亦同時沸騰，抱着屍體往院外狂奔，一面發出了連串撕心裂肺的尖嘯聲。

× × ×

杜樂天南宮絕四人這時候正走在竹林間的小徑上，他們的耳朵何等銳利，一聽尖嘯聲，已分辨得出是杜九娘的聲音，是從那一個方向傳來。

杜樂天的面色那刹那難看到了極點，沉聲道：「又出事了。」

上官無忌鐵青着臉。「不知是芳兒還是雄兒？」

語聲未已，「叮噹」鈴聲响處，周濟如箭射出，疾向前射去，南宮絕上官無忌身形亦動，杜樂天也動了，滿頭白髮怒獅一樣飛揚，身形快如奔馬，雖然抱着上官鳳，那一份迅速仍然是駭人之極。

這一次四人就像是四支箭一樣，一個緊追着一個，迅速向尖嘯來處射出，同一時間，杜九娘亦向他們這邊奔來。

雙方的身形都是那麼迅速，不過片刻，已在一條花徑之上相遇。

杜九娘一眼瞥見上官鳳的屍體，脫口一聲尖叫：「鳳兒！」眼前一黑！一口氣噓不下，當場昏倒。周濟立即掠到杜九娘身旁，攔腰一把扶住，上官無忌同時掠到，從杜九娘懷中接過上官雄的屍體。

他整張面都已扭曲起來，面色一變再變，突呼道：「芳兒呢？芳兒在那裏？」

杜樂天本已悲痛之極，聽到上官無忌這樣問，那一份悲痛立即被恐懼掩蓋，道：「在我那兒。」

上官無忌一聲：「好——！」身形一轉，如箭般射出。

南宮絕如影隨形，杜樂天呆在那裏，目送兩人遠去，一句話也都沒有。

（未完．七）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少飛被白芙蓉一掌「粉蝶掌」擊落一道山谷，那裏是三面絕壁，一面流沙的絕地死谷，方少飛正苦無出路，却在此時遇上了黑白雙煞中的黑煞龍飛，龍飛手中持有「玄天眞經」，他要方少飛習成書中的「玄天大法」、「一葦渡江」，然後出谷去赴八月中秋與白煞之約會，方少飛從此展開艱苦練功的歷程……不知爲何，黑白雙煞在八月中秋要在太原雙塔寺換書之事傳遍江湖，江湖中人紛紛奔走相告，趕赴太原，而萬貞兒也親率快刀王立與無數錦衣衞，來至太原座鎭，希望能搜捕到方少飛……林玲在客棧裏遇上方少飛，驚喜交集……

## 詭計被窺破　北毒施辣手

方少飛道：「玲妹，別擋着，進屋後咱們再作長談。」

林玲這才注意到，此地杯弓蛇影，自己小心過度，打開半扇門，正好將方少飛堵在門外，急忙閃向側後，讓他進來。

方少飛親自關起房門，還下了閂，始將自己的帽子脫下來。

五六年不見，二人俱巳長大成人，免不了會有疏離與陌生的感覺，但二人乃是青梅竹馬，從小在一起長大，仍不難從眼角眉尖，一顰一笑間，識出對方正是自己日日夜夜思念的人。

「少飛哥，我們眞的巳經重逢，不是在做夢？」

「是眞的，當然不是做夢。」

「可是，我怎麼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感覺。」

「那是因爲期盼的時間太長太久，也太興奮了。」

四目相對，四手緊握，一切的一切盡在不言中。

良久良久後，兩人才坐下來，一面喝茶，一面訴說着別後諸般際遇。

「玲妹，妳剛才說還是不曾回北京去過？」

「嗯，一聽說雙煞換經的消息，我便匆匆忙忙的趕來太原，目的就是希望能遇見你，做夢也想不到，你竟然是黑煞龍飛的代表人。」

「我也沒有想到，純屬意外，這完全是拜西仙那一掌之賜。」

「你是什麼時候到太原的？」

「三天前就到了。」

「住那兒？」

「城外的一個祠堂裏。」

「有沒有跟白煞接過頭？」

「還沒有呢，等到明晚才能夠見到鐵虎。」

「消息巳傳遍大江南北，是怎麼走漏的？」

「我也正在爲此納悶。」

「會不會是黑煞在故意玩陰使詐？」



「不可能，龜老哥對我很好，他沒有理由扯後腿。」

「江湖險詐，波譎雲詭，小心受人利用。」

「退一萬步講，就算黑煞有意扯後腿也辦不到，流沙谷乃天險絕地，一般人進不去也出不來。」

事情越來越玄，令人百思不解，林玲道：「當事人只有黑白雙煞，不是黑煞，那一定是白煞。」

方少飛搖頭晃腦的說道：「按道理白煞也不會自找麻煩，這中間一定是另有蹊蹺。」

林玲道：「且不管是什麼玄虛，太原城裏城外，山雨欲來，風聲鶴唳，到達的人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多，你知道嗎？」

「知道，南僧、北毒、東丐、西仙等等，該來的差不多都來了，一些久巳未在江湖上露臉的魔頭，聽說也趕到太原，準備插一脚。」

「最糟的是，萬貞兒正坐鎭太原，要捉你。」

「捉我只是此行的目的之一，對『玄天眞經』的興趣可能更高。」

「那事情就更嚴重了，明晚你必然會成爲衆矢之的。」

「玲妹，我是一個代表人，除妳之外，沒有第三個人曉得眞經上册在我手中，大可以隱身暗中，待機而動，眞正有危險的應該是白煞鐵虎。」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方少飛猛一長身，破窗而出，後窗外有一黑衣人方自一驚，還沒有來得及逃走，巳被方少飛擒在手中。

林玲接踵而至，厲色喝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滿面驚惶，閉口不言。

方少飛拉一下帽沿，說道：「是誰派你來的？」

黑衣人依舊不言不語。

林玲火了，揚手給了他一巴掌，道：「你是啞巴，再不說話小心吃苦頭。」

意外地，黑衣人却點了點頭，哼哼哈哈的哼了兩聲。

方少飛打開他的嘴巴，馬上看到，黑衣人的舌頭只有一半，顯然是被人割掉的，果然是一個不會說話的啞巴。

當下略一沉吟，立即越牆而過，他担心另有同路人，萬一自己身懷眞經上册的事傳出去，必然會掀起軒然大波，甚至惹來殺身之禍。

方少飛動作飛快，一霎時便搜遍了客棧周圍十數丈的地方，但覺夜凉如水，並沒發現任何可疑的人。

返回原地附近時，却見林玲的身邊巳多了一個人，是百毒公子江明川，方少飛趕忙閃退數步，躲到一棵樹後去。

黑衣人仍被林玲扣在手中，江明川疑雲滿面的問道：「林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玲當然不能說實話，道：「這傢伙可能不是個好東西，在窗外鬼頭鬼腦的不曉得在幹什麼？」

江明川道：「爲什麼不問問他？」

林玲道：「問他也是白搭，他是個啞巴。」

百毒公子臉一沉，道：「賊眉賊眼，看他這副德性就不是好東西，八成是個採花賊，乾脆殺掉算了。」

不是虛張聲勢，眞的動起手來，屈指一彈，噗！立在黑衣人眉心之間戳出一個血窟窿。

「百毒指」歹毒無匹，見血封喉，那黑衣人僅搖晃了兩下便栽倒了。

不待林玲開口說話，江明川巳將黑衣人扛在肩上，道：「留一個死人在此，寢不安枕，待江某將這傢伙料理後，咱們回頭再聊。」

也不管林玲意下如何，起身就走。

林玲黛眉雙挑，忽有所悟，迅捷飛起一指，點了那黑衣人的死穴。

同一時間，同一個穴道，空際射來一縷勁風，同樣打中了黑衣人的死穴，出手者是方少飛，「隔空打穴」的手法更見功力。

百毒公子巳去，方少飛跨步而出，林玲道：「少飛哥，你覺得江明川有問題？是故意殺人滅口？」

方少飛道：「那一指不足致死，毒性他自己就可以解，我懷疑百毒公子就是幕後主使人。」

「唔，我也是這樣想，所以點了他的死穴，叫他永遠開不了口。」

「神偷高足，果然不同凡響。」

「少飛哥，你在取笑人家。」

「我們那有取笑的時間，快走吧。」

「走？去那裏？」

「雙塔寺。」

「不是明晚嗎？」

「今夜先去看看地形。」

二人不再多言，爲免被官兵識破，自然不敢走城門，至城東越城而過，直奔東南。

雙塔寺建於前朝，本爲「永祚寺」，因寺內建有雙塔，高聳筆立，故後人皆稱雙塔寺，反而不知其爲永祚寺矣。

塔共八角十三層，彼此相距不遠，圍以花欄，植以松栢，且置有石櫈石椅，清幽雅緻，是遊人的最佳去處。

方少飛、林玲到達時，正值深夜，遊客早巳散去，展目望去，除遠處的大雄寶殿內有一綫燈光，幾聲梵唱外，雙塔附近一片死寂，並無半個人影。

方少飛在雙塔四周轉了一圈，藉以熟悉一下地形，道：「這裏地處高崗之上，四邊空曠，一旦遇襲，可謂險惡至極。」

林玲亦有此同感，憂心忡忡的道：「可不是嘛，這也是一個險地，我看換經之事乾脆取消算了。」

「這怎麼可以，受人之託，必須忠人之事。」

「你們到底是在塔上見面？還是塔下呢？」

「雙煞當時被北毒，西仙等人追趕甚急，只決定時地，並未言明上下。」

「有沒有暗號什麼的，你只是一個代表人，白煞如何分辨？」

「有！雙煞當年曾有約定，這一點倒不成問題。」話完，拉着林玲，走進左面的塔內。

塔內有一條螺旋形的梯子直達塔頂，四週尚有無數大小不一的神龕，二人拾梯

而上，直至第十三層，俯目下望，整個太原城悉收眼底。

林玲小聲說道：「我反對你進入塔內，萬一被困，便成甕中之鼈，若是神龕之內有埋伏便危險，最好與白煞碰面後，另換地方再交換。」

方少飛道：「風聞白煞亦曾遭了北毒的算計，能否踐約尚在未定之天——！」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口，驀見右面塔內射出一條人影，似天河倒瀉，若落地隕石，一眨眼便飄落地面，速度之快，身法之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小飛，此人頭戴斗笠，外圍黑布，不正是布笠人嗎？」

「嗯，沒錯，正是弓先生，奇怪，他來這裏做什麼！」

方少飛對布笠人一向恭敬有加，每當他遇上危險厄難，只要弓先生一出現，必可逢凶化吉。此刻，方少飛又遇上難題，正欲當面請益，不由心中大喜。

可是，一剎那間，喜悅便告烟消雲散，因為布笠人不稍停留，接連幾個起落，便已是走得無影無踪。

另一邊，從永祚寺的方向，却行來一大羣人，為首的是一個乾巴巴的，好似皮包骨頭的瘦削老頭，一襲長袍，兩綹山羊鬍，走起來路來像一陣風，令人一望即知絕非等閑之輩。

乾巴巴老頭的後面，緊跟着八個人，在皎潔的月光之下，二人可以清楚看到，每人的手裏提着一個像盾牌似的圓形鐵板，另外還有一條蔴袋，一支竹筒，腰上還別着一把刀，不知是幹甚麼用的。

林玲緊張的心情像拉緊了的弓，噤聲道：「少飛哥，千萬別出聲，這個老魔頭咱們最好不要招惹他。」

方少飛以近乎蚊蚋般的聲音說道：「難不成他就是惡跡昭彰，殺人不眨眼的北毒石天？」

林玲道：「錯不了，他正是一身是毒的北毒！」

「他帶着這麼多人，來雙塔寺作甚麼呢？」

「誰知道，反正必有所圖，咱們等着瞧。」

北毒石天領着八名徒衆，東瞧瞧，西看看，經過一陣指指點點後，八個人一齊散開，停在八個不同的方位上。

石天立在雙塔中心，煞有介事地，將每一個人所站的方位距離再作了一番精確的調整，直至他完全滿意為止。

為了看得更清楚，方少飛與林玲這時已悄沒聲息的，步至塔底，四周的情形全部一目了然。

將八個人的位置調整完畢後，北毒石天作了一個手勢，以命令的口吻說道：「你們可以開始了，要確實！要快！」

他這兒話甫落地，八個人立即一齊開始行動。

首先，他們以刀代鏟，將自己脚下的草皮，鏟下三寸厚，兩尺方圓的一塊來，小心翼翼的放在一旁。

然後在土地上開始控洞，將泥土全部裝進蔴袋裏。

林玲倚窗而立，一瞬不瞬的密切注視着外面的一切，附耳說道：「你認為老怪物在打什麼主意？」

方少飛道：「很顯然，北毒想在這裏置一支伏兵。」

「依我看，不單單是一支伏兵，而且還是一個厲害的圖陣。」

「是的，正是一個八陣圖，係按照八卦的方位排列，誰要是陷入陣中，恐怕很難脫身。」

林玲聞言更驚更急，緊抓着方少飛的手，道：「少飛哥，這可如何是好，萬貞兒要捉你，北毒要害你，盼能重新考慮，千萬別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方少飛正欲答言，忽見北毒大踏步的朝這邊走來，二人神色一緊，嚴密備戰，石天却過門而不入，兀自停在左前方丈許處的一名徒衆的洞穴前。

這些人都是一流好手，挖個洞乃是大才小用，何消半個時辰的工夫，便挖好一個足可容一人直立的洞穴。

北毒跳進洞裏去，用手比一比，距洞頂尚有半尺，拿起鐵板，蓋在頭上，再用竹筒逐一穿過鐵板上的四個小洞，向外張望，四面八方的景象盡收眼底。

北毒在洞內道：「把草皮蓋上來。」

「是！」

那人躬身應是，立將草皮覆蓋上去，正好與地面齊平。

北毒以竹筒，穿過鐵板，在草皮上戳了四個洞。

如此一來，外面的一切，在洞內依舊可以瞭如指掌，不知道的人却絕對想不到草皮下面會藏着有人。

跳出洞來，北毒命那人將蔴袋裏的土搬走，叫他照着自己的樣兒演練一遍。

接着，北毒又指示其餘七人，完全照着他的意思去做。待一切就緒，他認為完美無缺時，復將八個人召集在一起，鄭重其事的說道：「你們的竹筒還在不在？」

八個人一齊舉起竹筒，同聲應話：「在！」

北毒石天道：「這竹筒妙用無窮，可以呼吸，可以觀察，尤其要用它來發射暗器，不可毀損，現在檢查一下，如有破損者應立即掉換。」

八人仔細檢視沒有損毀，無人掉換。

「檢查一下，你們的毒針有沒有？」

「有！」

「再檢查一下你們的毒砂有沒有。」

「有！」

「乾糧呢？」

「足敷使用！」

「好，各就各位，從現在起，沒有老夫的命令，任何人皆不得擅離崗位，沒有老夫的命令，任何人也皆不得輕舉妄動，一旦令下，務須百毒齊發，一定要將受襲者置之死地而後已。」

「是，主人！」

八個人立作鳥獸散，各就各位，霎時間便埋藏妥當，地表面上僅僅還剩下北毒石天一個人。

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傳處，百毒公子江明川喘着氣飛奔而至，北毒石天滿臉不悅的道：「明川，你怎麼到現在才來！」

江明川朝四下裏張望一下，道：「徒兒因事躭擱了。」

「為了何事？」



「西仙野心勃勃，欲拉攏東丐聯手，給八爺碰了一鼻子灰，徒兒因見機會難得，想跟白芙蓉套套交情，這個老巫婆軟硬不吃，居然拒人於千里以外。」

「現在咱們不須跟任何人拉關係，誰要是妨碍我們的奪經計劃，就叫他死無葬身之地，包括南僧、東丐、西仙在內。」

「如果萬貴妃，快刀王立等人出現怎麼辦？」

「一樣，殺！」

「另外，徒兒還有一件事，想向你老人家報告一下。」

「說！」

「在聚福樓，發現一個自稱局外人的人，行為詭秘十分可疑，見他潛入南僧之徒林玲的房內，曾派啞奴竊聽，不意事機不密，被林玲捉住了。」

「你可以先將他殺掉，再救活，然後叫他寫報告。」

「徒兒却是這樣安排，却沒成功。」

「怎麼了？」

「被人點了死穴。」

北毒石天氣得直跺脚，忽然怒吼一聲：「什麼人？」

方少飛，林玲大吃一驚，眼神互換，心意已通，以為是被北毒發現了，正準備挺身而出，正前方一株老龍栢之上，乍然飄下一位紫衣姑娘來，正是張亞男。

北毒乾巴巴老臉上佈滿怒氣，右手屈指待發，沉聲喝問：「妳來此多久了？」

張亞男不慌不忙道：「剛到不久。」

北毒道：「看到聽到些什麼？」

張亞男道：「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什麼。」

「妳到的時候此地有幾個人？」

「就你們師徒兩位。」

「那妳怎麼可能沒聽到我們師徒的談話。」

「僅聽到最後一句。」

「那一句？」

「說什麼『被人點了死穴』。」

「妳沒有撒謊？」

「騙你是小狗！」

「丫頭好一張伶牙俐齒的嘴，是何人門下？」

百毒公子江明川搶先說道：「師父，她是西仙芙蓉的女兒，叫張亞男。」

不說是西仙之女還好，一說出來反而更加重了北毒殺人滅口的決心，雙塔寺預置伏兵，事關機密，他可不願冒機密外洩之險。

但他老奸巨滑，殺機一閃即逝，換了一副熟絡的面孔，笑呵呵的道：「看在西仙白谷主的份上，老夫不想再追究下去，張姑娘請便吧。」

張亞男是鬼精靈，她早已發現北毒心懷叵測，有殺人的企圖，自己一旦轉身，很可能就會遭了他的毒手，笑盈盈的道：「我現在還不想走。」

北毒一怔道：「妳來雙塔寺有事？」

「沒有，純粹是為了賞月。」

「十五的月亮才好看，妳來早了。」

「今天比較清靜。」一邊說邊走，裝作欣賞明月的樣子，實際上她意欲拉大與北毒之間的距離，並籌思應敵良策。

「賢侄女好大的雅興，三更半夜的，不怕遇上鬼？」

「鬼有什麼好怕的，最可怕的是人，不過有人保護，我什麼都不怕。」

「誰保護妳？」

「自然是我娘。」

「西仙？在那兒？」

「我們約好在此見面，大概馬上就會到。」

張亞男胡說八道，用的乃是緩兵之計，藉收嚇阻之功，希望北毒打消殺人的念頭，結果弄巧反拙，却更加速了他下手的意念，當下環目四顧，並未見西仙的芳踪，嘿嘿冷笑道：「十四的月亮已經看過了，我看妳就不必再看十五的月！」

月字出口，招亦出手，「百毒指」的指風尖銳刺耳，有如一隻搏兔撲羊的餓狼，名家手筆，果然威猛絕倫。

好在張亞男有萬全的準備，她本身的武功又極了得，危急間手一揚：「看打！」人已彈身而起，凌空飛渡。

北毒聽她口中喊打，以為是什麼歹毒的暗器，其實張亞男根本未帶暗器，只是空口說白話，北毒攻勢一滯，張亞男落脚處已在三四丈外。

「站住！」

猛聽一聲暴喝，好像來自地表之下，眼前飛起一張草皮，一塊鐵板，有一條彪形大漢從地下冒上來，擋住去路。

禍不單行，百毒公子江明川動作飛快，已從另一邊包抄過來，冷然一笑，道：「張姑娘，既已得知了家師的秘密，就必須滅口，妳是聰明人，最好是自行了斷，免得受百毒攻心之苦。」

張亞男聞言火冒三千丈的道：「閉上你的狗嘴，姑奶奶即使是死，也要先拉一個來墊棺材底。」

雙掌齊揚，「粉蝶掌」已應勢擊出，但見掌影飄忽，彷若漫天彩蝶，百毒公子不敢怠慢，立即挺身迎戰，與張亞男大打出手。

北毒石天見張亞男與愛徒動上了手，知一時半刻之間她逃不了，轉對那徒衆說道：「老夫剛才是怎麼交代的？」

彪形大漢臉都嚇白了，畏畏縮縮的道：「沒有主人的命令，不得輕舉妄動，不得擅離崗位。」

北毒臉上籠上濃濃的殺機，道：「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敢違反老夫的命令？」

彪形大漢雙腿打顫，面如死灰的道：「屬下純出一片愚忠，是怕西仙之女逃跑了，壞了主人的大事。」

「你可知道，你這樣也同樣壞了老夫的大事。」

「殺了白芙蓉的女兒就沒事了。」

「張亞男固然要死，你也活不成。」

「請主人饒命再給屬下一次機會。」

「你已經沒有機會了，死吧！」

通……地一聲，一拳結結實實的打在彪形大漢的胸膛上。

方少飛，林玲想不到北毒對付自己人也這麼殘酷，江湖傳言，凡是中了「百步拳」的人，沒有一個人能走出一百步，二人默默計數，事實比傳言更驚人，才走出二十一步便倒地了帳。

江明川與張亞男的惡鬥已停，張亞男暗暗叫苦不迭，饒她平時計謀百出，面對

北毒師徒卻怎麼也想不出一個保命良策。

北毒上前三步，殺機滿面的道：「張丫頭，妳娘怎麼還沒有來?」

張亞男故意朝太原城的方向望望，道：「差不多該到了。」

「胡扯，老夫聽說你們母女為了八斗秀士鬧意見，妳離家出走，跟一個姓方的小子在鬼混。」

「石前輩所言不差，今夜我們母女之會，就是方少飛出面安排的，稍待方公子也會來。」

「方小子來了更好，老夫可以滿載而歸。」

「石前輩與方公子有過節?」

「過節倒沒有，剁下他的頭來可以賣五十萬兩白銀。」

「你——你未免太毒辣了。」

「不毒人家怎麼會叫老夫百毒，妳認命吧!」

「百步拳」又告出手，呼嘯的掌浪激起一片狂濤，快如電，猛如山，張亞男頓覺皮緊肉痛，呼吸窒息，忙以東丐的「迷踪拳」反手還擊。

「迷踪拳」固為武林絕學，奈何張亞男功力尚淺，對手又是拔尖的人物，豈是北毒之敵，甫交手三招，已明顯的處在下風，敗亡只是指顧間事。

北毒決心殺人滅口，毫不留情，虎吼聲中又加了三分勁力，張亞男招架不住，拔腿就逃，江明川一個大跨步，却將她的退路堵死，發指施襲。

「納命來!」北毒一拳貫頂而下。

張亞男腹背受敵，命在旦夕。

「住手!」

「住手!」

兩聲暴喝，兩條人影，兩股勁風，方少飛與林玲雙雙電縱而出，發招猛攻，分襲北毒師徒二人。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此刻的方少飛，已具一流身手，自從學得「玄天大法」後，功力大進，同樣是東丐的「迷踪拳」，在他手裏施展出來却威力大增，蓬!兩拳相撞，硬生生的將北毒的「百步拳」拆解架空。

與此同時，林玲連發三掌，也將百毒公子逼退到一邊去，張亞男之厄遂解。

這事簡直令北毒不敢置信，放眼當世，能夠接下他這一拳的人屈指可數，當然不包括眼前的這個人，不禁呆了一呆，道：「朋友是何方神聖?」

百毒公子道：「他就是徒兒曾向師父提起過的局外人。那一位是林玲姑娘，乃南僧之徒。」

北毒石天怒目雙睜的道：「既是局外人，怎麼管起局內的事來了。」

方少飛習慣性將帽沿往下拉一下，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此而已。」

「這位朋友怎麼稱呼?」

「局外人。」

「老夫是問你的眞名實姓。」

「局外之人，何須通名道姓。」

「兩位來此多久了?」

「比閣下早一點點。」

「這麼說來，兩位全看見了?」

「在下並不想看，是閣下强迫我們看的。」

「茲事體大，你認為老夫會善了?」

「你當然不會，但南僧之徒，西仙之女，皆非庸手，够你忙乎大半夜的，這中間只要南僧、東丐、西仙中的任何一人來到雙塔寺，你就會功虧一簣，落一個以老欺小的惡名。」

「對了，你與那張丫頭好像都會東丐的『迷踪拳』?」

「我們是與八爺有一點淵源。」

「你小子是東丐之徒?」

「那倒不是。」

「那你小子究竟是什麼人?」

「局外人!」

「小子，不管你是局內人也好，局外人也吧，今夜只有一條死路。」

「恐怕未必．以三對二，你不見得能稱心如意。」

「你可別忘記，另有七人正在暗中侍候。」

「毒砂毒針，無眼無情，傷得了我們，貴師徒亦有波及的可能。」

「老夫訓練有素，百發百中，你們準備受死吧!」

北毒是個老狐狸，深知夜長夢多，生怕南僧、東丐、西仙等人及時趕到，事情眞的會功虧一簣，果不幸而言中，自己處心積慮安排的奪經計劃，必將落空。

事情已經擺明了，惟一的途徑就是將這三個人一齊殺掉，而且要快。

於是，手一招，道了一聲：「上!」

暗中運足了八九分的功力，右拳左指，像一隻高速轉動的陀螺，眨眼間便繞行一周，攻出三拳三指。

百毒公子配合的天衣無縫，緊隨在後，也攻出三指三拳。

拳風洶湧，指影倏忽間，方少飛猛一聲獅子吼，「立地生根」、「雷鳴九天」，全力揮出一拳一掌。

「立地生根」乃大師父卜常醒所授掌法，「雷鳴九天」係三師父包不輸傳的鋼法，因手邊無鋼，改以拳頭施展，威力亦很了得，蓋「玄天大法」神奇無比，方少飛功力大進，如虎添翼，拳掌揮出，立見奇效，硬將北毒圍攻旋轉的勢力給截了下來，將他們師徒二人前後呼應之勢從中切斷。

方少飛道：「兩位姑娘，老的交給我了，小的好好招待招待。」

張亞男早已識出方少飛的身份，但不點破，道：「好，局外人，咱們就這麼辦，先解決掉小的，再來收拾老的。」

南僧的「七巧掌」，西仙的「粉蝶掌」，俱屬武林絕學，張亞男，林玲又都是上駟之資，這一聯手合擊，當眞石破天驚，江明川勢孤力單，很快便屈居下風，險象環生。

北毒老謀深算，最初本欲藉雷霆萬鈞之勢，將三人逼聚在一起，然後施放毒針毒砂，一舉斃命，現在眼見計謀敗露，心中着實惱火，而方少飛又功夫了得，短時間之內恐難取勝，只好改弦更張，給江明川一個眼色，攻勢陡地加快，猛攻猛打。

實則是佯攻，以進為退，快攻數招之後，師徒二人一個「鷂子翻身」，倒縱出去。

方少飛一見大駭，忙喝道：「貼上去，黏住他們，別給他們施放毒針毒砂的機會!」



林玲、張亞男如響斯應，立即付諸行動，早已將百毒公子困死在原地，動彈不得。

方少飛也卯上了北毒，亦步亦趨，糾纏不清。

張亞男的嘴好刻薄，挖苦道：「老怪物，還猶豫什麼，有什麼毒招儘管使出來，大不了咱們同歸於盡!」

她這是一計二售，一方面消遣北毒，另方面賣了一個破綻，誘敵上鈎，百毒公子不知有詐，揚拳撲攻上來，被張亞男「聲東擊西」、「偷樑換柱」、「釜底抽薪」，接連攻出三招「迷踪拳」，作弄的江明川暈頭轉向，狼狽不堪，躲過其中二招，卒被第三拳擊中後背，痛得他「哎唷」一聲，踉蹌而退。

林玲也不含糊，再補一掌，百毒公子馬步不穩，一屁股栽坐下去。

張亞男道：「先活捉了他再說。」

林玲頷首稱善，二女左右夾擊，快若迅雷奔馬。

江明川也不是好惹的，怎能予取予求，乍然雙手一揚，已打出一把毒砂，一蓬毒針。

毒砂毒針都是細小之物，數量又多，最是難躲難防，二女施出渾身解數，手脚並用，且退且躲，像風車一樣旋退出十好幾步，總算險險避過。

然而，張亞男在刧難逃，北毒眼見徒兒涉險，彈身撲救，正巧迎上驚魂未定的張亞男，石天喝一聲：「來得好!」伸手疾扣她右腕脈門，方少飛，林玲齊聲大叫：「張姑娘快躲!」雙雙發招援應，可惜為時已晚，張亞男退沒三步，已被北毒生擒活捉。

這一驚非同小可，方少飛大驚失色的道：「你想幹什麼?」

北毒石天道：「不幹什麼，識相的你們兩個最好俯首就縛。」

林玲道：「你別倚老賣老，先放了張姑娘，其他的咱們慢慢再談。」

北毒公子江明川上前說道：「妳少作清秋大夢，現在你們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

方少飛暗將所有功力全部提聚在雙掌之上，沉聲說道：「我們不接受威脅!」

北毒右手扣着張亞男的腕脈，左拳緊握，遙對着她的心口，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那就先殺掉她，再收拾你們。」

方少飛雙掌高舉齊胸，已作好了發難的準備，道：「你最好別一意孤行，鹵莽行事的結果說不定會賠上一條老命。」

「小子，你雖然身懷絕技，仍非老夫敵手。」

「未必，心無二用，顧此失彼，在下得手的功算極高，放掉張姑娘，我們保證三緘其口，不掀你的底。」

「辦不到。」

「你眞的要殺張姑娘?」

「廢話!」

「你不怕西仙尋仇?」

「她不可能得知此事。」

「在下與林姑娘會宣揚。」

「你們沒有宣揚的機會。」

雙方南轅北轍，根本談不攏，場中空氣大緊，隨時都有可能鬧出人命來，惡戰不發則已，一發必然是性命交關的血戰，喪命的將不會僅張亞男一人。

霍然，張亞男拉直嗓門，喊了一聲：「媽!」

這話突如其來，北毒吃了一驚，揚目四望，果見西仙白芙蓉領着「芙蓉四鳳」，張亞男的四名綠衣使女，十二名俊美男子，浩浩蕩蕩的走進雙塔寺來。

張亞男發話之初，並不知母親就在附近，純粹是一種詭謀詐術，希望北毒分神，製造一個脫困的機會，連她自己也為這個意外的結果看得呆住了，竟忘記了乘機脫逃。

西仙在暗中顯然隱伏已久，現身之初已作好萬全的準備，四鳳等八女每人手裏拎着一個鐵桶，準確無比的站立在北毒所置伏兵的頭頂上，踩住了他們通風透氣發毒針的小孔。

北毒心頭一震，連聲喊糟，但表面上却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啊，原來是白谷主，聽亞男說，仙子要來賞月，還以為小妮子在開玩笑——」

西仙白芙蓉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截口說道：「老怪物，本仙子可不是開玩笑，金鳳他們提在手裏的是易燃的松香油，只要一倒進洞穴去，一把火就可以將你那七個人燒成灰。」

北毒乾巴巴的老臉，接連變了好幾個顏色，兩隻眼珠子不停的轉動着，陰陽怪氣的笑笑，道：「伏兵係為雙煞而設，並非對付白谷主，請別誤會。」

芙蓉仙子嬌冷的聲音道：「這個本仙子自然明白，但『玄天眞經』何等重要，我白芙蓉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你佔便宜。」

北毒眼見西仙人多勢眾，一個不小心就會吃眼前虧，心念電轉後，哈哈笑道：「『玄天眞經』本無主之物，理當見者有份，這件事好商量，白谷主怎麼說就怎麼辦吧。」

西仙打從現身到現在就沒有好臉色，一直神態倨傲，面籠寒霜，道：「我的女兒尚在石兄掌握之中，在這種情形之下，根本缺乏商量的基礎。」

北毒驚「哦」一聲，道：「老夫是跟令嬡鬧着玩的，請勿介意。」

當即鬆手將張亞男放開。

張亞男却不領這個情，破口罵道：「哼，少假惺惺，我娘要是不來，你早已下了毒手，這筆帳將來我會加倍討回來。」

西仙睹狀大怒，道：「過來!」

母命難違，張亞男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走到母親身邊來。

芙蓉仙子怒氣冲天的道：「死丫頭，妳的胆子是越來越大了，竟敢不聽為娘的教訓，私自出走，從現在起，妳就跟着我，沒有娘的許可，不得擅離一步，胆敢再犯，小心我不念母女之情殺了妳!」

張亞男俯首恭立，連大氣也不敢喘一聲。

西仙又對張亞男的四名使女說道：「從今以後，本谷主就將亞男交給你們，必須給我釘死釘牢，如果再被她溜掉，惟你們四人是問。」

（未完．十）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琬、藍如風、紀南等人急急趕路，尋找徐少華，這天他們在卸甲廟中準備歇一夜再走，剛進入廟中，却發現滿地死屍，一看正是丐幫的弟子，他們看來都是中毒死去的，藍如風等人看出問題的嚴重，正要離去，山門外早來了一羣丐幫中人，他們誤認爲藍如風等人是千毒谷的人，是他們毒死丐幫子弟的，藍如風等人嚴詞相向，說明不是他們所爲，但此刻千毒谷的閻九婆來到，硬要紀南跟她回谷中，一會千毒谷谷主黑袍老人也出現，紀南認出這黑袍老人根本不是他的父親，估計閻九婆另有陰謀，紀南、藍如風、史琬揮動長劍向他圍攻上去……

## 石窟遇良師 習得絕世功

史琬使的是她爹親傳的一記凌厲殺着，劍光閃動，有如毒蛇飛噬，籠罩住黑袍老人左肩半邊身軀。

藍如風一支天藍劍光同樣如毒龍尋穴，藍芒耀目，快如閃電，襲向黑袍老人右首。

這下一記指風，兩道劍光，幾乎是同時攻到。黑袍老人怪笑一聲，他左手根本沒動，只是右手揚起，本來捲住紀南劍尖的大袖，突然朝身前揮出。

就這麼簡單的揮了一下衣袖，就把三人的凌厲攻勢一齊化解開去！不，把正面的紀南和左首史琬，右首藍如風三個人一齊震得站立不住，往後連退了三步之多！

三人被一股强大而柔和的袖風推出，根本連看也沒有看得清楚自己攻出的一招，是被人家如何化解的？三人方自微微一怔之際，足跟堪堪站停，就看到黑袍老人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人！

這人對他們三人來說，那是最熟悉也沒有了！三個人不禁異口同聲叫了出來：

「大哥！」

他，正是他們大哥徐少華！

黑袍老人目光直注，沉聲道：「年輕人……」

徐少華兩道目光也直注着黑袍老人，朗笑道：「咱們三天前剛見過，但你確實並非千毒谷主。」

黑袍老人道：「老夫如何不是？」

徐少華凜然道：「徐某已經來了一回，天底下知子莫若父，知父也莫若子，我賢弟堅決說你不是他爹，就可以證實了，所以我要你取下面具來！」話聲出口，右手突出，五指一轉，一把就扣住了黑袍老人的左腕脈門。

這一記使的當然是「雲龍十九式」了。（淮揚派「雲龍十八爪」只有十八式，這「第十九式」，乃是出於一位異人所授，當然並不是淮揚派的擒拿手法了）。

黑袍老人武功奇高，方才紀南等三人聯手攻他一招，他只大袖一揮，就把三人震退，這回他明明看到徐少華右手朝前一



探，五指朝他抓去，不知怎的，竟似霧中看花，連對方手勢都沒看清楚，就感到脈門突然一緊，已被人家一把扣住！

以他的武功，當然不會把徐少華扣住脈門放在心上，他只要略一揮手，就可把徐少華一個人摔出去一丈以外；但就在他脈門被扣的一瞬間，就已感覺不對，左腕被扣，對方五指竟如鐵箍一般，威脅到自己整條左臂，這年輕人那來如許深厚的功力，居然有自己六七成火候！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黑袍老人突然沉嘿一聲，右掌閃電般直劈而出。

他這一掌含怒出手，少說用上了九成力道，但他「嘿」聲甫出，陡覺身後被一記無聲無息的强勁指風在「靈台穴」重重的撞了一下，身軀驀地一震，他縱然功力深厚，但在驟不及防之下，也幾乎把他一身功力震散，因此右手拍出的一記掌風力道也爲之猝減！

正好徐少華左掌也在此時迎着拍出，但聽「啪」的一聲，本來黑袍老人絕對佔優勢的一掌，此時變成了雙方勢均力敵，徐少華還是被震退了一步！

黑袍老人不知身後發指偷襲自己的什麼人；但憑對方這一指，竟能差點震散自己眞氣，功力之高，當然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了，心頭暗暗震驚，口中却發出一聲大笑，說道：「好！好！老夫不想和你們幾個小兄弟計較……」話聲未落，一道人影已隨着像長虹經天，劃空而逝，去得好快！

九毒寡婦閻九婆看谷主已經走了，那裏還敢停留，左手一擺，示意所有的人後退，左右兩邊二十幾名黑衣漢子，迅快的往林中退去，她也正待後退。

紀南大聲喝道：「閻九婆，妳給我站住！」

閻九婆目光陰森，冷冷的道：「少谷主有什麼事嗎？」

紀南道：「方才那假扮我爹的究竟是什麼人？妳不給我說清楚，就想走嗎？」

閻九婆尖笑道：「這就奇了，他明明就是谷主，少谷主偏說他不是妳爹，方才妳不向谷主問問清楚，老婆子怎麼會知道的？」

紀南怒聲道：「好個閻九婆，我看此人假冒我爹，分明和妳有關，是不是妳支使出來的？」

閻九婆呷呷笑道：「少谷主可別忘了，老婆子是千毒谷的左護法，當時咱們出谷之際，谷主再三交代，要老婆子照顧妳的，老婆子怎麼會騙妳？谷主親自趕來，說不定是有什麼事情，老婆子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支使谷主呀！」

紀南道：「他明明不是我爹，妳會不知道？」

閻九婆道：「少谷主不相信，過幾天，谷主回去了，妳不會親自去問他，老婆子無可奉告。」她又待轉身要走。

紀南刷的一聲掣劍在手，逼上一步喝道：「站住，今晚妳不說清楚，我不許妳走。」

閻九婆霎着一雙三角眼，呷呷笑道：「少谷主這是做什麼？妳要跟老婆子動劍？妳也不想想妳的劍法，有一半還是老婆子教的，妳若是想跟老婆子用毒，那更差得遠了，老婆子還是一句老話，少谷主心裏懷疑什麼，不妨回谷去一趟，就可明白，老婆子要少陪了！」她話聲甫落，身邊突然冒起一陣黑烟！

紀南自然識得她使出來的竟是「蚩尤毒霧」，急忙往後疾退，口中怒聲道：「妳……」

一團黑烟愈冒愈濃，向四外滾滾流動，已把閻九婆一個人淹沒！不，她可能早已藉機退入松林中去了！

紀南氣憤的返劍入鞘，這時史琬、藍如風兩人正在和大哥說話，他也趕忙走了過去，說道：「大哥，你到底是被什麼人刦持去的？你中的散功毒，我已經取到解藥了。」

徐少華含笑道：「謝謝你，愚兄已經不需要解藥了。」

紀南含情脈脈的望着他道：「散功毒沒有獨門解藥，是不會解的，大哥怎麼會好的呢？」

徐少華道：「愚兄經過情形，目前無暇細說，咱們先去替丐帮韋帮主解開了圍再說不遲。」

史琬道：「大哥要如何替韋帮主解圍呢？」

徐少華道：「三位賢弟隨我進去就知道了。」

× × ×

徐少華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並非睡在客店的床上，因爲牀上是有被褥的，比較暖和，但現在自己却睡在又冷又硬的石床上，一時心頭大奇，急忙睜開眼來。

只見自己果然睡在一個白石穹頂的石洞之中！這時大概正在早晨，從洞口照射進來的朝曦，使人微有溫和之感！這會是什麼地方？自己怎麼會睡在這裏的呢？

他迅快翻身坐起，才看到這座洞窟全是白石的，是以特別顯得明亮，除了中間靠壁是一張光滑的石床，床前有兩丈方圓一片空地，前面就是一個一人高的洞口，陽光就是從洞外照射進來的。

他跨下石床，正待走出去看看，忽然聽到有人打鼾的聲音，從右側傳來！徐少華忍不住舉步朝右首石壁走去，因爲兩側照不到陽光，比較幽暗，走到近前，才發現壁下還有一個半人來高的洞窟，鼾聲就是從小洞窟中傳出來的。他好奇的彎下腰，朝裏看去，這洞窟並不很深，只是有些黝黑，看不大清楚，只能依稀看到有一個人弓着身軀縮做一團睡在裏面，所能看到的只是此人一雙又瘦又髒的脚，不但鼾聲打得很響，而且還吐着濃重的酒氣！

徐少華心中暗忖道：「這人不知是誰？他把自己從客店裏弄來，究是爲的什麼呢？」

心思轉動之際，耳中忽然聽到身後响起極輕的脚步聲，接着只聽一個蒼老而洪亮的聲音說道：「小娃兒起來了嗎？」

徐少華急忙站起身，回過身去，只見一個白髮披肩，白鬚垂腹，身材高大的紅臉老人就已站在面前，不覺拱拱手道：「老人家……」

白鬚老人道：「時間不早了，這懶小子沒睡醒，你去叫他起來，咱們該辦正事了。」

他話聲甫落，只見壁下洞窟中已經爬

出一個人來，嘻的笑道：「現在都是你老人家的事了，晚輩沒事可做，才喝了幾口，打個瞌睡，你老人家就是不肯放過晚輩。」隨着話聲人已站了起來！

徐少華聽到他的聲音，就驚喜的道：「是賈總管，你不是去了廬州？」

從洞窟中爬出來的正是賈老二，他朝徐少華擠擠眼睛，嘻的笑道：「少莊主該是問我沒死吧？小兒只是跟王老八，任老十開個玩笑而已，怎麼會死？」

徐少華並不知道賈老二被王天榮、任貴逼落懸崖的事，聞言奇道：「賈總管，你說什麼？」

賈老二聳聳肩，口中「哦」了一聲道：「是了，他們瞞着沒把小老兒的死訊告訴你了。」

徐少華還待再問，賈老二已經搖着手道：「算了，這些雞毛蒜皮的事兒以後再說吧，你快來見過這位乙老人家，他老是小老兒師父的老朋友，也是少莊主令曾祖的朋友，不過他老人家不喜俗禮，少莊主對他老人家作個長揖就夠了。」

徐少華聽得吃了一驚，這位白鬚老人還是自己曾祖父的朋友，急忙恭敬作了個長揖，說道：「再晚拜見乙老人家。」

白鬚老人呵呵一笑道：「小娃兒，你在自在谷不是見過老夫嗎，哈哈，那晚若不是你替老夫送來秋水寒，老夫到現在還被老魔頭囚禁在山洞裏，出不來呢！」

徐少華不明內情，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口中只是唯唯的應着。

賈老二在旁道：「少莊主，你知道小老兒把你弄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嗎？」

徐少華道：「在下不知道。」

賈老二嘻嘻一笑道：「小老兒是奉師父之命，來當你雲龍山莊總管的，今晚把你送到這裏來，也是師父的意思，本來就是要你拜在乙老人家門下學藝，必須把你從前所學完全拋棄，重新過來，正好你中了千毒谷的散功毒，武功全失，這是最好也沒有了，所以小老兒把你接來，又點了你全身七十二處穴道，把散功毒藥分作七十二處禁制，停留在你體內，從現在起，你就要跟乙老人家學藝了。」

他沒待徐少華開口，接着又道：「但乙老人家說，只有短短三天時間，怎麼也調教不出好徒弟來，將來豈不替他崑崙派丟人？何況你是他老人家朋友的小曾孫，要繼承淮揚派，也不能當崑崙派的傳人，所以乙老人家只答應收你做記名弟子，這三天，你能學多少，就算多少，乙老人家，晚輩沒說錯吧？」

白鬚老人笑道：「傻小子，話是沒說錯，只是嚕唆了一些。」

賈老二聳着肩笑道：「要把你老的意思說清楚，不嚕唆那裏說得清楚？」一面朝徐少華連連打着手勢，催道：「少莊主，小老兒現在把話都說清楚了，你還不快去拜師？」

徐少華遲疑的道：「這個不大妥當吧？乙老人家是在下曾祖父的朋友，比在下長了三輩，怎麼可以拜師呢？」

「嗨！」賈老二道：「你這人眞古板得要命，乙老人家肯答應收你做記名弟子，就是看在和令曾祖，令祖父是朋友的份上，你還不快拜記名師父，難道還要乙老人家求你不成？」

白鬚老人含笑道：「小娃兒，老夫不但和你令曾祖是朋友，和你祖父也是朋友，如今老夫再收你作記名弟子，哈哈，這叫做四代交誼了！」

徐少華聽他這麼說了，只好走上一步，正待跪下去磕頭！

賈老二慌忙一把把他拉住，說道：「小老兒告訴過你，乙老人家不喜歡俗套，所謂拜師也者，少莊主只要跟他老人家作個長揖，口稱師父，就算禮成了。」

徐少華只得依言朝着白鬚老人恭敬的抱拳作了個長揖，說道：「弟子給師傅行禮。」

白鬚老人大笑道：「你曾祖父昔年原想要你祖父拜在老夫門下，老夫沒有收，那是因爲老夫只是痴長你祖父八歲，後來咱們也成了朋友。你祖父後來又想把你爹拜在老夫門下，但那年老夫正好有事西行，一去十多年，又沒有收成，哈哈，想不到老夫會收老徐的曾孫作記名弟子，可見老夫和你們徐家祖孫四代，都有緣了。」

說到這裏，沒待徐少華開口，接着又道：「昨晚子時，那傻小子已經給你服了北極老兒的『癸靈丹』，現在要等正午，再服南離老兒『離火丹』，再由老夫替你打通奇經八脈，才能眞正練功，現在你先去把三篇口訣背熟了。」說完，從大袖中取出三張箋紙，遞了過來。

徐少華只聽出昨晚已由賈老二給自己服了「癸靈丹」，今天中午還要服「離火丹」，不知是不是解散功毒的藥？他不敢問，口中唯唯應着，雙手接過。

低頭看去，箋紙上墨迹猶新，敢情就是這一兩天寫的了，第一頁是崑崙派的內功心法口訣，第二頁有兩種口訣，一是「縱鶴擒龍」，一是「雲龍身法」。第三頁則是一招劍法的口訣。

賈老二道：「少莊主快去唸吧，從此刻起，你只有半天工夫，務必把這三張口訣背熟了才行，因爲乙老人家在這裏只能爲你就上三天時間，在這三天裏，你要把這四種功夫都學會了才行。」

徐少華一怔道：「只有三天時間，在下如何能練得會？」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這四種功夫，都是乙老人家的絕世之技，其中除了內功心法，你必須在三天之內練成，因爲你體內還留着散功奇毒，雖經我替你禁住了，但你必須以本身功力，逐一把它逼出體外。至於其他三種武功，因乙老人家急於回山，日後很難再有機會傳你，所以你只要先把口訣背熟了，再由老人家逐一給你解釋，你記住了，以後可以慢慢的練，自己去琢磨了。」

徐少華點點頭，心知這是千載難遇的機緣，時光寶貴，當下就拿着口訣，在洞口坐下，用心默默背誦起來。四篇口訣，只有內功口訣詞句深奧，文義難懂，也較爲冗長，其他三種口訣，都較爲簡短，他足足背誦了兩個時辰，才把四種口訣一齊背熟，時間已差不多快近午刻，又背誦了兩遍。

只見賈老二手中拿着一顆核桃大硃紅藥丸，走了過來，說道：「少莊主，你把口訣先收起來，現在該服藥了。」



徐少華依言收起箋紙，問道：「這是什麼藥丸。」

「這就是『離火丹』！」賈老二道：「你莫要小覷了它，這是離火門弟子練『離火神功』時服用的藥丸，南離老兒視若至寶，不是師父的面子，南離老兒豈肯隨便送人？」

接着又道：「昨晚你服的『癸靈丹』也是一樣，北海北極老兒也視同奇珍，除了師父，天底下只怕沒有一個人能跟他要得到。」

徐少華道：「這兩顆藥丸，是解散功毒的嗎？」

「哈哈，用處可大着呢！」賈老二續道：「這兩粒藥丸，都是他們練功時服用的，一顆藥丸，據說可以抵得二年苦練，但如果兩顆同服，正好一水一火，成坎離既濟之妙，天底下可說沒有人同時服過兩顆藥丸的。」

徐少華道：「爲什麼呢？」

賈老二道：「武林中人，要想跟這兩個老怪物求取藥丸，那簡直比登天還難，哦，時間到了，你快服了。」

徐少華依言把藥丸咬開，分作三次，吞了下去。

賈老二笑道：「你昨晚服的『癸靈丹』，在感覺上不過身子有些涼颼颼而已，但這『離火丹』可不同了，服下之後，就會內腑如焚，全身灼熱，你現在就坐到石床上去，乙老人家就要給你運功了。」

徐少華依言走到石床上，盤膝坐下，這一瞬間，果然已感到內腑灼熱，全身都燠熱起來。

白鬚老人及時在他身後坐下，說道：「小娃兒，你內功心法口訣背熟了嗎，現在聽老夫給你解釋一句，你就依照口訣做一句，由老夫助你運氣。」說完，一隻右掌已緩緩按上徐少華後心靈台穴，一面以「傳音入密」解說內功心法口訣。

徐少華用心聆聽，一面依照他說的每一句口訣，緩緩運氣，但覺一股巨大而炙熱的氣流從「靈台穴」緩緩湧入，本已灼熱如焚的內腑，此時更覺熱得難受，但也在此時，忽然從丹田升起一縷清涼之氣，那自然是賈老二昨晚給自己服的「癸靈丹」了。

這一冷一熱兩股氣就像兩條遊行的蛇，在體內亂竄，徐少華依着白鬚老人解釋的內功心法，一句一句的做去，這每一句的解釋，正好引導着白鬚老人從「靈台穴」輸入的眞氣，循行奇經八脈，眞氣所到之處，一冷一熱兩股氣流立時就歸併同化，合而爲一。因此每循行一經，三股眞氣就化而爲一。這股眞氣就等於在不斷的壯大，等到行完八脈，這股眞氣已如洪流巨波，在體內隱生風雷！

白鬚老人按在徐少華後心的右掌也在此時收了回去，徐徐說道：「便宜了你，老夫二十年功力，你苦練四十年，也未必能達得到，現在你可依照口訣，自己運功了。」說完，就跨下石床。

徐少華聽他口氣，就知道師傅輸入自己體內的一股眞氣，在走完奇經八脈之後，並未收回去，這股眞氣，是師父二十年修練的功力，自己就是練上四十年，自然也及不上他老人家了，心頭自是十分感激，急忙依言澄心淨志，緩緩運氣行功。

他奇經八脈雖通，但另有七十二處穴道，爲了要截住散功奇毒，由賈老二下的禁制，仍然未解，要自己運氣才能衝開。徐少華這次氣轉十二經絡，但覺一股洪大的氣流，有如水到渠成，毫不費力的循經流去，所到之處，被禁制的穴道，不用自己衝穴，穴道就自行衝開，每衝開一處穴道，奇毒就從穴道洩出。

不過頓飯工夫，就已走遍十二經絡，七十二處禁制，也在不知不覺中解去，一個人好像飄飄欲仙！

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在身邊嘻的笑道：「恭喜少莊主，大功告成，不過奇毒雖去，奇經八脈新通，又接受了乙老人家二十年功力，還得加緊勤練才能純熟運行。」

徐少華走完十二經絡，本待睜開眼來，稍事休息，聞言心頭不覺一懍，連忙凝神一志，繼續運功，不敢稍懈。這樣又運行了兩個周天，對白鬚老人所授內功心法，漸漸也純熟了許多，一個人就漸入忘我之境！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耳邊才响起賈老二的聲音說道：「少莊主，現在可以休息一回了，你已經一天沒吃東西，該吃晚餐了。」

徐少華緩緩睜開眼睛，原來天色已經全黑，但自己目光却可以看得如同白晝一般，心知這一天時間，自己內功幾乎是一日千里，精進了不知多少。跨下石床，就朝白鬚老人恭敬的作揖道：「多蒙師父成全，弟子感激不盡。」

白鬚老人和賈老二席地而坐，正在剝着烤熟的黃精，邊吃邊道：「小娃兒，你不用多禮，快坐下來吃吧！」

兩人面前，放着一大堆黃精，茯苓、松子等物，中間生了一堆火，那是烤黃精用的。

徐少華在師父右首坐下，賈老二隨手把一個烤好的黃精遞了過來，說道：「這些東西，是小老兒在三十里外的山上挖來的，少莊主大概還沒吃過，這頓晚餐很別緻吧！」

徐少華說了聲：「多謝。」伸手接過，剝着吃了一口，只覺烤黃精又軟又甜，還有一股清香氣味，甚是可口，一面說道：「賈總管，你的尊師是先曾祖的朋友，算起來，你該是我的前輩，以後叫我名字就好，千萬不可再稱我少莊主了。」

「啊，不！不！」賈老二連連搖手道：「這怎麼成？老實說，小老兒來當雲龍山莊的總管，還是師父他老人家授意的，既然當了總管，就得叫你少莊主，這是萬萬更動不得的。」

他轉過臉去，伸長脖子，朝白鬚老人說道：「乙老人家，你老說，晚輩說得對不對？」

白鬚老人含笑道：「小娃兒，這傻小子喜歡叫你少莊主，就讓他叫吧，別和他嚕嗦了，老夫時常嫌他師父喝醉了酒說話嚕嗦，想不到他調教出來的徒弟，沒喝醉酒，也嚕裏八唆，老夫眞有點受不了。」

「沒關係。」賈老二嘻嘻笑道：「你老人家嫌晚輩嚕唆，以後晚輩三句話併作一句話，兩句話只說半句好了。」

白鬚老人道：「最好半句也不說。」

「是！是！」賈老二道：「晚輩不說，半句也不說就好了。」

這一頓晚餐，徐少華吃得很飽，也特別覺得甘美！賈老二沒有酒喝，吃飽之後，就鑽進右首壁下的小窟窿裏去睡了。

白髯老人依然盤膝而坐，問道：「小娃兒，你四篇口訣都背熟了沒有？」

徐少華恭敬的回答道：「弟子都背熟了。」

白髯老人點頭道：「那好，老夫今晚就給你講『縱鶴擒龍』的心法，你要好好聽着，這是崑崙派三種絕藝之一，以你目前的功力，內勁還不到收發自如之境，但只要內功練純熟了，懂得方法，自可水到渠成。方法就是訣竅，武林中內功精純的人比比皆是，何以只有本門謫傳，才會使『縱鶴擒龍』，那就因為不懂得使用的方法，各門各派，都有他們獨門不傳之秘，就是各有各的獨門方法，現在老夫把每一句口訣給你解釋一遍，你懂了方法，日後自會領悟，使用起來就不難了。」

徐少華唯唯應「是」。

接着白髯老人就以「傳音入密」，給他逐句解釋了「縱鶴擒龍」的口訣，徐少華自然專心一志，凝神諦聽，牢記在心。

白髯老人足足化了一炷香的工夫，才講解完畢，問道：「你都聽懂了？」

徐少華應了聲「是」。

白髯老人道：「你記住就好，現在最重要的還是練功，練功一道，大家都稱之為功夫，就是要化下工夫，才能練得好，你練十年，有十年的進境，練二十年、三十年，就有二十年、三十年的進境，任何人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你却是唯一例外，那是不醉翁要傻小子向一南一北兩個老怪處求取了『離火丹』，再由老夫替你打通奇經八脈，這是百年難遇的機緣，旁人至少苦練四十年，才能有你今日的成就。不過這四十年功力，並不是你循序漸進，苦練而來，也等於說，這東西本來非你所有，你縱然得到了，也是突然增加的，一時之間，自是無法純熟運用，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運功之際，稍一不慎，就會控制不住，修道人就稱之為走火入魔，這就是老夫要為你留下三天的原因，有老夫在旁，你自可不虞走火入魔。所以這三天你要加緊練習，大概有三天時間，你就可以完全練熟了，本門武學，全以內功為基礎，其他三種武功，你只要背熟口訣，懂得用法，日後再練不遲，目前不可分心，好了，你現在可以去練功了。」

徐少華聽了師父這番話，才知道師父說的為自己留下三天，並不是傳授自己武功，而是怕自己運氣不當，走火入魔。原來練習內功，還有如此危險，當下口中應了聲「是」，就在石床上坐下，繼續練功，不敢稍懈。

第二天整整練了一天功，晚餐之後，白髯老人又給他講解「雲龍身法」的口訣。武林中只有崑崙派的「雲龍身法」，能夠在空中轉折飛翔，這是獨步武林的輕功，白髯老人更是解說得不厭其詳，徐少華也一一默記在心。

白髯老人講完之後，又要徐少華去石床上練功。顯然他只是趁着飯後休息的時間，講解武學，只要徐少華記住就好，這三天時間，全以練功為主。

第三天和第二天一樣，白天繼續練功，晚餐之後，白髯老人又給徐少華講解劍法口訣。

徐少華自然十分用心的靜聽，但聽白髯老人講解完畢，始終不見他傳授自己劍招，心中好生奇怪，忍不住問道：「師傅，這招劍法，有沒有招式？」

白髯老人呵呵一笑道：「沒有，本門劍法，由少清劍法入門，到最上乘的太清劍法，你要足足下二十年苦功，才能學得會，老夫傳你的這招劍法，却是『太清劍法』的精華所在，老夫給你講解的乃是劍術中的理論，你理論懂了，就可自己去參悟，老子說過：『大道無名』，高深的劍術，也就沒有招式，隨手發招，隨心所欲，你如果一定要給他一個招術的名稱，那不妨叫它『改絃易轍』好了，你該去練功了，劍法也只是一個『法』字，日後自會領悟。」

徐少華不敢再問，就依言坐到石床上練功。

這是第四天早晨，徐少華運功醒來，剛睜開眼睛，只見賈老二聳着肩膀，笑道：「少莊主，眞虧你的，三天時間，內功進境神速，乙老人家已經放心的走了。」

徐少華道：「師父已經走了？」

賈老二道：「他看你練得差不多了，自然走了，唔，你都學會了是不是？」

徐少華道：「這三天練的都是內功心法，其他三種武學，師父只和我講解用法，沒有練過。」

賈老二說道：「用法懂得了，只要假以時日，慢慢的自己可以練習，那還不夠嗎？」

徐少華道：「那有這麼容易？『縱鶴擒龍』和『雲龍身法』，懂得用法，還可以自己揣摩着練習，但那招劍法，却只有理論，沒有招式，如何能揣摩得到？」

賈老二霎着一雙豆眼，問道：「乙老人家怎麼說的？」

徐少華道：「師父說：高深的劍法，就沒有招式，如果一定要給它招式的名稱，就叫『改絃易轍』好了。」

「改絃易轍！」賈老二點着頭，說道：「不錯，少莊主只要參透口訣，嘻嘻，改絃易轍者，不以常理出招，叫你臨機應變是也。」

徐少華微微搖頭，說道：「我還是不懂。」

賈老二說道：「因為少莊主將來最大的勁敵，就是一個劍法極其高明的人物，你如用普通劍招，決不是他的對手，乙老人家教你沒有劍招的劍法，改絃易轍，就是以無招勝有招，有招就有破法，你沒有招式，他無從破起，勝算就握在你的手裏了。」

說到這裏，又道：「好了，現在咱們該吃早點了，吃飽之後，就該下山去了，小老兒頭一天還有酒喝，這兩天沒酒可喝，饞都死饞了，早些下山去，也好喝個痛快。」

早點，當然又是黃精、茯苓、松子。

這三天來，徐少華因白髯老人逼得很緊，沒時間和賈老二說話，心裏也饞着許多話，這就問道：「賈總管，你有許多事



情都沒有和我說過，現在你總可以說了吧？」

賈老二問道：「你要問什麼？」

徐少華說道：「譬如尊師究竟是那一位？我記名師傅乙老人家又是什麼人？上次在絕塵山莊你要我送一把劍給乙老人家，又是怎麼一回事？你現在總可以告訴我了吧？」

「唉，我的天！」賈老二聳聳肩道：「這些事，說起來，話可長得很，小老兒酒虫都快爬上喉嚨來了，你能不能先下山去，找一家酒店，坐下來，先讓小老兒喝幾口，壓壓酒虫，你要聽什麼，小老兒就說什麼，好不好？在這裏乾耗着，小老兒那裏打得起精神來說話？」

徐少華笑道：「好吧，那麼咱們這就下山去，我請你喝酒好了。」

賈老二嘻嘻笑道：「我的少莊主，你這句話，就像救了小老兒一命，最中聽了，快走！」

兩人走出石窟，徐少華才發現這座石窟竟在巉岩峭壁之上，險峻無比！

賈老二為了要去喝酒，當眞連性命都不要，也不找找有沒有山徑，就連跑帶跳的朝懸岩陡崖奔了下去。

徐少華跟在他身後，看得簡直心驚肉跳，他小心翼翼的走了幾步，才發現這三天時間，自己直似脫胎換骨，內功精進到連自己都不敢相信，輕輕一掠，毫不費力就掠出去三丈多遠，古人說的身輕如燕，現在就可以體會得到，心裏自然又驚又喜，興奮已極！

眼看賈老二越跑越快，在斷岩削壁間，起落如飛，自己也就提吸眞氣，一路跟着奔去。直到此時，他才知道賈老二一身所學，果然極為高明，自己縱然提氣縱掠，快如奔馬，和他却始終保持了起步時相距的一段距離，再也無法拉近！

兩人一前一後，這樣在羣山之間像比賽脚程一般，足足奔行了將近半個時辰，才從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嶺，看到了一條大路。路邊林下，已有隨風招展的酒帘。

賈老二脚下一停，回頭笑道：「不錯，少莊主這三天總算有點成績了。」

徐少華道：「但我比你還差了一大截呢！」

「嘻嘻！」賈老二道：「遠的不說，就是三天前吧，少莊主比小老兒還差十七八截，如今只差了一截，已經不容易了，乙老人家傳你的可是玄門『太清內功』，假以時日，小老兒就會差你一截了。」

說着，搶先走入酒店，一屁股朝板櫈上坐下，就大聲叫道：「喂，店家，快來五斤酒，什麼酒都好，要快！」

這時不過辰時光景，小酒店裏一個客人也沒有，店家正在廚下煮着鹵味，沒想到這麼早就有酒客上門，聽到賈老二的吆喝，連忙答應一聲，迎了出來，說道：「客官，酒是現成的，只是下酒菜……」

「不用下酒菜。」賈老二揮着手道：「快打酒來，越快越好。」

店家賣了多年的酒，却從未見過這般性急的酒鬼，連聲應着，慌忙打了一壺酒，取過兩個杯子，三脚兩步的送了出來。

賈老二趕緊一手接過酒壺，說道：「咱們少莊主不喝酒。」一句話剛剛出口，咀巴已經湊着壺咀咕咕的喝了起來。

徐少華坐在他橫頭，一句話也沒說，看着他牛飲。

不過轉眼工夫，賈老二已把一壺酒灌下肚去，咀巴堪堪離壺咀，就大聲叫道：「店家，添酒！你別一壺一壺的打，這有多麻煩？不如打上三壺，放在桌上，小老兒喝得痛快，你也省事。」

店家眞還第一次遇上喝酒比說話還快的人，連連應是，果然一下就打了三壺酒送來。

賈老二更不打話，取起酒壺，又是一陣咕咕狂喝，把第二壺也喝下去了，才舉起衣袖，抹了下咀角，朝徐少華笑笑說道：「總算把酒虫壓下去了，不過牠們很快就會回上來，少莊主且請稍待，讓小老兒喝完這一壺，以後就可以慢慢的喝了。」

說完，取起第三壺，又很快喝完，叫道：「店家，再打兩壺酒，順便給小老兒拿一個飯碗來。」

店家眞不敢相信，這小老頭一回工夫，就喝下了六斤黃酒，他趕緊又打了兩壺，和一個飯碗一起送上。

賈老二一手取起第四壺，在飯碗中倒了一碗，才瞇着眼睛問道：「少莊主，你要問小老兒什麼？」

徐少華說道：「我是問你尊師究竟是什麼人？我記名師傅是誰？上次在絕塵山莊，你要我送劍給師傅，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哦！」賈老二六斤黃酒下肚之後，現在果然斯文了些，口中「哦」了一聲，取起飯碗，喝了一大口，才道：「沒錯，小老兒早該告訴你的，只是以前一直沒有機會……」

他又舉起酒碗喝了一口，說道：「其實師父他老人家，少莊主你也見過。」

徐少華道：「哦？我什麼時候見過尊師？」

「嘻嘻！」賈老二舉壺倒酒，一面說道：「少莊主怎麼忘記了？小老兒問你，是什麼人傳你『雲龍十九式』的？」

「哦！」徐少華說道：「那位老人家就是你的師傅，他就是黃山不醉翁老前輩了？」

「一點沒錯！」賈老二道：「他老人家號稱不醉翁，你想想看，小老兒是他老人家的衣鉢傳人，怎麼能醉？所以小老兒的外號叫做賈酒鬼的。」

徐少華道：「那麼師傅呢？」

賈老二說道：「乙老人家單名一個九字，原是崑崙派的名宿，早在六十年前就名動江湖，崑崙派的武功，據說失傳已有三百年之久，乙老人家在崑崙絕頂的天池中發現一方石碑，上面鐫的就是『太清心法』……」

徐少華問道：「太清心法就是崑崙派失傳的武學嗎？」

賈老二喝了口酒，笑道：「少莊主不是已經背熟了嗎？」

徐少華一怔道：「石碑上鐫的就是師傅傳我的口訣嗎？」

「你說對了。」賈老二道：「乙老人家足足化了四十年工夫，才算領悟其中奧秘，但不幸得很，他結識了一個忘年之交，此人是個極工心機的人，早就知道乙老

人家得到崑崙失傳已久的武學，才故意和乙老人家結交的，乙老人家看他談吐雋雅，風度翩翩，人品武學俱佳，就以小友相稱，不料此人却在乙老人家酒中下了散功丹，然後脅迫乙老人家交出石碑來……」

徐少華問道：「這人是誰呢？」

「你聽小老兒說下去就會知道。」賈老二續道：「乙老人家此時已經看出他的猙獰面目，豈肯把崑崙絕學傳給匪人？那人一怒之下，竟用細鐵鑄製的鐵鍊、鐵環、穿了乙老人家的琵琶骨，把他囚禁在一處石窟之中，已有二十年之久……」

徐少華失聲道：「這人莫非會是史伯父？」

賈老二接着說道：「乙老人家忍受二十年幽囚，雖然練成崑崙無上神功，但也掙不斷細鐵鑄的鐵鍊、鐵環，小老兒奉小師之命，先找到少莊主，再一同替乙老人家送劍去，只要削斷鐵環，乙老人家就可以恢復自由了，沒想到史姑娘誤打誤撞，把你領到絕塵山莊去，這一來，就省了小老兒許多手脚，但是也給小老兒找來了麻煩。」

徐少華道：「你有什麼麻煩？」

「哈，麻煩可大呢！」賈老二說話之時，又已喝完一壺，一面倒酒，一面說道：「小老兒如果不會兩下，一條不大不小的老命，早就送給閻老二了。」

徐少華奇道：「哦？是史伯父對你下的手？」

「那倒不是。」賈老二道：「他只是對小老兒起了懷疑，要王老八、任老十掂掂小老兒的斤兩，小老兒免得麻煩，就頓脚，一下就朝懸崖跳了下去……」他把和徐少華分手那天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徐少華吃驚的道：「你眞的跳下百丈懸崖，會沒有事？」

「嘻嘻，小老兒那會跳下去？」賈老二笑了笑道：「其實小老兒早就算好了，等跳下去二十來丈，就取出乙老人家還我的秋水寒，輕輕在石壁上一插，就掛在壁上，等王老八、任老十一走，小老兒就悄悄的爬了起來。」

這話他說得輕鬆，其實一個人跳下百丈懸崖，若非身具絕世功力，那裏還有你用短劍插入石壁的時間。

他剛說到這裏，從店門口走進兩個漢子來，一個身材瘦小年約十六七歲，一人中等身材，年約二十七八，這兩人躲躲閃閃，似是怕被人瞧到似的，一前一後，走入裏首靠壁一張半桌，對面坐下。

店家趕忙送上兩盅茶去。中等身材的道：「給咱們來兩碗大鹵麵。」

店家退下之後，兩人就交頭接耳的交談起來。

徐少華沒去注意他們，朝賈老二問道：「那你沒去長安居了？」

「自然沒去。」賈老二嘻嘻一笑，說道：「人死了怎麼還能去當掌櫃？」

徐少華道：「但……」

賈老二朝他使了一個眼色，壓低着聲音說道：「那掌櫃還是王老八、任老十，小老兒去了，他們還是要設計陷害小老兒的。」

徐少華笑道：「你不是要當雲龍山莊的總管嗎？總不能不見他們的面呀！」

賈老二聳聳肩道：「那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了。」

說話之時，他已把第五壺酒也喝完了，接着叫道：「店家，再給我來一壺。」

店家又送來了一壺。賈老二從懷中取出紫玉扁瓶，拔開瓶塞，取出酒壺緩緩倒入瓶中，然後小心翼翼的塞上瓶塞，揣入懷裏，又把壺中剩下的酒，一連幾口，喝得涓滴不剩，摸着肚子，笑道：「小老兒肚裏的酒虫，喝夠了就會睡着，牠們睡着的時候，也是小老兒最安靜的時候了，所以……嘻嘻，小老兒也想小睡片刻，少莊主沒事做，不如叫店家沏一壺茶來，獨個兒品茗看山，也是人生一樂，咱們就在這裏吃了午餐再走，你看如何？」

他在說話之時，一雙眼睛都已瞇了起來，話聲一落，雙手朝桌上一撲，歪下頭去，就打起呼嚕來。

徐少華看他眞的醉了，就要店家把空壺收拾了，再給自己沏一壺茶來。

店家問道：「客官要喝些什麼茶？」

徐少華道：「隨便。」

店家沏了一壺香片送上。這間酒店，正好朝南，溫煦的陽光照射進來，等於南簷納日，徐少華倒了一盅茶，慢慢喝着。

不多一回，裏面兩人吃完麵，會帳走了。

賈老二也及時醒來，揉揉眼睛，站起身道：「少莊主，咱們也該走了。」

徐少華道：「你不是說我們吃過午飯再走的嗎？」

賈老二道：「小老兒只是說說罷了，這裏除了鹵菜麵食，那裏做得出好菜來？少莊主三天工夫，學到崑崙派心法，總該好好慶賀慶賀，對不？走，咱們到城裏找一家館子，好好地吃上一頓，下午還得趕路呢？」

徐少華皺皺眉問道：「你到底有什麼事？」

賈老二從懷裏摸出一錠碎銀子，放到桌上，當先走出店門，嘻的笑道：「今晚有一場熱鬧，不可不瞧！」

徐少華道：「我知道你有事，是不是和方才吃麵的兩人有關？」

「少莊主總算也有點江湖經驗了。」賈老二嘻嘻一笑道：「事情雖然不簡單，但也差不多了。」

徐少華道：「這兩人是誰？到底是什麼事？」

賈老二聳聳肩道：「這檔子事，說起來很長，小老兒只是從他們談話中聽到了一鱗半爪，可說不上來，詳細情形，咱們早些去，定個包廂，聽他們唱完全本，不是都明白了嗎？」

徐少華道：「你又多管閒事了。」

「不！不！」賈老二一臉正經的道：「這事也和少莊主的三個朋友有關。」

徐少華道：「和我三個朋友有關？那三個朋友？」

賈老二豎起三根手指頭，說道：「一個是新交的朋友，一個是老朋友，還有一個是你不認識的朋友。」

徐少華笑道：「不認識的朋友，那就不是朋友了。」

「不、不！」賈老二連連搖頭道：「是朋友，那是小老兒給你交的朋友。」



徐少華道：「那是你的朋友了。」

「不對、不對！」賈老二道：「他不是小老兒的朋友，是你少莊主的朋友。」

徐少華道：「你別打啞謎了，這三人是誰呢？」

賈老二搖搖頭道：「天機不可洩漏，少莊主到時自會明白。」

×　×　×

徐少華和賈老二早已隱身在卸甲廟右首一棵大樹之上，今晚這場變故，自然全看到了。

徐少華記得賈老二說過：這件事和自己三個朋友有關。一個是新交的朋友，當然是指紀南了，另外一個不認識的朋友，那是指丐帮帮主韋凌雲無疑，他（賈老二）在桃花娘娘廟偷偷的去放走韋凌雲，就曾說是奉自己之命去救韋帮主的。只是還有一個老朋友，不知指的是誰？（後文自有交代）。

後來徐少華和假冒千毒谷主的黑袍老人對掌之時，雙方勢均力敵，徐少華還被震退了一步，那個隱身在黑袍老人身後發指偷襲的，自然是賈老二了，不然，黑袍老人還不至於被驚退。寫到這裏，作者都已交代清楚，現在該言歸正傳了。

×　×　×

徐少華舉步朝卸甲廟走去，紀南、史琬、藍如風三人自然立即跟了上去，胡老四、余老六也慌忙跟着走來。

就在他們還沒走近山門，站在門前的四個丐帮弟子，迅快的一字排開，攔在前面，其中一人喝道：「朋友，招子放亮一點，你們難道沒看到前面交叉豎立的打狗棒嗎？」

卸甲廟山門前面，確實有兩根竹棒交叉豎立着。徐少華道：「在下看到了。」

那丐帮弟子道：「既然看到了，就該迴避，這是江湖規矩，咱們丐帮集會之地，不准江湖朋友亂闖。」

徐少華道：「徐某就是找貴帮長老有事……」

另一個丐帮弟子道：「你是存心找碴來的了。」

紀南叱道：「我大哥有事要找你們長老，你們還不滾開？」

史琬跟着叱道：「你們四個不長眼睛的東西，對誰這樣吆五喝六？」

徐少華不想多事，正待開口，突聽賈老二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少莊主只管進去，不用理會他們。」

徐少華依言朝他們中間走去，四名丐帮弟子果然沒有阻攔，連身子都沒動一下，這自然是躲在暗處的賈老二出手把他們制住的了。

紀南、史琬、藍如風三人自然看得出四名丐帮弟子忽然站立不動，只當是大哥出手把他們制住了，也就一齊跟着登上石階，跨了山門。

門內也有四個丐帮弟子，分兩邊站立，徐少華跨進山門，他們恍如不見，挺立如故，自然也已被制住了穴道。

進入山門，是一個小天井，這小天井中，至少也有十一二個丐帮弟子，他們因爲沒有任務，只是隨便聚集在一起，但大殿上正在開秘密會議，他們當然不敢出聲，只是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而已！

徐少華一行六人從山門外走入，他們竊竊私語隨着停止了，但却沒有一個人過來阻攔。丐帮已有記號豎立在廟外，不准任何人闖入，遇到有外人闖入，丐帮弟子不論你此時是否值班，都應該及時阻攔，他們並沒阻攔，那是一齊被制住穴道了。

徐少華一路領先，穿過天井，登上三級石階，舉步跨上大殿。大殿上，丐帮的人席地而坐，圍成一圈，上首中間是右護法長老獨眼龍甘逢春，他左首是執法長老鐵猴子柏長青、傳功長老打虎將張友泉、接着是左右各坐三位長位，然後左首是帮主韋凌雲，右首是證人尙存義和檢舉人小六子。

帮主不坐在首座上，而和證人尙存義、檢舉人小六子對坐在下首，可見被檢舉的事實已經被肯定了，現在幾位長老正在辯論着如何廢去韋凌雲帮主之職，如何定罪了。

就在此時，面對天井坐在上首的獨眼龍甘逢春目光一抬，忽然發現徐少華等人已經跨進大殿，不覺沉喝道：「爾等是什麼人。胆敢擅闖丐帮議事堂……」隨着話聲，人已倏地站起。

經他這一喝，丐帮八大長老和韋凌雲、小六子等人也紛紛站了起來。

徐少華拱拱手道：「諸位長老請了，在下是作證來的。」

獨眼龍獨目稜光暴射，厲聲道：「你們如何進來的？」

他沒聽到丐帮弟子的阻攔，更沒有一點打鬥，心中感到十分驚詫，二十名帮中弟子，不可能任人直闖進來。

史琬冷笑一聲道：「我們自然是走進來的了。」

坐在右首的一名長老目光朝外一瞥，手中打狗棒突然一緊，沉聲道：「在外面的本帮弟子，全被他們制住了，大家不必和他們多說，先拿下了再說。」

喝聲出口，人已疾快的朝徐少華左首搶上。其他七名長老經他一喝，也紛紛圍了上來。

韋凌雲雖然不認識徐少華，但看他年紀不大，却氣宇軒昂，宛如玉樹臨風，連忙抱拳說道：「諸位長老，請勿出手，最好先問清楚，免傷和氣。」

他究竟是丐帮帮主，此言一出，八名長老本待舉起的打狗棒，不覺停了下來。

獨眼龍甘逢春看在眼裏，心頭極爲不快，沉哼一聲，說道：「韋兄弟，你目前暫停職務，不可再以帮主身份發號施令了，外人擅闖本帮議事堂，例須鞭撻三百，再行逐出，左長老要把他們拿下，並沒有錯。」

韋凌雲拱手道：「右護法說得是。」

紀南哼道：「好大的口氣，你們有能耐拿得下我們嗎？」

史琬冷笑道：「臭要飯的，你們來試試看？」

徐少華忙道：「二位賢弟不可如此，我們只是作證來的，不可傷了和氣……」

獨眼龍被史琬一句「臭要飯的」叫得目射兇光，厲喝道：「擅闖本帮議事堂，不服制裁，可以格殺勿論，大家只管出手。」喝聲出口，右掌抬處，呼的一聲，直向徐少華劈來。

（未完・十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乘蓮怕萬象取眞經得手逃回西域，趁其傷勢未癒，便和華山派掌門賴英揚帶同他們的弟子齊下山，直奔長安城，在路上雖然遇到萬象的師侄魯巴圖師徒，希望找到萬象，但他狡獪異常，乘機避開，直上終南山玉泉洞去了。到終南山的江湖人共有幾個組合：天水幫、青劍門、丐幫來了兩個堂主和弟子、余修竹、凌天鳳、杜鐵心、另一個就是西域番僧萬象等，還有江湖羣豪，只有萬高樓、伍鐘帶同凌英英、丁潔雲是來救凌浩田。首先是萬象取到「眞經」而發生山谷震裂，衆人被困在谷底，原來這谷底就是當年凌浩田和高萬樓被困的地方……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魔域赤子



## 羣豪困絕地　兇性盡表露

凌浩田突然叫道：「你看！」

酒長劍隨他手指望去，只見一堆沙礫的空隙，不斷冒起白烟，還傳來一陣異聲，似是沸騰聲，但一瞬間，白烟越來越急，許多砂石都被噴開，下面就像有一股力量，要將上面的沙石撞開！

「那是泥潭！」凌浩田臉色大變！

剎那間，沙礫中間一股兩人合抱粗細的白烟冲天噴起，絕谷忽然轉暖，而沙礫下面便有點點的火光在滾動！

酒長劍武功再高，胆子再大，也被這異象嚇呆了！半晌才大叫一聲，繞路向山腹奔去！直至他跑後，凌浩田也才矍然而醒，跟着他奔去！

酒長劍鑽進山腹，恰好凌英英自「衣繩」滑下來，剛好落地，酒長劍趁她未曾站穩，一掠而前，食指在她腰上的「帶脈穴」一戳，凌英英登時不能動彈！

凌浩田也在此時鑽入山腹，但凌英英已落在其掌中。「小子，你莫走過來！」

凌浩田怒道：「快放她下來，你……眞是無恥！」

酒長劍桀桀怪笑道：「她是我老婆，你憑什麼跟老夫爭！」

凌英英尖聲叫道：「我死也不會嫁給你！我……情願嫁給凌大哥！」

「但他却看上那姓丁的！」

「你別管，我跟他已拜過天地！」

「跟你拜天地的是林祖聰，不是凌浩田！」

此刻丁潔雲亦已躍下，她退後幾步，道：「酒長劍，人家不願意，你死皮賴臉，是什麼意思？」

「住口！」酒長劍厲聲道：「你敢再說一句話，老夫便把你先斃了！」

凌浩田急道：「酒長劍，英英不肯嫁給你，你又何必相迫？」

「你放心，酒某會先將她交給凌天鳳！」酒長劍言畢即又封住凌英英的啞穴，道：「丁丫頭，你走過去，你倆守住裂縫！現在外面情況如何？」

凌浩田向外看了一下，詫聲道：「奇怪！外面下起雨來！」

「胡說！你以為酒某是三歲小孩？」

丁潔雲也叫道：「是眞的，而且雨點很大，你不信便過來看看！」

「你們退到一邊去！」酒長劍抱着凌英英走過去，凌浩田幾番想搶之，終因投鼠忌器，不敢妄動！

酒長劍走至裂縫後，探頭張望，一陣山風吹過，帶來一陣豆大的雨點，撲面打來，雨水過去，吹來的風灼臉生痛！「好熱！」他叫了一聲，急忙後退，「奇怪，這種天氣又怎會下起雨來！」

谷中泥潭的下面原來是個火山口，剛才天崩地裂，觸發火山復醒，部分熔漿噴了出來，白烟化成水汽上升，與雲層中的水份碰撞合併，而形成雨水，這種自然現象，在當時來說，自然無人能理解。

不久，由上面下來的人越來越多，大家都擠在山腹裏，站在裏面的，俱覺得有點氣悶。

酒長劍將凌英英交給凌天鳳。「凌兄須得好好勸勸她，咱們之間的協約，應該繼續！」

凌天鳳低聲道：「但陸百謙與易長鋒看來已不在人間！」

酒長劍亦壓低聲音道：「凌兄莫忘記最大的一件生意！」

「酒兄是指眞經！」

「然也！」

凌天鳳道：「如此你我依舊合作，只要你搶到眞經，抄一份副本與凌某，凌某即將女兒給你！」

凌英英仍有知覺，聽了這幾句話，眼眶湧出兩行清淚，只覺一顆心似已四分五裂。



酒長劍輕笑道：「凌兄這樣說便分明是欲佔酒某的便宜了，一本眞經的副本，只及一個女人！」

凌天鳳乾咳一聲。「難道酒兄尚有其他條件？」

「不管你我誰奪到眞經，都得共同享用眞經，而為了表示大家是一家人……更應結成親家，嘻嘻，難道岳父跟女婿還會互使心機乎？」

凌天鳳心中也覺得一陣發悶，忖道：「且答應你再說！」當下道：「老夫有你這佳婿，亦無憾矣！」

酒長劍大笑，不料遠處却傳來萬高樓的聲音：「老酒，你堵住出口，又不出去，到底意欲何為？」

酒長劍再探頭一望，奇怪，谷中已無雨，而砂礫中的白烟亦逐漸淡薄了，當下道：「凌浩田，你出去看看！」

凌浩田因凌英英在凌天鳳手中，不敢不依，在他身旁鑽了出去，丁潔雲緊跟其後，此刻谷中又有一番景象，只見四處一片白皚皚，地上及山壁都結了冰。

泥潭噴出來的熱氣已褪，氣溫極低，丁潔雲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說道：「好冷！」

頭頂上的風雪依然不停地打着旋，凌浩田道：「咱們還是回山腹吧！」

不料，裂縫處竟然不斷湧出人來，原來上面又不斷有石頭滾下來，由於人多，裂縫每次只能通過一個人，爭先恐後之下，傷了好些人，有的走得稍慢的，甚至被背後的人一掌打死！

足足花了頓飯工夫，山腹裏的人才全部出來，而最後一個却是乘蓮大師，只見他僧袍襤褸，身上破損之處累累，精神亦甚萎頓，料剛才接石頭消耗他不少精力，他到谷中，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山腹已十分危險，『衣繩』亦已斷了，現在已無退路！」

高白雲道：「那邊山壁缺了一角，咱們由那邊爬上去吧！」

酒長劍冷笑一聲：「那就請高大俠帶路！」

凌浩田道：「風大爬不上去，剛才酒……長劍試過，不能成功！」

酒長劍接道：「何況如今山壁已多了一層冰！」

魯巴圖道：「山壁上的冰不厚，也許還可以想到辦法，比喻以火薰之，待冰融化之後，便容易爬動了！」

杜鐵心道：「大家快找木材！」

祖長壽道：「剛才下雨，樹木都濕了，還燒得着麼？」這句話把羣豪心中僅有的一絲希望也撲滅了。

凌天鳳道：「諸位且聽凌某一言！」他將女兒交給凌英傑，然後續道：「相信不用凌某說破，大家都是為了那本『神鼎眞經』才落得如此田地的，因此凌某建議，請萬象把眞經交出來，讓大家過一過目，即使死在此處，也可瞑目。」

羣豪一致贊成，數十雙眼睛都望着萬象，萬象哈哈一笑，道：「貧僧十分了解諸位施主的心情！」他自懷中掏出那個黑黝黝的盒子來，拖着鐵鍊，將盒子交給乘蓮：「請師兄處置！」

乘蓮一手接來，道：「老衲建議大家推幾位代表出來，輪流觀閱，分批進行，務必使每個人都能看過。」

谷中响起一陣歡呼聲，乘蓮目光一瞥，見萬象嘴角含笑，心頭一動，問道：「萬象，你因何覺得好笑？」

「師兄且將盒子打開再說！」萬象言畢盤膝於地。

乘蓮心知有異，連忙運勁於臂，用力攀動，那盒子渾然天成竟無縫隙，儘管乘蓮力透千斤，仍未能動之分毫！他喘了一口氣，問道：「請問那一位施主有神兵利器，請借來一用！」

呼延漢自懷中摸出一柄匕首來，道：「老朽此乃是無意中在一山腹中覓得，不知其名，但鋒利無比，吹毛立斷，請大師試一試！」

乘蓮謝了一聲，接過匕首再次運勁，在盒上用力一劃，盒面立即出現一道淺痕，他連劃四次，再用力一攀，盒子便被分開兩片，裏面飛出一張羊皮片子來，乘蓮一手撈着，只看了一下，便將之交給萬象，萬象看後大叫一聲，又將羊皮片子拋給呼延漢。

羣豪立即圍過去，只見上面被人用藍靛刺着幾行字：字諭武林衆生，世間是否有「神鼎眞經」老夫不知，不過却知道可以此來進行一項，窮老夫一生沒法完成的心願：報仇！老夫自小即對機關消息素有研究，此只爲愛好而已，不料却引來汝等對老夫之覬覦，不斷相迫，爲汝等製造老夫不願製的機關，老夫不肯，甚至殺了老夫一家，幸而老夫仗着家裏暗設的地道，得以逃生。

自此之後，老夫即躲在終南山玉泉洞裏思量報仇，最後老夫決定以「神鼎眞經」爲餌，製下機關，此盒之鐵絲乃繫着機關樞紐，拉動之下，引發埋在下面的炸藥，料諸位被困在絕境之中，大可以好好回憶一下，以前的所作所爲，順告。老夫只是因勢利導，製作機關，山腹中沒有出路，諸位只能慢慢等死，唯一使老夫担心的是所困之人太少，老夫製成機關之後，已衰弱不堪，自知不久於人世，於是給了幾幅「藏經」地圖，用妙巧的手法，流傳出去，務必令得到者毫不懷疑，諸位能見到此字，自然已墜入老夫轂中！上天入地通天神留字，甲辰年秋。

杜鐵心看後即叫道：「這通天神已經死了數十年！」

李春河頹然道：「眞是豈有此理，當年跟他有仇的人，早已變成白骨，他却將這口寃氣發洩在咱們身上！」

凌天鳳也大聲咒罵起來：「此人心毒，全家死絕也絲毫不寃！」

乘蓮嘆了一口氣，道：「武林之中，爲名爲利，爲權爲慾，無所不用其極，而且人人心中只有自己，而無別人，害得他家破人亡，也怪不得這位施主。」

魯巴圖道：「寃有頭，債有主，他報仇的方法也不對！」

乘蓮道：「若非時日太久，部分機關失效，只怕剛才大家都已葬身山腹！」

萬高樓哈哈笑道：「你們担心什麼，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像這山腹出現裂縫的情況，他事先便預料不到，所以咱們也未必會死在此處。」

凌浩田則呆呆地忖道：「我凌家上代便爲此經死絕，想不到我亦因此要死在這裏，唉，看來武林眞是個不祥的圈子！」他生無所歡，死亦無懼，心情比別人平靜得多。

天色漸黑，天氣更寒，有人晃亮了火摺子，忽然砂礫中又噴出一股白烟，羣豪紛紛走避，退到叢林附近，那些棗樹早巳盡倒於地，樹上的棗子，亦大都巳爛了，凌浩田有了上次的經驗，悄悄檢了些未爛盡的放在懷中。

不久，天上又下起大雨，火摺子全被淋熄，四周一片漆黑，羣豪在雨中，又寒又餓，怨氣冲天，把通天神的祖宗十八代都罵遍了！

丁潔雲一直傍着凌浩田，悄悄塞了一隻鷄腿給凌浩田，凌浩田叫她自己吃，他却吃「寶棗」，萬高樓則吃窩窩頭，凌浩田把棗核悄悄留了起來。

雨大約下了頓飯工夫便歇了，但天氣更寒，尤其剛才都把外衣脫下做繩子，是以很多人都需要不斷跑動，以免被凍僵。

忽然黑暗中傳來一陣慘呼聲，乘蓮大聲喝問：「什麼事？」

有人答道：「丐帮弟子殺了華山派的人，取他們身上的衣服禦寒。」

賴英揚怒道：「翟通典，枉你們丐帮號稱正義之帮，竟然做出這種事來！」

祖長壽哈哈笑道：「丐帮弟子衣衫單薄，要向貴帮借幾件衣服穿，華山派的大少爺不肯，咱們只好用强！」

康文丹平日喜作書生打扮，但其實脾氣最是剛烈，他突然抽劍向祖長壽撲去，也不說話，揮劍便攻，眨眼間，兩帮人巳打成一片，乘蓮連連呼喝，都未能制止得住，衆人紛紛走避，以免殃及無辜。

萬高樓低聲道：「小凌，咱們到老夫以前那個『窩』躲躲！」

凌浩田道：「您帶丁姑娘上去，晚輩去救英英！」他把懷裏的七八顆棗核塞在萬高樓懷中。

萬高樓道：「你小心，勢色不對便上來，他們未必找得到！」

凌浩田向人多之處走去，黑暗中只見人影幢幢，分不出是什麼人，凌浩田只好放聲叫道：「英英，英英！」

就在此刻！忽聞凌英傑叫了起來：「爹，有人搶英妹……哎唷！」

慘叫聲剛起，凌天鳳巳怒哼一聲：「是誰？」

凌浩田急忙掠去，口中大嚷：「英英，是誰抓了你？」話音剛落，忽有冷氣襲身。

凌浩田雙脚一錯，及時閃開，可是那股冷風仍然纏住他，只覺左上臂一痛，又中了一劍，由於距離近了。他覺得對方身形十分眼熟，不由脫口叫道：「酒長劍，原來是你搶了英英！」

話未說罷，酒長劍雙肩一閃，巳沒入黑暗中，猛聽凌天鳳叫道：「酒長劍，你敢動我女兒一根毫毛，凌某絕不放過你！」緊接着是一陣急如滚珠的劍擊聲，凌浩田急忙奔去，邊跑邊摸出那對匕首。

「酒長劍，放下人來！」凌浩田揮着匕首向酒長劍刺去！



酒長劍縱身後退，凌天鳳急跟，酒長劍忽然回身，把凌英英向他懷中送去，低聲道：「凌兄，你我兩人先合力殺了那小子！」

凌天鳳久就有剷除凌浩田之念，立即答應，兩人回身圍住凌浩田，雙劍齊起，前後夾攻。

凌浩田沒有在黑暗打鬥的經驗，何況在兩大高手合擊之下，只十來招，便巳險象環生，凌英英又驚又憂，但芳心却十分感動。

激鬥間，酒長劍長劍斜削而至，這一劍又疾又毒，凌浩田不敢大意，右手匕首一挑，竟然將長劍挑開，但他用力過度，失却平衡，身子一晃，凌天鳳的長劍巳自另一端刺至。

眼看凌浩田即將濺血當塲，忽然背後有隻手撈住凌天鳳的大腿，用力向後一扳，凌天鳳猝不及防，上身後仰，長劍登時刺空！

與此同時，凌浩田左手匕首下意識地向凌天鳳那方一劃，「嗤」的一聲，將凌天鳳右臂肌肉，割下一大片來！

凌天鳳大叫一聲，長劍向後一揮，又一道慘叫聲响起，變生肘腋，塲中三人同時向後退，凌天鳳更是抱着女兒急馳。

酒長劍飛起一脚，把偷襲凌天鳳的人踢飛，凌浩田及時伸手接住，那人聲音微弱地道：「是小凌麼？我……終於救了你一次……」

凌浩田脫口叫道：「伍前輩！」

在他懷中的人正是伍鐘，他慘笑一聲，續道：「你還記得麼？今番遇到萬象，我臨危退縮……內心一直都非常不安……而你却一絲都沒有怪我……我很想替你做點事……慶幸今日能夠如願……」

凌浩田眼眶盈淚，悲聲道：「其實前輩並沒對不起我，你根本不必這樣做！」

「做人但求能够無愧於心，無愧於天地……不在乎長壽與否……我死得毫無遺憾……小凌，我求你最後一件事，請灌我喝幾口酒，讓我做個名符其實的酒鬼！」

凌浩田含淚提起酒葫蘆，拔去木塞，把壺口對着他的嘴，伍鐘「咕咕」地喝了兩大口，便猛地一震，氣絕而亡！

「伍前輩，伍前輩！」凌浩田只覺手上的壓力沉重之至，除了屍體之外，似乎還附着什麼無形的東西！

× × ×

凌天鳳也非省油燈，他受了傷之後，便知道難以在谷中爭雄，此刻最要緊的便是活命！是以他不斷繞過人羣，仗着黑暗，擺脫了酒長劍，來至一塊大石後面，放下凌英英，再撕下衣襟包紮傷口！

他歇了一陣，稍稍恢復點體力，可是一靜下來，寒冷便隨之而生，冷得他牙齒直打碰，可是他又不敢出去，是以顧不得什麼禮敎廉耻，緊緊摟住的女兒，藉以取暖。

時間流逝的速度是永恒的，但在凌天鳳的心目中，今晚的黑夜特別長！

嚴寒、飢餓加上體力的消耗，使得凌天鳳手足冰冷，再摸一摸凌英英的手足，亦漸僵硬！正在無奈中，忽然聽到一個輕輕的叫聲：「爹爹，爹爹……」

凌天鳳認得是凌英傑，便探頭道：「傑兒？爲父在此！」

凌英傑肩上血肉模糊，奔了過來。凌天鳳凝神一聽，只有一個脚步聲，但仍忍不住問道：「有人跟着你麼？」

「沒有！爹，孩兒又餓又冷！」

凌天鳳冷哼一聲：「爲父何嘗不是？」忽然心頭一動，道：「你坐過來，大家取暖！」

凌英傑坐在他背後，背貼背仍止不住寒顫，凌天鳳忽然一指戳在他暈穴上，放下凌英英，轉頭脫凌英傑的衣衫，口中喃喃地道：「傑兒，爲父養了你二十多年，今日便是你報答爲父之期！爲父只要你的上衣，不要你的褲子……」

黑暗中，一陣悉悉索索，凌天鳳巳脫下兒子的衣服，披在自己的身上，他本待不理凌英英，又覺凌英英是一隻棋子，可以利用她來左右酒長劍，是以最後還是抱起她，又脫下凌英傑的外褲，蓋在她的身上！

凌天鳳的這一切，都「看」在凌英英心中，她覺得手足雖然就快僵硬，但仍不如心頭之冷！忽然覺得抱着她的這個男人，不是他父親，而是一個凉血的魔頭！

風雪呼嘯，如萬馬奔騰，風中仍帶來陣陣的殺戮聲和血腥味，但凌英英巳經麻木了！

× × ×

連番的生死挣扎，使得凌浩田心疲力倦，他抱着伍鐘的屍體，走到山壁上，一躍竟然沒法達到目的，只好將伍鐘的屍體放在山壁，獨自跳上去！

雙脚尚未站穩，「呼」的一聲，一股冷風襲體，凌浩田及時揮動匕首一擋，「叮」的一聲响，匕首被不知的事物撞及，震得他虎口發痲，忙道：「萬前輩，我是小凌！」

萬高樓道：「老夫還以爲是那些不知死活的東西，欲『鵲巢鳩佔』！」

丁潔雲問道：「凌大哥，你找到凌姐姐沒有！」

「不知凌天鳳將她抱去何處！」凌浩田長長一嘆，將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

丁潔雲黯然道：「伍前輩爲人熱心，可惜……」

萬高樓道：「放心，她在凌天鳳手中，諒必無事，待天亮之後再說吧！只是如今寒冷之極，又不能生火，恐怕丁姑娘挨不到天亮！」

凌浩田立即解下外衣，披在丁潔雲身上，丁潔雲忙道：「不行，我不要！這會冷壞了你！」

凌浩田道：「不要緊，我一運功便沒事！」

萬高樓嘆了一口氣，道：「小凌，你也將老夫的外衣解下吧！」

「你那還有外衣！」

萬高樓哈哈一笑。「難道只許你赤着上身，便不許老夫效法？難道你認爲老夫的修爲不如你？」

這剎那，凌浩田忽然覺得他變了，一年之前，萬高樓在此洞，幾乎强暴了凌英英，一年後的今日，他却肯爲別人犧牲！一時之間，他感慨萬千，呆呆地在想着心事。

萬高樓輕叱一聲：「怎還不動手？」

凌浩田脫下他的外袍，拋給丁潔雲，丁潔雲感動地道：「萬叔叔，你眞好！」

萬高樓哈哈大笑道：「老夫活了六十年，還是第一次聽見別人讚老夫好，哈哈……」笑聲未了，他又「呼」的一聲，噴出一顆棗核，隨即又聽到「噗」的一聲，有人跌了下去！

萬高樓道：「小凌，這鬼天氣眞的非同小可，快運功，老夫助你！」他低頭對着凌浩田的「靈台穴」噴了一口眞氣，凌浩田只覺一股暖氣，直滲入四肢百骸！

凌浩田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丁潔雲亦輕輕打着鼻鼾，但萬高樓生恐半夜有人偸襲，却不敢練功！

也不知過了多久，丁潔雲忽在夢中叫道：「凌大哥，快救凌姐姐！」

萬高樓暗嘆一聲道：「這妮子，眞是白玉無瑕，這一點恐怕凌丫頭也及不上她了！」

凌浩田也被驚「醒」，轉身問道：「什麼事？」手掌無意中觸及萬高樓的身體，吃了一驚，脫口道：「萬前輩，你身體好冷！你沒練功？」他長身而起，雙掌一陣急搓，再按在他身上敲打，促進血液流通。

萬高樓心頭暖乎乎的，暗道：「假如他眞的是老夫的徒弟就好……唉，我平生殺人如麻，幹了多少邪惡的事，怎配做他的師父，沒的辱沒了他！」

凌浩田似有所覺，輕聲道：「前輩快運功！有事由晚輩對付！」

萬高樓提氣運行了五個大周天，天色已微亮，北風已不如昨日之凌厲，但天氣依然嚴寒！

凌浩田走到洞口向下探望，只見谷中一片白皚皚，地上倒着許多赤身露體的人，看來大多是凍僵的，而活着的人，都穿了許多衣服，由於衣服是來自別人身上的，是以顯得十分臃腫，而這些人頭髮和鬢子，也都沾了不少冰屑，似雪人一般！

×　×　×

凌天鳳一夜不敢睡，生恐一進入夢鄉便再難醒來，天亮之後，他摸一摸女兒的心頭，尙能跳動，再探一探兒子的鼻息，已無呼吸，他飛起一腳將他踢掉，把凌英英放在石上，在周圍活動一下筋骨！

谷中的景象看在他眼中，不由大吃一驚，看來短期之內，再難以逃出生天，不由一陣煩躁，十分後悔沿途只顧趕路，沒多帶乾糧，凌家家大業大，兒女徒弟一大羣，爲了一本眞經，如今除了自己和只剩半條人命的女兒之外，就剩下一個留在商丘的凌英漢！

想到這裏，凌天鳳心頭升起一股怒火，忍不住大力跺一跺足，脚下的雪花都濺了起來！

就在此刻，一個穿錦衣的漢子飛了過來，却是酒長劍。「凌兄能渡過漫長的一夜，眞令人高興！」

凌天鳳冷冷地道：「彼此彼此！如今大衆已無合作的機會，酒兄大可不必再賣口乖！」他一彎腰，抱起凌英英。

酒長劍道：「凌兄可知經過昨晚一夜，數十個人，如今只剩下多少個麼？嘿嘿，酒某剛才數過，原來不足二十個！」

凌天鳳拿眼望着他，道：「酒兄希望再減少兩個？」

酒長劍哈哈一笑。「凌兄言重！嗯，令嫒穴道被封太久，在此種天氣中，對身體十分不利！」

「多謝關心，凌某自有分寸！」

酒長劍哈哈一笑，回身便走。「大概凌兄肚子還未餓！」凌天鳳欲言又止，待他去遠才解開凌英英的穴道。

凌英英穴道雖解，但四肢氣血未通，仍不能够行動，凌天鳳拉着她走動，凌英英忽然用力將他推開。「讓開，我不認識你！」

凌天鳳一怔，罵道：「丫頭你瘋了麼？我是你父親呵！」

凌英英怪笑道：「我那有害死自己兒女的父親！」她蹣跚地向外走去，凌天鳳臉色一變，標前又封了她的痲穴，凌英英怒目以視，充滿怨毒仇恨的目光，令得凌天鳳心頭大悸！

半响他才結結巴巴地道：「你是怪爹脫了傑兒的衣服？難道做兒子的在父親有難時不需援助？何謂孝道？何謂報答？」

凌英英聲音似來自遠處：「他用衣衫報答你，你還要封住他的穴道，讓二哥活活凍死？」

「那是……爲父一時忘記！」

凌英英尖聲叫道：「你不是忘記，而是怕他將你的醜行宣揚出去，使你做不成大俠！本來你所謂『大俠』的眞面目已被人看穿，只是你一向死要面子，也一直以爲別人永遠都會受你蒙蔽……」

凌天鳳因一夜沒合過眼，眼珠早已佈滿紅絲，此刻更是紅得嚇人，只聽他大喝一聲：「住口！死丫頭，你忘記你跟老夫的身份麼？」

「我已經想了一夜，很想忘記它，可惜偏又不能忘記！沒有人了解我此刻的心情……」

話音未落，突聞有人道：「區區就明白！」

凌天鳳一指封了女兒的啞穴，轉頭怒道：「酒長劍，你眞是冤魂不息啊！」

酒長劍從懷中掏出半隻鷄來，道：「凌兄大概肚子餓了吧？反正你女兒跟你已無感情，倒不如跟酒兄交換一下！」

凌天鳳道：「半隻鷄便想要我女兒，笑話！」

「那你要多少？」

「把你身上的全部掏出來！」

酒長劍冷冷地道：「你別發白日夢，這半隻鷄可以維持你一兩天的生命。沒有這半隻鷄你今天便可能要被凍斃！你想清楚！」他轉身欲行，却又讓凌天鳳喚住，

酒長劍哈哈笑道：「凌兄果然識時務！」

凌天鳳道：「半隻鷄再加上一個窩窩頭！」

「好，一言爲定！」酒長劍走前，道：「一手交人，一手交貨！」

「你先將東西放在石上！」

「好，都依你！酒某不怕你反悔！」

酒長劍依言將那半隻鷄及一個窩窩頭放在石上。

凌天鳳將凌英英拋在地上，飛身向石上的食物撲去，酒長劍與他錯身而過，俯身抓起凌英英向遠處掠去！

不料凌浩田突然現身，喝道：「放下



人來！」

酒長劍一掌按在凌英英的腦袋上，道：「小子，你再不後退，酒某便一掌打死她！」

凌浩田猶疑了一下，終於退開，酒長劍縱身奔馳，突然凌空躍起，跳到山壁上的一個小洞坐下！

這山洞很淺，人躺在地上，雙脚撑出洞外，酒長劍解開凌英英的啞穴，道：「美人兒，如今朝不保夕，咱們趁此刻享受一下人生吧！」

凌英英心頭已痲木，無淚可流，澀聲道：「我又冷又餓，那有興趣？你先拿些東西給我吃！」

酒長劍道：「我身上的食物已全給你父親，那裏還有？」

「我才不信，你連命也不要，却會要我！」

酒長劍哈哈又笑道：「若不風流枉爲人也！能夠得到你，就算今日就死，也値得！你以爲他們可以爬出去麼？多活幾日不過多受幾天罪而已！」說着雙手便去解凌英英的衣裳！

×　×　×

尙生存的，除了凌浩田、丁潔雲、萬高樓、凌氏父女和酒長劍之外，還有余修竹叔侄、杜鐵心、呼延漢、萬象、乘蓮、魯巴圖三師徒、高白雲、李春河、賴英揚和翟通典等十九個人！其中翟通典、賴英揚、李春河和余灝都已身受重傷，如果不能及時出谷，死亡只是遲早的事！

天上仍然飄着鵝毛雪，昨夜一場混戰，很多受傷的，都因體力不足抵禦寒冷而凍斃！大雪很快便將地上的屍體掩蓋！

山壁上的冰比昨晚更厚，滑不溜丢的，猿猴也爬不上去，看來羣豪即使不凍僵，也會餓斃！

由昨夜開始，飢餓和寒冷便一直侵襲着羣豪，大多數的人，都沒帶乾糧，即使有帶的，很多人在滾下山腹時，亦已丢失了！

萬籟無聲，忽然高白雲驚呼一聲：「李兄李兄！」

杜鐵心伸手到李春河鼻端探了一下，長嘆一聲，高白雲吸了一口氣，道：「請李兄原諒！」隨即動手脫下李春河的衣服，披在自己身上！

杜鐵心早沒了感覺，比之昨夜爲了搶奪寒衣而殺人，高白雲脫死人的衣服，實在仁慈得很！

賴英揚自地上跳了起來，叫道：「你們都坐着作甚？快想辦法！」

魯巴圖冷哼一聲：「若有辦法，還用得着坐在這裏等死麼？」

呼延漢道：「就算不出去，但也得想個可行的辦法……比喻此刻缺乏食物，以何物延續生命？」

翟通典躺在石頭上，聲音微弱地道：「老叫化有個辦法，只怕你們不肯。」

呼延漢忙道：「此時何時？豈有不肯之理？翟兄快說來聽聽！」

「吃肉！人肉！」

余修竹怒道：「翟通典，你說甚麼？虧你還是丐帮的堂主，居然說出這種豬狗不如的話來！」

翟通典吸了一口氣，道：「這種天氣……死人的肉還很新鮮……古人遇到天災，易子而食之事，時有發生，今日咱們吃死人之肉！有何不可？人死了便甚麼感覺都沒有了……而屍體能夠救人，相信死者不但不反對，而且還會讚成……」

余修竹自地上跳了起來，大聲喝道：「放屁！如果你未受傷，余某今日便殺了你！」

魯巴圖道：「昔日佛祖割肉餵鷹，道理跟翟施主所說的大同小異。」

乘蓮斥道：「虧你曾經出家，竟說出此種話來！」

賴英揚結結巴巴地道：「出家人慈悲爲懷，常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吃屍體還是爲了救人自救……當然出家人吃素，所以就反對了。」

余修竹氣得身子簌簌亂抖，戟指道：「賴英揚，連你也說這種話？」

賴英揚索性拉下臉來，冷冷地道：「余修竹，你憑甚麼大呼小叫？吃與不吃，任由人選擇，你不吃，咱們絕對不會勉強你！」

杜鐵心是其表哥，也帮腔說道：「余大俠，如今此種情勢，你也管不了這許多了！」

翟通典道：「快……請你們替老叫化割一塊……要大腿肚靠上那部位，那裏的肉最嫩！」

余修竹臉色一變，問道：「你吃過了麼？」

「沒有……」翟通典流了很多血，體力衰弱，但仍然作最後的「掙扎」。「當年黃河缺堤，把田裏的莊稼全淹沒了，黃河兩岸的百姓，吃人肉的也不知凡幾……淹死了的人，屍體發漲，最難以下咽，但還有人吃！你若不相信，大可以去問問……老天爺若不許世人吃人肉，又怎會降此天災？」

余修竹只聽得胃口發悶，五內翻騰，後背冷颼颼的，幾乎站不穩！

魯巴圖忽然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翟施主說得有理！老天爺在特殊情況下也不怪世人，人吃人！」

高白雲突然狂笑起來：「人吃人……哈哈，其實武林的種種爭鬥，就是人吃人！余修竹，你未『吃』過人麼？昨夜，你殺了幾個人，其實他們是被你『吃』掉了的！」

余修竹身子暴震，如風中之竹，晃來晃去，他全身的氣力，似乎在刹那間被人抽空了，半响，才尖叫一聲：「我『吃』人？不錯，余某半生『吃』過不少人，但他們大多數都是該被人『吃』的！」

魯巴圖師徒武功走的是硬功的路子，氣力雖大，但平時食量極大，餓了一天，只覺飢腸轆轆，甚難忍受，首先走過去，用脚踢掉積雪，不久便露出一具屍體來，又自靴筒裏，抽出一柄鋒利的匕首來，余修竹大叫一聲，抽劍向他撲去！

×　×　×

酒長劍正在得意之處，凌英英忽然大聲叫道：「凌大哥快救我！我寧死都不受這禽獸之辱！」

酒長劍嘿嘿笑道：「可惜他有憐香惜玉之心，捨不得你死。」

話音剛落，凌浩田冲天飛起，他已搶

了一柄單刀，凌空向酒長劍的雙腿砍去！

酒長劍聞得聲音，急忙縮脚，伸手抓向旁邊的長劍！

凌浩田一刀落空，身子向下墜去，他眼明手快，左手一撈，抓住酒長劍的左足，用力一扯，兩人一齊跌了下去！

酒長劍打鬥經驗之豐富，凌浩田實難望其項脊，只見他一折腰，揮掌向凌浩田的天靈蓋按下！

凌浩田聞得風聲，急忙鬆手，極力扭腰閃避，但肩頭傷被其掌風掃過，落地時，一個踉蹌，幾乎栽倒。

酒長劍大喝一聲，挾掌向凌浩田攻去，凌浩田揮刀反攻酒長劍！此刻他已將酒長劍恨之入骨，氣勢極盛，與酒長劍以快鬥快，瞬眼間已過了五十招，竟然絲毫不遜色！

激鬥中，只見萬高樓自石後竄出，躍上山窟，解開凌英英的痲穴，袖管一捲，帶她躍下山！

丁潔雲急忙奔過來，扶住凌英英。「姐姐，你沒事吧？」

凌英英心頭一酸，伏在她肩上痛哭，萬高樓見酒長劍逐漸取得上風，道：「小凌，你退下，讓老夫來會他。」

酒長劍冷笑一聲，道：「只怕他欲退無從！」

萬高樓口微張，一顆棗核，望酒長劍後腦射去！酒長劍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聞得背後風聲急响，連忙偏身閃開，萬高樓乘機飛前，袖管向他後腰拂去，道：「看袖！」

凌浩田及時後退，酒長劍大怒，回身接戰。「萬高樓，你不顧多年情義，酒某也饒不了你！」

萬高樓道：「只要你不再跟咱們搗蛋，萬某立即退後，保存昔日的情份！」

酒長劍道：「反正逃不出去，酒某便先殺了你！」

忽然有人道：「酒兄，要不要凌某帮你？」

凌浩田一見凌天鳳出現，便立即靠近雙姝，低聲道：「小心他使詐！」

酒長劍道：「酒某已身無長物，只怕你未必肯帮我！」他對凌天鳳的性格倒也知之甚深！

凌天鳳吃了東西之後，盤膝運功調息，稍恢復精力，便走過來，看也不看自己女兒一眼。當下他聞言後，乾笑一聲：「如此凌某也不打擾你了。」

酒長劍與萬高樓功力悉敵，而又知己知彼，酒長劍手上少了一把劍，而萬高樓則斷了雙臂，互相扯平，鬥得燦爛無比，但看情況不容易分出勝負。

兩人眨眼間已換了百多招，丁潔雲輕聲問道：「凌大哥，咱們要不要去帮助萬前輩？」

不料萬高樓耳尖聽到，忙道：「老夫不許你們帮忙，誰帮忙的便看不起我！」

凌浩田見凌英英尚伏在丁潔雲肩頭，心頭發疼，柔聲問道：「英英，你沒受傷吧？不要放在心上……他是禽獸！」

他不問猶自可，一問之下，本已開始收淚的凌英英，又再痛哭起來。凌浩田手忙脚亂地道：「英英，你莫哭…你一哭，我心頭便亂了……其實就算他……對你也沒影响…你根本無錯，也無人會怪你。」

凌英英嗚咽道：「你不怪我，却會看不起我！」

凌浩田急道：「怎會呢？」

丁潔雲低頭在她耳畔道：「姐姐，你別傻，他的心好得很，絕對不會看不起你。」凌英英並未失貞節，但兩番受辱，自覺不如丁潔雲清白，總是悶悶不樂！

就在此刻，萬高樓忽然冷哼一聲，左袖直擊而出！酒長劍輕嘯一聲，雙臂倏地翻起，雙掌上下一合，突然扯住袖管！雙脚同時飛起！

這一着大出萬高樓意外，他右袖再出，再不及抵擋，左袖又被其扯住，閃無可閃，退無可退之下，張口一噴，嘴裏的兩顆棗核，幾乎同時射出！

「蓬！」酒長劍雙脚蹬在萬高樓胸膛上，同時鬆開其左袖，萬高樓身子如皮球般倒飛！他心頭剛一喜，忽覺雙眼劇痛，眼前一片漆黑！

酒長劍雙手翻上撫摸，入手一片濕濡，還有兩個圓乎乎的東西，一個念頭猛地冲上他的腦海，他尖叫道：「我瞎了，我瞎了！」他拚命將眼珠往眼眶塞去！

凌英英和丁潔雲見他滿臉披血，不敢觀看，急忙轉身過去，酒長劍嘶叫着：「這眼珠沒用了，沒用了！」邊叫邊向谷中奔去！

× × ×

余修竹長劍未到，魯巴圖匕首一偏，將長劍挑開，余修竹第二劍未出，扎黎巳自他背後攻去！

魯巴圖匕首一落，在那具屍體上割下一片腿肉來，血雖已凝固，但看來依然十分恐怖，余灝突然自地上彈跳起來，緊接着又跪在地上不斷乾嘔。

余修竹捨下扎黎，閃身撲向魯巴圖，不料高白雲雙槍一格！道：「余大俠，你自個不吃，又何必阻撓別人！」

余修竹雙眼盡赤，喝道：「你們都不是人！」

魯巴圖將那塊肉送到翟通典臉前，桀桀大笑：「叫化子！如果你敢吃，我也陪你吃！」

一股袖風倏地湧至，魯巴圖五指一鬆，匕首跟屍肉飛出老遠！魯巴圖道：「乘蓮，我問你一句話，是死人重要，還是活人重要！！」

乘蓮道：「如今你們巳快死了麼？」

高白雲道：「若在平時，十天八天不吃，也未必喪命，但昨日咱們鬧了一天一夜，天氣又冷，還要翻上山壁，少點體力也不行！」

乘蓮道：「總之老衲不許你們吃！」羣豪雖然不服，但懾於他的武功，倒也不敢多說！

乘蓮走回去，望一望四面山壁，也覺得沒有逃生的機會，他轉頭望一望萬象，只見他盤膝地上，正在運功，頭頂上不斷冒着白烟。

過了好一陣，白烟逐漸散去，萬象睜開雙眼，見到乘蓮，目光倏地一亮，道：「師兄欲靜靜地等死，還是在未死之前一還心願？」

乘蓮哈哈笑道：「你知道老衲要跟你



鬥鬥？」

萬象在地上站起，說道：「知己固然了解自己，敵人亦往往能够知道自己的想法。」

「說得好！」乘蓮道：「雖然你行爲老衲不盡讚同，但你至今仍不失一代宗師的風範，憑此一點，便値得老衲放手跟你一鬥！」

萬象道：「師兄認爲你我放手一鬥，需要多少招才能分出勝負？」

乘蓮想了一陣，道：「最少要在一千五百招以上！除非受外界影响！」

「如果比鬥內功呢？」

乘蓮脫口道：「勝負更加難測！」

萬象指一指山壁。「上面有兩塊凸出的石頭，相距兩尺餘，那裏正是一個好戰塲。」

乘蓮道：「好極了！請先上。」

萬象走到山壁，突然拔身而起，那兩塊凸出的石頭離地七丈，羣豪都想看他如何跳上去！萬象一跳三丈餘，去勢將盡時，左袖一翻，拂在山壁上，身子凌空向上打了個觔斗，右袖再一拂，又一個觔斗翻上，身子落下時，恰好坐在右首那塊石頭上。

羣豪在下面看得眞切，都忍不住喝起采來，又將目光落在乘蓮身上，要看他又用甚麼方法翻上去！

乘蓮跟萬象一樣，慢行至山壁前，雙脚一蹬，身子筆直拔起，眼看去勢將盡，只見他右脚在山壁上一踩，身子又再升上，最後左脚再一落，亦安然坐在左邊那塊石頭上！

羣豪的喝采聲更响，萬象微微動容，問道：「師兄習過武當的『縱雲梯』輕身術？」

「好眼光！老衲承青石道長的錯愛，私下傳授！」乘蓮說道：「你有何未了之志？」

萬象哈哈一笑。「想不到你比貧僧還看不開，看不透！今日無論誰勝誰敗，都不能活着離開此絕谷！」

乘蓮思之果然，不論誰勝，那都是險勝，五內必受重創，又怎能敵得住飢餓和嚴寒？他吸了一口氣，道：「開始！」

兩人四掌同時推出，直至相交，竟無發出一絲聲息，四隻眼睛同時閉上，下面的人雖明白他們是生死鬥，但毫不精采，都微覺失望。

他倆就像一對石像，一動不動，外行人只道在比鬥「坐禪」，又豈知其比鬥之激烈和凶險，更甚於兵器相加？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兩人頭頂上都冒起白烟，白烟越來越盛，幾乎把軀體全籠罩住。就在此刻，酒長劍跑了過來，不斷地尖叫道：「我眼睛看不見了，哈哈，看不見了！」

凌天鳳正望着上面比鬥的情況，忍不住喝道：「別吵！要叫到遠一點去！」

酒長劍聽了這句話，好像給人捅了一刀，他眼睛雖然看不到東西，但聽覺却比前更爲靈敏，倏地循聲向凌天鳳撲去！

凌天鳳驟聞風聲，及時閃開，喝道：「你瘋了麼？連我也打？」

酒長劍攻勢更急，迫得凌天鳳無暇抽出長劍，口中叫道：「打你又怎樣？你又不是我的岳父！哈哈，想不到我酒長劍現年五十八歲，還有人要做我的泰山！凌天鳳，你今年多大歲數？有沒有五十五？」

凌天鳳見他當衆揭自己的瘡疤，又羞又怒，喝道：「你胡言亂語，凌某便殺了你！」

酒長劍哈哈大笑道：「你有這個本領麼？」

「以前沒有，今日當然可以！」凌天鳳忽然倒縱後退，酒長劍急追，但凌天鳳十分機警，不斷在人叢中奔跑，酒長劍單靠聽覺判斷，自然吃虧，不久便被他拉開距離！

凌天鳳往石後一伏，悄悄抽出劍來，酒長劍突然聽不到聲息，立即住步，豎起耳朵向四周聆聽。

凌天鳳閉住呼吸，靜觀其變，酒長劍叫道：「凌天鳳，你有種的便出來，不要做縮頭烏龜。」

凌天鳳才不會輕易中其激將計，但酒長劍越來越凶：「凌天鳳，你這害死兒子，出賣女兒、徒弟的奸狡卑鄙小人，居然有臉冒充大俠，簡直是丟盡你祖宗十八代的臉！」

凌天鳳再也忍不住，悄悄揑了一塊雪團，用巧勁拋出！那團雪繞了半圈，向酒長劍身上飛去，酒長劍看不到，只好奔前幾步，距離凌天鳳藏身之處已不足一丈，凌天鳳抱劍飛出，向酒長劍刺去！

變生肘腋，酒長劍急忙一閃，但仍避不開，凌天鳳的長劍自他小腹插進，可是酒長劍十分慓悍，雙掌一合，卡住凌天鳳的脖子，這一卡用盡酒長劍平生之力，凌天鳳幾乎窒息！

他奮力一掙，長劍再向前一送，劍尖透背而出，可是也在此刻，他眼前一黑，暈死過去，酒長劍亦用盡氣力，「砰」的一聲，仰天跌倒，同時將凌天鳳拉倒。

呼延漢一直注視他倆的動靜，此刻悄悄對高白雲道：「高兄敢吃屍肉否？呼延某可不敢，但活人的肉，似乎沒那麼令人噁心。」

高白雲道：「要吃活人的肉，就得趁早去！」兩人剛轉身，只見一道青影自旁掠過，却是余修竹。

呼延漢叫道：「快！」他長鞭一圈，向余修竹脖子纏去！余修竹及時仰頭避過，但是呼延漢鞭梢一沉，在他肩上抽了一記！

余修竹雖然不及防吃了一記，但因身上穿了好幾件衣服，並無大碍，他忍痛飄身向前，高白雲脫手拋出一柄短槍，余修竹只好揮劍將短槍擋格。

只這麼稍一躭誤，呼延漢又標前，長鞭再度向余修竹後腰抽去，余修竹百般無奈，只好向旁掠開！

高白雲兩個起落，便向凌天鳳撲去。

就在此刻，凌浩田三人剛好埋葬了萬高樓走過來，見狀齊聲喝停，可是高白雲短槍已刺進凌天鳳的右腿，正想往下拉，凌天鳳却被劇痛刺醒！一醒來，見到高白雲，飛起右腿便踢，腰一直，坐了起來，雙手抓住槍杆。

高白雲閃開凌天鳳的左腿，同時飛起一腿踢凌天鳳的面門！

凌天鳳雙手鬆了槍杆，反抓住高白雲

踢來的脚，他右腿受創極深，不能動彈，情急之下，頭一低，張口咬住其小腿肚。

谷中的人大多已在半瘋狂狀態之下，凌天鳳這一咬幾乎拚盡全力，痛得高白雲慘叫起來，同時抽起短槍，戳進凌天鳳的小腹。

與此同時，凌英英才趕至，劈手一拳擊在高白雲的鼻樑上。

「噗」的一聲，高白雲鼻樑應聲而斷，鮮血四濺，高白雲驚怒之下，用力一掙，雖然掙脫了凌天鳳，但小腿肚上已被扯下一片皮肉來，痛得他滿頭大汗。

凌英英趁他未定下神來，拳打脚踢，高白雲連中三記，才能夠舉起槍來，凌浩田怕凌英英不敵，連忙將她拉開！

高白雲見到凌浩田威風凜凜，心頭一寒，以短槍作杖，瘸着腿後退，凌浩田不爲已甚，也不追趕，凌英英站在父親身旁，呆呆地望着他。

凌天鳳已將氣絕，喘着氣道：「英兒，你肯再叫爲父一聲爹麼……」

凌英英猶疑了一下，才低聲叫道：「爹……」可惜凌天鳳已經氣絕，再也聽不到她的叫聲。

凌浩田見凌英英呆若木鷄，生恐她悲傷過度，會做出傻事，忙叫丁潔雲看住她，他自己用鋼刀掘地，準備埋葬凌天鳳，凌英英聲音空洞地道：「你們放心！我沒事……」

忽然一聲怒叱傳來，凌浩田忙得轉頭過去，原來呼延漢與余修竹相鬥正在緊張關頭，高白雲惱余修竹破壞好事，累他受創，在背後拋出短槍偷襲。

余修竹閃開短槍，却中了呼延漢一鞭，這一鞭打得他後背皮開肉裂，呼延漢哈哈笑道：「大名鼎鼎的余大俠，武功也不過如此。」

余修竹「千竹劍法」飄逸之至，雙肩一聳，已迫近呼延漢身前，呼延漢幾番變換身法，都沒法擺脫余修竹，他鞭長只利遠攻，不利近戰。

眨眼間又過了二十多招，呼延漢只能閃避和以左手抵擋，余修竹念呼延漢尚無大惡，不忍殺他，但連中兩鞭之後，殺機盈胸，再無顧忌，只見白光一閃，長劍過處，已將呼延漢一條手臂切下來。

呼延漢慘叫一聲，飛身暴退，長鞭一圈，急纏余修竹的脖子！

余修竹長劍一撩，即被鞭梢纏住，他正欲如此，左手一翻，抓住鞭梢，用力一拉，呼延漢單臂難敵，加上左臂傷口血流如注，知道危急，倏地鬆手！

余修竹退了兩步，扭腰揮鞭，捲起自他身後衝過來的高白雲，只見他手腕一抖，長鞭一伸直，高白雲凌空翻滾向呼延漢撞去。

呼延漢聞得風聲，急忙閃開，但余修竹飛身躍前，長鞭一落，又將呼延漢帶起，呼延漢被拋上五六丈高，跌下時，竟沒能站穩，而一跤摔倒！

余修竹長鞭一落，在他身上連抽兩鞭，厲聲道：「讓你自己嘗嘗被抽打的滋味，你們這些吃人的惡魔！」他神態已有點瘋狂，轉身狂奔而去！

丁潔雲吃驚地道：「凌大哥，余大俠好像有點瘋了，他會幹出什麼事？」

凌浩田安慰她：「不要緊，他是大俠，打殺的都只是壞人！」

余修竹奔至谷中，羣豪因不耐煩萬象和乘蓮，一動不動的比鬥都散了，魯巴圖師徒正在處理一具屍體，用鋒利的匕首刮掉皮肉上的毛，余修竹衝至，見地上那具屍體，竟是自己的侄兒余灝，心情大受打擊，雙眼盡赤，揮鞭急抽。

「啪！」長鞭抽在扎黎的後腦上，扎黎一個俯衝，倒在雪地上。

魯巴圖道：「你侄兒是自己死的，不是咱們殺的！」

余修竹一句話也沒聽進，揮鞭急攻，魯巴圖「大力金剛掌」造詣極高，但一時之間近不得身，只有挨打的份兒。但他不甘雌伏，覷得眞切，挨長鞭一記，順勢抓住鞭梢，往懷裏拉，鐵樺揮刀自旁向余修竹砍去！

余修竹連忙鬆手，將右手的長劍，交到右手，回身格開鐵樺的刀，反刺一劍！

魯巴圖拋下長鞭，向余修竹奔去，余修竹忽然讓開，鐵樺見他左半身露出空門，毫不猶疑，順手一刀砍下。

不料余修竹竟然毫不閃避，鐵樺的單刀砍在他肩上，但他的長劍一回，却劈下他的六陽魁首，同時乘勢飛起一脚，將鐵樺踢飛向魯巴圖撞去，人則抱劍射出！

魯巴圖視綫受鐵樺屍體所阻，看不到余修竹的行動，「噗！」余修竹的長劍自鐵樺的後背刺入，再搠到魯巴圖的胸膛，直沒至柄。

「砰！」由於余修竹神力大，三人一齊倒在地上！過了半晌，才見余修竹掙扎地自地上爬起來，滿身沾染了血，肩上嵌着鐵樺那柄刀，神情恐怖而瘋狂，他嘶叫着道：「殺，我要殺盡你們這些吃人的惡魔！」

此刻谷中的十九個人，如今除了凌浩田、丁潔雲、凌英英、杜鐵心和余修竹之外，翟通典過與賴英揚已因流血過多而亡，乘蓮與萬象亦因兩敗俱傷而圓寂。

絕谷驟然死了這許多人，令人突生寬廣的感覺。杜鐵心見余修竹向自己迫過來，心頭大悸，色厲內荏地道：「余修竹，你瘋了麼？莫忘記你大俠的身份，怎可濫殺無辜！」

「你讚成吃人肉，便不是好東西，怎可留在世上？」余修竹渾身浴血，神態十分恐怖！

杜鐵心罵道：「你根本是瘋子，老朽如果不吃人肉，也會餓死，何須你殺！」

「谷中還有三個人，我怎知道，你以後會不會吃他們的肉？世間之所以有這許多不如意的事，全因爲有你們這種人存在！」余修竹說畢，便向杜鐵心撲去！

他一連閃過七劍，要窺準機會，作雷霆一擊，杜鐵心以逸待勞，自信可以擊倒對方，余修竹七劍之後，又是七劍，果然讓他找到一個空隙，鐵拳立即搗出！

這一拳，他用了九成的眞力，眼見余修竹沒有閃避，他心頭狂喜，去勢更疾。

「蓬」的一聲，鐵拳結結實實擊在余修竹的右胸上，沒想到余修竹根本無意閃避，他長劍已回削過來，身子退了半步，劍刄依然砍在杜鐵心的脖子上。

杜鐵心大叫一聲，倉惶後退，余修竹長劍脫手拋去，「噗！」劍刄穿進杜鐵心的心窩，兩人同時撲倒！



這一戰毫不精采，但其激烈、殘酷、悲壯，却令得在旁觀戰的凌浩田等三人，心頭震盪！

良久，凌浩田才嘆息道：「咱們找一找，看看還有沒有未死的！」

當即走近余修竹的身旁，余修竹的軀體忽然直立起來，雙眼睜得老大，嘶聲問道：「你會不會吃人！」

丁潔雲與凌英英出其不意被嚇得尖聲大叫，凌浩田也呆了一呆，正想答他，不料余修竹又「砰」的一聲撲倒地上，這才眞正氣絕！

丁潔雲與凌英英都跑過來，二人傍着凌浩田一邊，凌浩田抬頭望天，喃喃地道：「天又快黑了！」

丁潔雲指着山壁，道：「快看！」

石壁上的乘蓮以及萬象四條手臂已分開，他們身上的白烟亦散，僵硬如同兩尊石像，遠看更像是石壁上的浮雕佛像！

丁潔雲道：「這兩位果然是高僧，跟這些人不一樣！」他看看地上狼藉的屍體，頗有感觸。

凌英英道：「你認爲他們做得對麼，他們根本有能力制止這場殺戮，却獨善其身。」

丁潔雲撇撇小嘴，道：「最低限度他們沒有殺戮！」

「他們互相殺死對方，還不是殺？至死也勘不破勝負，他們能得正果麼？」

丁潔雲道：「難道你認爲像余修竹那樣才對？」

凌浩田道：「他也不對，以殺止殺，以暴易暴，不是最好的辦法。」

凌英英幽幽一嘆，道：「看來這世上沒有眞正的『大俠』……一入武林，誰能不做錯事。」

丁潔雲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就像萬前輩和伍前輩！」一頓又道：「咱們還是想辦法離開這裏吧。」

凌英英道：「不管能不能夠出去，我都不想出去，如今這裏便是最安全的，凌大哥，你不是要找個沒人住的地方過活麼？這裏是個好地方，也是咱們交拜天地的地方！」

她故意提醒凌浩田。

凌浩田眼光自遠處收回來，道：「我今生都不會與你倆分開，不過我却希望能離開此處，投身武林！」

凌英英一怔，脫口問道：「爲什麼改變初衷！」

「乘蓮大師的做法，有點獨善其身，余修竹的方法，我也不讚成，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夠找到一個好的方法去處理！」

丁潔雲點了點頭。「這正是佛家常說的，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嗯……萬前輩能夠洗心革臉，便是個明證，我們相信凌大哥一定可以在武林中，做出一番事業來。」

風雪漸緊，刮得凌浩田衣袂飄飛，凌英英覺得在此瞬息間成熟起來，他已非昔日的傻蛋！她雖未見過眞正的大俠，但已在他身上看到大俠的影子。

雪越下越大，天色却是越來越暗，凌浩田帶他倆到山壁洞裏避風，如今他們已有足夠的衣服來禦寒，却沒有辦法解決飢餓問題。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一切依然沒有改善，凌浩田三人體力已非常衰弱，至此，丁潔雲和凌英英已經絕望，只把嬌軀靠在凌浩田的身上，希望在臨死前能夠爭多一點溫馨。

就在此刻，凌浩田忽然大叫起來：「你們看，繩子！」

丁潔雲和凌英英順着他的手望去，果然看見對面山壁有條粗麻繩，由上面垂下來。

三人雀躍地躍下谷中，凌浩田道：「一定是海大哥他們垂繩來救咱的！」話音未落，雙脚一絆，摔倒在雪地上！

積雪飛揚，露出杜鐵心的臉龐來，凌浩田長嘆一聲：「他們根本不必因吃人肉的事而自相殘殺，憑他們的修爲，都可以活到今天。」

凌英英深有感觸地道：「如今的人都是如此，只聞『神鼎眞經』的一點丁消息，不分眞僞，便已瘋狂地殘殺起來，結果都死了……」

她忽然吸了一口氣，大聲地道：「其實他們不是死在別人的手，而是死在自己手中。」

凌浩田自雪地上跳了起來，高聲道：「咱們要將這些事傳出去，希望人們能永遠記取這個教訓。」

風雪漸大，但是那條麻繩却是出奇地平穩，一直垂至雪地上，因爲它依附着希望！

（全文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息大娘等見青天寨守不住，勸殷乘風棄寨逃生，經過衆人相勸，於是下令急撤，連同老弱婦孺，盡皆撤走，以强弩利兵，苦守斷後，由息大娘、高鷄血、赫連春水攔阻追兵，由鐵手作先鋒，息大娘隨行護眷。殷乘風主持大隊，擬强渡易水，往八仙台避去。這邊黃金鱗造船過江追擊，文章喬裝率舒自綉先行渡易水，到了八仙台，另施妙計。變方佈陣，一退一追，官兵潛伏在繞影山截擊，青天寨的人從棧道逸出，避過官兵主力，但和高風亮打個照面，高風亮內疚不戰退走，被福慧雙修襲擊，倒戈協助青天寨……

## 渡過棧道 撤退完成

一位天才本身的意義就巳具備了「突破萬難而能有所成」，「在前人陰影底下而別樹一幟」的先決條件，所以怨天尤人，推咎時勢，不啻是自欺欺人，本身才具不足，卻又不自量力。

高風亮就算不能說是一代刀法大師，但至少也是刀法名家。

當年，「寒夜聞霜」魯問張與他交手，想試出他的刀法，結果他尚未出刀，巳變了三種刀訣：「五鬼開山刀」、「八方風雨留人刀」、「龍捲風刀法」，一刀既出，便傷了魯問張，但也爲魯問張手中的「梳子」射着。這一戰，使高風亮的刀法名聲更响。

勇成一向佩服這位大師兄。

雖然高風亮所在，便一定搶盡了他的光芒。

相較之下，高風亮像太陽，他只是蠟燭。

可是勇成並不妒嫉。

有些人把自己生命精力，全用在輔佐他人取得功業，這種人無疑是十分偉大，但往往無赫赫之名。「一將功成萬骨枯」，勇成可以說是「萬骨」之一骼。

他自知並非人材，他把希望都寄託在高風亮的身上。

只要高風亮有所成就，他視爲自己的成就。

高風亮的成就，主要在「神威鏢局」上，武功、刀法、還在其次。

高風亮最注重的就是他一手建立，威震大江南北，黑、白二道無不敬畏的「神威鏢局」。

他這鏢局的招牌算不上比當年的「風雲鏢局」响，但至少巳可以傲視同儕，聲名遠播。

大凡一個人的才能要包括了他對推展這項才能的能力，高風亮建立了「神威鏢局」，便是表現了他的人面、地位和組織、策劃能力。

他大半生都浸在局子裏，孜孜營營，創出了這般局面。



在「骷髏畫」一案，官府查封了他的鏢局，幾令他一蹶不振，但終於雨過天晴，他又在短短期間重組鏢局，使人咋舌震佩不巳。

因爲他太注重鏢局的存亡，所以才致被朝廷利用，强逼他參與「敉匪」，逼使他做不願做的事。

這一路來，高風亮人天交戰，心裏煎熬，幾度想放棄退出，但不想使「神威鏢局」再遭查封之門，只得忍辱負重，昧着良心去逼害一羣落難的忠義之士。

這段日子，可以說是高風亮最鬱鬱不歡的歲月。勇成冷眼旁觀，洞若觀火。

他關心這位大師兄。

他在他最落魄的時候，依然忍辱含屈堅守維護鏢局，不曾出賣、背叛他。

可是，他卻無法相勸。

——大師兄都解決不來的事，我更束手無策。

自從「平匪」這一連番征戰中，鏢局裏的好手、戰友，巳折損不少，而今，高風亮引領局裏的精英撤走，不料卻遭「福慧雙修」的暗算，埋伏、箭襲、火攻、暗器，致使傷亡殆盡，高風亮就算能衝上崖來，只怕也必傷憤若狂。

勇成望去，乍見高風亮身上着了至少五支箭矢，幾處灼傷，血染紅了白衣衫，目眥僨張，一副拚死之意。

李氏兄弟偏在此時圍上了他。

勇成情知要糟。

但他也無法衝過去。

官兵像一羣討厭的餓犬，追噬着他。

然後他目覩了一件事情的發生。

× × ×

李福劍刺高風亮的左脇。

李慧劍刺高風亮的右脇。

高風亮沒有閃躲。

也沒有退避。

就在李福的劍刺中他的時候，他的刀巳自李福身上掠過，同時在李慧的劍未刺透他的身體前，他的刀光巳在李慧眼前閃過。

接下來的一件事，也使同時在目睹這件事的唐肯畢生難忘：

三個人都一同往崖下徐徐摜落。

崖口有火焰。

崖深不見底。

李慧的後項冒出了大量的鮮血。

李福捂着胸，背部一陣抽搐。

李氏兄弟都背向唐肯，所以看不清楚他們臉上表情。

高風亮胸腹之間插了兩把劍。

李福和李慧的劍。

他臉上漾滿了一種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的神情。

就這樣，三人一同墜下這深崖。

× × ×

一下子，一位武林宗師，兩名青年高手，一同喪命在繞影崖下。

不知怎的，唐肯在這力抗强敵之際，眼見高風亮身亡，忽想起一事：

——關飛渡死了之後，丁裳衣就不曾眞正「活」過。

——「神威鏢局」一旦不復存，高風亮也不要活了。

他臨死前，殺了李福和李慧。他瀕死前的一刀，正是「顛倒衆生，投人於物」的刀法。

李氏兄弟都逃不過去。

× × ×

這一趁亂，青天寨的人都巳搶過了棧道。

官兵巳制不住青衣寨的鐵軍空圍。

鐵手一接上手，把使鎖骨鋼鞭的老者擊退，唐肯則過去把圍攻勇成的官兵砍倒了兩名，兩人一齊衝刺到崖邊，但崖口濃烟餘燼，更形險絕，早巳看不見高風亮、李福、李慧的身影。

南寨的主力雖能突圍，但後翼卻遭受黃金鱗、惠千紫等苦苦追擊。

在南寨大隊還未越過棧道之前，赫連春水、高鷄血唯有死守不退。

官兵如潮水般的湧來。

斷後的南寨高手，大都踔厲敢死、爲義取死之壯士，但一連經十數次衝殺後，高鷄血和赫連春水身邊的人漸漸少了。

高鷄血胖。胖人怕熱。

他汗流得很多。但他巳不及抹拭。

汗把他的藍衫浸成黛色。

別看他身形肥胖，動作可捷若飛猿，迅若鷹隼，只見他在敵軍中東倏西突，扇子一點一捺，忽戳忽撥，不少人巳哎聲踣地。

他一閃身，又回到赫連春水身邊，一撥額前髮，長舌一舐鼻尖上的汗珠，跟赫連春水笑道：「老妖，沒想到我們一世横行，竟會喪在這沒影子放馬的地方。」

赫連春水正以一柄「殘山剩水奪命槍」，連挫敵手七度攻擊，並一輪急槍，掤倒十八名勁敵，心氣正豪，但左手中指傷斷處一陣發疼，握槍不穩，心中一陣氣苦，剛要洩一口氣，高鷄血卻上來跟他提起這些。

他沒好氣的道：「你喪你的命，本公子可沒横行過。」

高鷄血嘻嘻地笑道：「沒横行過就趴下了，豈不可惜！」

赫連春水坐槍連遞，把一名統帶逼得丟刀怪叫，後退不迭，邊道：「高老闆，我算服了你。這時候，你還有這閑心來閑扯這些閑言閑語。」

高鷄血忽然遞給他一面八角鐵牌，道：「現在談正事。如果我死了，你抓住這面牌子，替我照顧弟兄們。別小看了這小小一面令牌，這王八蛋賊做慣了，沒有這面令牌，可管不住！」

赫連春水推拒，怒道：「你胡說什麼？你的人，自歸你管！我不管！」這時幾名高鷄血和赫連春水的部下換上陣去，敵住官兵的攻勢。

高鷄血一把揪住他，正色道：「你清醒點好不好？人誰不死？能不死則最好，萬一死了，其他的人總要活的，總要個人帶領，你懂是不懂？」

赫連春水覺得這番話十分觸霉頭，罵道：「我知道你！你不過是想騙我把手下的人都交給你！」氣虎虎的不去睬他。

高鷄血看了看他，搖了搖頭，又看了看他，再搖搖頭，道：「這算什麼『神槍小霸王』，可比我老人家還要古板。」

赫連春水正待答話，只見一人大袍一閃，倏搶了過來。

赫連春水見來人來勢迅若飄風吹絮，暗吃一驚，坐身進槍，刺向來人中盤「雲台穴」！

那人忽然抽刀揚袖。

刀短。

刀好。

刀快。

刀壓住槍鋒，袖子已遮住赫連春水的視綫，身子突然平空抽起，雙足蹬向赫連春水的胸膛！

赫連春水知是遇上了勁敵。

他手上的槍，咯哧一聲，忽折爲二。

兩條槍，如雙龍鬧海，分波掀浪，一抽身，就彈了出去，對手雙足踢了個空，險險站住，赫連春水已猛然反攻。

兩條槍，左攻右脅，右刺左膀，前掃脛，後挑腿，上點眉心下撩陰，倏扎盤肘倏搠心，越打越狠，越打越快，那人的手上的紫金魚鱗刀一口氣接了十三招，兩人打算打了個照面：

黃金鱗！

× × ×

黃金鱗見久攻不下，有意要激勵士氣，他自信還收拾得了赫連春水，挺身出戰，沒料才打了一回合，便知道是硬點子，倒抽了口氣，赫連春水第二輪槍又攻到！

黃金鱗喝了一聲：「來得好！」

手腕一震，刀鋒一展，展開刀法，槍到那裏，他的寶刀便磕到那裏，竟似吃定了赫連春水的雙槍。

赫連春水雙槍上崩下砸，裏撩外滑，刀勢迎鋒，便撤步抽槍，甩槍滑打，穿肋截腰，極盡狡展，虛實莫測。

赫連春水手中的槍有兩柄，黃金鱗的刀却只有一把。

但黃金鱗的一柄單刀依然可以處處尅制赫連春水的雙槍。

只見黃金鱗的身影忽前忽後，倏東倏西，反展刀鋒，迅似駭電，赫連春水右手槍還足可應付，左手槍則因傷指，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喀」的一聲，赫連春水手中雙槍，又連成一槍。

槍是一柄，但有兩處槍頭。

赫連春水一手執住槍把，避過槍刃，忽橫忽豎，呼呼地直掃舞了起來。

槍勢舞得愈大，風聲更勁。

這一輪急槍狂舞，聲勢無可或挽。

黃金鱗亦無法再搶進槍圈內。

官兵更紛紛後退。

赫連春水百忙中一看，只見高鷄血和惠千紫鬥在一起，殺得燦爛。

忽聽黃金鱗吆喝一聲：「放！」

他的人往下一伏。

他身後的四排弓弩手，一齊放箭。

原來在黃金鱗和惠千紫出來纏戰赫連春水及高鷄血的時候，弓弩手早已引弓待發，黃金鱗這一聲令下，自然是箭如驟雨，飛射而至！

赫連春水大吃一驚，長槍如狂飈旋捲，圈子越舞越大，但也越舞越急，箭矢都被磕格了出去。

高鷄血跟赫連春水一般首當其衝，赫連春水以長槍替他擋了不少箭矢，他以「高處不勝寒」的扇法，把箭矢都吸到扇面上，再卸去勁道，落了下來，整個身子，只有腹部露了出來。

事實上，高鷄血身上最明顯的目標，也就是他的肚子，他的肚子像座賁起的小丘，十分累贅，兵勇們自都向他肚皮瞄準發箭。

不過，箭矢射上了高鷄血的肚子，全像射進了棉花裏，軟軟的掉了下來。

高鷄血只恐人不射他的肚皮。

他的「彌陀笑佛肚皮功」別說是遠箭，就算是近槍也刺不進。

箭發了一排，第二排又至，他們堵在土崗斜坡往山後走道口上力阻官兵追襲，地勢險惡，近處只有草叢，遠處才有荒林，近前全無掩蔽屏障，位置算是易守難攻，居高臨下，只要往古道阨口一封，誰也無法通得過，可是，最怕的就是箭矢暗器，因爲躲無可躲，若要退避，則守不住關口。

黃金鱗這一輪密箭，只把赫連春水和高鷄血等人弄個手忙脚亂，但未能眞箇傷了人。

但有一人却險些遭了殃。

差些兒遭殃的是惠千紫。

× × ×

「天姚一鳳」正與高鷄血惡鬥。

她使的是短鋒鋸齒刀，這把刀，她在一天之內已讓它餵了「青天寨」兩大重將：盛朝光和薛丈一身上的血。

沒有她的臥底倒戈，南寨未必會給官兵一攻而破。

她引領官兵攻下本來固若金湯的「青天寨」，正得意之際，却發現周笑笑不曾來作應合，心中詫疑，結果發現周笑笑全身紫脹，倒斃於「乘風閣」前。

——周笑笑死了！

——一切的勝利，都會變得毫無意義了。

惠千紫把滿腔的悲憤化作仇恨，她矢志要殺死殷乘風，殺光「青天寨」的人，至少，能殺一個就是一個，殺得一個，便算是爲周笑笑報了一點仇！

赫連春水和高鷄血護着「青天寨」的人作斷後，惠千紫恨極，偏是高鷄血一見着她，涎着笑臉叫了一聲：「喂，守新寡的！」

惠千紫一聽，錯以爲周笑笑之死，這高鷄血必有份下手，慟怒之中、罵得一聲：「我呸！胖王八！」猱身上前，刀刀往高鷄血身上招呼！

高鷄血的人雖肥胖，但他的輕功極高。他明知這一個人身裁臃腫，行動上便不夠靈捷，所以痛下苦功，練好輕功，別看他肥得像口葫蘆，但輕身翻躍功夫，足在英悍敏捷的赫連春水之上。

高鷄血的輕功招式，就叫做「玉樹臨風」。

他以「玉樹臨風」，與惠千紫遊鬥，以「鷄犬不留萬佛手」，反攻惠千紫。

惠千紫的刀刺不進高鷄血那肥袖寬袍裏，但高鷄血的大手却始終把她緊緊的裹住，使她攻不成，退不得，閃不掉，躲不開。

不過，高鷄血想要在短時間內擊垮惠千紫，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惠千紫的刀法快、狠、絕、準、毒，刀刀都似拚命，不讓自己有後顧的餘地，其實，她每一刀都是先置自己於萬全之地，要是她每一刀都是在拚命，早在十三年前她就已經送了命了。



惠千紫是個女子，女孩兒家的氣力自比不上男子，惠千紫爲了避免這個弱點，便一力搶攻，看似拚命一般，把敵人逼得手忙脚亂，亂了陣脚，只望她不來狠攻已屬慶幸，更休說出欺壓她之念頭。

一個人有弱點，其實並不十分重要，高鷄血的優點是把自己的弱點變作長處。別人以爲他動作遲鈍緩慢，他痛下苦功，化缺點爲優點，若敵人還以爲那是他的弱點，就反爲他所趁。惠千紫則把她刁辣、狠勁發揮無遺，不但掩飾了她的弱點，還加强了她的長處。

一個人能不能成功，就看他是不是喜於利用自己的長處，善於糾正自己所有的弱點。

惠千紫擅於掩飾自己的弱點，高鷄血則擅於化弱爲强。

他們兩人對在一起，這一戰，一時是旗鼓相當。

但是論到長力，惠千紫則遠不及高鷄血。

如果那一羣官兵在此圍上來，合戰高鷄血，高鷄血也難以佔到上風。

不過，此際是高鷄血、赫連春水跟惠千紫、黃金鱗的對決，官兵並沒有上來帮手。

俟黃金鱗一退回陣中，喝了一聲「放箭」，百數十支箭，一齊放射，惠千紫已不及退回，乍聽弩矢破空之聲，忙回身擋箭。

官兵總共是三排弓箭，前排蹲、中排躬身，後排則挺立，全彎弓搭箭，一排放，另一排瞄準，還有一排則搭箭，一放一瞄一搭，如此更替迴環，不愁不把敵手射殺。

第一排箭一輪放完，惠千紫玉臂上着了一箭，咬牙拔箭，哀呼道：「黃大人，你怎麼連我也射了！」

黃金鱗心裏一軟。他本來是一個臉慈心狠的人物，射殺那麼幾個「同路人」，只要能傷得了敵，不有甚麼大不了的事，但他對惠千紫很有點非非之想，見她痛得銀牙咬碎的樣子，又念及周笑笑已死，放着個美人把她活活射死，不太可惜一些了嗎？一遲疑間，便沒下令放箭。

世上有些事往往是難以逆料的，黃金鱗一向老謀深算，心狠手辣，他做事一向不擇手段，不講情面，而且也不如何好漁色，而今不知怎的，忽對惠千紫動了憐香惜玉之心，這一念間，箭放得慢了一慢，惠千紫已躍回官兵的陣仗裏。

這一緩之間，青天寨已滾地竄出二十四名銅牌手，各以銅盾護身，也把高鷄血及赫連春水包攏其中。

官兵放箭連射，銅牌手邊擋邊退，任箭雨如蝗，都傷不了他們。

高鷄血和赫連春水方才喘得一口氣，高鷄血就把長舌一吐，道：「好險好險，我以爲這次死定了。」

赫連春水仍是沒好氣的道：「烏鴉咀，沒好話！」

高鷄血故意斜着跟打，量着他，嬉皮笑臉的道：「沒想到你年紀輕輕，又是世胄子弟，却比我還要信邪。」

赫連春水吭聲道：「誰信邪了？」

高鷄血道：「你以爲嘴裏不說死字，就可以不死嗎？我跟你說，好漢也是怕死的，只不過到了這種地步，只有置之死地而後生，才漠視生死。我高某人就是這樣子的好漢，不像你硬充英雄！」

赫連春水邊用眼睛搜尋銅牌手的防綫有無漏洞，一旦發現破綻，即用槍鋒挑補，以防敵人趁虛而入，一面道：「你要怕死，就不要冒出來混世！」

高鷄血仍然笑嘻嘻的說道：「說眞的，要是我死了，大娘那兒，就是你的天下了。」

赫連春水怒道：「大娘心裏只有戚少商，你我今天是甚麼時候？還來說這些鳥話！」

高鷄血道：「這就不對了，誰知道戚少商死了沒有？他一旦是死了，或被押上了京，我你之間，不一定全無希望。」

赫連春水一彈手，扎死一名入侵的兵帶，一邊不耐煩的叱喝道：「你有完沒有？大敵當前，儘說這些閑話作甚！」

高鷄血喃喃地道：「你說這是閑話，但眼看在這裏死守，只怕非要守死不可！萬一你我間有一人有個甚麼，現在不談，何時再談？想你我和尤大師三人對大娘有意思，現在老尤死了，只剩下高某和你老妖，誰知道誰先向閻王報到？」

赫連春水見官兵又再增多，顯然連顧惜朝的屬下也趕援合擊，眼看要抵擋不住，心頭火起，叱道：「姓高的，你要死就去死，別攔着本少爺殺敵！」

這時，一人自退路處疾掠而至，正是青天寨頭目玉冠珊。

玉冠珊一見赫連春水與高鷄血，即稟道：「高老闆、赫連公子，太陽已越過棧道，寨主和大娘請你們二位隨即跟上。」

高鷄血、赫連春水及一衆留守的子弟，皆臉露喜色，抖擻精神，再來把敵人抗住。

赫連春水略一思索，即問：「若我們都往棧道上撤，他們緊躡而來，應該怎麼辦？」

玉冠珊道：「大娘說，只要把敵兵拒於一小段距離之外便行了，我們已在棧道上埋好了炸藥，只要我們的人全撤清，立即點燃，棧道一斷，這干官兵湊合不上，便接不住我們了。」

赫連春水沉吟道：「這，好是好，不過……」正想着撤退並非難事，但這干官兵必定窮追，要把他們拒遠，可不是容易辦的事。

高鷄血忽道：「不行，不行！留在後面斷後，自己也斷了後，這不要命的事我可担不上。」

赫連春水一聽，反而激發了豪情，心中有了計議，高聲下令：「夥計收攤，繞着招呼順着流！」

這是青天寨的暗號，表示馬上撤走，一面抗賊一面往後山搶道，衆下一聽，知道主隊經已安然越過棧道，這兒苦守任務經已完成，大爲振奮，衝殺一陣，才驟然急退。

這下退得極快，但仍由高鷄血和赫連春水玉冠珊三人留作斷後。（未完‧37）

司馬洛傳奇故事

#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鯊來到農夫家中，給了一筆錢，要農夫把那頭牛飛上天的事詳細地述說一遍，農夫得到錢，很樂意地把怪事由頭至尾敍述給他聽，而另一方面莫先生和林鈴也在談論着那件怪事，他們假設劉耀柱已發現了反地心吸力，很可能劉耀柱是在做實驗，第一次是用桌子，第二次是用活牛，林鈴決定到出事地點去查看一下……但是黑鯊却早一步從農夫口中探出端倪，他來到一座山上的一間渡假屋，估計劉耀柱就在裏面，他敲門無人應聲，黑鯊强行入屋，屋內此時突然爆炸了一個催淚彈，黑鯊忙逃去，接着整座屋子也發生大火……

## 夜闖別墅　探查虛實

莫先生說：「很有趣，這個使牛飛天的人，顯然就是科學家劉耀柱，但是劉耀柱是不愛殺人的，然而這個農夫却給殘酷地殺死了！」

「而劉耀柱逃走了，」林鈴說：「我看他並不是爲了我而逃的。假如他知道我去，他應該知道我不會到達得那麼快，而且他也用不着走得那麼狼狽，他大可以把屋中的東西先搬走，然而他却是放一把火全部燒掉。這是走得很匆忙的方式，臨時決定非逃走不可。依我看，是另有一個人在追他。這個人看到飛牛的新聞，和我們一樣，知道那個農夫不是說謊，而是眞有這件事情的。這個人去找到農夫，從農夫口中問出了綫索，知道劉耀柱是正躲在什麼地方，找到去，但是劉耀柱放火燒了屋子逃走了！」

她再抽出一張文件，看一看。「劉耀柱這屋子附近跌壞了一部汽車，而這個被殺的農夫的貨車不見了，被棄在市區的邊緣。照這情形看，這個追到劉耀柱的人不但沒有捉到劉耀柱，而且還給劉耀柱向他開了一個玩笑，使他開去的車子飛上天空，再跌下來而跌壞了。這個人沒有車子用，祇能步行下山。但他是需要一部車子離開這個地區的，所以他回去拿了農夫的那部車，他極可能是在回去拿車子的時候才殺那農夫滅口的！」

莫先生點點頭。林鈴的猜測很有道理。事實上，他目前雖然還未知道，但是林鈴的猜測幾乎與事實一樣。

「問題是，」林鈴說：「這個追的人是誰？劉耀柱爲什麼要躲在那樣一個地方？既然劉耀柱是爲藍星公司工作，難道藍星公司沒有地方給他做實驗嗎？而且，有誰敢來追他而捋藍星公司的虎鬚？」

此時，有一個人員進來，把一些新的資料交給莫先生。

莫先生拿起這些資料來看，而林鈴注意到，這其中除了文件之外，並且還有幾盒錄音帶在着的。

「這是什麼？」林鈴問。

「是關于那部車子的，」莫先生說：「這部跌得差點碎掉了的車子原來是一部很有趣的車子。你看——」他把那些錄音帶放入手邊一隻卡式錄音機之內。莫先生這裏的設備是多得很的，而錄音機就更加是必有的設備了。

起先林鈴還以爲這些錄音帶之內是錄着一些什麼秘密的密碼之類，但是原來並非如此。莫先生把每一盒錄音帶都試放過了，放出來的乃是一些相當悅耳，但又不是林鈴很喜歡的音樂。

「這些都是從那部跌破的車子上拿到的，」莫先生說：「車上的收音機和錄音機當然是已經跌壞了，但是錄音帶輕而有彈性，並沒有跌破。」

「這是錄音帶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林鈴問。

「妳可以聽到，全都是同一類的音樂，」莫先生說：「都是爵士音樂！」

「唔，」林鈴點頭，「這種音樂並不是人人都喜歡的，假如全部都是，那麼這個人對爵士音樂是有偏嗜的了！」

「看來正是如此，」莫先生說：「而且這部車子，跌壞了，那位車主一定很心痛，因爲車上的設備是多得很的，連一座小冰箱都有，車主失去了這部車子一定很心痛——」

「車主究竟是誰呢？」林鈴問道：「我知道車牌號碼原來是假的，但是車子的內部的機器上還是有編號的，這是出廠時錄上去的，仍然可以根據這個查出這車是由哪一間車行經手賣出，因此亦可以查出買下這車子的人是誰——」

「這編號亦早已給磨去了。」莫先生說。

「那眞有趣，」林鈴說：「這個車主似乎很小心和落力保護自己的身份，假如他萬一需要把車子棄下來的話，人家亦查不出這車子實在是屬於誰的。」

「沒有錯，」莫先生說：「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部車子有許多這樣的小設備，而車上的音樂錄音帶全部是爵士樂，車身是黑色的，而車子的內部也是可以黑色的地方就弄成黑色。我看這個車主一定是很愛穿黑色的衣服，還可能戴一副黑眼鏡！」

「這個——」林鈴緊緊地皺着眉頭，「這樣一個人，我却似乎是有點印象。」

「沒有錯，」莫先生把那幾張文件遞過去，「我們的電腦分析告訴我，這個人應該是黑鯊！」

「黑鯊！老天！」林鈴說：「但是黑鯊已經死掉了！」

「嗯，相信已經死掉了！」莫先生矯正道。

他又按了一個掣，幻燈幕上便出現了一些文字，就是關于他們所講的這個「黑鯊」資料。他爲免林鈴費神看這些資料，便大略地把這些資料的內容講出來：「黑鯊在當年乘坐一艘遊艇逃走，我們追到邊境的海域時發炮把遊艇擊中了，遊艇發生爆炸而沉沒了。黑鯊應該是死去了，但是因爲未找到屍骸，所以這一點是未能證實的，他仍然可以及時逃出遊艇，游泳逃生。我們祇是在這之後就一直沒有聽說他曾作過任何活動罷了。現在，他似乎又出面活動了！」

「因爲藍星公司亦出面活動——」林鈴說：「他本來是藍星公司的職業殺手。但——但他是藍星公司的殺手呀！」

這就是一個矛盾的地方。逃走了的科學家劉耀柱乃是爲藍星公司工作的，怎麼又會有一個藍星公司的第一號殺手在追他呢？

「黑鯊是一個很厲害的殺手，」林鈴說：「假如他是正在追殺劉耀柱，而可以追到劉耀柱所躲的屋子，那麼劉耀柱應該是已經死去了。」

「對于黑鯊這樣一個人，」莫先生說：「可以說是殺人容易活捉難。」

「他要活捉一個人，而這個人拚死逃走，他又投鼠忌器，不能取這個人的性命，那就很容易會給這個人逃脫了。」

「但是，」林鈴說：「藍星公司的殺手去捉一個爲藍星公司工作的人？」

「看來正是如此，」莫先生說：「因此我們推測，劉耀柱很可能是背叛藍星公司而逃掉了！」

林鈴看着莫先生：「他會這樣嗎？照我的看法，這個劉耀柱也是那種不顧一切的科學家，那是說，他祇要有做科學研究的機會，就不管其他了。除了藍星公司之外，還有誰可以供應他一切的研究設備，而又不會用法律限制他研究出一些什麼來呢？」

「你所講的不顧一切，」莫先生說：「也等於是說不擇手段罷了，你顯然是深受占如森之死的影响，以至對這個劉耀柱失去了任何的好感。其實，劉耀柱又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壞，占如森是被搶殺的，因此亦不是死于他之手了，劉耀柱是一個不會用槍的人。」

「但是，他當然知道，」林鈴說道：「占伯伯是已經死了，他却還是繼續幹下去！」

「人是有時會變成了騎虎難下的，」莫先生說：「占如森的死已成定局，不能再救活了，而他對這件研究也實在感興趣，所以他就繼續幹下去。也許他也害怕如不幹下去的話，他自己也會性命難保，不是我要袒護這個人，而是因爲我綜合了每一個認識他的人的意見，甚至占如森生前亦是如此評論的，他並不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現在既然是他逃走，而藍星公司有派人追他的跡象，那麼似乎就是他拿了子午石逃出之後就不再回去向藍星公司報到，而是自己逃掉了，自己去進行研究。也許他自己亦是很明白的，假如他把這研究交給藍星公司，他的用途完了的時候，就死期也近了。」

「唔，」林鈴說：「假如是這樣，倒是一件好事，他們在一追一逃，我們也有乘虛而入的機會了。不過，爲什麼他又不投向我們呢？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投向我們應該是最安全的！」

「別忘記他需要對占如森的死以及冒充占如森的事情要負責，」莫先生說：「也許他並不認爲投向我們是一件那麼安全的事。」

「老天！」林鈴說：「假如有機會對他解釋清楚就好了。他在逃避黑鯊，那是更不安全了，黑鯊是一個專家，找人殺人都是他的擅長，我們在找劉耀柱，黑鯊也是在找劉耀柱，黑鯊就是比我們先找到了，而且先了一天，連電腦都似乎不及他那麼機靈！」

「假如我們先找到黑鯊就容易了！」莫先生說。

「假如黑鯊不是正在做一件工作，」林鈴說：「我們找他也許不會太難，他還是會出現在他喜歡出現的那種地方。但是黑鯊現在是正在找尋劉耀柱，那又不同了。黑鯊祇會出現在劉耀柱可能出現的地方。那即是說，假如我們能找到黑鯊下落的話，亦等於是找到劉耀柱的下落了。是不是？」

莫先生點點頭。他摸着那一疊文件：「這一疊關于黑鯊的資料，是暫時用不着了，因爲黑鯊暫時不會去他本人愛去的地方。」

「但是必須盡量找尋有關劉耀柱的資料，」林鈴說：「因爲劉耀柱可能在他愛

去的地方，或在他可以躲的地方！」

這樣說着的時候，又有一個女人員進來，拿來了一叠的資料，由于資料收集的部門及電腦是日夜不停地工作的，因此經常不停地會得到新的資料。

不過，這一次他們却是對拿資料進來的人感興趣多過對資料感興趣。

「李敏，妳！」林鈴說道：「妳回來了！」

「我當然回來了，」李敏這個好搭檔得意地微笑着，「一件這樣有味道的事情，豈可不讓我參加，妳一個人獨吞？幸而我回來得不太遲，並未錯過！」

「妳已經把一切資料都看過了嗎？」莫先生問。

「看過了，」李敏說：「我比你們知得還要多，譬如，現在，我拿進來的這份資料，我就是比你們更先看到！」

林鈴瞪着莫先生：「李敏回來了，你也不對我講一聲！」

「她也是剛剛回來罷了，」莫先生露出一個罕有的淡淡的微笑：「我讓她先弄清楚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才參加討論，那就用不着我們兩個來費唇舌向她解釋一番，可以省回很多時間。」

「司馬洛呢？」林鈴又問。

「司馬洛却還是不知去向，」莫先生說：「沒有機會聯絡到，不過李敏回來也已經很好了！」

李敏說：「我認為不一定要等司馬洛回來，我們工作才能做得好的。一向，就是沒有他，我們也是幹得很不錯的！」他一出現就表現出她的急躁和好勝的性格。

她與林鈴的含蓄果然是大有不同的。

「多一個人，總是好得多的呀！」莫先生說。

「現在是他自己不出現，這有什麼辦法呢？」李敏說道：「又不是我們不讓他參加，我們還是研究一下這份最新的資料吧！」

她那份資料，本來應該是一份很普通的資料，祇是一件兇殺案。有一個人的屍骸給從海中撈起來，是被槍殺的。而且也已經近三個月以前的事了。

但是，這都是電腦的好處。電腦的分析，又把這一件三個月前發生，而還未曾找到兇手的命案揪出來了。因為槍彈乃是與殺死那個農夫的槍彈口徑相同，事實上乃是同出自一把槍的。

假如靠人的腦筋以及各個部門的聯絡不夠緊密。未必可以記起有這件命案而將之找出來。

但是電腦是「觀察力」很强，亦不會疲倦的，一對就對出來了。

而且有一個警察認出這個死者——但亦是在相當久之前，是在這具屍體發現了之後不很久的事情。這個警察認出死者是曾經在路上給他盤問過的。有一天晚上，也就是流星降下來的那天晚上，他看見路邊停着一部車子，而開車的人坐在路邊發呆，他過去盤問，那人說肚子不舒服，所以要在路邊休息一下。

這個警察要看他的車子的尾廂裏裝着一些什麼，看見是一塊西瓜大的石頭，那人說那塊石頭是拿回去家中擺設用的。

在路邊休息並非犯法，而拿一塊石頭回家去擺設亦並非犯法，所以這個警察不能夠留難這個人。然而警察難免對這個人印象深刻，後來這個人的屍體發現了，他認出了樣子，便報告了這件事，雖然這報告對破案並無帮助。

從海中撈起來的屍體通常是特別令警方頭痛的，因為屍體可能在很多地方被抛下海，可能在很多地方被殺，不易斷定。

這個人就是拾到了另外一塊子午石的人。

而李敏也是這樣猜，她說：「當時那個警察的報告似乎並無價值，但是對于我們現在，則是頗有價值的。那一天晚上，那個地方，一塊石頭，而這個人的樣子很慌張。也許，他就是拾到了另外一塊子午石。」

「而他是給黑黨的槍彈射殺的！」林鈴說。

「唔，」莫先生說：「看這個死者的生平資料，他也不是善類，乃是一個投機份子，假設他把這塊子午石賣給了藍星公司，藍星公司的人研究過了，認為有用。但是石頭有用，這個人却沒有用，尤其怕他的嘴巴亂講話。藍星公司那一類人，當他們怕一個人亂講話時，他們認為最佳辦法就是使這個人離開這個世界！」

「也因此藍星公司對掉落在格蘭飛機廠裏那一塊子午石更是特別感興趣，非要到手不可了！」李敏說。

「我看，」莫先生說：「這個人既然是給黑黨的槍所殺，他與黑黨或者是藍星公司必然是有點關連的，也許他的家人會知道一些什麼，值得調查一下！」

「我們去查好了，」李敏說：「我可以跟林鈴姐去！」

林鈴另取出一叠文件說：「也許，這一次我們要分頭行事了，我認為我得去找這位沈自重先生！」

「噢！」李敏說：「怎麼最刺激的工作總是給你搶去的？」

「誰知道那一件工作會更刺激一些呢？」林鈴說：「說不定你那一件會更刺激呢？」

×　×　×

深夜，林鈴就到了沈自重的住宅對面的山坡上，她用望遠鏡向沈自重的住宅瞭望。

沈自重是住在一座環境幽美的豪華住宅中的。住宅周圍有寬大美麗的花園，而花園有圍牆圍着。

沈自重這花園裏亦有二個守衛在着，但林鈴看見這二個守衛都是懶洋洋的。事實上這二個守衛是正在打瞌睡，顯然他們認為這不是一個緊張時期，並沒有什麼值得他們提防的事情，守衛不過是可有可無的工作。

沈自重的睡房裏亮着燈，睡房旁邊的另一隻窗子乃是相連的浴室的窗子，內裏人影幢幢，似乎正有人入浴。

林鈴的臉不由得微紅一陣。她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想起司馬洛。她到底是女人，有些事情做起來是尷尬一點的。例如這一個場合，就該由司馬洛這個大男人來應付比較適合。

不過，既然司馬洛不在，也沒有辦法了。



跟着，這個浴室中的人在窗前走過，林鈴就看見是一個女人。這樣倒是好一點的。唔，風流的沈自重，又把一個女人帶回家來享受一番了。

沈自重帶了一個女人回家來胡天胡地，而他守在樓下的守衛們又是一點都不緊張的，這似乎的確是表示沈自重目前並不在做什麼事情。

然而，沈自重却是藍星公司的餘黨。可以說是餘黨，但亦可以說不是。因為沈自重在藍星公司被擊破之前，就已經退出了。

他本來也是藍星公司的首腦之一，但是却與藍星公司的其他首腦們意見分歧。沈自重認為，目的不過是賺錢罷了，有勢力，賺錢是有許多並不困難的辦法的，不必動用到殘殺無辜的手段，但是藍星公司的其他首腦則並不認為如此。

那些人認為假如沒有傷害到人命就不夠過癮似的，以害人為樂。於是沈自重與他們拆夥而脫離了，之後他就不大做生意，因為他已經很富有。

沈自重似乎是一個知足而懂得急流勇退的人，他認為既然已經有了這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了，而這些錢又是帶不進棺材的，那又何必還要去拚命呢？趁還可以享受生命的時候享受一下更好。

而在沈自重脫離了之後，藍星公司果然是越弄越凶，終而引致了被莫先生的組織擊破了的命運。

這之後，莫先生的組織並沒有去碰沈自重，仍然讓他存在下去。第一是因為沈自重在參加的時期之內並沒有做過什麼大惡的事情，起碼就並沒有要為一個人的性命而負責。

第二是因為把他留着可以作為耳目，將來萬一有什麼死灰復燃的事情亦有人可問，不致於全無頭緒。

果然，把沈自重「養」了這許久，現在就是用得着的時候了。他對藍星公司是一定有所知的。他仍然有很大的勢力，所以他在脫離了之後，藍星公司亦不敢把他消滅，祇是敬而遠之，採取互不侵犯的態度。

不過，沈自重則很明白那些人的壞心腸，所以他一直都提防着，也因此，他對藍星公司的再出現，極可能也有所知。

所以林鈴就要來找他談談了。

林鈴跑下山坡，這時身上已穿上了她出動時那一件深藍色的緊身衣服，這衣服對於她的動作不會限制，而且在黑夜之中亦是可以與黑影混作一團，毫不搶眼。

林鈴到了花園的圍牆之外，便爬上牆頭，越牆而入。她的身上還帶了一個高度精密的探測電流的儀器，測出那圍牆的頂上並沒有通上電流以及裝上了防盜警鐘之類，因此她越牆是安全的。

她在園中的草地上落下來，通過近牆的一叢樹林，停了一停。

她可以看到那二個守衛是仍然在瞌睡着的，不過她却要通過一大片空曠而沒有遮掩的草地才能到達屋子，而假如她到達草地中央之時那二個守衛剛好張開眼睛，那情形就不大好了。

今天晚上，天上却是有月光的，而是無法控制的事，莫先生的組織雖然神通廣大，亦有完善的科學設備，却就是不能夠影響自然，不能夠在出動的時候使得月光也避開。不過，林鈴却是可以等的。

她的運氣倒不錯，用不着等很久。有一大片烏雲浮過來，暫時把月光遮住了，於是林鈴就通過草地，向屋子那邊急急地奔過去。

沒有月光，果然就方便得多了，即使那二個守衛在此時張開眼睛，亦是不會看見的，而他們亦沒有張開眼睛。

很快，浮雲又移開了，月光再洒下來，林鈴則已經到了屋子的牆脚下，隱在那裏的陰影之中，仍然是不易看清楚的。她抬頭望望上面，那上面就是浴室的窗子。她就沿着牆外的水管，矯捷如猴子，悄悄地爬上去。她聽見浴室中正傳來水聲。

那浴室的窗子並沒有鐵枝攔着，事實上屋中的每一隻窗子都沒有鐵枝攔着。這屋子的花園有圍牆圍着，而屋子附近又經常有守衛守着，假如裝設鐵枝，那實在是多餘之舉，因此窗子沒有鐵枝。

林鈴雖然也可以從別的窗子入屋，但她認為還是用浴室的窗子最好。

雖然浴室中是已經有人在着的，但是她知道浴室中不會有太多人，應該祇有一個人在着而已，而且這個還是女人，對手可以預算。

這個女人就是沈自重從外面帶回來的風塵女人，是從舞廳中帶回來的。

沈自重這個人有一種很古怪的習慣，就是沒有固定的情婦，當他需要的時候，他就用錢買，帶回家裏過一夜或者過幾個鐘頭。

也許這是因為他喜歡常常換新鮮的，亦可能是因為他以前有一個妻子，後來離婚了，要付出一大筆贍養費，使他認為「零售」會更符合經濟條件吧！

男女之間的事情是很難講的，看法和口味都是各有不同。

這個女人就是在歡娛之前先到浴室裏洗一個澡，沈自重是喜歡乾淨的，這個女人就在浴室裏洗個乾乾淨淨，然後才出去侍奉他。

她沒有把浴室的窗門關上是認為不需要，這裏是屋子的二樓，窗外不能有人站着，而對面又沒有屋子，不需要把窗門關上遮掩着，窗子打開了，空氣就流通得多，尤其是在熱天。

這個女人用背對着窗子，所以並沒有看見林鈴的頭在窗外出現。林鈴爬進窗內，看見這個女人這個澡已經洗完了，人也已離開了浴缸，正在披上一件毛巾浴褸，以吸乾身上的水份。

林鈴無聲而迅速地越過窗沿，進入了屋中，直至林鈴的手在她肩上一拍，那個女郎才知道有人來了，而大吃一驚，連忙張開嘴巴要叫喊。

但是林鈴手中有一把槍，槍嘴遞前，低聲說：「妳別吵，不然妳就沒命離開這裏了！」

那個女郎還是不由自主地從喉嚨裏發出一聲低低的尖叫，正在外面的睡房中的床上等着的沈自重叫道：「什麼事？」

「告訴他沒有什麼！」林鈴低聲命令，「妳不過是差點失足滑倒罷了！」

那個女郎也照辦了。沈自重並沒有懷

疑，他也沒有懷疑的理由。

林鈴這一來是不易猜到的，而沈自重假如一天到晚懷疑這個懷疑那個，他就很難做人，連睡覺也不行了。

「你——你想怎樣？」那女人低聲問林鈴。

「這件事情是與你無關的，」林鈴說：「你是一個無辜的人，所以我不想令你太受苦。其實我可以一下把你擊暈，那更簡單了，不過這會令你很辛苦，所以我不想這樣做！」事實上這也的確是林鈴不把她擊暈的理由。

「呃——」那個女人發抖着，「請——請你不要殺我！」

「你不要吵，我就不會殺你了。」林鈴說。

「我——我不吵！」那女人說。

「不過，」林鈴說：「我仍然希望你會安安靜靜地留在這裏，我也希望保證你會安安靜靜地留在這裏，所以，我就要把你縛起來。」

「不——要——」那女人又小聲地哀求着。

「這是對你有好處的，」林鈴說：「這屋子裏的都是很多疑的人，假如在我走了之後，他們發覺你是沒有給縛起來的，他們就以為你是與我合作的，那時就眞是有理說不清了，是嗎？」

那個女人是混跡風塵的，對這種道理也比較明白，所以她就不反對了。

林鈴就利用浴室裏的許多毛巾作為繩子，把這個女郎連身上的毛巾褸也縛了起來，亦用一條小毛巾塞了她的嘴巴，使她不能叫喊。她這樣做，也花了一點時間，再加上那個女人洗澡的時候是慢條斯理的，亦花去不少時間，所以，在外面的睡房中等着的沈自重也不耐煩起來了。

他的聲音從外面傳來，叫道：「喂，你行了沒有？」

林鈴不想用自己的聲音回答，所以走過去把浴室的門鈴拉開。這等於告訴沈自重，人差不多可以出來了。

「快點，」沈自重嘻嘻笑道：「不要扭揑得太過份，吊人家胃口也不是這樣的呀！」

林鈴回去在那個女人身上縛了最後一個結，然後才走出去。沈自重看見不是他帶回來的女人，而是身上穿着深藍色衣服的林鈴，嚇了一大跳，幾乎離開了床上。

林鈴擺着手中的槍，柔聲地警告道：「沈先生，你是一個老江湖，你大概也知道不該亂動和亂叫的。」

沈自重哽塞地低聲說：「你！林鈴，你來幹什麼？」

他是認得林鈴的，因為在藍星公司消滅了之後，林鈴亦曾經來問過他一些口供，以便能夠更圓滿地結束那件案子。當時沈自重也祇是作有限度的合作而已。

「我是來跟你談談的，沈先生！」林鈴說：「我們也許久沒有見面了！」

「但——我又沒有幹什麼！」沈自重說。他當然知道，林鈴來找他必定是有原因的，這不會只是一次友誼的探訪而已。

「那就要談過了之後才知道了，」林鈴說：「目前，你的手，請放在腿子上好嗎？」

沈自重只好把伸到了床頭几旁邊的右手縮回來，放在自己的膝上，林鈴則繞到床的另一邊去，打開床頭几的抽屜，從裏面找出一把手槍，搖搖頭：「哼，這不是聰明的方法，假如你一槍打死了我，你逃得到哪裏去呢？」

這就是替莫先生的組織做事的好處之一了，有安全感。假如殺掉了他的組織的一個人，這個凶手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是一定會給追回來的。當然人死了之後，就是把凶手怎樣懲罰，自己都是不能活轉來的了，不過，有這個情形存在着，那些犯罪份子也是盡量避免殺害莫先生的手下了，除非是做了亦沒有人知道。

「我——並沒有打算用呀！」沈自重說。

「我相信你，」林鈴說着，在沈自重的對面坐下來，坐在一張小沙發上，但槍仍是拿在手中，裝有滅音器的槍咀對着沈自重，說：「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

「為——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找我？」沈自重說：「你把我嚇得要死！」

「假如我們公然來請你回去談話，」林鈴說：「你認為就會好些了？那會有許多人知道，人家不知道你提供了一些什麼情報，但是小人之心，就會以為你是提供了很多了。」

「唔，」沈自重點點頭，「這也有道理，很多謝妳這樣體貼我，不過，妳想跟我談些什麼呢？」

「藍星公司。」林鈴說。

「藍星公司什麼呢？」沈自重問道。

「你知道多少，你就告訴我多少好了！」林鈴說。

「但——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妳的呀，」沈自重說：「藍星公司，這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我們以前已經談過了很多，可以告訴你的，我也已經告訴了你了。」

「我不是講過去，」林鈴說：「我是講現在。」

「現在？」沈自重說：「你在開玩笑嗎？藍星公司並沒有現在，這個組織不是早已經完蛋了嗎？」

「那你就是跟我開玩笑了，」林鈴說：「這種事情你會不注意嗎？我們也知道了，你一定會比我知道得更多，你到底曾是其中的一份子。」

「但那是已經過去的事情！」沈自重說。

「我講的是現在！」林鈴說。

沈自重知道他是賴不掉的，祇好說：「我也聽聞他們是正在再組織起來，但是不關我事，我以前都不幹了，現在更不會幹！你也明白我這個人的！」

「既然你沒有份，」林鈴說：「那當然是更好了。這樣你就可以毫無顧忌，而把你所知道的說出來！」

「但——！我知道得不很多，」沈自重說：「我所留心的，主要是他們有沒有對我不利的計劃而已，其他的事情，我是盡量不想知道。」

「我現在就是要你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林鈴說：「目前，什麼情報都是有用的。」

「我知道是以卜可夫為首，」沈自重說：「而黑鯊亦再度冒頭了！」



黑鯊這個人，林鈴是早已知道了，但是卜可夫她則是不知道。

她說：「怎麼？卜可夫？他們兩個人不都是已經死了嗎？他們是一同在那船上死去了的。」

「假如你沒有找到屍體，」沈自重說：「你也不能肯定這人是死去了的。」

「黑鯊的屍體沒有找到，」林鈴說着，一面記憶着她所熟悉的有關資料，「但是卜可夫的屍體則是在那船燒剩的殘骸中發現了的。」

沈自重說：「我知道，你們找到了一具燒得祇剩下了骨頭的屍體，而這副骨頭還是燒焦得殘缺不全的。你那麼有信心就是卜可夫的屍體了嗎？」

「屍體的手指骨上還有一塊燒得半熔的合金，」林鈴仍然記憶着資料說道：「那是卜可夫的一隻合金指環，那種合金是很特殊的，沒有別人有這樣一隻指環——不是黃金，不是白金，亦不是鋼！」

「一隻指環，」沈自重說：「對於卜可夫這樣一個人來說並不足證據。那船上在着火之前已經死去了不少人，假如卜可夫要逃走，而在逃脫之前決定還是讓自己先死去的好，他很容易可以把指環脫下來而戴在其中一具屍體的手指上的！」

林鈴緊緊地皺着眉。她不能否定這個可能性，事實上她自己亦是曾經遭遇到過險些被人殺死的情況，而為了事情辦下去能夠更順利起見，她亦曾經索性先讓人家以為自己是已經死掉了的。

她亦在腦子裏重溫一下這個卜可夫的資料，就不禁抖一抖。

卜可夫這個人究竟是什麼種族亦不清楚，相信血統一定很複雜，有一頭金色而淺到近乎白色的頭髮，卻有一雙深棕色的眼珠。

他很可能是有很多種血統，然而他卻似乎遺傳了每一種血統的最可怕的特點，刁鑽凶殘無比，也是藍星公司首腦之中最難對付的一個。在「死」之前他起碼擁有三個國家的國籍。

假如藍星公司乃是在卜可夫的領導之下死灰復燃，這是眞正不妙之至了。

林鈴終於說：「我似乎在努力說服你相信卜可夫死去了，你卻似乎在努力說服我相信卜可夫活着。假如你讓我說服你，那不是簡單得多了嗎？」

「不錯，」沈自重說：「那是會簡單得多的。不過，你告訴我，你需要知道眞相！」

林鈴說：「那麼你一定知道很多才會有這種信念了。」

「我並不知道得很多，」沈自重說：「我祇是一直不敢放心相信卜可夫是已經死去了。你也知道，昔日與我最過不去的人就是卜可夫，他是導致我脫離藍星公司的主要人物。他這個人仇恨心很重，我要提防他對我不利，他的朋友少，我的朋友多，一位關心我的朋友告訴我，卜可夫與黑鯊又再出來活動了，但是暫時沒有對我不利的打算，所以我亦不宜妄動。假如卜可夫向我的頭上打主意的話，我這位朋友自會通知我。他是寄來了一封信。」

「你這位朋友是誰？」林鈴問。

「我不能告訴妳。」沈自重搖着頭。

「信是在什麼地方寄出的呢？」林鈴問。

「告訴妳也沒有用，」沈自重說：「這信必然是間接寄出的，發信的地方決不會是他或卜可夫所在的地方！」

「你不把這位朋友的身份說出來，」林鈴說：「那你也不算合作了。」

「不要逼我，」沈自重說：「我這位朋友，當卜可夫計劃對我不利的時候就會向我通風報信。妳也不想我死的吧？」

「我們替你把卜可夫捉了起來，」林鈴說：「那你就用不着担心了！」

沈自重搖頭：「不行！我這位朋友是潛伏在很接近卜可夫的身邊，假如妳企圖找他，他就會失蹤了。假如我知道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也許我會告訴妳的，但是我不知道。妳要查，是不會有足夠的時間的！」

「唔，」林鈴聳聳肩，又在腦海中翻閱一下有關沈自重的資料，「你的朋友多得很，假如你不指出是哪一個，要查也不是易事！」

「你去亂查，」沈自重說：「那我起碼會失去一位重要的朋友！」

「好吧！」林鈴說：「我起碼知道了是卜可夫。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暫時沒有了，」沈自重說：「假如將來有消息，我會想辦法都通知你的！」

林鈴退向浴室的門口，把門推開了。那個被縛的女郎又看見她出現，便又恐慌起來。她並沒有機會聽到林鈴在外面說些什麼，而她不認識林鈴，並不很有信心認為林鈴會饒她一命的。

林鈴對她擺擺手說：「你放心好了，我講過不會傷害你，就是不會傷害妳！」

她一手拿了這個女人在入浴之前脫下來的衣服和鞋子，又出去了，再關上浴室的門。那個女人留在浴室裏，莫明其妙，不過又不敢掙扎。

外面的沈自重也迷惑地看着林鈴。

「起來吧！」林鈴道：「穿衣服！」

「為什麼？」沈自重吶吶着問道。

「出街當然要穿衣服了，」林鈴說：「就這樣子出去，不是失禮死人了？」

「但——到什麼地方去？」沈自重慌張地問。

「出去兜兜風！」林鈴說。

「不！」沈自重說道：「妳不能夠這樣！」

「你放心好了，」林鈴說：「我只是想你陪我走一趟罷了。你有這許多保鑣守衛在樓下，我一個人離開不大方便，有你伴着，就會安全得多了！」

「我可以叫他們——」沈自重說。

林鈴擺擺手中的槍：「別嚕嗦好嗎？難道你不能夠依一次我的計劃而不抗議的嗎？」

「妳不信任我？」沈自重說。

「對了，」林鈴說：「我不很信任你，因為我並不是你的朋友！但是，難道你也不信任我？難道我不是比你更值得信任的嗎？」

沈自重只能苦笑。他是不能夠與一把手槍爭論的，而且事實上亦的確是林鈴比他更為值得信任。

（未完・四）

鐵胆傲骨

# 羣豪聚血沼 爭奪獨角獸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看來不會無端「恨」，是必另有什麼「仇」，到底石中堅有什麼「恨」，「鬼劍客」又有什麼「仇」，石中堅拜了鬼劍客爲師，而鬼劍客因殺盡自己不喜歡的人而被仇家追殺，却又反將所有仇家殺掉，還賸下一個「紅面尊者」要石中堅爲他完成填補這「恨」字一筆的人，石中堅並未完成；還有一個是被不知名的仇家刺了在背上一劍的人，要石中堅找出來爲他報仇，雖然這人亦來參與此次的復仇行動，見鬼劍客已死，不屑將石中堅殺害，自稱「神秘客」而去。石中堅追踪不捨，又見一黃衣怪老人對一個小子說：你小子的師傅是被鬼劍客殺掉……

石中堅聽得如同晴天霹靂，一聲暴喝，脫口罵道：「胡說！……」

他此喝聲，直若雷響，嚇得鐵面魔君臉色驟然大變，朝石中堅躲身之處望去，此時的仇方玉，也感大爲奇怪，也跟着望向石中堅。

鐵面魔君似乎非常緊張，喝聲問道：「何方朋友，鬼鬼祟祟，有種的就出來講吧！」

石中堅冷哼一聲，右手向前掃去，頓聞「嘩啦」的一片响聲，在他身前的蘆葦，就被他這一掃之下，眼前驟然開朗，露出一片空地。

雙方隔着紅泥沼澤，佇立未動。

石中堅身形一暴露，鐵面魔君定神一看，但是，他搖了搖頭，心裏直覺奇怪，因爲他就從來沒有見過石中堅此人。他更奇怪。石中堅這不過是十幾歲的少年，爲什麼當他講到——鬼劍客時，竟在罵他胡說？

鐵面魔君此時面露驚疑之色，直瞪着石中堅。

但——他們之間，相隔數丈寬的沼澤，實在無法縱身躍過，必須繞一個非常大的圈子，才能過得去。

於是鐵面魔君縱聲喝問道：「小鬼！你是什麼人？」

石中堅在鼻子裏，重重的哼了一聲，冷冷的道：「你管我是什麼人，鬼劍客跟你有什麼地方過不去，要你毀謗他老人家……」說至此，轉向仇方玉，道：「你少聽他胡說八道，鬼劍客絕不會做出暗算別人的事！」

鐵面魔君立覺情形不對，神色之中，似乎略顯驚恐，心裏直在暗暗的着急，氣得答不上話來。

當他轉首，望向仇方玉時，也不禁暗吃一驚。

只見仇方玉，睁得一雙仇視的眼光，直瞪着他，臉下一步步朝他逼近，似是恨不得要一口生吞了他。

怪啦！鐵面魔君此時，竟然會怕起仇方玉來。

難道他的武功沒有仇方玉强嗎？

當然不會！

他乃江湖名望極盛的成名人物，可稱得上當今之世少數魔頭之一，武功造詣自然可想而知，至少要比仇方玉這一個年僅二十的少年高上一些吧？

那麼他又爲什麼要胆怯仇方玉呢？

此時——鐵面魔君潛意識的往後退了幾步，神情跟着一震，立刻臉泛殺機，驀然一聲驚天暴喝，道：「臭小子，你給我站住！」

仇方玉仍然面露寒霜，沉吟不語，只管一步步緩緩欺近！

他此時已然痛恨鐵面魔君，並不是他深信了石中堅的話，而欲殺掉鐵面魔君，先消心頭之恨。

鐵面魔君見仇方玉出神之態，冷哼道：「老夫叫你站住，你就站住，再敢向前一步試試……」

此話未歇，仇方玉傲然大笑，道：「未必見得，小爺仇方玉就要試試，看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當然——

此時只要仇方玉朝前邁上一步，鐵面魔君必定就要出手，如此一來，雙方立刻就要火併，到時難免就有死傷！

石中堅一旁看着，此時他並沒有說話，他要看看，這江湖上的人物，到底在武功上，有什麼了不起！

他此時目不轉睛的望着沼澤對面的一老一少，勢將一觸即發的局面。

緊張！恐怖！

這些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空氣，籠罩在這陰森的莽林中。

鐵面魔君已然蓄勢待發，屏息的等待



仇方玉再向他欺近一步。

此刻——仇方玉臉上顯得格外怕人，也運氣集於雙掌，略一沉吟，朝前邁進一步。

就當他一步剛邁出之際。

驀然——鐵面魔君一聲暴喝道：「好小子！胆子可不小……」

掌隨聲出，雙掌平胸，直朝仇方玉推去——

此掌推出，頓時捲起一股勁猛潛力，不歪不偏，正好擊向仇方玉的面門！

仇方玉似乎毫無所慮，一聲冷喝，道：「來得好！」

緊接抬手一招「推窗望月」硬接鐵面魔君擊來掌力！

他這一掌本就在氣頭上，所以出手極狠，只覺一股强勁威猛絕倫的力道，如同排山倒海之勢，直捲過去。

兩人幾於同時出掌，端地快速絕倫。

仇方玉一掌推出，不由得暗自一驚，心裏好生奇怪，一時之間竟不知對方在攪什麼名堂，直墜五里霧中。

當時只覺自己掌風劈了一個空！

情急之下，急忙將擊出掌勢一收，定神一看，不由罵道：「好像伙，你想逃不成！」

鐵面魔君原來一掌擊出，當仇方玉推出一掌，掌勢一收，閃了開去，仇方玉才將掌勢走空！他一轉身就想跑掉。仇方玉此時那能容鐵面魔君就此跑掉，縱身一躍，雙掌又直劈過去。

他這一掌，正好擋住鐵面魔君去路。

鐵面魔君臉色一變，閃身一讓，揮手劈出一掌，趁虛縱身逃走！

他爲什麼逃呢？

難道怕仇方玉嗎？

就當他閃身逃走時——仇方玉一聲暴喝道：「那裏逃！」

× × ×

鐵面魔君「嘿嘿」一聲怪笑，轉頭向仇方玉扮了一個鬼臉。

此時——

在一旁靜觀的石中堅，一種鐵面魔君要跑，就有點感到奇怪，難道鐵面魔君就如此無用，武功竟這樣低劣，看起來倒是蠻厲害的，沒想一招還沒走過，掉頭就跑，這實在未免太不中用了。

石中堅忽然心中一動……

不禁暗暗的忖道：「江湖上，人心險詐難測，莫非他故意裝出不能自保之勢，把眞實武學，歛藏不露，以表示憑他這等武功，還能暗算人嗎？」

心忖至此，又暗罵道：「好卑鄙的傢伙，你想嫁禍於我師父身上，竟然施出不要臉的行爲，我非讓你顯露原形不可！」

他乃感情極易衝動之人，又無江湖閱歷經驗，心念一動，想到就做，當下大喝一聲道：「站住！」

鐵面魔君正在竄逃之時，忽聽一聲暴喝「站住」，當時心頭一驚，暗自讚道：「好精深的內力！」

此時他當然清楚，這暴喝之聲是誰喊的，豈會站住，因爲他知道，石中堅站在沼澤那一頭，就是武功已臻化境，也休想一躍而過，所以，他連理都不理。

石中堅看此情形，心中一火，又是厲聲喝道：「叫你站住，難道聽不見！」

他這種囂狂的口氣，眞是目空一切，讓誰聽到，也忍不住心頭之火，要找他拚拚，以消除心頭之恨。

但——鐵面魔君似有什麼急事，竟然充耳未聞，只顧自己逃竄，眞是好修養！

石中堅氣得暴跳如雷，但又沒有辦法，如果繞過沼澤，所費時間過多，鐵面魔君必然跑得無影無踪，如果縱身躍過，這簡直是一件太冒險的事，萬一掉進此紅泥沼澤，勢必喪命，誰也救不了，何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驀然——他抬頭之間，心念一動，大聲喊道：「仇兄，不要讓他跑掉，我們好好整他一下！」

此時——

仇方玉轉頭對石中堅微微一笑，也未答話，仍然縱身追去。

石中堅自從得到「鬼劍客」功力之眞傳，雖然只不過短暫的兩天多時間，但聰慧的他，運用了幾次，已然得心應手，此時一個躍身，直飛二丈七八尺高，落在一株高大的樹上。

手抓樹枝，微一借力，身子一個擺動，人已向前飛去，直若巧燕掠空，憑空兩個觔斗，直越沼澤而過。

石中堅這一招端的驚人，尤其這份胆量，决非普通一般人所有。

他此時躍過紅泥沼澤飄身落地，也顧不得回頭看看，他自己如此嚐試是多麼危險之事，提氣縱身朝鐵面魔君的去向急馳而追！

雖然這段時間內，只不過轉瞬之間，但，仇方玉與鐵面魔君早已不知去向。

他正自爲難之際，瞥見數丈外一條人影，疾如飛奔一般，一閃而沒。

他正覺難以自處當兒，見了這條人影，心中一動，立時疾追上去。

他不能讓鐵面魔君逃走，因爲鐵面魔君提起他師父鬼劍客，其中必定另有原因，這就是他所以要急追的道理。

此時這突出之人影，使他心中急於追上，於是施展全力追去，但瞬間已不見人影，楞愣之間。

忽聽「咚」的一聲，似是一件重物，落在地上。

石中堅迅速轉過頭去，只見自己身旁樹後，蜷伏着一團黑影，當下一提眞氣，猛撲過去。

他這時心裏正在納悶，不知鐵面魔君到那裏去了，是以，一見蜷伏樹後的黑影，也不考慮，立時疾撲而去。

當他身一撲至，探手一把，已將黑影抓了起來。

驀然——

石堅中吃了一驚，仔細一看，只見手中提着的竟是一個身着長衣，背插單刀的屍體！

他不由感到一陣奇怪，此屍體身上尚有一點傷痕，竟連耳目口鼻之處，亦不見血跡，眞不知是怎麼死的？

心想：怎麼我沒有聽到一點聲息呢？這是誰幹的？

正在心忖之間，忽聽一聲輕微的飄空之響，起自身後。

石中堅緊跟又是一驚，緊張得一顆心

，怦然而跳，尤其這突然發覺的屍體，竟是如此之奇怪。

但——

他機警無比，心中雖然感到吃驚，仍然電閃轉身，凝神望去。

只見一個黃衫的瘦老頭，背插雙劍，站在八九尺外，兩道精光暴射的眼睛，直瞪着石中堅。

石中堅看得心頭一震，忽然冷哼一聲，傲然說道：「原來是你這個老傢伙，你跑到那裏去了？……」

黃衫老人聽得石中堅這沒頭沒腦的話，倒將他弄得糊裏糊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心裏覺得奇怪，還以爲石中堅是個瘋子。

他也未待石中堅將話說畢，却掉頭就走。

石中堅見黃衫老人根本不理會他，心頭之火立時發作，將手上提着的屍體一放，「咚」的一聲，摔在地上，低沉冷漠的喝了一聲，道：「站住！你還想走嗎？」

黃衫老人連頭都不回一下，依然緩緩朝前走着。

這下可氣得石中堅暴喝一聲，單脚一跺，縱身掠到黃衫老人身前一丈之處，冷冷的叱道：「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小爺面前賣狂！」

此黃衫老人胆子確實甚大，雖然見石中堅一臉殺機，可怕可極，但，仍然一步步的向石中堅逼來。

石中堅看得一楞，不禁覺得此人性情如此怪僻，似乎有些感到不對。

此時——只見黃衫老人面無表情，兩眼暴露兇光，平直的望着石中堅，已距石中堅不過三四尺之處。

石中堅見他還在挪動緩慢的脚步，內心開始有些驚懼，因爲他還沒有見過像這樣的人物，適才此黃衫老人與仇方玉動手過招，不是非常胆小嗎？

驀然，一道靈光掠過他的腦際，不由暗暗點頭忖道：「此人果是狡猾，我幾乎被他騙了過去！」

揚手就是一掌，向黃衫老人打去。

剎時之間，一股强猛的掌風，呼的一聲，疾向黃衫老人左肩「風府穴」上拍去，同時一抬右膝，猛撞黃衫老人下盤。這一腿一掌，不但快速絕倫，而且勁力奇猛，簡直奇詭已極，使人實在沒有避閃之餘地。

但——

黃衫老人却無動於衷，只見他身子一偏，巳然輕而易舉將石中堅的一腿一掌閃開，人還在一步步的走着。

他使的什麼身法，憑石中堅這初會武功之人，豈會看得出來，怎麼不讓他大爲吃驚，眼見黃衫老人就要跟他迫近，不禁潛意識的朝後退了三大步。

此時，他不再出手，只是滿臉寒霜殺機的，冷冷的問道：「你是不是『鐵面魔君』？」

他這一問，黃衫老人忽然停身站住，冷眼將石中堅由頭至脚看了一陣，操着狂傲的口吻道：「不錯！老夫就是……鐵……面……魔……君！」

那鐵面魔君四個字，一個個的吐出，似是得意已極。

石中堅眉頭一皺，「嗤」的哼了一聲，說道：「剛才你爲什麼要毀謗——鬼劍客？」

鐵面魔君聽得心中一震，不禁喃喃的唸道：「鬼劍客！……」

他是江湖中何等狡猾人物，驚懼之色，剎那間，巳然收斂，冷然問道：「小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石中堅反覆了一句，冷傲的說道：「你自己心裏有數，一人做事一人當，耍賴還算得上什麼男子漢！」

鐵面魔君聽得「嘿嘿」發出一聲冷笑，道：「笑話，老夫『鐵面魔君』一生闖蕩江湖，水裏火裏，刀山劍林都闖過，向來做事自己當……」

突然——

鐵面魔君將話一頓，使出一副好奇的眼光，打量着石中堅。

他這突然之變，倒眞使人感到奇怪，不知他到底在攪什麼花樣。

石中堅此時豈敢大意，因爲他發覺，此鐵面魔君，與適才那個鐵面魔君，顯然在性情上不大相同。

他開始戒備，提氣蓄於雙掌，準備這怪人突然發難。

半晌——

石中堅見鐵面魔君，仍然沉默無語，冷冷不停打量自己，不由劍眉一揚，厲聲喝問道：「看什麼？」

鐵面魔君並沒有理會石中堅的喝問，瞪了石中堅一眼，問道：「鬼劍客是你什麼人？」

石中堅倒眞沒料到，鐵面魔君會問他這句話，當時一楞，但是，他也是個倔强好勝之人，豈會表露於形，於是冷然叱道：「憑你也配問？不照照看，你是什麼德性！……」

話猶未畢，鐵面魔君臉色驟然變成鐵青，暴喝道：「混蛋的臭小子，你是說還是不說？」

「不說又怎麼樣！」

「我就不相信你不說……」

話猶未畢，探手從背上一起，頓聞嗆的一聲，忽然閃過兩道刺目銀光！

石中堅定神看去，不禁冷然一笑，道：「憑你這兩隻破鐵，能嚇得了誰？小爺讓你看一樣東西！」

說畢，探手至懷，往外一抽，頓時響起一陣龍吟之聲，久而方歇。

鐵面魔君就在石中堅從懷中一拂之際，驀地裏，一道奇光，直射入他的眼睛，眼前一陣花亂，不覺大驚失色。

當他仔細定神一看，不由驚得脫口叫了一聲：「鬼劍！」

石中堅見鐵面魔君一發覺「鬼劍」，竟然如此驚恐，神色不定，心裏大爲愉快，仰首「哈哈……」一陣狂笑，帶着諷刺的口吻道：「不錯，總比你那兩把破鐵片驚人吧？……動手呀！」

石中堅一面說着，一面得意的，揮動着「鬼劍」，此劍果然不同凡響，揮舞之下，閃出一道一道的光芒閃耀，當人正視它時，必然會頭昏眼花。

「鬼劍」還是石中堅初次把弄，目前「鬼劍」竟有如此大的奇妙與威力，直使石中堅愛不釋手。



鐵面魔君豈有不知「魔劍」的厲害，吃驚之下，飄退數尺，喝聲問道：「快說！鬼劍客是不是你師父？」

石中堅見他這副驚恐神情，冷笑了一聲道：「少嚕嗦，告訴你，你不佩問！如果不服氣的話，快出手呀！」

鐵面魔君被石中堅這一激，氣得臉色變得一陣青一陣白。

此時——

他雖然雙劍在握，依然不敢向石中堅攻去，因爲他對這曾經震驚江湖的「鬼劍」，存有一份忌憚，這份忌憚使他不敢先貿然出手。

他雖然是武林出類拔萃人物，但，憑他一人之力，絕不是「鬼劍」之敵手。

如果在他對面站着的人，換上了別人的話，他怕不早就動上了手才怪，但他此時懾於「鬼劍」的聲威。

在他心裏非常明白，如果他一出手，勢必凶多吉少，說不定立刻就要橫屍此荒山莽原之中。

但——

此刻的石中堅，却情態安逸，目睹鐵面魔君吃驚神色，心裏覺得從未有過的興奮與驕傲，所以，他不時發出陣陣冷笑之聲。

可是適才他見鐵面魔君出手之厲害，儘管此時他外表裝作十分安然無事的樣子，但內心却有些担憂，他的武功，是否就一定能夠取勝鐵面魔君。

不過他恨——

恨鐵面魔君跟仇方玉講，暗算仇方玉師父之人，是鬼劍客，但，他相信他師父，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下三濫的事。

也要準備好好的懲戒鐵面魔君一番，突然冷笑了一聲，狂傲的叱道：「鐵面魔君！長劍既然出手，也該上啦，莫非你怕了不成！」

這下可讓鐵面魔君再也按耐不住，倏地，一聲哈哈長笑，但這笑聲，却是那麼勉强，包含着憤怒。

的確，像他這類江湖響名人物，幾時受人如此奚落過，長笑之聲一落，緊跟着厲聲怒喝道：「好小子，就憑你手持一把『鬼劍』，竟然張狂至此地步，告訴你，你不要手持『鬼劍』得意忘形，你這條小命，可能就要因『鬼劍』而完蛋，老夫鐵面魔君，就要找此『鬼劍』報仇！」

石中堅聽得一楞，下意識的望了望這不祥之物——鬼劍。

他非常清楚，也師父鬼劍客最後會經對他說過，整個武林江湖之人，都要來找他報仇！

這一切，只不過在他腦海中，一掠而過，突然神色一振，抖了抖手中的「鬼劍」，冷笑聲中，帶着不屑的口吻道：「鐵面魔君，你少廢話，快上呀！」

此話方畢，鐵面魔君大吼一聲，人巳飄身撲進，右手長劍一抖，振腕一招「蜻蜓點水」，左手長劍憑空一個虛招，直向石中堅頭頂斜劈而下。

鐵面魔君這一招，迅速絕倫，直若驟雷，又是挾怒而發，功力之大，確實不是一般江湖高手可比。

但，他碰的是石中堅，在稍一晃身之剎那，輕逸閃過。

鐵面魔君一招遞空，心裏暗暗吃驚，錯步振腕，突施「八方星火」這招殺手，朝石中堅猛攻而至，左手之劍，却平舉未動，準備來個一進一退，實虛並用。

石中堅見他劍力，勢若暴雨，一時之間，竟不敢貿然硬接，滑步旋身，臂運功力，「鬼劍」一陣揮舞，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出手的是什麼招式。

但——

他這一個揮動，却快速威猛，更奇怪的是，這一尺長的「鬼劍」，被他運力一揮間，劍芒突然暴長一丈，正向鐵面魔君當胸「章門穴」，疾點而至。

鐵面魔君沒想自己幾次出手，都被「鬼劍」劍芒闖開，心知不好，此時眼看石中堅手中「鬼劍」又告點到，情急之下，忽然右腿一抬，左脚尖向外一滑，身子倒轉，才勉强閃過。

雖然石中堅只記住書中之學，並不知道如何運用，但，不由自主，隨手用出，尤其「鬼劍」劍法，暗藏無窮變化。

就在鐵面魔君飄身後退之際，緊接又是一招點到。

石中堅這一劍招，快逾電光石火，鐵面魔君再撤劍避招巳自不及，心裏一橫，手中長劍，向住石中堅遞到的「鬼劍」一迎。

石中堅見鐵面魔君揮劍接招，存着一拚之心，不禁冷笑一聲，喝聲道：「來得好！」

手中「鬼劍」急撤，左腕疾吐，食中二指一駢，反向鐵面魔君持劍右腕上「脈門」要穴點去。

這一招不但快速絕倫，而且變生突然，鐵面魔君武功再高，也不能不先護脈門要穴，只得撤招翻腕，暴喝的一聲道：「老夫這下要你死！」

話聲方出，左手長劍連環攻出四招殺手。

石中堅忽覺鐵面魔君手中長劍，化作滿天劍幕，分別遞到，心裏暗吃一驚，知道情形危險，一聲暴喝，運足功力，將「鬼劍」一陣揮揚，劍芒四射，全將鐵面魔君殺招化解過去。

石中堅將鐵面魔君招式化解以後，立刻搶攻三劍。

鐵面魔君豈敢大意，一時之間，被「鬼劍」劍芒逼得連連後退，唯恐一不小心，被劍芒所傷。

兩人動了半天手，均無勝負，此時鐵面魔君却以經驗對付石中堅，而且石中堅根本就胡亂用招，只是憑着凶猛可怕劍芒，讓鐵面魔君不能近身而巳，所以短時之內，依然無法決個勝負。

驀然——石中堅脚下一滑，鐵面魔君心中一喜，縱身趁虛而入，雙劍齊攻，「星火滿佈」，「玉珠投籃」兩招，分點石中堅上中下盤。

所謂高手過招，萬勿一失。

因爲——比武動手，生死一髮，如果一招失手，或不把握時機全力施展求勝，將會落得身敗名裂之地步。

石中堅豈會知道，一直都在佔有優勢的他，忽然會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劍芒在他驚慌之下，突然中斷。

這只不過一剎那的時間。

可是却被鐵面魔君這身經百戰的老江湖，當做大好機會，揮劍而入，直刺石中堅。

石中堅本就毫無對敵經驗，這一失手，神智大亂。

但——鐵面魔君雙劍快逾奔雷，疾如閃電，眼見就要點在石中堅身上。

× × ×

鐵面魔君竟如此厲害？爲什麼他要怕仇方玉呢？適才不是眼見鐵面魔君逃了，仇方玉緊跟追了去，可是，何以鐵面魔君突然回來，又不見仇方玉的踪影？莫非仇方玉遭遇了不測？

不！

仇方玉並沒有遭遇到什麼危險，當時他急追鐵面魔君，不過半盞熱茶的時間，雖然奔馳了數里路程，却沒有見到半個影子。

他開始發覺情形不對，急忙停身站住，四週流目打量，依然未見他半個影子，氣得他狠狠的暗自罵道：「好狡猾的老傢伙，你跑到那裏去，我仇方玉也要把你找到！」

突然——

他想起了，一個冷漠、高傲、孤獨？……的影子，浮現在他的腦海之中，一次一次的旋轉着——那正是石中堅，只是他並不知石中堅的名字。

他想，從石中堅的神色觀察，一定有着什麼不幸的悲慘遭遇。

但——

他對石中堅的形像却是非常的好。

此時——

石中堅也歷久未到，他心裏突然有些着急起來，他記得，石中堅分明說過，讓他先追鐵面魔君，然後再繞過沼澤趕來。

爲什麼到現在還遲遲未來呢？

會不會掉進那紅泥沼澤裏了？

他想着想着，眼看要追鐵面魔君已是絕望，狠狠的罵了一聲，道：「總有一天要你跑不掉，今天算你運氣好，在樹林中遇到，讓你好逃，但你不要得意，我仇方玉不會放過你的！」

仇方玉稍立片刻，仍未見石中堅的踪影，實在也無法按耐，焦急的心情，縱身朝紅泥沼澤馳去，看石中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經他一口氣施展最上乘的輕功，刹那間，已出數里之外。

他一面急馳，一面不住流目四顧，注意石中堅的行踪，但，他又豈會知道，石中堅已跟鐵面魔君動上了手，而且正打得激烈，在作生死之拚！

驀然——兩條黑影在林之盡頭，一閃而逝，身法奇幻無比，直若脫弦弩箭，電光石火般，一掠而過，沒入林中。

仇方玉看得心頭一怔，不禁感到奇怪，暗道：「這倆人好快的身法，定是江湖頂尖高手，可是他們急馳爲什麼呢？而且見他們的去向，正直奔紅泥沼澤！」

仇方玉闖蕩江湖也有一段時日，對於江湖上一切，知道甚爲清楚，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心知有異，豈敢怠慢，脚下加勁，直追過去。

約行片刻——

驀然——

耳際間，傳來說話之聲，心頭一楞，放輕脚步，緩緩過去，縱身躍上一株密葉大樹上，藏身躲好，流目一掃。

頓見數尺之處，正立有兩人。

仇方玉的目光有異常人，就這一看之下，不禁暗讚了一聲：「好美呀！」

此時——

他定神細看，只見一位秀麗絕倫的少女，身着綠色衣裳，背插長劍，其輪廓之美，舉世無匹，眞如人間的月宮仙子，如非親目所睹，實使人難以置信，塵寰之上，竟會有這等無與倫比的玉人。

仇方玉生平引爲自豪之事，亦就是不迷女色，但也看得怦然心動，不住的暗讚，好一個天生佳麗，絕代尤物……

匆匆一瞥，情愫頓生，轉瞬又平靜下來。

在綠衣美女之前，正立着一位白髮如銀，手持黑木杖的老嫗。

仇方玉看了半晌，但始終無法識出此兩人是誰，就像從未見過似的。

此刻——

白髮老嫗乾咳了幾聲，徐徐說道：「娥兒，現在所有江湖高手，也許全集中在此林之內，生死之事，將會立現眼前，也許馬上造成了江湖從未有的浩刧，不知『紅血沼澤』內的千年獨角獸，是否會準時出來……」

說至此突然頓了頓，又道：「爲師四十年沒有重涉江湖，今天趁此機會，倒可會會這些成名高手，千年獨角獸得與不得，尚屬事小，但，爲師不願落人之後，讓人講起來『恨天姥姥』無用，娥兒！到時咱們不要輕舉妄動，一切聽爲師指示，讓這些自命不凡的傢伙，知道我的厲害！」

綠衣美女文靜的，嬌聲說道：「娥兒知道了！」

話聲却跟她人一樣，是那麼美好動人，如同銀鈴似的，聽得人有種心神蕩漾，浮動的心情，實在難以按耐。

驀然——

只聽白髮老嫗——恨天姥姥，一提黑木手杖，說了聲：「走吧！不然我們要落後了。」

話落身起，如同飄風似的，眞如巧燕掠空，「刷」的一陣衣袂飄動之聲，人已消逝無影無踪。

就在這同時，綠衣美女也以同樣身法，緊跟消失。

他們這身法之快，看得仇方玉咋舌不已，暗嘆弗如，腦海中，此時却浮現出那個溫柔文靜的綠衣美人之倩影，望着她的去向，愕然發楞！

一陣山風吹來，搖動起一片林葉沙沙之響，陡地，驚醒了仇方玉，不禁搖頭長嘆了一聲，苦笑了一下。

就在這當兒，仇方玉突然想起一事，喃喃的唸着：「恨天姥姥……恨天姥姥……唔！果然是她！」

她記得曾經聽說這個名字，四十年前獨行江湖，武功高深莫測，沒想她今天帶了弟子重涉江湖。

仇方玉心想之間，驀然，想起石中堅，暗道：「不好！」

他想，可能石中堅此時還在所謂「紅血沼澤」之處，如果石中堅掉進沼澤，那千年獨角獸……



心想至此，急忙提氣縱身奔去。

此時，他心急如焚，一心在想着石中堅的安危，所以脚下格外加勁，全力施爲，不停的馳着。

轉瞬之間，已漸馳近「紅血沼澤」！

驀然之間——耳際傳來一陣陣金鐵交鳴聲，當時心裏一驚，一個縱步，朝發聲處，衝了過去。

他身一馳近，看得他一怔，潛意識的收住衝勢，閃身樹後，定神擧目望去，心裏暗暗叫好！

只見兩人持劍力拚，一個正是他追失蹤跡的鐵面魔君，一個却是石中堅。

他雖然年齡不大，但，對石中堅手中放散奇光之劍，憑着江湖閱歷，已然猜出是什麼，不禁暗暗叫道：「鬼劍！」

這「鬼劍」之名，果然威震江湖，可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仇方玉楞楞的看着石中堅揮揚變化奇妙的「鬼劍」，不由暗暗的叫好！

眼見鐵面魔君不支，心裏正在高興之際——

驀然——

石中堅脚下一滑，劍芒一頓，鐵面魔君手中雙劍，趁此空際滑步逼近，直朝石中堅上中下盤點到。

石中堅眼見就要喪命在鐵面魔君雙劍之下。

仇方玉看得不由大吃一驚，暴喝一聲縱身躍出，雙掌憑胸直朝鐵面魔君擊去。

可是——就在他這一掌還未推出去之際。

驀然間，仇方玉頓聞一股劃空之響，心頭爲之吃了一驚，側目一眼，一縷白光，疾射鐵面魔君身後。

仇方玉不禁好生奇怪。

這是誰在暗中帮助石中堅，擊出的暗器？

他此時也顧不得多想，推出掌力，也未收回，仍然朝鐵面魔君擊去——

因爲他恨——

恨鐵面魔君暗算了他的師父，所以他要親手殺掉鐵面魔君。

此時——

鐵面魔君心正高興，眼看就要刺到石中堅，但，突覺身後生風，此突來之變，無論鐵面魔君武功再高，也不得不先求自保，忽然一撤劍招，往旁閃開，右手之劍仍然直點石中堅前胸「中庭」要穴。

他這做法，倒眞是誓必殺了石中堅才肯甘心。

但——仇方玉還擊出一掌，又緊跟捲來，直夾無比潛勁之力，不歪不偏，正好對着鐵面魔君頭頂擊來。

這當兒，鐵面魔君心知不妙，只有又撤招閃身，避過仇方玉擊至的掌風。

石中堅何等機智，當時一招之失，險些喪命，此時，一抓住機會，翻腕一振，運足所有功力，將「鬼劍」憑空一圈。

頓時一道奇異劍芒，又將石中堅護於中間。

石中堅心中當然有數，深知有人救他一命！

可是——

又是誰呢？只是他並不認爲江湖上任何一個人，心中雖然感到疑惑不解，但，此時再也不敢分神他顧。

鐵面魔君被氣得面色驟變，但一丈之內，他是休想靠近，雙劍不停的揮擋「鬼劍」劍芒！

此時——

仇方玉一見石中堅又佔優勢，也就停身站住，朝暗器襲來之處，擧目望去，但，除去密茂林木外，却不見人影，於是心念一動，暗道：「我不妨撿起暗器看看，到底是誰暗中相助。」

心念一轉，大步直向對面一株柏樹下面走去。

只見一支二寸半長短的金鏢，端端正正的釘在樹身之上。

仇方玉取下放在手中仔細一瞧，只見此物細小似針，尖端成一四角平片，尾處有兩片極薄極小的鋼葉，製造十分精巧。

但，他見聞還是有限，瞧來瞧去，瞧不出是什麼暗器，更想不起有誰用這樣的東西？但是又似乎見過！他想了一下，始終無法獲得解答，隨手放入懷中。

抬頭擧目一看，石中堅與鐵面魔君火併極烈，似乎誰也奈何不了誰。

但——

「鬼劍」被石中堅運用得愈來愈熟練，奇光劍芒，愈來愈亮，一陣陣的光閃，四散出去。

而此莽林中，已然蜷伏了數十武林高手，正在等待「紅血沼澤」中，千年獨角獸出現！

陰森恐怖的氣氛，使這密林更來得可怕，令人喘不過氣來。

如果千年獨角獸一出，一場腥風血雨的浩刧，無須多說，必然掀起。

此時——

唯有石中堅一人不知，此處即將發生武林千年來難睹的好戲。

他却愈打愈興奮，劍芒光射更遠！

林中藏伏所有武林高手，個個都是閱歷極廣耳目過人，驀然，發覺大空，閃耀陣陣奇光，不禁都大爲吃驚！

一時之間他們都被這天空閃着的奇光楞住，均不由脫口喃喃的唸着：「寶物現世，寶光耀空！……」

喃喃自語下，各自均朝前移挪動身形，其實他們正是朝石中堅與鐵面魔君力拚之處欺近。

石中堅毫無江湖閱歷，仍然洋洋自得，尤其見鐵面魔君招架不住的驚懼神色，更是心中愉快、舒暢、驕傲……

正在他興奮之際——

驀然！那熟悉的怪聲，又掠空傳來，道：「小兄弟，快走！」

此聲仍然是這麼刺耳難聽，但，這次却是那麼着急。

石中堅此刻豈會聽得入耳，竟連理都不理，只是全力施展「鬼劍」玄奧之學。

「小兄弟！你如再不離開，將有性命危險！」此怪聲音更爲着急的勸石中堅，快走！快走！

石中堅冷冷一笑，充耳未聞。

一旁觀戰的仇方玉也將話聽得清清楚，陡地，他想起一人……

可是——

他一念還未想出，耳際間，驀然，響

起一陣人潮聲，當時大吃一驚，流目一掃四週——

驀然，只見數十武林高手，幾於同時，閃身出林，仇方玉猛吃一驚，心想：這下可糟啦！

此時林中等待搶奪千年獨角獸的高手，已然被「鬼劍」精奇光芒，引來，他們一進此處，同時霍然一驚，都不由脫口的叫道：「鬼劍！」

剎那之間，此處更增一種空前絕後的緊張！

他們要找「鬼劍」報仇，各各虎視眈眈，全部視綫，均集於「鬼劍」上。

這突來之變，不由楞住了石中堅，忽然撒手停招，飄退數尺外，放眼望去。

就在他一停之際！

驀然！一陣如雷之暴喝，直響雲霄，震得山撼林搖，似是宇宙末日的來臨。

石中堅猛然一驚，腦際突然掠入一道靈光，心想：糟啦！這些人一定是來找我師父報仇之人！

心方忖畢，潛意識的後退了兩步，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流目一掃。

這可不得了，數十個怪模怪樣的老人，睜着殺機滿佈的精光雙目，直盯着他，「沙沙沙……」的一步步朝他逼近。

石中堅此時心跳如雷，不住暗叫，完啦！這下可完啦！

驀然之間，又是一陣暴喝，所有武林高手，同時縱身一躍，推出數十道强猛絕倫的掌力，直向石中堅襲去。

這十數道的掌風勁力，出自七八個武林高手，威力之大，簡直驚人心魄，頓時間，掌風到處，直捲起一陣飛沙走石，似若疾勁狂飇般，不偏不歪全部擊向石中堅，令人大有不敢目睹之感！

他們似乎已恨透了「鬼劍」，才出此煞手，一心要在出掌之下，毀掉「鬼劍」了。

甚至於他不不管這持「鬼劍」的人是誰。

他們又爲什麼，要做到這樣趕盡殺絕呢？

似此有違江湖道義，聯手對付一個不過年方十七八歲的少年，難道他們就不怕有辱他們的盛名，被江湖恥罵嗎？

不錯！這一切一切的問題，在他們這些武林頂尖人物來講，必然於事先都想像得到什麼，他們這種行爲會得到如何的議論。

但他們還是不顧一切的做，而且是那麼的狠毒。

爲什麼？

石中堅心中有數，因爲這些人，都想找鬼劍報仇，而與「鬼劍」誓不兩立！

這當兒，危險臨頭，眼見排山倒海似的威猛掌力，直捲向石中堅，此一髮繫千鈞之際，豈有石中堅多做思慮的餘地。

他雖然已得「鬼劍客」百年功力，但對武功此道，尚不能悟透其中奧妙之處，尤其是面對這七八個武林赫赫一世的頂尖高手，一時間，弄得束手無策，竟不知該施用什麼武功來應付，不禁心頭一凜，暗叫道：「這下可完啦！……」

心念未畢，驀然間，劃空傳來一聲輕狂冷喝，道：「都給老夫住手！」

此聲來得不但突然，而且口氣極其狂傲陰沉，似有一種無窮的威力，驅使聽者不由自主的聽其指示。

向石中堅出掌的所有高手，似乎不約而同的，聞聲收掌，臉色驟然大變，各個張目結舌，朝喝聲處舉目望去。

石中堅也不禁感到一怔，心裏却大爲不解。

因爲此聲，對他來講，竟是那麼陌生，可說從來就沒有聽到過。

他奇怪此喝聲之人會有如此厲害，只是聽到，人還沒有出現，就能阻止這些武林頂尖人物，那要一現身的話，還眞使人不敢想像。

「此人是誰呢？」石中堅不由得在腦海中盤旋着。

可是憑他再聰明，對江湖之事一無所知，豈能對此怪事揣測得出呢？

尤其是在他身歷險境時，這不是分明是在救他嗎？——但，又有誰會來救他呢？石中堅微微搖着頭，目不轉睛瞪着發聲之處。

驀然之間，由那喝聲來處，「嗖」的傳來一陣風嘯之聲，掠過樹梢，快若閃電般直響而至。這突如其來的嘯聲之響，幾與喝聲起於同時！

在場之人，除去石中堅不知可怕外，無不聞聲驚懼，各各蓄勢待發，似是巳然面臨大敵，不敢稍有一絲大意。

就在「嗖」聲一響之際，陡然間，眼前閃出一道紅影，快似脫弦之箭，劃空馳來。

論這些武功之高，眼力何等超衆，不同凡響，也沒認清那飛馳而來的紅影，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當兒——

待大家定神舉目望去——那正是一面紅色的小三角旗，在那旗之中央，繡着一條白色小蛇，做得工精針細。此小小的紅色三角旗，似乎給他們帶來的迷惘！

石中堅好奇的，流目掃視了衆人一眼，却見每個人臉上神色表情，各有不同，都瞪着大眼，望着小紅旗上，而沒有任何一個人敢上前碰那繡着白色小蛇的三角小旗一下。

這一切一切的怪事，眞可把初涉江湖的石中堅，弄得有些迷糊。

他眞不明白，憑這小小的一面紅白三角旗，又有什麼了不得，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這只不過是件信物……心想之間，不過剎那由他腦海一掠而過。

驀然！一聲「哦」的驚叫聲，劃破了這寂靜的氣氛，給大地平添了幾分更令人心寒的陰森恐怖之感！

此聲來得實在突然，使大家又是一驚，朝發聲處舉目望去。

只見一個銀髮白鬚的老道，佇立在一株大樹旁，目不轉睛的，直望着那小紅旗，喃喃自語道：「一定是他……」

到底是誰，他並沒有說出，突然一振神色，掃了衆人一眼。

這些出乎連擊石中堅的人，一見此說話老人，臉上驟然色變，心底不由同時暗暗叫道：「一葉道人！」

他也出現江湖了？

不錯，隱居了三十年的「一葉道人」，此時又出現江湖，來搶紅血沼澤的千年獨角獸，頭上那至寶獨角！

就在大家驚怔之時，驀然——一聲「嘿嘿……」的冷笑，劃空傳來。

冷笑之聲剛起，只覺眼光過處，黑影一閃，「刷」的一陣衣袂劃空之聲，一個穿着黑衫的長髮老者，已然飄落紅色小旗前，此人身法之快，當無與倫比，竟在黑影一閃之際，已脚落實地！

在場之數十武林高手，均不由自主的，下意識往後暴退三四步遠，跟着一對驚疑的眼光，盯在突然出現的老者身上。

石中堅被這情形楞住，不由望了望此奇怪的長髮老人，心想：「此人長得眞怪，怎麼這樣矮？」

的確，這老者矮得實在出奇而少見，不過三尺七八之高，又瘦又小，兩隻手臂又長得過膝。

可是——

此侏儒武功造詣，已臻化境，就以適才所露兩手，已足可驚得大家目瞪口呆，暗嘆弗如！

他又是誰呢？

不但石中堅不知，就是在場之人，能知者也不過只有「一葉道人」而已。

其他之人，也是闖盪江湖數十年的，見聞頗廣，難道眼前這武功如此之高的怪老人，他們就一點都不知嗎？那麼這矮子老人，又來自什麼地方？

石中堅在腦海中一直不停的盤旋着這些問題，於是此時對這矮老人，更增好奇之念！

此刻——突見黑衣老人隨手一抬之間，將釘在樹幹上的小紅旗取下，置於懷中，冷眼掃了衆人一眼。

好可怕！此人一臉寒霜殺機，眼露精芒，令人看後不由機伶伶直打寒噤！

竟然沒有一個敢貿然上前，只有「一葉道人」報以傲然態度，緊瞪矮老人不放——緊張、恐怖的氣氛，籠罩四週，讓人喘不過氣來。

驀地裏，一葉道人從鼻子裏冷哼一聲道：「乾坤矮叟！你還認識貧道嗎？」

（未完‧三）



# 六顆痣

（本文承自第43頁）

劉堤子與章師傅想起剛才顧雁的下場，都是一怔，葉公公却哈哈地笑了起來：「妙妙，殺死一個王森，好過殺死一百個嘍囉！」

艾乘龍用嘉許的目光看他一眼，大聲道：「王森，咱們投降，你不許放槍！」

大約過了一分鐘，王森才道：「好，你們先開門，把槍拋出來，然後高舉雙手走出來，俺給你們三分鐘時間，否則手榴彈便拋過去了。」

艾乘龍哈哈笑道：「艾某素來光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何必三分鐘？俺問你，咱們投降有什麼條件？」

「你要什麼條件？」

「不許有死罪，坐牢不超過十年。」

王森笑道：「那你不用投降了，小黃，手榴彈伺候。」一忽，上面又傳來一陣爆破聲，瓦片像傾盆大雨般瀉了下來，聽裏的人，忙不迭閃避。

「怎樣，滋味如何，三分鐘又過去了一半。」

劉堤子受不了這種精神壓力，忽然拍開窗子，向窗外射擊，可是他只射了兩响，一梭子彈過來，劉堤子已變成蜂巢，倒在地上，其他人連忙貼牆而立。

艾乘龍忙問：「那你有什麼條件？」

王森道：「只能免你們一死。」

艾乘龍道：「好，一言爲定，艾某爲了手下的利益着想，只好扮狗熊！」他邊說邊向三個手下打手勢，又大聲道：「咱們現在就出去！」他走落院子，拉開大門，目光一及，臉色又是一變，原來對方平房的窗子和門隙，便有五六管槍對着他。

艾乘龍吸了一口氣，把手槍拋出去，大踏步出去，道：「王森，俺現在身上巳沒有武器了。」

王森的聲音自裏面傳出來：「把你手下的烟杆也拋下！」

艾乘龍哈哈笑道：「難道你連一根烟杆也害怕？」說着揚一揚手中的烟杆。

「砰」的一聲响，一顆子彈射過他的手臂，艾乘龍一吃痛，五指用力，觸動了機簧，「砰」的一聲，烟鍋也射出一顆子彈，可惜却射在牆上！

他背後的柳師傅和章師傅四槍一齊叫响，可是屋子裏的槍管同時不見了，屋頂上的人也伏在屋脊後。

他們正在奇怪，忽然對方那座平房的大門突然打開，柳師傅等人的槍又叫响。

與此同時，窗子又突然打開，露了一柄快慢機手槍來，「砰砰」一連幾聲，柳師傅，章師傅和葉公公雙臂同時中彈，手槍都跌落地上。

艾乘龍剛呆了一呆，左手探進懷裏，他藏在懷中的一柄手槍尚未抽出來，王森又是一槍，射中他的左手手腕，他一條胳臂登時垂了下來。屋頂上突然响起一陣歡呼聲，王森手提快慢機，含笑自對面平房走出來，道：「艾乘龍，你服不服？假如不服的話，俺再表演一次，這次每顆子彈必然射中你們的大腿！」

艾乘龍臉如灰白，咬牙道：「算你狠毒！」

王森道：「對付凶悍的敵人，王某一向也不客氣，否則俺也活不到今天，將他們綁起來。」只見四方八面湧出了許多大漢來，將艾乘龍四個人按倒在地上。

× × ×

艾乘龍和柳師傅、章師傅骨頭倒很硬，不過葉公公這個人則怕死得很，有問必答，王森很快弄清楚每一個細節呈報總局，不久他們又在大東二巷十六號宅子裏的後院，搜出一批大內珍寶，如是王森又立了一件大功。」

與此同時，濟寧、兗州和附近一帶又逮捕了許多乘龍帮的帮徒，艾乘龍、章師傅和柳師傅判處死刑，其他人亦得到應有的懲罰，這件案子至此才大功告成。（完）

# 魔鳳遊龍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百里香指點了一番，江玉南雖然對她恨透，還有一個三鳳最難纏，無可奈何接受百里香的「美男計」先對付三鳳再說，百里香離去，三鳳閃入，江玉南愕然，覺得她們行事，難以捉摸，三鳳道明來意，是否忠於谷主，特來考驗，並說出留下協助，江玉南更感頭痛，無法推卻，又怕事體曝露，他們的計劃會失敗，預先通知田榮、金長久，派曲樂山監視三鳳，嚴密警戒古廟四週。閣五、高泰回來說經過硬闖，未能見到丐帮主，江玉南故意請三鳳出陣，讓她和丐帮精英接戰，武功另有一手，丐帮長老接見，要先和江玉南論武功才能見帮主……

## 道破殘心指

說它是一把刀，看起來，好像一塊鐵板，通體如墨，看不見刀刄，也看不見鋒尖。

那鐵板長約一尺二寸，寬約四寸多些，但却有兩寸多厚。

金長久道：「還命叟的穿心刀？」

蘇輪道：「不錯，這就是穿心刀。」

江玉南望了他手中兵刄一眼，道：「穿心刀不見鋒刄……」

蘇輪接道：「等你見到鋒刄的時候，也許已經穿心了。」

金長久道：「江少俠，丐帮中人，大都用棍杖作爲兵刄，用刀用劍的已經不多，只有這位蘇長老用的兵刄很怪，叫作穿心刀，據說，他一刀穿心之技，十分高明，江少俠要多多小心。」

江玉南道：「這塊鐵板，相當的厚，想來那穿心之刀，定然藏在中間了。」

金長久道：「不錯，但那穿心刀十分有名，變化尙不止如此。」

蘇輪道：「金長久，你還知道好多，

## 急煞鳳三姐

那就一起說出來吧！」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聽說你那一柄刀中，花樣很多，能夠說出實在內情的人却是不多。」

蘇輪道：「沒有人見過老叫化的刀中變化！見過的人，都已經死在刀下了。」

江玉南道：「聽說丐帮帮規，以忠義爲名，每一個人，都光明磊落，但閣下這兵刄，却如此兇厲。」

還命叟道：「老叫化號稱還命叟，那說明了一件事，我欠了人家很多的命，多背上一兩條命債，也算不得甚麼？」

江玉南道：「哦！」

蘇輪仰天打個哈哈，道：「老叫化雖然殺了不少的人，但却是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我殺的人，沒有一個好人，都是該殺的人。」

江玉南道：「哦！」

蘇輪道：「老叫化的話說完了，你有甚麼交代沒有？」

江玉南道：「老前輩可是要在下說幾



句遺言？」

蘇輪道：「老叫化的穿心刀招，已經出手，向無人能夠逃過，而且是一刀斃命，你如不說幾句遺言，只怕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江玉南笑一笑，道：「好吧！在下如是不幸死於你的穿心刀下，你只怕就仰愧天，俯怍地……」

蘇輪冷笑一聲，道：「看來，你自己覺着在行俠仗義，是麼？」

江玉南回顧了三鳳一眼道：「閣下出手吧！區區領教你的穿心刀法。」

蘇輪嗯了一聲，突然一刀向前刺了過去。

江玉南一閃避開，還了一劍。

蘇輪右手揮動，手中短刀硬向劍上封了過去。

江玉南也有心試試他刀上的威力如何，鏘然一聲，金鐵交鳴。

蘇輪感覺到江玉南劍上的力道，十分强大，手腕微微一震。

江玉南試出他手上力道，心中放寬了不少。

江玉南劍出如風，表面上看去，攻勢十分凌厲。

事實上，他用的盡都一般劍招，不過，手法相當的迅快。

這和金長久及田榮和丐帮弟子動手情形，如出一轍。

保持了個不勝不敗的局面，隱藏了眞正的武功、實力。

看了一陣，三鳳突然回頭，對田榮一招手，道：「你過來。」

田榮大步行了過去，道：「姑娘有甚麼吩咐？」

三鳳問道：「江玉南是不是你們的頭兒？」

田榮道：「是！」

三鳳道：「你心中對他服不服氣？」

田榮說道：「本來是不太服氣的，不過，他比我强了那麼一點，不服也沒有法子。」

三鳳道：「對你們這一股力量，我有些失望，我想不通，你們如何會征服鐵劍堡的？」

田榮道：「姑娘，那是沒有法子的事，武功一道，勉强不來。」

三鳳搖搖頭，道：「像你們這些手法，實在說，只配幹幹護院之類的工作，如若要開拓江湖，作一番事業，那實在差得遠了。」

田榮道：「那是因爲姑娘的武功太高的原因，須知我們武功，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水準，但如和姑娘比起來，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三鳳本來一臉冷漠，但此刻却泛起了一片笑容，道：「你這話，說得倒也有道理。」

田榮道：「咱們的武功比起姑娘來，顯然有一段距離。」

三鳳笑一笑，道：「你的意思，是應該由我一人出手了？」

田榮道：「那倒不是，咱們願意奉命行事，只要姑娘下令，咱們就算明知非敵，也要出手一拚。」

三鳳道：「你這人的武功雖不好，但說話倒是很討人喜歡。」

田榮道：「姑娘誇獎。」

三鳳笑一笑，低聲說道：「田榮，江玉南這個人在你心中的份量如何？」

田榮哦了一聲，說道：「江玉南江少俠？」

三鳳道：「對！」

田榮沉吟了一陣，道：「不錯。」

三鳳道：「甚麼叫不錯！我是想知道，他在你們心目中的地位。」

田榮說道：「他的武功，比起我們來，强了一些，而且，想的事也比我們多一些。」

三鳳說道：「所以，你們都很敬服他了？」

田榮道：「如若眞的心中服他，那也罷了……」

三鳳接說道：「怎麼？你們心中不服他？」

田榮道：「唉！這自然也有不少的原因，第一是，他比我們高明不多，第二是，他爲人不太和氣……」

三鳳道：「是不是很愛罵人，亂發脾氣？」

田榮笑一笑，沒有接口。

這時，江玉南和蘇輪似乎已打到生死關頭。

但見一片光影，正想喝令停住，却聽得一雷鳴也似的聲音傳了過來：「給我住手！」

看上去，雙方雖然打得激烈絕倫，但都還有控制的餘力。

在那一聲斷喝之下，雙方立刻各自向後躍退。

三鳳抬頭看去，只見一個身軀高大的，面如鍋底的大漢，站在兩丈開外。

江玉南回顧了三鳳一眼，低聲道：「姑娘，這老叫化子的武功不錯。」

三鳳微微一笑，道：「不是他好，而是你們太差了。」

江玉南道：「慚愧，慚愧。」

三鳳道：「唉！只要你們盡了心，技不能勝人，那也是沒法子的事了。」

轉過身子，直對蘇輪行了過去。

這時，那面如鍋底的大漢也快步行了上來和蘇輪低聲交談。

青石樓中，四個身着灰色短褂的老叫化子，護擁着一個長衫老者行了過來。

那老者衣履乾凈，不似是丐帮中人。

三鳳已然快步行了過去，揚手一指蘇輪，道：「還命叟，你的刀法似乎還沒有發揮出來，爲什麼不打了？」

蘇輪道：「就算打下去，老叫化子也不會敗在他的手中。」

三鳳說道：「還命叟，本姑娘想試試你手中之刀，不知道你敢不敢和我動手一戰？」

蘇輪道：「老叫化號稱還命叟，天下沒有什麼不敢的事？」

三鳳道：「好！我要在十招之內，奪下你手中之刀，不知你信是不信？」

蘇輪道：「老叫化不信。」

三鳳道：「看來，咱們只有想法子證明這件事了。」

突然一側身子，右掌疾快的，拍向蘇輪。

蘇輪右手一招，手中短刀，突然暴射出一片刀光，短刀中長出了一隻尺許左右寒鋒。

三鳳身子一側，一掌拍在了蘇輪的握刀右腕之上。

蘇輪刀中藏刀的奇奧手法，還未及施展，兵刄已跌落在實地之上。

三鳳笑一笑道：「你這老叫化子太陰險，我不喜歡你。」

右手一抬，按上了蘇輪的前胸。

也不知蘇輪是被人一掌握中右腕駭呆了，還是他避不開這一掌，三鳳掌勢拍中了蘇輪前胸。

不見傷痕，也不聞掌勢擊中前胸的聲音，但蘇輪一個身子，突然軟癱了下去。

就像忽然被抽了柱子的房子，整個身軀，塌了下去。

似是蘇輪全身的骨骼，都已軟化，撐不起那個不算太重的身軀。

鮮血由耳鼻口中湧了出來。

江玉南心頭一震，忖道：「這是什麼武功。」

三鳳輕輕吁一口氣，望着蘇輪的屍體，摸摸頭，若有無限惋惜。

那站在兩丈外的黑高大漢，似是未料到一照面，蘇輪就死在了對方的手中，也呆了當地。

這時，四個中年叫化子，護擁着一個面貌清奇的灰衣老者，緩步行了出來。

只見那人的氣勢，就覺着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黑大漢一躬身道：「蘇長老死了。」

灰衣老者點點頭，直行到蘇輪的屍體前面，仔細查看了蘇輪的屍體一眼，道：「什麼人殺了他？」

三鳳道：「我？」

灰衣老者道：「他死在摧心掌下？」

三鳳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這老者氣勢懾人，竟使得一向不在乎的三鳳有些莊重起來。

灰衣老者皺眉頭，道：「妳殺了他，妳不知道。」

三鳳道：「是我殺了他，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摧心掌。」

灰衣老者道：「妳自己練的武功，難道就不知它的名稱來源麼？」

三鳳道：「我眞的不知道。」

灰衣老者冷冷一笑，道：「摧心掌，源起於小西天雷音寺，據說，這一門功夫，在百年之前，傳入了中原，姑娘和雷音寺，有何淵源？」

三鳳道：「我不知道小西天雷音寺，也不知道摧心掌這名稱，但我學的武功就是這個樣子，出手傷人。」

灰衣老者又問道：「那麼令師是什麼人？」

三鳳道：「我師父。」

灰衣老者道：「對！他人在何處？如何稱呼？」

三鳳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灰衣老者道：「妳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三鳳道：「大不了是叫化子頭？」

灰衣老人道：「不錯，我正是叫化頭，姑娘可以答覆我的問話了。」

經過這一陣對話，三鳳又恢復了刁蠻，說道：「不用……」

灰衣老者冷冷說道：「姑娘當眞不肯說麼？」

三鳳道：「不說就是不說。」

灰衣老者道：「摧心掌，專以傷人骨骼內腑，不過，它也有不傷人的時候。」

三鳳道：「什麼時候？」

灰衣老者道：「只要那人練玄門罡氣，和佛般若禪功，混元太乙氣功，都可以不受摧心掌的傷害。」

三鳳道：「你練過什麼氣功？」

灰衣老者道：「混元太乙氣功，難道妳師父沒有告訴過妳麼？」

三鳳道：「我不信傷不了呢？」

灰衣老者道：「老叫化立刻可以證明給妳瞧瞧……」

沉吟了一陣接道：「本帮中有一項規矩，妳可知道？」

三鳳道：「什麼規矩？」

灰衣老者道：「妳殺了本帮中的一位長老，那就要爲他償命。」

三鳳道：「我殺了很多的人，從未償過命。」

灰衣老者點點頭，道：「很不巧的是，今日姑娘遇上了我，唉！能夠對付摧心掌的，武林中屈指可數，老叫化就是其中之一，不過，老叫化不願和妳動手？」

三鳳說道：「那不是說了等於沒有說麼？」

灰衣老者道：「本座只想證明妳的摧心掌傷不了我。」

三鳳道：「我不信。」

灰衣老者道：「妳可以出手，但如妳傷不了我，妳準備如何？」

三鳳道：「彼此動手相搏，我如勝不了你，自然是你勝了我。」

灰衣老者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年紀很輕，看上去對事物瞭然不多，事實上却是一個心機深沉，不形於外的高明人物。」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暗暗忖道：「他說的不錯，這位三鳳姑娘，看上去，似是一個不太懂事的人，但她每一件事，都處理的很好。除了故意裝作之外，幾乎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三鳳笑一笑，道：「叫化頭兒，你不覺着，你太誇獎我麼？」

灰衣老者淡淡一笑，說道：「老叫化自信還有這點眼力，姑娘也不用太謙辭，請出手吧！老叫化要領敎一下來自魔敎的武功。」

三鳳點點頭，道：「好，我可以奉陪，不過，我要吩咐他們幾句話，帮主請稍候片刻如何？」

灰衣老者道：「不妨事，姑娘有什麼事，儘管處理，老叫化子的耐心很好。」

三鳳回顧了金長久一眼，道：「他是不是丐帮帮主？」

金長久道：「是！」

三鳳目光轉到江玉南的臉上，道：「我如勝不了他，你們準備如何應付？」

江玉南道：「咱們這一羣人中，以姑娘的武功最高，妳如勝不了他，咱們就算想帮忙，只怕也帮不上。」

三鳳嫣然一笑，道：「你們是不是眞的想助我一臂之力？」



江玉南道：「姑娘似乎對我們還不信任？」

三鳳道：「江兄言重了，我就是相信你們，才會和你們商量一下。」

舉步到了江玉南的身前，突然一個轉身，右手五指，按在了田榮後背的命門穴上。

田榮呆了呆，說道：「姑娘，這是幹什麼？」

三鳳道：「你是感覺着有一股力道侵入了命門穴道？」

田榮道：「感覺到了。」

三鳳道：「那你也很相信，我只要一吐內力，就可能震斷你的心脈了？」

田榮道：「是！」

三鳳神情突然之間，變得一片冷肅，說道：「我在成全你，聽我口訣，運氣調息。」

江玉南、金長久都呆呆的望着三鳳，一時之間，不知道她在玩的是什麼把戲。

但田榮却依言閉上了雙目。

只見三鳳口齒啓動，沒有人聽到她說些什麼？

江玉南低聲道：「金塘主，她在做什麼？」

金長久道：「金某人走了數十年的江湖，見到稀奇古怪的事不能算少，但我却不能肯定的說出來，她在幹什麼？」

江玉南凝目深思了片刻，道：「看起來，她好像是在傳授自己的內功。」

金長久道：「就算如此，但此等傳功之法，太過霸道，也非吉祥之徵。」

就在兩人說話的工夫，三鳳已收回了按在田榮背心的右掌，笑道：「金長久，你過來。」

田榮仍然閉目而立，狀似入定。

金長久一皺眉頭，道：「姑娘要幹什麼？」

三鳳笑一笑，道：「叫化頭兒，敢試我的摧心掌力，定然有着十成把握，所以，這一戰，我勝他的機會不多。」

金長久道：「所以，姑娘先把我們制住，也要陪妳殉身於此。」

三鳳道：「那倒不是，我要傳你們一種功力，一旦我死在叫化頭兒之手時，你們有救我的能力，就算不救我吧，也可以突圍而去。」

金長久道：「姑娘，武功一道，源遠流長，老朽實在很難相信，在片刻工夫中，姑娘就能傳我們一種功力，使武功增强了很多。」

三鳳冷冷說道：「田榮已經獲得了，你還有什麼懷疑？」

金長久道：「姑娘，老朽這把年紀了，實在說，筋已老，氣已衰，實在無法接受姑娘轉嫁而來的武功。」

三鳳笑一笑，道：「金長久，你這是拒絕我？」

金長久道：「咱們這一組人中，本來是由江兄領頭的，老朽如果是一定要聽命行事，那只好聽少俠之命了。」

三鳳道：「那很好，江玉南，你下個令諭，要金長久過來。」

江玉南說道：「姑娘，這個令諭很難下。」

丐帮中人眼看三鳳自己人有了爭執，也就站着未動，樂得看個結果了。

三鳳輕輕吁一口氣道：「爲什麼？」

江玉南說道：「姑娘在玩的是什麼花招，連在下也不明白，我又怎能下此令諭呢？」

三鳳臉色一變，道：「江玉南，你可知道，咱們現在的處境麼？」

江玉南道：「知道。」

三鳳道：「既然知道，爲什麼還不和我合作？」

江玉南道：「姑娘肯說內情，咱們自然合作……」

三鳳接道：「此時此情，如何還有說明內情的時間呢？」

江玉南道：「這就難辦了。」

三鳳冷冷一笑，道：「目下的事情，你們好像是早都商量好了，準備背叛我們，是麼？」

江玉南暗暗忖道：目下她已動疑，唯一之策，就是把她殺了，否則只有甘冒和黑谷衝突的危險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冷冷說道：「三鳳姑娘，在下想不出，妳以什麼身份，來指令我們。」

三鳳道：「哦，看來，你是惱羞成怒，準備翻臉了。」

江玉南道：「姑娘如果不能交代明白，看來，咱們也只有違抗一途了。」

三鳳目光一掠站在兩丈外的閻五、高泰，舉手一招，你們兩個也過來吧！」

閻九冷哼一聲，大步行了過來，道：「三鳳姑娘，準備在老要飯的手上，動一點什麼手脚？」

三鳳說道：「我想，現在你應該升一級了。」

閻五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三鳳道：「江玉南少不更事，我想，他很難領導你們，因此，我想請你……」

閻五接道：「要老要飯的取江少俠而代之？」

三鳳道：「就是如此，我會在谷主面前一力保荐。」

閻五道：「我看用不着姑娘費心了，老要飯的所以能夠委屈求全，忍氣吞聲，全是受了江少俠的勸告，如今他也忍耐不下了，該是咱們反抗的時候了。」

三鳳微微一笑，道：「看來，谷主的看法不錯，她早已料到你們不是心甘情願的爲她効命。」

江玉南手握劍柄，金長久也抖出了軟刀。

三鳳回顧了那灰衣老者，道：「叫化頭兒，看來，用不到你出手了，我們窩裏反，自己要先打一個明白出來。」

灰衣老者未理會三鳳，目光却轉到閻五的身上，說道：「閻兄，這是怎麼一回事？」

閻五苦笑一下，道：「周帮主，一言難盡，老要飯的這一次算是栽到家了。」

三鳳笑一笑，接道：「周帮主，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你最好不要多問多管。」

江玉南道：「說的也是，咱們的事，最好自己了斷，姑娘請亮兵刄吧！」

三鳳道：「江玉南，你看我幾時用過兵刄了？」

金長久道：「周帮主，這丫頭武功怪

異，很難對付，只怕咱們要聯手把她除去了。」

三鳳忽然一個翻身，欺到了金長久的身側，動作如電，快得不可思議。

金長久忽地劈出兩刀，身子幻起一片護身刀網。

那兩刀兇厲萬分，全身都被環繞在刀網之下。

他見識過摧心掌的厲害，不敢讓她接觸到身體。

這片刀光，封住了全身上下要害。

三鳳感到無法下手，霍然而退。

金長久收住了刀勢。

三鳳緩緩說道：「金塘主，剛才，你好像沒有用出全力。」

金長久道：「沒有。」

三鳳道：「原來，你們都已經商量好了？」

金長久道：「看來，老夫現在不承認也不行了。」

三鳳道：「好！很好！你們再隱藏得深一些，我也許不會發覺。」

金長久道：「可惜，咱們沒有姑娘這份陰險。」

三鳳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兄，你是這些人的領頭的，想來，這些事你都很清楚了？」

江玉南道：「是……不但清楚，而且，這件事，根本就是在下的主謀。」

三鳳道：「可歎的是，這件事，會這麼早被我發覺了。」

江玉南說道：「這眞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三鳳道：「遺憾什麼？」

江玉南道：「我們的秘密揭穿了，似乎是沒有很好的辦法對付妳了。」

三鳳道：「你的意思是？……」

江玉南道：「要一個人不說話，似乎是只有一種辦法。」

三鳳道：「什麼辦法？」

江玉南道：「殺了滅口。」

三鳳道：「你要殺我滅口？」

江玉南道：「對！如若我不殺妳，好像只有被妳們殺了。」

三鳳道：「我們？……」

江玉鳳再接道：「對，妳們，因爲，在下想像之中，妳姑娘還殺不了我。」

三鳳道：「這麼說來，你比金長久隱藏的更多了？」

江玉南道：「不錯。」

三鳳道：「唉！今天，我遇上了很多的高人。」

江玉南道：「更重要的今天咱們要殺了妳。」

三鳳道：「哦！」

江玉南道：「也許姑娘不太相信我們的話。」

三鳳道：「我是不相信，所以要試一試。」

江玉南橫劍平胸，英俊的臉上，忽然泛起了一片殺機。

三鳳望了江玉南的神色一眼，道：「你好像是眞的要殺我？」

高泰突然行了過來，說道：「還有我哩。」

金長久接着說道：「老夫也要全力出手，咱們殺不了姑娘，那也等於被姑娘殺了。」

閻五悄然無聲的出手點了田榮兩處穴道，道：「丫頭，這個怎麼樣了？」

三鳳說道：「他會帮助我，你們人手太多，只好先由這位田少兄和你們拚一場了。」

閻五道：「可惜呀！可惜。」

三鳳道：「你點了他穴道。」

閻五道：「這就是江湖經驗，姑娘的江湖經驗不多。」

三鳳突然仰臉大笑起來。

江玉南回對那灰衣老者一躬身，道：「在下有很多話，要告訴帮主，只不過，要等咱們先解決自己的糾紛再說。」

灰衣老者點點頭。

三鳳道：「江玉南，你眞要和我拚命麼？」

江玉南道：「姑娘的摧心掌力，中人取命，在下也只好全力以赴了，所以，這是一場生死之戰。」

三鳳道：「你既然知道摧心掌，可知這一武功的厲害之處。」

江玉南道，「小西天雷音寺，雖然兇殘，摧心掌又是他們十大絕技之一，可惜的是，妳姑娘的武功太淺，必須要掌勢中人，才能一擊取命，事實上，這和中原武林道上的小天星內家掌力，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三鳳道：「你對小西天雷音寺，有多少瞭解？」

江玉南接說道：「不多，但也不算太少。」

三鳳道：「江玉南，你自己覺着有幾成殺我的把握。」

江玉南道：「六成。」

三鳳道：「那你不覺着，這個太過冒險麼？」

江玉南道：「就算我有五對五的把握，我也一樣要出手……」

金長久插話道：「加上我金長久手中這把緬刀，我們似乎就有十成的把握殺妳了。」

三鳳不明道：「唉！江兄，我本來覺着殺你只不過是舉手之勞，但現在，我有些奇怪的感覺了，好像我未必是你的敵手了。」

江玉南道：「過去，咱們一直有些讓妳，現在，這是一場對決，在下不得不拏出全力了。」

三鳳低聲道：「江兄，咱們不能眞的拚命……」

江玉南說道：「那會使人坐收漁人之利？」

江玉南道：「誰？」

三鳳道：「丐帮。」

江玉南道：「就算我們不出手，丐帮中人，也不會放過妳，所以，我們殺妳，和丐帮殺妳，並無什麼不同？」

三鳳忽用傳音之術，道：「江兄，你要小心啊，這位老帮主不太可靠。」

她說話的神情十分認眞，江玉南聽得糊塗了。

只聽三鳳繼續說道：「我知道你的出身，也知道你來自何處，所以，你知道小西天雷音寺的武功，這並不是奇怪，但這



位丐帮帮主，也很清楚，就叫人有些懷疑了。」

江玉南心中也忽然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三鳳的話，並非是全不可信。

心中念轉，也用傳音之術說道：「丐帮是目下江湖上第一大帮，他是一帮之主，自然是一位才智過人之士，數十年江湖經驗，知道雷音寺的武功，何足爲奇。」

三鳳道：「你還是不相信我的話麼？我已經被你逼的快露了底啦！」

江玉南道：「妳說，妳知我出身，能不能說出來？」

三鳳直言道：「你來自雲頂神府，對麼？」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妳眞的知道了。」

三鳳急道：「江兄，你知道麼？咱們這樣交談，已經引起了他的懷疑，我告訴你一件事，你要牢牢記着，這位丐帮帮主，練的是比我更毒辣的一種武功，而且，成就也高我很多。」

江玉南說道：「哦！他練的是什麼武功？」

三鳳道：「殘心指，也是雷音寺中十大絕技之一，摧心掌排名第七，殘心指却排名第五。」

江玉南道：「以最快的話詞，告訴我殘心指的厲害之處。」

三鳳道：「摧心掌中人傷心，但要掌力着體，練到最高明的境界，也不過只能傷在兩尺左右，殘心指就不同了，把內力化作了一縷指風，三尺距離內可取人命，如是登峯造極時，指力可及八尺，想想看它是多麼可怕。」

江玉南不能不信了，但他已無法下台，急急說道：「咱們動手吧！由我掌勢倒下，我們先離此地，再作一次詳談。」

三鳳道：「我如敗在你的手下，他可能出手，你要當心殘心指的暗算。」

江玉南道：「你們早認識了。」

三鳳道：「不是，剛才，我才發覺了他的身份，天下有什麼人會懷疑他呢？當眞可怕極了。」

江玉南道：「那麼妳呢？」

三鳳道：「我說了這麼多內情給你，難道你還是不相信我的話麼？」

江玉南道：「在下已經信了，不過，此事來得太過突然，所以，我必須弄個清楚才行。」

三鳳說道：「你要如何才能夠信得過呢？」

江玉南道：「我要妳作兩件事。」

三鳳道：「來不及了，我們用這麼多時間，傳音交談，只怕已引起他的懷疑，看來，只好用你的辦法了。」突然提高了聲音，道：「江玉南，你好大的胆子！」

江玉南也高聲說道：「在下已經解釋過了，我未奉到谷主之命，當然用不着聽妳之命。」

三鳳道：「那好！那我就讓你嘗試一下摧心掌的滋味。」

身子一側，拍出一掌。

江玉南長劍疾起，翻起了一片寒光，封住了三鳳的掌勢。

雙方立時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殺。

江玉南劍光如浪，層層波波的湧了出來，一把劍，有如千百劍一般。

三鳳却穿梭在劍光之中，一對玉掌翻飛，不停的擊向江玉南的要害大穴。

表面上看去，雙方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兇厲萬分。

金長久緩步行到閻五身側，低聲道：「這丫頭身法怪異，江少俠一個人，只怕還收拾不了她。」

閻五道：「金兄之意如何？」

金長久道：「咱們找個機會，助江少俠一臂之力，想法子把她一舉殺死。」

閻五道：「兩個打在一處，敵我難分，咱們就算想帮忙，只怕也無法插手。」

金長久道：「閻兄掠陣，好好照顧着田榮，我去看機會，給她一刀。這丫頭今日不死，咱們混不下去了。」

閻五點點頭。

金長久凝神戒備，緩步向前行去。

這時，突聞江玉南大喝一聲，道：「着。」

三鳳的身子，突然由重重劍光中飛了出來。

蓬然一聲，倒摔在地上。

金長久看得清楚，那是三鳳。右手長刀一揮，斬了下去。

一道劍光斜裏飛來，架住了金長久的刀勢。

金長久道：「江少俠，爲什麼不讓我殺了她？」

江玉南道：「不能殺，快些點了穴道這是咱們保命的本錢。」

金長久老江湖了，一語點破，立刻伸手點了她三處穴道。

閻五低聲道：「內患已除，咱們可以和丐帮好好商量一下了。」

江玉南道：「不行，咱們還有一件特別重大的事，先去辦過，再回來和丐帮詳談善後。」

閻五道：「什麼特別重大的事，老叫化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江玉南道：「事關鐵劍門中人的生死，咱們得快些走……」

回手一抱拳，說道：「帮主，咱們有點緊急私事，必須要處理一下，很快會再來……」

灰衣老者皺皺眉頭，道：「江少俠有要事和老叫化談麼？」

江玉南道：「是！此事重大得很，必得詳細長談，所以，在下先料理一點緊急事務，立刻回來。」

灰衣老者道：「能不能給老叫化子一個限期呢？」

江玉南道：「快則日落西山時，至遲，也不會超過明日午時。」

灰衣老者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在下希望江少俠好生處理敵人。」

江玉南道：「在下會謹愼。」

轉身向前行去。他步履奇快，只不過片刻工夫，已到了四五里外。

閻五突然加快脚步，道：「江少俠，請留步片刻，老叫化有事奉告。」

江玉南頷首道：「好！這地方可以說了。」

閻五放下懷中的田榮，道：「咱們千辛萬苦，要見丐帮帮主，怎麼一見面，你就跑了。」






江玉南說道：「金前輩，放下三鳳姑娘。」

金長久依言放下三鳳。

他親自出手點了她兩處穴道，相信她決逃不過自己的手掌，所以，放下來很放心。

江玉南道：「三鳳姑娘，不用再裝作了，快些起來吧！」

三鳳一挺而起，道：「這地方很不安全，快走！」

當先舉步向前行去。

江玉南緊隨身後。

閻五又抱起了田榮，金長久、高泰，魚貫追在身後。

金長久道：「江少俠，這是怎麼回事，老夫被你們弄糊塗了？」

江玉南道：「等會諸位就清楚了，現在趕路要緊。」

三鳳找一處僻靜地方，停了下來，道：「好險啊！好險。」

江玉南道：「姑娘，妳可以把詳情說出來了。」

三鳳歎息一聲道：「本來，這件事，我還不想這樣早說出來，但目下的情形，已到了非說不可的境界，我就只好提前說明了。」

江玉南道：「鳳姑娘，妳最好先說個明明白白，取得在場之人的信任，咱們才有機會商談下去。」

三鳳沉吟了一陣，道：「江兄，眼下這些人，都靠得住麼？」

江玉南道：「靠得住。」

三鳳道：「好！我想先說明一件事，黑谷谷主，只是一個托名，那一座黑谷，也就是小西天雷音寺魔教派人在中原的一座落足之處。」

閻五呆了一呆，道：「這麼說來，果然是魔教中人，準備進入中原了。」

三鳳道：「對！魔教中人，已然準備了二十多年，派來了不少魔教高手，混入中原，而且，他們奉命分別投入各大門派之中，有些人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經在各大門派中奠定了很穩固的地位，但最大的成就，卻在丐帮……」

金長久接問道：「丐帮？這話是怎麼說？」

三鳳道：「因爲，他已經取到了帮主之位。」

閻五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簡直是駭人聽聞的大事，只怕有些不太可能吧！」

三鳳道：「我也不太相信，但我親眼看到了，那是千眞萬確的事，我自然不能不信了。」

金長久道：「妳看到了什麼？」

三鳳道：「看到了丐帮帮主的身份，他身懷魔教奇功殘心指，那實在無法叫人不信了。」

金長久道：「他練有殘心指，妳如何會看得出來？」

三鳳道：「金塘主，別忘了，我也練有魔教的武功，摧心掌。」

金長久道：「所以，妳一眼就瞧出來了？」

三鳳道：「不錯，這中間自然是有很多的道理，只不過，我一時間，無法和你說得清楚，他練有殘心指，而且，又得到了丐帮帮主的身份，定然是極具果敢之心的人物，我很担心，諸位落到了他的手中之後，可能會被他一網打盡。」

金長久道：「妳是說？……」

三鳳接道：「他會殺了你們，也可能使你們一個個都死得不明不白。」

金長久道：「但江湖上，對丐帮帮主的傳說，卻不是這麼一個說法，說他大公無私，說他是一個豪情英雄，他領導丐帮以來，除奸斬邪，不畏權勢，是一個鐵面無私的人物。」

三鳳道：「他如沒有法子，博得這些英名，如何能得到丐帮帮主之位？」

金長久道：「那也不能說，他當上丐帮帮主，就是魔教中人了？」

三鳳道：「金塘主，看來，想說服你，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金長久道：「在下的七刀塘，說不上什麼正大門戶，但一向對丐帮的作爲，却是十分敬佩，尤其是這一任的帮主，處事明快，確有鐵胆俠心的氣度。」

語聲一頓，回顧了閻五一眼，道：「閻兄和丐帮帮主，相識甚久，堅持此意的人，也非兄弟一個。」

三鳳聽了，一皺眉頭，道：「閻前輩，你？……」

閻五吁一口氣道：「我正在想姑娘說的話。」

金長久怔了一怔，道：「怎麼?你相信了她的話麼？」

閻五說道：「我在想周帮主的作風，和丐帮以前帮主的作風，有很多的不同之處。」

金長久不以爲然的說道：「那裏不同了？」

閻五道：「丐帮以忠義爲帮規，那是天下皆知的事了？」

金長久道：「不錯。」

閻五道：「還有一件事，那就是丐帮歷來的帮主，處事都具有仁慈之心，但這位周帮主却是霹靂手段……」

金長久接道：「霹靂手段，菩薩心腸，那有什麼不好。」

閻五道：「沒有什麼不好，只不過，使人覺着奇怪。」

金長久道：「閻兄，每一個人的性格，都有些不同，丐帮帮主的性格，也不能完全的要求他們一樣。」

閻五道：「閣下的意思是？……」

金長久道：「我是說，歷任帮主的處事態度，未必都一樣，只要他們站的立塲大公無私，那就夠了。」

閻五道：「話是不錯，不過……」

金長久接道：「不用不過了，就拿兄弟和你閻兄的看法吧，我們就是絕不相同，我對周帮主這個人處事的方法敬佩得很，只覺他明快俐落，頗有開創的氣度。」

三鳳道：「金塘主，能不能說出一件事情的經過？給我們聽聽？」

金長久道：「好吧，聽說五年之前，有一批丐帮弟子，被人所誘，誤傷了好人，周帮主把一十三名參與其事的丐帮弟子，一起處決，自那以後，丐帮弟子，就不敢再胡作非爲了。」

（未完・十八）

